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普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既往未
來十一月
十一日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九幽六道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永樂北藏第八二冊目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續前

(本冊卷第四至卷第四十 竟四—登十)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竟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三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爲諸苾芻說供養法門而說頌曰

竟四

若人不作福 常受於苦報 若能修福者
今世後世樂

時諸苾芻既聞斯說多行乞匄於佛法僧廣
興供養時佛教法漸更增廣於此城中有一
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子既漸長大遂便出

家時諸苾芻作如是念今此城中多有苾芻
乞求難得我今宜可行詣餘方爲佛法僧而
興供養便於他處隨意乞求多獲種種繒綵
之物盛滿衣袋還至羅伐路次稅關稅人問
曰聖者頗有稅物不答言賢者我無稅物告
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爲觀察纔披衣袋見雜
色物填滿袋中稅官告曰若此袋盛不合稅
者豈待駝負方輸稅耶苾芻告曰賢者此非
我物問言誰許答言一是佛物二是法物三
是僧物報言我復寧知佛法僧事但須與稅

方任前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放之而去遂至室羅伐城心生追悔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人無犯不應但作此語云是三寶物應對稅官作如是說讚佛法僧云何讚佛所謂薄伽梵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讚佛云何讚法所謂世尊善說法要於現法中得無熱惱隨機演說令趣涅槃內證三明智慧圓滿是謂讚法云何讚僧世尊所有聲聞弟子安住正理直心恭敬隨順勝法於衆僧

中有得預流向預流果者有得一來向一來果者有得不還向不還果者有得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者此八大人皆尸羅圓滿三摩地圓滿般若圓滿解脫圓滿解脫知見圓滿是合歸依是應恭敬是謂世間勝上福田是謂讚僧如是讚歎三寶之時放去者善若不放者應與稅直而去若不與者得宰吐羅罪時有苾芻供養三寶故持諸雜物過稅關處雖對稅者讚歎三寶然此稅官不肯虛放從索稅直是時苾芻隨持一分而授與之佛言應

可均分不應偏與苾芻均物時節延遲遂失商旅便被盜賊虎豹所傷佛言不應在路而作分判隨持一分與彼稅官至住處已均分其物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明解三藏衆所識知善能說法辯才無滯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三月安居竟欲求商旅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有商主欲持財貨往室羅伐城苾芻聞已詣商主處爲說三種勝福業事謂施戒修說此法時令彼商主心生

敬信遂請苾芻家中供養并持妙甌而奉上之便禮雙足作如是語聖者令我欲作何事苾芻曰賢者我今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可於我所起悲愍心而爲護念答言極善便與商主隨路而行商主告曰仁爲乞食我爲修福從王舍城乃至室羅伐於此中間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有資緣幸不須慮苾芻許之路次稅關商主所有財貨並輸稅訖便作是念我物輸訖聖者白甌猶未輸稅若索稅者物從我出應取彼甌安我物中告苾芻曰

竟四

三

聖者白毘可見與我答曰仁所施物情生悔
耶答曰我無悔心然我之物已輸稅訖仁毘
未輸若索稅者物從我出答曰賢者世尊已
制學處苾芻有物持過稅關不輸直者犯根
本罪是時商主便念察斯意趣不肯與毘我
自知時告言聖者我於今朝情有擾亂不及
營食仁可入村隨緣求覓苾芻聞語行詣村
中商主取毘安已物中既至稅所稅人問曰
聖者仁衣袋中有稅物不苾芻曰我有一毘
答曰將來試爲觀察苾芻開袋不見其毘便

現愁容反手而歎是時稅者告苾芻曰何故
愁顏反手長歎苾芻曰我有一毘被賊偷去
稅者曰何但仁被賊偷我亦被偷由失此物
我無所得是時苾芻過稅處已商主告曰何
故憂愁情有不樂答曰仁有施福無受用福
答曰何意如此苾芻曰仁所施毘被賊將去
答曰非賊將去我恐稅處從索稅直權將此
物安我貨中必若須者我今見授答曰賢者
寧被賊偷不由此故令我犯罪答曰聖者仁
於此物不起三業豈有罪耶苾芻聞已心生

悔恨次至室羅伐城諸苾芻曰善來具壽行
李安不苾芻具以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
佛言彼苾芻無犯然於行路所有軌式我今
說之行路苾芻入村乞食所有衣物應作記
驗迴還之時應好觀察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佛在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老一少共爲伴
侶人間遊行老者多有衣物資生之具少者
資具寡少于時老者欲至稅關物合輸稅作
是念我有可稅之物若彼問時我若言無得
故妄語若我道有必索稅直作何方便免斯

二事即作是念可持我物與彼少年待過稅
關我當自取語彼少年曰可暫借我擎物少
年便念豈非老人身生疲倦令我持物遂便
受取在前而去稅者問曰聖者有何稅物不
答言我無稅物稅官放過老者空手隨後而
至稅官不問過稅所已語言具壽還我衣鉢
少者問曰上座今者勞已歇耶答曰我不爲
勞令汝持物但爲我有稅物作如是念若彼
稅官問我有稅物不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
言有者定輸稅直爲此方便令汝持物行過

稅所今既過已當可相還若如是者上座自身得免稅直令我得罪答曰汝不相知何因得罪時少苾芻心生悔恨至室羅伐城到毗訶羅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何有安樂問言何意具以上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行路之時若不問知不應爲他持物若爲持時應須具問此中無有可稅物不如是問者善若不問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持可稅物而過稅關若持過者得越法罪時有六十苾

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受用深懷敬信見諸苾芻請就家食食已人各施一雙白氎苾芻告曰長者佛遮我等持稅物過關云何我今得取此物長者默然不復施與時諸苾芻爲呪願已隨路而去至室羅伐已諸苾芻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行路安樂然有施主延請我等就宅而食食竟人各欲施一雙白氎我等不受由佛制戒不聽苾芻持稅物過關因斯失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應染時有

苾芻得物欲染爲求染汁柴盆釜器因此延遲遂失商旅被虎狼等之所傷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言應以水灑拭令破裂隨意持去既至稅所仍不免稅佛言應用水洗或以牛糞汁而爲壞色仍不免稅佛言乃至應截縷縷若有難緣我所開者於無難時即不應用若常用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在王舍城夏三月安居竟未及分衣欲向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諸苾芻告曰何事忽遽待分衣

利方可遊行時彼苾芻情不樂住有一苾芻便將一氎贈之而去彼受氎已便作是念我若壞色無暇得與同梵行者而爲告別應與知識苾芻令其壞色便持此氎與彼令染報云爲我染訖安衣袋中我暫巡房與苾芻別時彼知識情懷懶墮不能爲染還依本色安著袋中時彼苾芻持衣而去行至稅處時彼稅人問苾芻曰聖者頗有多少可稅物不苾芻報曰賢者我無稅物稅官曰但且將來試爲觀察彼便將示纔開衣袋見一大氎報言

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以信出家寧容爲
一張氎故作妄語報言賢者我實不知然我
臨途他與我氎我持此氎令知識者爲我壞
色安衣袋中我與諸人共爲告別彼懷懶墮
不作壞色而安袋中稅人答曰彼非仁知識
是我知識由此緣故今我得物可還稅直隨
意前行時彼苾芻與直而去心懷悔恨順路
而行至室羅伐城苾芻佳處諸苾芻見而告
曰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何有安樂諸
苾芻曰如何不樂具以上事告諸苾芻諸苾

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此苾芻應問彼
苾芻然後取物應問彼言與我染未若不問
而取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難陀
向鄔波難陀作如是語彼諸黑鉢者皆以獼

竟四

猴脂用塗其足若欲行時多獲利養迴還之
時復受客利衆人愛念悉皆敬重我等事同
并蛙不曾出入我等如何能獲利養得使衆
人皆共欽仰我今宜去同諸苾芻鄔波難陀
問曰欲何處去難陀答曰我今且去求覓商

旅遂遇商旅欲詣北方告曰仁等欲何所詣
答曰我等欲向北方難陀報曰我願同行商
人曰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麤
疎仁等於彼未能愛樂難陀曰土地雖惡情
樂觀方商人曰若樂去者可共同行難陀鄔
波難陀遂與商旅同至北方初到之時心便
不樂遂於清旦行詣鄔中時彼商人俱來禮
足問言聖者北方何似生愛樂不報言賢者
我初到時情生不樂商人曰豈不先時以事
相報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麤

疎仁等於彼未能愛樂聖者今既不樂欲還
中國耶報商人曰我今欲還商人曰我近至
此未有交易不及即還有餘知識交易已了
欲歸中國仁可隨去我今將仁投寄知識難
陀曰善即入商營隨路而去六衆性畏風塵
或前或後商旅前去別遇賈客從中國來共
相慰問仁自何方答云我從中國又問中國
交易得利多少於諸關稅無疲勞耶答言中
國交易雖多獲利然於關戍索稅極多事同
劫賊實言相告終不見容所有貨物盡奪將

去時北方商人聞此語已各懷憂惱以手拄
頤沉吟路傍是時六衆尋後來至問商人曰
諸君何為以手拄頤懷愁而住商人曰聖者
我等常為寒熱飢渴所逼蚊蚋風雨蛇虺所
害勤勞辛苦無暫休息欲求財物安樂受用
由是我等遠詣中國竟四今聞商旅傳彼消息中
國興易獲利雖多然關稅處皆被欺奪事同
劫賊所有資貨侵掠皆盡我等聞此寧得不
憂六衆報曰仁等是我知識何事須憂商人
曰聖者豈能為我啓白王知不枉輸稅六衆

曰我亦不能為君啓王然室羅伐城王有制
令其不知者不從索稅有十八大門三十六
小門於彼小門我當共入商人聞已歡喜而
去去城不遠有一聚落於彼停住六衆報曰
仁等且應歇息馳馬待至日暮方可入城時
室羅伐掌稅諸人聞有北方商旅欲至於城
門處祭祀藥叉守門而住六衆告曰今既日
暮可趣小門共入城內是時商旅爭驅鞍馱
俱入城中既至天明於市店上張設北方貨
物時有一人不及前從從大門入稅官見已

問曰爾從何來答曰我從某聚落來問曰我聞北方有大商旅在彼居停其事虛實報云彼即是我同伴商旅我獨在後彼已入城稅官聞已心生忿惱作如是言我在城門守立而待曾不見過何處入耶彼人報曰若不信者與我同行至鄺肆中自驗虛實是時稅官九即共彼人行至店中見諸商客出北方貨羅列交易稅人見已問曰誰將汝等入此城耶答言我足報云我亦知君足行而入我今欲問誰將君入入在何門答言我從私門問曰

我今與仁義同親友幸可實言誰相引導答云聖者六衆稅官聞已便起譏嫌罵云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知是他財方便偷盜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私路不輸稅直若教他者得越法罪是時稅官便作新念此之六衆皆是豪俠沙門應共結親知令其心喜鄺波難陀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是時稅官見而往就作如是語我畔睇聖者鄺波難陀答曰賢者願爾無病長壽稅官問曰鉢中有食不我欲暫看報曰

賢者汝欲於我鉢中覓稅物耶聖者我自盟誓實無此心若有美味當惠少許我欲食之報曰豈見河水而倒流乎仁應與我非我與仁聖者我戲言耳願過我舍鄔波難陀即至其家彼以上妙食滿鉢授與頂禮雙足作如是白聖者我是大德給侍之人有事當告我悉奉行報曰賢者願無病長壽捨之而去爾時六衆苾芻凡在住處多遊門首意欲爲諸來往沙門婆羅門宣說法要有論議者當折伏之我等六衆名稱遠聞利養增廣時鄔波

難陀所居之房與路相近於高閣上初夜後夜警覺思惟時有偷稅人去寺不遠夜行而過時鄔波難陀明解聲相既聞商旅行過之聲與常不同而遙問曰行者是誰彼便默爾遂疾下重閣詣行人處而問之曰君等何人夜行而過報言聖者我是偷稅商人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勝光大王恒於此寺供養衆僧常令充足上座憍陳如親自爲王而作呪願願大王所有資生受用珍玩未有者今有已_{竟四}有者常令增廣汝有貨物合大路入城今既

夜行欲偷稅直我今豈得捨而不言我當與
汝作無利事時彼商人懼而告曰聖者仁懷
大慈願見容恕我於聖者不敢忘恩報曰汝
等欲何所作答曰有少食直我當持奉報曰
汝若能與隨汝意去彼行稍遠自相議曰勝
光大王所有稅直我尚不與況此鄒波難陀
無髮禿人能還彼飲食直耶即便夜入室
羅伐城旦詣鄒中貨易而去時鄒波難陀疾
疾食竟門前洗鉢顧望四方時有少年苾芻
見彼四顧問曰上座何故瞻視四方報言具

壽我有知識商人持諸貨物入室羅伐城我
今望彼少年報曰上座食時彼人已去時鄒
波難陀心生忿怒作如是念我亦被欺彼無
知人以拳投刃以針刺石我於彼輩所應作
者當自知之時彼賈人不久還來同前提得
告言我亦被汝之所調誑光四白言聖者我於前十一
時有少急事不遑就禮願重相容前後之恩
悉皆報謝報言賢者若實與者隨汝意去既
去稍遠同前議曰勝光大王我不與稅豈禿
沙門我能相與鄒波難陀作如是念前已許

我不來報恩無更於今還復相誑作是念已
早起持衣詣市鄽內見彼商人交易財賄現
彼相貌商人報曰聖者物未出手待交易訖
不敢違命願且相容賈人交易持貨而去不
過寺門鄔波難陀疾歸住處食訖洗鉢廣說
如前乃至商人已去鄔波難陀聞是語已轉
增忿恨攘臂怒曰無識小人更復調我若更
見者我當執縛令彼終身不爲賈客時經未
久還復重來鄔波難陀同前捉得告曰汝等
數數詭誑於我今我所作令汝知之白言大

德願見容恕我等賈人事多閑亂雖復失期
更不敢爾前二恩直并及此迴待貨易訖一
時俱送鄔波難陀遂生念曰我若苦言彼便
知覺作是念已告曰賢者能實與不報言定
與若如是者汝等且住我先爲汝觀其道路
勿令汝等致招罪責我得惡名去寺不遠商
人被賊彼諸商人隨語而住鄔波難陀疾往
詣彼稅官之處竊聽其言是時稅人警覺而
坐共相議曰我等如何得不愁惱多有賈人
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其利計會時至王

性暴烈必不容許我之妻子及餘親屬定當
獄死時鄔波難陀至衆人所告曰仁等何故
懷憂報言聖者我等寧得不憂多有賈人數
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利直計會時至王性
暴烈不許分踈具述如上鄔波難陀告曰癡
人誰令汝作掌稅官人惟合多與杖木常令
負土或復擔樵如何於偷稅人不能奪取財
物彼便白言聖者室羅伐城王舊有令知者
稅不知者不稅無極重稅云何總奪鄔波難
陀曰汝無智人室羅伐城有極重稅知而方

竟四

十二

稅彼便白言我等久作稅官常索稅直惟聞
知而取稅不聞有極重稅我今如何作極重
稅鄔波難陀曰汝等宜住我且迴還放偷稅
賊汝當捉取總奪其財賈人若云室羅伐城
知而方稅無極重稅者汝等當告有極重稅
知而方稅若云我等久爲商客不曾聞有極
重稅今有極重稅生君等可來共往鄧中詣
平斷處若作是語者必莫隨言應可將向王
處若王作如是語我久爲王不聞室羅伐城
有極重稅何故今時有極重稅生應白王曰

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及聚落人共
爲制令若從某園某天祠處或衆人集處而
入城者知而方稅不知無稅若不從此園及
天祠處衆人集處而入城者合極重稅總沒
其物若言此制令何所在當報王曰在某庫

竟四

十三

內安某稅中於赤銅鑠上分明書記王當遣
取親自檢之是時稅官依鄔波難陀語即使
奪彼賈人所有財貨賈人曰君等何故強奪
我財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宜依分
數取已放我稅官告曰室羅伐城偷路賈人

當極重稅我不放汝賈人報曰我等久爲商
客惟聞此城知而取稅無極重稅如何今日
有極重稅生今可相隨詣平斷處稅官告曰
我不能向尋常斷處可將汝等直向王所時
諸賈人高聲大喚詣平斷處告諸人曰諸君
知不我有財貨並被奪去願見救濟時平斷
人共詣王所而白王曰今有賈客來至城中
所有財貨並被稅官收奪將去願王准法而
見救濟是時大王命近臣曰喚稅官來奉命
追至王曰汝等何意於彼賈人盡奪財貨皆

白王曰此等諸人是偷稅者室羅伐城有極重罰由此緣故我等稅人盡取其物王曰我久爲王不知此城有極重罰何意今時有極重罰宜可依實而取稅直放賈人去稅官白言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及聚落人共爲制令具說如前王告稅官曰若是我父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斯爲定量便告掌庫人曰將銅鐸來奉教取來對王讀訖王聞父令悲不自勝泣而言曰若我先王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總奪財貨斯

爲善取時諸賈人遂便絕望帝泣而出便問稅官曰誰報仁等道我來耶彼便報曰無人見語我自聞知然我昔來非不知有爲懷悲愍不能盡奪汝今過分我不能忍賈人報曰仁等何處得有悲心今我與君事同知友幸當見報誰先語君彼見告言便告之曰聖者十四六衆相告時彼賈人咸共譏罵出諸惡言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如是教他奪我財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奪賈人物若教奪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無足及二足 四足及多足 若盜如是類

輕重准應知

言無足者謂蛇蛭鱓此之三種是弄蛇人王家醫人及山野人之所貯畜何謂弄蛇人謂取其蛇弄以活命何謂王家醫人謂諸醫人以蛭療病而爲活命何謂山野人如山中取無足蟲與藥令吐瓦中熱爆以供飲酒若苾芻盜此等蟲時應准其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方便罪言二足者謂人及鳥若盜人

時有三方便期處定時現相云何期處報彼人云汝若見我在某園中或衆人集處或在天祠當爾之時知事成就是謂期處云何定時汝若晨朝或午時或晡時遙見我者知事成就是謂定時云何現相汝若見我新剃鬚竟四髮著赤色衣持鉢執錫盛滿酥油沙糖石蜜十五見此相時知事成就是謂現相如是盜時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盜鳥時有二方便謂從地擎舉若空中墮落云何擎舉鳥在地上擎舉偷去滿不滿如上說云何空墮如捕鳥人

火燎原澤爲欲取鳥被烟火逼時墮在苾芻
經行之處或門屋前若苾芻盜心取時滿不
滿如上說云何四足謂象馬駝驢牛羊獐鹿
猪兔等若欲盜時有二方便爲從群處或於
繫處苾芻於象群中盜象去時齊眼見處來
得宰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得根本罪云何繫
處若象繫柱若樹若牆柵內苾芻解放得罪
如上盜象既爾自餘馬等苾芻盜時如前應
知云何多足所謂螻蛄蝗蚱蟻蜂蟻蠍等此
中所須者謂於三處謂斷事官守城者海商

客何謂斷事官謂斷事人畜養多足謂蜂蠍
等貯在甕內見被罰人不臣伏時令以手足
內彼甕中彼蜚痛時疾承其事或多出錢物
何謂守城者謂掌城者於坏甕內多貯諸蜂
若怨敵來與之共戰若不退者可於城頭放
其蜂甕賊被蜂蜇四散逃走何謂海商客謂
人入海爲求珍貨坏瓦器中多養諸蜂以防
急難賊來共戰若勝者善若不如者便持蜂
甕遙擲賊船不能復戰四散而去

攝頌曰

旃荼羅及蘇陀夷 取衣比身無盜想
師牟不語婆蘇多 自作已分持小鉢
月護知他欲取衣 難勝持將得麤罪
南國中方不相領 拾得他物速應還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

竟四

十六

共爲知友得意相親同住一處一名旃荼羅
二名蘇陀夷其旃荼羅衆所識知有大福德
而形炗小多有衣鉢網絡腰條等其蘇陀夷
少有知識其形長大但有三衣而復故弊形
體多露諸苾芻告曰具壽汝今少欲衣破露

形爲多利養爲無利養答言無利彼便報曰
何不乞求答言誰當捨彼佛法僧田而施於
我彼便報曰其旃荼羅苾芻是汝親友多諸
知識有長衣鉢網絡腰條何不從覓答言彼
不肯與復問汝已從彼而乞求耶答言未乞
報曰豈聞水聲而便脫鞋耶汝宜乞求彼應
見惠旣被勸喻便詣旃荼羅處彼行不在便
作是念此旃荼羅其形炗小取彼僧伽胝我
試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似者我當從覓若
不相當何事干忤便入彼房觀其衣物於衣

笊上見僧伽胝即便取彼便看長短時旃荼
羅從外忽至見而報曰汝以賊心取我衣著
得波羅市迦答言具壽我無盜心取此衣物
但作是念旃荼羅其形卑小取彼僧伽胝試
復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稱者我當從覓若
不應量者何用如是煩惱資具耶彼便報曰
具壽不須強諱謾作分踈汝以賊心取我衣
著得波羅市迦聞此語已便生追悔豈非我
犯重罪耶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苾芻
汝以何心彼便以實具白世尊佛言此苾芻

堯四

十七

若作量度心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非親友處爲親友想有三種親友謂下中上於下親友作下心委寄若中親友作中下心委寄若上親友作上中下心委寄若苾芻於非親友作親友心相委寄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音釋

揆

紵練也結

切

續續

求綫
位階

切主

織切
餘綫

也也
續

碗

周
苦磬

燒交
瑤切

石確

地胡也角

切
鄺

物直
印法

舍切

市願

頤盈也之

切
陀

6

許由

也律切

掠奪離

也灼切。

譏嫌

嫌識

尸居兼依

切切
懷諸

也也
臨

...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大計切攘如羊切攘小視也鏐與葉同蛭口切蟬許切
水蟲也鯉名爆火烈也燎力照切蠍許切
蟲步列切鞋戶皆切炆昨禾切
也蟲毒也革履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竟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有二苾芻一名蘇師牟二名婆蘇達多共爲

竟五

知友情義相順時蘇師牟有好大鉢婆蘇達
多有好多鉢彼於異時俱並食訖一處洗鉢
時蘇師牟取婆蘇達多小鉢安大鉢中作如
是語具壽婆蘇達多若人有此二鉢足得省
緣修諸善品婆蘇達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

之時婆蘇達多於一聚落有少緣事語蘇師
牟曰具壽我於某處有少緣事有能爲我辦
是事者我持小鉢與之問曰汝言實不答曰
實與時蘇師牟聞此言已便欲爲去覆生悔
念勿由此緣令同梵行者作如是說蘇師牟
與他客作遂不復行時蘇師牟於彼聚落有
緣須去遂作是念我爲自身并辦彼緣斯亦
佳矣即便往彼了其二事還告婆蘇達多曰
汝彼聚落所有營務我已爲辦宜授小鉢婆
蘇達多曰汝自緣去非爲於我我之小鉢誰

能與汝蘇師牟曰汝不與者我當自取婆蘇達多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時婆蘇達多有緣出外蘇師牟即取小鉢安已鉢中婆蘇達多歸不見鉢問言具壽誰將我小鉢去蘇師牟曰是物主將去婆蘇達多曰是誰之物曰是我物婆蘇達多怒曰汝賊心取得波羅市迦蘇師牟聞已追悔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問蘇師牟汝以何心取他小鉢具以白佛佛言此苾芻作已物心取鉢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受顧與他作務若博換作業

反求福作無犯苾芻受顧作務者得越法罪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難勝一名月護共結親友言談得意其月護衆所識知有大福德多足衣鉢鉢絡腰條難勝少有知識但畜三衣而復之五破弊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今何故少欲著此破衣不能覆體爲有而不著爲無可得耶難勝答曰我無得處告曰何不乞求答曰誰肯捨三寶聖衆施我凡人彼便告曰月護苾芻是汝親友言談得意多有衣鉢鉢絡腰條

何不從乞難勝曰彼不肯與告曰汝先從彼乞求未難勝曰聞彼慳吝我不從乞告曰豈涉度者遙聞水聲便脫靴履汝但往乞或當見與既聞勸已往月護所告言具壽當施我鉢月護報曰我不相與難勝曰不與我鉢可與我僧伽胝月護曰我豈是汝守庫藏人索鉢不得又覓大衣乃至少縷尚不相與況復衣耶時難勝聞已心生忿怒曰彼有作務我常爲先何故我今從乞云不與縷若我不能總奪彼物者我即不名爲難勝也從此作意

欲取其物遂見月護自染衣服難勝至其所告言具壽我今亦欲助汝染衣彼言甚善當助我作難勝爲彼染衣摩挲反覆觀察其衣月護見已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子細觀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既起疑心染衣乾已置衣袋中枕頭而卧是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作意而住是時難勝告月護曰我等俱行共修善品月護報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隨後當行彼聞便去是時月護便作是念我若去者必當失衣我若不去闕修善

竟五

三

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復修善業即以白衣
袋安彼頭邊持彼衣囊枕頭而卧時彼難勝
既作業已還來偃息是時月護告難勝曰具
壽可起共修善品答曰我已作了疲勞暫息
汝當起作月護便去難勝念曰我且觀時堪
得行未時既將曉於彼頭邊取其衣袋出門
而去便作是念我試觀察是何色衣令我犯
波羅市迦耶開袋乃見便是自己破弊故衣
遂生憂惱作如是念我爲自衣犯他勝罪非
出家行當噉鐵丸復作是念我今且往問佛

世尊若堪住者於世尊所修其梵行若不堪
者當作白衣作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時世尊
於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爾時世
尊遙見難勝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苾芻
從外來不白言已見佛言此癡人難勝盜取
己衣得牽吐羅底也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若
盜心取有此過失是故苾芻雖已衣鉢不應
以盜心取若盜取者得牽吐羅底也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二苾芻
尼一住東房一住南房其東房苾芻尼前行

南房苾芻尼從後是二苾芻尼俱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彼聞法已禮佛
而退時東房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肩
上其衣欲墮南房尼見告言聖者衣欲墮時
東房尼前行思法復爲方言有異不相領解
不覺衣墮時南房尼便取其衣作竟五如是念今
若與者妨彼專思待到住處我當授與既到
住處時東房尼遂於房外疾洗足已便入房
中半跏而坐時南房尼復作是念若我今時
與彼衣者還復同前廢修善品待出定已當

付其衣遂於己房置衣架上時東房尼至旦
告弟子曰將我僧伽胝來我欲乞食弟子入
房徧觀架上不見師衣還白言聖者不見僧
伽胝師曰可詣南房尼處求覓弟子至彼房
中見僧伽胝在衣架上問曰誰將衣來置此
架上南房尼曰是我將來弟子曰何故將來
以事具答時彼弟子與南房尼先有嫌隙怒
而告曰汝以賊心偷此衣來置己房內汝得
波羅市迦時南房尼即作是念豈非我實犯
波羅市迦耶具以此緣告諸苾芻尼尼白苾

芻衆苾芻白佛佛問南房尼曰汝取衣時可不告彼白佛言我雖言告彼不領解佛言方言有異不相領解者無犯然此過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還主而自貯畜由此緣故若苾芻苾芻尼拾得遺落衣物不應久持若久持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知是某甲苾芻許便詣彼房扣門而喚彼便出定告曰是誰答曰具壽我於某處拾得汝衣汝可領取時被告言具壽寧我此衣被賊將去豈緣此故今汝扣門驚我勝定時彼苾芻便生追

竟五

五

悔作如是念豈非我今驚彼靜慮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爲小緣起他勝定若得遺物將詣主邊以繩懸置今後取得勿驚寂定若異此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識知是某甲苾芻許便持此物詣彼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汝物我拾得來汝當領取時彼物主與此苾芻先有嫌隙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賊心偷盜我物汝可依法而說其罪時彼苾芻心生追悔非我緣此而獲罪耶以此因

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
然諸苾芻得他遺物應可持付知僧事人其
知事人得此物已於數日中應可再三以物
白衆本王索者可即將還若無認者入四方
僧隨衆受用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世羅尼弟子 試他從乞油 目連作神通
收還長者子 畢隣陀婆蹉 取兒并護物
廣叙其盜事 隨說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阿羅

漢苾芻尼名曰世羅斷諸煩惱時有賣香童
子見世羅尼深生敬重往就其所殷勤致禮
白言聖者所須之物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所
有言教我皆頂受時苾芻尼告曰賢首善哉
願汝無病後於異時世羅苾芻尼身嬰重病
不能乞食有餘苾芻尼巡行乞食時賣香童
子見而致禮問言聖者世羅苾芻尼何因不
見報言賢首彼身染患童子告曰聖者我先
白言若有所須隨意取用曾不見來從我求
覓彼有所須願尊為取彼便報曰如是賢首

願汝無病作是語已捨之而去如是乃至三返殷勤請與時有年少苾芻尼便生是念我屢聞此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爲虛爲實便持小鉢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世羅今須少油時彼童子有新壓油盛滿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更有所須隨意來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即以此油塗世羅身徧及手足油並罄盡世羅病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見便禮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我比嬰患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所須於我家中皆

隨意取曾不遣信從我求覓惟見一尼云聖者患從我取油我以新油盛滿小鉢持付彼尼世羅報曰善哉童子願汝無病言畢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曰是誰就彼賣者童子持油鉢來有尼報言聖者我行乞食見彼童子再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彼世羅有所須者願爲持去我便生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即持小鉢授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今患須油時彼童子盛滿新油而授

竟五

七

與我我得油已將至房中而爲聖者塗身手
足尋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汝
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曾使我時
有餘苾芻尼與此少尼先有嫌隙聞此語已
告世羅曰聖者今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
處擅取於油室羅伐城徧皆求乞他勝之罪
其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生追悔心豈我
實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白諸苾芻尼諸苾
芻尼白苾芻衆諸苾芻白佛佛問彼少尼曰
汝以何心從彼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

試心佛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
諸苾芻苾芻尼不問病者不應爲乞若乞取
時問病者曰爲向衆僧養病堂處而求藥耶
爲詣信心及親族處若親族多者於誰處求
隨所指示應爲求覓若苾芻苾芻尼不問病
人而爲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具壽
大目犍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
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宅是時長者教其
兒子讀誦外典聲明雜論時大目犍連見彼

長者教其兒息讀誦外典告曰長者此諸童子讀習何書長者白言阿離耶此是外典告言長者夫外典者如鐵石榴辛苦作得終不堪食習學外書亦復如是徒費功勞終無所獲不由此故而能出離入正定聚斷諸煩惱然佛所說初中後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竟五何意不教習讀佛法長者白言聖者無人能教尊者報曰我當教讀長者白言善哉聖者幸爲教示便告子曰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詣尊者處而學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時彼長者於

日日中與其童子璎珞嚴身并諸侍從往給孤園中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然其國內於秋初時常有迦栗底迦賊當諸苾芻夏安居竟時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於此年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安樂受用我聞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常令兒子身具璎珞往給孤園內詣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可於中路共劫取之聖者謂子在長者宅長者謂兒在聖者處各不相知未即求覓我等若能偷得是兒當盡形壽爲我僕使如不得者

取其瓔珞嚴身之具我緣此故不假劬勞得受安樂共爲計已即於中路而待童子見具瓔珞欲往園中遂便共劫童子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告長者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將是時長者即便急往勝光王所白言

竟五

九

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欲乞此子時王聞已勅毗盧宅加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長者子時毗盧宅加與給孤獨長者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爲急行時有一天於聖者大目連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

弟子被秋賊將去可爲急計時大目連便作是念此之童兒我若不救子與父母皆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敬信者或生退轉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逝多林我今宜可速現神力取彼童兒作是念已聖者目連現大神通化作毗盧宅加軍衆於其四方擊大戰鼓時彼秋賊忽見軍圍悉皆驚怖作如是言仁等當知毗盧宅加與諸軍士四面圍合當棄小兒免被囚執即棄童子逃走而去是時聖者大目連遂攝神力於其路

側宴坐樹下時彼童子隨路而來問言童子
汝何處來白言聖者我被秋賊將去誰奪汝
來是毗盧宅加報言童子可急歸舍汝之父
母極生憂惱明日可來依舊受業是時童子
受教而歸時毗盧宅加嚴整四軍象馬車步
出室羅伐城見彼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
我向逝多林於其中路遭秋賊劫去誰取汝
來報言是毗盧宅加將軍毗盧宅加便作是
念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來豈非別有
大德聖者具諸威力取是兒來問童子曰爾

於彼處見有何人童子答言我於路側見聖
者大目犍連毗盧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
取來餘無能者如是知己心生歡喜高聲唱
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
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來世諸
漏未盡作斯讚歎還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
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
曰歎仁聖衆我等何事令仁讚歎答曰給孤
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聖者大目犍連以神
通力奪其子來六衆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

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於彼拔髮癡人
露形外道心生敬愛若彼露形見此事者爲
彼秋賊指其出路毗盧宅加聞已默然是時
六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我等目
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
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飯食已訖詣聖者目連
所先致敬已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
報言隨意白言上座給孤獨長者子被秋賊
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我將來白
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受解脫樂我實

不知雖有慈悲而不能普於弟子處愍念將
來於彼秋賊令生恐怖又他所攝物強奪令
歸仁今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
是時六衆互相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
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見五便往至彼知
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犍椎今欲作捨置羯
磨授事問曰所作爲誰報言有少欲者實自
犯罪而不悔過我今爲彼作捨置事爾時身
子爲衆之首告授事人曰無今有人於最勝
法中欲作衰損又問言具壽與誰作徧住法

或覆本徧住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爲聖者大目連犯罪不見欲作捨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見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諮問如佛所教我當奉持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廣如上說爾時佛告大目連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彼童子是時目連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目連苾芻作如是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婆蹉

外甥於其舍中習讀外典時畢隣陀婆蹉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見兒學業問妹夫曰此兒讀者是何書論答言外典尊者令棄外學勸習佛經便爲妹夫親教兒子廣說如上乃至具諸瓔珞往竹林中被秋賊劫將安置船中泐流欲去時從彼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白大家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去時彼妹夫即便急往影勝王所自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乞子時王勅彼未生怨曰汝宜急去掩捕秋

賊覓婆羅門子時未生怨與婆羅門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爲急去時有天女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外甥被秋賊將去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此之外甥我不救者子與父母各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敬信者或生追悔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聖者以神通力到彼船邊令彼賊船不能得去時彼秋賊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復前進而於岸邊見聖者畢隣

竟五

十二

陀婆蹉佇立而望時賊告曰聖者何因惱我報曰汝以惡法而惱於我非我惱汝若我不證如是聖法婆羅門子永被將去賊言聖者我放此兒任意收取即令上岸是時聖者遂攝神力告外甥曰汝可速歸見汝父母明當受業童子於路逢未生怨嚴整四軍出王舍城路見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竹林於其中路被賊劫去誰取汝來答言是我舅畢隣陀婆蹉時未生怨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

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來世諸漏
永盡作是讚歎還王舍城時六衆苾芻因事
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曰歎
仁聖衆我等何事仁今讚歎答言婆羅門子
往竹林中被賊將去聖者畢隣陀婆蹉以神

竟五

十三

通力奪得其子六衆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
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拔髮癡人露形
外道反更於彼心生敬信若彼露形見此事
者爲彼秋賊指其出路時未生怨默然無對
時六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自相謂言我等

且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
彼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飯食已訖隨次致敬
已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白言上座願見容
許欲有詰問報言隨意婆羅門子被秋賊將
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實我取將來
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我
實不知有慈不徧於親族處愍念將來於彼
秋賊心生不忍又他所攝物強奪將來仁既
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
衆互相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

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授事者誰可鳴犍推
應爲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授事人所
報言具壽應鳴犍推授事問曰所爲何事報
言爲少欲者實有犯罪而不悔過我欲爲彼
作捨置事爾時身子爲衆上座觀察其事可
不之宜告授事人曰具壽與誰作徧住法或
覆本徧住法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爲
聖者畢隣陀婆蹉犯罪不見與作捨置羯磨
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惱亂耆德然薄伽
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

他疑汝可諮問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諸苾
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廣如上說爾時佛
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婆
羅門子時畢隣陀婆蹉具以其事白佛佛告
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
犯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頻
毗婆羅王常法每日恒往禮世尊足并諸大
德上座苾芻曾於一時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聽佛說法時佛爲彼頻毗婆羅說衆法要示
教利喜王聞法已禮佛而去便往詣彼具壽

竟五

十四

畢隣陀婆蹉住處時畢隣陀婆蹉於所住房有破壞處躬自修葺遙見王來便灑手足至常坐處整容而坐王前禮足在一面坐白言聖者何自執勞答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執務我既出家欲令誰作王言若如是者我爲聖者供給事人白言大王願王無病長壽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爲聖者供給事人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一弟子爲性質直便白王曰自從大王許親教師供給事者若我本師依大王言捨不修理所有房舍皆已破

壞王便報曰聖者豈我已曾許給事人耶白言大王非惟一度如是至五王國事繁忘不能記王之常法但有出言臣必書記問記事人曰我實曾許給事人耶答言實爾已經五返若如是者當合罰我我今應與五百淨人以充給事便告大臣曰宜給聖者五百使人時畢隣陀婆蹉而白王曰大王我緣出家總捨給事今得使者欲何所爲白言聖者爲僧衆事當可受之若如王言我當白佛王言聖者可往白佛時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

竟五

十五

若爲僧衆當可受之時畢隣陀婆蹉奉教而受時給侍人雖施入僧未蠲王役是諸人等白聖者曰我等初聞作僧給侍心實歡喜豈謂一身備遭兩役報言賢首汝等勿慮我當爲汝白大王知後於異時影勝王詣聖者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是時尊者白言大王前所施僧給侍人等豈復大王生追悔耶王言聖者我實曾無追悔之念又白王曰何意諸人未免王役王於爾時勅大臣曰我施聖者給侍之人既捨入僧可免王役大臣奉教即

皆放免彼於異時國家興造須人作使大臣追喚莫有來者不施僧人亦皆妄說是給侍人是時大臣以事白王緣有役使追喚不來皆云我是僧家給使王曰若如是者可悉如舊令充王役從此已後先所施者並充王使其所施人詣尊者所白言我等還充國役可爲我等重白大王聖者爲白所給侍人令免追悔王曰何意白言給侍人還充王役王言聖者但有官役咸言我是僧給侍人令事有關唯願聖者可爲別作淨人之坊簡異其人

無令雜亂聖者報王我當白佛王言可爾時
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造淨
人坊時諸苾芻不知何處應造佛言王城精
舍於此中間聞喚聲處當可造立時諸苾芻
受佛教已往白大臣今於此處奉世尊教造
淨人坊是時大臣便白王知王言隨佛所教
大臣徧告諸淨人曰僧今爲汝別造住處汝
等今可總就彼作淨人聞已即往其處共造
住坊安置已訖是時淨人常住竹林充僧給
使時苾芻衆告諸人曰清淨之業應可作之

竟五

十六

不清淨事皆不應作由作淨業故曰淨人若
防護住處名守僧園人彼清淨人及守僧園
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誼亂苾芻妨修行業諸
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勿令恒集有事應喚
若無使役令住本坊時諸苾芻又白佛言彼
諸淨人所須衣食如何給濟佛言爲僧使者
可給衣食不驅使者勿與衣食有老病者可
給衣食并諸藥餌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知
僧事告諸淨人曰賢者我是知僧事人汝等
明旦早來入寺爾時王舍城內於諸苾芻夏

安居竟常有迦栗底迦賊此諸秋賊共相議
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不假劬勞於此年中
豐足衣食受用安樂彼秋賊中有一作人曾
被苾芻驅使諳知僧事告諸賊曰竹林園處
有淨人坊多有財物共往劫取於此年中我
等豐樂一賊告曰彼諸苾芻是淨人主巡門
乞匄尚不充軀況此淨人得有財物其賊報
曰汝等不知諸苾芻等雖常乞食惠施者多
復自經求計其財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況
諸淨人豈無衣物是時群賊僉議已定即於

卷五

十七

其夜詣淨人坊欲劫其物時有天人於聖者
畢隣陀婆蹉處深生敬信往白聖者曰有諸
秋賊劫彼淨人聖者慈悲願爲救護時畢隣
陀婆蹉便作是念我不救者令彼淨人心生
愁苦廣說如上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
已於淨人坊化作鐵牆周匝圍繞是時賊徒
持所盜物欲出其坊但見鐵牆堅無出路心
生惶怖棄所盜物於須臾頃不見鐵牆是時
賊徒還持盜物所化鐵牆忽然復現如是至
七賊相謂曰汝等知不必有聖者具大威德

護斯物故現此神通我應棄物急共逃竄時賊以物聚之一處悉皆奔走淨人覺已競共誼聲唱言被賊彼既失財共生憂惱徧繞住坊求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喜即持其物各還舍中守護而卧是時彼天於其夢中告諸人曰汝等不被秋賊之所劫盜皆是聖者畢隣陀婆蹉神力所致既至天明共相謂曰我等免失財物皆是聖者恩力更無餘人能起慈念我等宜應略伸供養咸共灑沐著鮮白衣塗飾香鬘持供養物詣竹林

中時鄔波難陀晨朝起已執持鎖鑰欲開寺門屏除燈燭塗掃堂宇敷設座席於窣堵波香華供養陞上閣鳴犍推四顧而望遙見諸人著鮮白衣香鬘莊飾鄔波難陀便生是念彼諸來者是何居士商主富人晨朝至此既近門已知是淨人鄔波難陀卷五便生瞋怒遙告之曰我未令汝晨旦早來何因至此淨人白曰聖者我等昨夜若無聖者畢隣陀婆蹉慈悲護念我等財物被賊偷盡鄔波難陀告淨人曰汝恃彼力競騁誼譁我為彼人作治罰

婆蹉具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
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未
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音釋

竟五

十九

[illegible]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竟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一

總攝頌曰

初緣馱索迦

內身等行殺

毒害起屍鬼

後論浴室事

竟六

別攝頌曰

馱索迦波洛

善語及吉祥

鉢衣并墮胎

長者鹿梵志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爲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染患馱索迦爲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馱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馱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令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馱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爲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與如是如是

藥時波洛迦於馱索迦去後便從牀起整衣服著革屣取君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有餘苾芻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不噉之答言極善我今須噉既噉足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即便就房貪餐食之遂便太飽側脇而卧時馱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所說藥兼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宜可起嚼齒木報言已了馱索迦言善好即爲作壇措

拭銅器喚起可食護彼意故即便起坐時馱索迦令人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卧馱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情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稱飢今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定死不疑時餘苾芻報言具壽馱索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酪粥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馱索迦問波洛迦曰具壽汝實噉美飲食耶即便徐徐緩聲愧而言曰我已噉訖時馱索迦便告之曰我爲汝故衣鉢罄盡廢修善業而爲給侍汝

自於身不善將慎寧噉毒藥不應如是食所
忌食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愧耻便作是
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乃至寧噉
毒藥不食忌物我今實可服於毒藥即從座
起於雜藥囊中檢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瞑
眩幾將欲死兩眼翻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
馱索迦我死我死時馱索迦聞已驚怖而至
問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耶波洛
迦曰聞汝爲我求藥辛苦不自將慎寧服毒
藥不應如是噉所忌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

爲我劬勞不能自慎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
於囊中檢見毒藥即便噉之時馱索迦聞是
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曰具壽汝今何故作
不善事即便疾走往問醫人其藥毒烈勢不
可持遂便命過時馱索迦醫處得藥馳走而
還見波洛迦命已終沒便生追悔作如是念
豈非我今是勸死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
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馱索迦無殺心故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病人前作如是言說
令彼病者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

此是緣起然而世尊尚未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相得共爲親友善語苾芻捨畋獵出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家有二童子是善語外甥父母俱亡流離巡歷至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見審觀顏貌知是宿親即便告曰汝之父母今在何處童子答曰並已身亡善語聞已不覺流淚時諸苾芻見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

耶答曰是我外甥苾芻告曰既是舅親何不收養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況復於他而能收養苾芻告曰今此二子供給苾芻樹葉華果及以齒木苾芻當與鉢中餘食令得充濟時善語聞已即便收養是二童子稟性恭勤善爲給侍爲諸苾芻取樹葉華果及供齒木時諸苾芻惠以餘食并給衣資既經多時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曾於一時在寺門前遊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逐鹿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

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獵人告曰汝舅爲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童子即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今可詣彼諮決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奉辭欲習父業舅即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曰設令頂繫金鬘我尚須棄孰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活命後時吉祥舅嬰重患善語爲看病人于時吉祥爲病

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衆惡天堂解脫如隔輕慢今宜捨棄苦所依身當生勝處復作是念我今苦逼誰當行殺斷我命耶遂憶善語有二外甥稟性麤暴彼能殺我何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外甥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喜聞皆以信施而爲存養彼於今時俱行惡業問其祖父爲捕獵事斷諸生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彼二生嫌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覬蟲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今爲殺業仁今特宜

我斷此煩惱命根彼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
我舅先有籌量故喚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
中一極麤獷即持利刀割斷喉命便以白氎
通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看守病
人豈得令睡答言阿舅此舅今睡更無起期
善語聞說驚恠異常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
審尋問是時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
惶怖便去白氎見其被殺心即追悔豈非我
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親愛別離
身自悔恨具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

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
芻不應令無智人爲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
出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令病
者非理損害墮水火食諸毒持刀斧墮崖壑
或陞高樹食所忌食皆應遮止無令因此而
致傷害若苾芻令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
教棄而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
芻所用之鉢色壞有孔餘苾芻告言具壽汝
所用鉢有孔色壞何不熏治報曰若熏治者

竟六

六

多有所須瓦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
具壽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寧
復得存然於其處有一苾芻身嬰重病不久
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堪得受用彼若死
者我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鉢
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耻復生追悔
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
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
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鉢生此極
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

護持其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
苾芻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爲者得越法罪此
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
芻僧伽胝衣破弊塵垢有餘苾芻告言具壽
汝僧伽胝破弊塵垢何不浣染縫治報曰若
修補者多有所須柴薪染汁針線盆等苾芻
告曰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我若無衣寧
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重病不久
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染赤色堪得受用我

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衣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耻便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衣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惜衣服當如身皮應浣染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域中有一長者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於同類族

娶女爲妻未久之間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應與立字名曰大軍未經多時復生一子顏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乃至廣說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沒禮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旣淹憂懷漸捨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即爲娶妻長者不久便遭衰疾雖加藥物羸頓日增慰喻

二子而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凶儀焚之郊外大

軍爲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資

竟六

今既身亡宜自求覓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

諸財貨往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

軍曰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無乏棄背之

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檢校我欲求利

暫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生計弟答兄曰善

哉是時大軍多齎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

無不諧偶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利財汝

宜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後於

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

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爲貪皆忘失

展轉求利遠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無繼其

大軍婦豐衣美食欲念便生即於小軍現姪

染相小軍不許欲念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

軍聞之掩耳告曰勿作此言長嫂如母女人

情偽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母舍現憂惱
相卧麤惡牀母及家人俱告之曰有何憂苦
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可不共知我被欲
心之所纏逼母以種種方便而誨喻之然於
弊牀寢卧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

竟六

九

應爲我求別丈夫其母俛仰而告之曰汝之
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我已苦求彼
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不見諸餘婦人夫壻
遠行專守貞操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彼
之夫主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絕定是

身亡母雖勸誘仍卧不起復白母曰且置餘
語宜可爲我求覓丈夫若違我情必私逃竄
二家門族招大惡聲于時父母宗親共相議
曰觀此女意鄙見不移宜應具諸飲食以命
小軍小軍蒙召便來赴席食已告小軍曰今
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爲欲所逼可留
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已便自思惟此嫂
幼年來入我舍無宜輒遣別適異人又恐二
家惡聲彰露作是念已開意相從便共歸家
以備妻室同居未久遂便有娠女伴見恠而

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曰我從夫去
決志孀居汝等何因妄相點汙復有親密女
人私相謂曰汝雖欲掩相貌已彰遂報有娘
問言誰許答是小軍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
復何過腹既漸大兄有書來報小軍曰我此
興易遂至遠方所有經求悉皆遂意汝勿憂
惱不久當還小軍聞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
我憶大兄如旱思雨久絕音信身復不來我
本無心作斯惡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有
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來若知必害於

我今宜逃避竄跡遠方又更思量家鄉難捨
今勝光王以釋迦子同王太子自在無礙我
當就彼而爲出家兄縱迴還欲何所作即便
詣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言聖者我欲出
家願垂矜許答曰財命非久能捨出家斯爲
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衣并受圓具略教儀
式告言賢首鹿不養鹿相濟極難室羅伐城
其處寬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白言鄙
波馱耶我今奉教即於晨旦執持衣鉢入城
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遙見推背告曰小軍何

意棄我出家報曰勿爲此語爾豈不知我憶大兄如旱思雨書信旣絕身復不來我遂與汝作斯惡事兄來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曰仁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曰我被他逼元無本心汝爲欲纏自當勉力言已捨去是時小軍有舊親識先解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

處亦旣見已問小軍曰何不相語來此出家答曰不應責我輒爾出家具述兄書兼陳已過事不獲已而作沙門友人報曰我本解醫頗練方藥若懷胎者有藥能銷小軍聞之默然而住時彼知識即爲合藥令女送去與小軍婦屬曰此之散藥是竟六小軍十一苾芻遣我送來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婦聞取藥依教服之胎便墮落無妊娠相人共覺知諸女問曰胎今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壻行後孀居守志勿以惡事來相塵點時親

密女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軍許何因今日云我先無答曰從彼而來還從彼去又問如何報曰小軍與我毒藥服已胎銷諸女相告各起譏嫌諸釋迦子能爲惡事非眞沙門與人毒藥令彼墮胎此之惡聲徧滿城邑皆云小軍苾芻作斯罪業諸苾芻聞便往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由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心生隨喜若隨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間大軍

得利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世間人聞善助喜見惡相憂有人報彼婦人大軍來到財利豐盈應生歡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旣聞此言心甚憂懼著麤弊服卧在惡牀時彼大軍旣入城已於鄼肆處安置貨物即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使曰家主在何答云在室中卧聞已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來豈不欣慶答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小軍令守護我彼便壞我問曰何爲答曰小軍非理強見凌逼大軍報云彼不

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治之小軍今
何所在答曰聞君將至私走出家問在何處
在逝多林釋子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
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
之曰小軍知不爾兄來至問曰兄有何言報
言汝兄作如是語彼逝多林豈是施無畏城
我當以苦法治罰時弟聞已生大憂怖作如
是念我由懼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
害雖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礙然我有過
若來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避而去是

卷六

十一

時小軍作是念已便白師曰鄔波駄耶我由
怖彼而求出家聞彼欲來苦害於我本師問
曰彼是何人白言彼是我兄今從遠來擬相
屠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以苦
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子安隱無礙
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宜避去其師告曰汝
欲何之小軍曰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
有我知識苾芻可齋我書投彼而住必以恩
慈護念於汝白言甚善時彼親教即便作書
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弟子今欲往彼

遠相投寄仁可流恩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
彼小軍既得書已禮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懷
怖懼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禮
足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披讀書已
告言善來真壽我如汝舊師汝如我弟子宜

竟六

十三

於我邊受學佛法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羅
條帶我皆資給令無闕乏然世尊說苾芻有
二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何白
言我樂靜慮答言甚善依法而教時彼便往
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

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
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撫空心無
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
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
帝釋諸天所共讚歎後於異時大軍往詣逝
多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
子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答言有與汝何親
曰是弟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王舍城時彼
大軍禮足而去便作是念設令往彼彼亦非
是施無畏城我當至彼以法治罰大軍即多

齋路糧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先已出家來至此不報言彼與汝何親答言是弟又問今在何處在寒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即往而彼林內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入軍與弟離別既久有昧形容於衆人中卒未能識良久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念彼若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潛形別爲謀計便出林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曰仁今執持弓箭欲何所爲獵者報言我欲畋

遊問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答曰或時得利或不得利問曰如若得利其數幾何答曰可得五六十金錢即便報曰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爲我殺一怨家苾芻不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國王恩許事同太子自在無礙我於朝夕常此往來竟六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死又念我於晝日曾入此林心生恐怖身毛皆豎此諸大德無問晝夜常在此林得安隱住豈非成辦殊勝行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椒不知生處我既

得物可反殺之即便彎弓形如吒字殼以毒箭洞貫心胷既遭苦毒便起惡心今此獵人反害我者必是小軍先爲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誓害小軍發惡願已即便捨命遂於小軍門樞之下而作毒蛇雖阿羅漢若不預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扇碾殺其蛇毒心不息後受蛇身於門上樞同前碾殺於牀脚下復作毒蛇如是四返於牀脚下皆被壓殺其蛇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甚後於異時在衣笕間受毒蛇身是時小軍

獨於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蛇由宿怨心擲墮身上以毒螫彼是時小軍遂便大叫告諸苾芻具壽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具壽舍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聞彼叫聲即便往就問小軍曰我不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

竟六

十五

今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
小軍白舍利子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身意
有我我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
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識有我
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容色變異大德
我今不然於諸根境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
使我今容色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
有我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永
拔根栽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於未來世
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變異時具壽舍利

子與衆多苾芻共昇小軍而出房外纔昇出
已小軍之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
是時尊者舍利子說伽陀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衆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爾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
收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
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蛇隨身猛熾
可畏如細鐵箸長四寸許螫以害毒其身潰
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
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爾之時誦此伽他及
禁呪者不爲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潰裂散若
塵砂時舍利子請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
呪唯願世尊爲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
爾時世尊爲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主	及曷羅末泥	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	喬答摩醜目	難陀小難陀
無足二足等	亦起於慈念	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類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衆	神鬼及傍生	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	所見皆賢善	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	齧毒及害毒	常勿相忤嬈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實言	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擁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蛇害汝銷亡

卷六

十七

怛姪他唵 敦鼻麗 敦鼻麗 敦薛 鉢
利 敦薛 捺帝蘇捺帝 雞捺帝 牟奈
囊 蘇牟奈囊 彈帝尼 攤雞世 遮盧
計薛 唄毗盈具麗 莎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若他說

此伽陀及神呪者必免毒蛇之所侵害不令
其身潰爛分裂如把塵砂開手皆散時諸苾
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願斷我疑念今欲
請問小軍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而於今
身生大富家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業力
於世尊所而爲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
復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毒蛇螫逼
惱身心而入涅槃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
小軍苾芻曾所作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
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

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出現世間哀愍貧窮自常受用弊惡衣食獨如麟角惟一福田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林池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時彼獵人多置機穽獮膠罾索於日日中

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此之天祠人多誼雜於聚落外有寂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蟲以洗手足取諸落葉布地而坐竟六飯食已訖洗手及鉢安置鉢已即便洗足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王盤身而住即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來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彼池邊徧觀機穽一無

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機疎不空何故今
時一無所得即於池邊四望觀察遂覩人跡
尋蹤而至便見獨覺威儀寂靜跏趺而坐見
已生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愛
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我衣食斷
絕以毒害意不觀未來即便彎弓發其毒箭
中彼要處時彼聖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
識獵師長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授手拔濟
今出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
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即歸依如摧大樹

遙禮彼足而白之曰真實福田唯願速下唯
願速下我癡無識沉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
濟拔是時獨覺爲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
感跪拔毒箭以物繫之白聖者願至我家爲
辦瘡藥若須金泥用塗瘡上亦爲求覓于時
獨覺便作是念竟六今我此身臭爛膿血所應得
者今已得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還昇虛空現諸神變而入涅槃時彼獵師多
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復持牛乳而滅
於火便將餘骨盛置金瓶四衢道邊起舍利

羅塔并持種種繒蓋幢幡華香伎樂伸供養
已至心禮塔而發願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
遂於如是真實福田造極重罪願於後世勿
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來身常處富樂
豐饒受用顏容端正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
勝福德當得承事最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
芻汝等當知彼獵師者即小軍是由於昔時
以毒藥箭射彼獨覺要害之處此惡業力便
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一劫受燒然苦有餘
殘業於五百生中常被毒害雖復今身得阿

羅漢果還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生富
樂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說如
上乃至於我法中而爲出家斷諸結惑證阿
羅漢果我於百千俱胝獨覺之中爲最勝師
彼承事我不生厭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
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
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當捨純黑
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修學此是緣起
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竟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歡

竟七

娛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母遂身亡其父於後更娶繼室于時長者告後妻曰汝頗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答言我能未經多月婦遂有娠便生惡念我若生子當以彼兒用充僕使不應令彼起傲慢心便給

糞衣惡食加以鞭杖苦楚子告父曰父今知不繼親於我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父報子曰我當爲汝誠勅於母不使更然便告妻曰賢首我於先時已相告語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汝答言能何故今時不順前語便於此子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答言我爲教詔欲令勝進恐有世人怪笑於我實無異心夫曰汝不須教更不得以惡衣食加諸楚毒令生怨苦報云更不如是不久之間便誕一

子遂於前子倍生惡意同前苦楚子便生念
我父於母不能止遏還復踵前苦楚於我今
可捨出家便至父所白言繼親於我不垂愍
念父雖止遏尚不慈憐今欲出家願見聽許
豈能於此受苦命終長者便念我此後婦爲
性不仁雖頻勸誡仍不悛改從彼出家冀全
其命便告子曰我今放汝隨意出家蒙父許
已往逝多林投一苾芻而請出家時彼苾芻
與出家已并授圓具告言具壽凡出家人有
二種業所謂禪誦我此修定汝樂何業白言

鄔波馱耶我樂讀誦報曰善哉汝學三藏彼
便生念三藏教法文義深廣我之本師心樂
靜慮誰當於此教授我耶我今宜可別往他
處白師曰欲往他方習學三藏報言甚善隨
汝意去時彼弟子辭往他方徧學三藏博通
文義爲大法師竟七詞辯分明演說無礙便自思
念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劬勞護持長養
資以乳哺贍部洲中教示我者最爲第一假
使其子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經於百年不生
疲倦或滿大地末尼眞珠瑠璃珂貝璧玉珊

瑚金銀碼碯半薩羅寶赤珠右旋如是諸珍
咸持供養令受安樂雖作此事亦未能報父
母之恩若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
者令持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
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勸喻策勵令
安住者方日報恩然而我父於三寶中未生
信敬我今宜往爲說法要便持衣鉢往室羅
伐城漸次遊行既至本國住逝多林名稱普
聞衆人讚仰彼長者子既出家已便遊他國
博通三藏還逝多林時彼長者既聞此說心

生歡慰我子出家遠遊他國徧閑三藏今得
旋歸住逝多林我今宜往共申慶喜即便往
詣逝多林中遂見其子告曰善來苾芻自改
離我徧閑佛教今還故居我深喜悅作是語
已在一面坐時彼苾芻爲說種種微妙句義
竟七
其父聞法起深信心爲受三歸并五學處時
彼長者即請苾芻明當就食彼默然受父禮
而去中路生念我向倉卒不善思量請子歸
家明當設食我婦爲人稟性踈慢忽於我子
無敬重心今欲如何復更思念已爲言請不

可重收我今宜可善言誘喻勿令瞋忿至家
告曰賢首有子逃亡身死出家此之三事爲
一爲異報言三事無異告曰賢首汝之前子
離家出俗爲善苾芻遊適他方妙閑三藏今
者來至逝多林中其妻報曰若如是者何不
請來就舍而食答言我已請訖宜應具辦美
膳時彼婦人心生喜悅冷熱隨時悉皆具辦
旦令使者往逝多林白言大德飲食已備宜
可知時時彼苾芻於日初分執持鉢行詣
父舍到已洗足於所設座就之而坐灑手滌

鉢長者及妻自手授與上妙飲食食既飽滿
澡漱已盛鉢器時彼父母禮足而坐聽說法
要時彼繼母聞說法已深生敬信請受三歸
并五學處爾時彼家既受化已諸苾芻苾芻
尼皆來集會猶如渴者奔驟泉池但有捨施
修營咸於二部僧處長者異時身嬰重病子
聞父患便作是念我當爲父說法冀得痊除
如是時時到其父所白言父於今時勿復憂
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爲善知識歸佛法僧
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苦身當

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輕慢答言實爾我因
子故發信敬心捨此身已冀生勝處時子必
芻爲說法已捨之而去父作是念我子善開
三藏爲大法師智慧聰敏辯才無礙有所宣
陳並皆真實我今病重苦惱非常宜可方便
自斷其命復更思念我今病重何有餘人能
爲斷命其家有婢名波利迦蠢壯愚鈍復生
是念此波利迦必能殺我更無別人能作斯
事去此不遠有居士子爲婚娶事時長者婦
被召相看將波利迦隨後而去婚姻旣了時

長者妻告波利迦曰汝宜還家警覺長者勿
令晝睡待我辭別隨後即行其婢承命歸家
至長者所長者告曰汝何處來波利迦具以
事白問言婚姻好不答言善好告曰我今與
汝作此婚姻汝意喜不答言甚喜復告曰隨
我所言汝皆作者知汝心喜答言隨言皆作
長者曰今有非人入我腹內汝爲我出問曰
欲於何處令鬼出耶報曰先從腳按次臚及
膝乃至臂頸宜可急扼雖動勿放時彼愚婢
承言即作長者被扼旣急便生悔心若波利

迦得重相放斯爲極善時波利迦憶先言教
雖見動搖不肯相放因斯苦劇遂即命終時
有天人見此事已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被愚人扼 或時遭鼈齧 波利迦急按
豈有得全生

竟七

五

既命終已便以衾毼通身而覆長者婦歸問
其婢曰令汝前來警覺長者何故不看令其
晝睡時婦即以手搖病人欲令警覺其婢報
曰不須警覺我爲大家於長者腹中按出惡
鬼由斯暫得安隱眠睡時長者婦遂作是念

我試觀察此之惡鬼其狀如何舉衾視之見
已命終便作是念非是我夫自斷其命定是
前妻之子解三藏者由彼爲其說如是法父
勿憂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爲善知識故歸
佛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
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輕幔今既身
死必得生天苾芻若來我當共活所有家務
令其檢校作是念已憂苦纏懷具飾凶儀送
屍林野焚燒事畢憂恨而住時三藏子聞父
身亡便作是念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宜

往爲彼繼親宣說法要既至家已其母遙見
即便罵言汝前婦兒今得來至由解三藏說
生天法令父命終今可還家與我共活所有
家務汝並知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心懷愧
耻捨之而去便生悔恨作如是念豈非我今
是勸死耶即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
佛言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對
彼重病人前說如是法能令病者聞已樂死
若苾芻說如是法令彼病人欲求死者得越
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廣嚴城勝慧河側娑羅維林爲諸苾芻
說不淨觀讚修不淨觀汝諸苾芻應修不淨
觀由於此觀修習多修習故得大果利如世
尊說教諸苾芻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苾
芻便修不淨觀既修習已於膿血身深生厭
患或持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縊或自
墜高崖或展轉相害有一苾芻於膿血身深
生厭離便往詣彼鹿林梵志沙門所作如是
言汝來賢首與汝衣鉢當斷我命是時梵志
即斷其命便持血刀往勝慧河側就水而洗

竟七

六

時有天魔從水涌出告梵志曰善哉賢首汝
今所作多獲福德汝於沙門具戒具德未度
者今度未脫者令脫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
令得涅槃更有餘利得彼衣鉢時彼梵志轉
更增益罪惡之見便作是念我今實爾獲諸
功德能於沙門具戒行者度脫安樂至涅槃
處復有餘利獲彼衣鉢時彼梵志便挾利刀
詣僧住處及餘房院經行之所而告之曰若
有苾芻具足戒行當我度脫安樂今至涅槃
時有一苾芻厭耻自身使出房外告梵志曰

賢首我未度脫安樂涅槃汝當令我得涅槃
處時彼梵志即便就殺如是二三乃至六十
苾芻悉皆斷命爾時苾芻衆漸減少佛於十
五日褒灑陀時於如常座既安坐已觀苾芻
衆告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數漸減少存
者無幾時阿難陀白世尊曰佛於一時爲諸
苾芻讚修不淨觀若於此觀修習多修習者
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已於膿血
身深生厭患或有自殺或求他斷命魔來勸
喻乃至殺盡六十苾芻由此緣故僧衆減少

卷七

七

佛告諸苾芻展轉教殺是事實不白佛言世尊實爾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所爲非非沙門非隨順行是不清淨非出家者所應爲事作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從攝取於僧乃至正法久住利益人天我今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淨惡活爲汝今寧死勝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

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苾芻義如上言人者謂於母腹已具六根所謂眼耳鼻舌身意人胎者謂初入母腹但有三根謂身命意故者謂是故心非錯悞等自手者謂自手行殺斷命者令彼命根不得相續或持刀授與者若知彼人欲得自殺便以大刀剃刀剃刀等而安其處欲令自害或自持刀者謂自力劣不能行殺但自執刀令他捉手而斷人命或求持刀者謂覓男女半擇迦等令其行殺言勸死者於三種人勸之今死謂

破戒人持戒人及以病人云何勸破戒如有
苾芻於破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絡囊水
羅條帶及餘沙門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
是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
得我應詣彼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
具壽知不汝今破戒作諸罪業身語意三常
造衆惡具壽乃至汝命得長存者所作惡業
轉更增多由惡增故於彼長時受地獄苦若
破戒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
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

芻或可捨身或時自殺彼苾芻得波羅市迦
若破戒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
也時勸死者雖說如前勸死語已心生追悔
便往詣彼破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
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
卒而說具壽若能親近善友說除先罪汝之
所作三業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淨由清淨
故捨此身已當生天上若破戒者或問彼曰
具壽我今欲何所作答言汝勿捨身汝勿自
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破

戒人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其勸死者亦得宰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破戒人死云何勸持戒人死如有苾芻於持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等廣說乃至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既持戒修諸善法又能展竟七手施恒常施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具壽汝有此福必生天上若持戒人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聞是語已便自斷命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持戒苾芻不受勸者

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是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持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既能持戒修諸善法乃至必生天上若持戒者或問彼曰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具壽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亦得宰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持戒人死云何勸病人死如有苾芻於病苾芻有所希求若衣

鉢等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念彼重病
人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往彼
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
既重病極受苦惱汝若久存病轉增劇常受
辛苦若病苾芻聞此語已作如是問我今欲
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病
苾芻聞是語已恐更辛苦便自斷命彼苾芻
得波羅市迦若病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
宰吐羅底也時彼苾芻雖說如前勸死方便
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病者苾芻所作如是

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
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汝今宜可覓善知
識能爲汝求應病之藥供給飲食如法相看
隨順不逆若能爾者不久便當病愈安樂氣
力平復隨意遊行若病苾芻或問彼曰具壽
汝今令我欲何所作報言汝勿捨身汝勿自
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病
苾芻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
亦得宰吐羅底是謂苾芻勸病者死言讚死
者若有苾芻於樂死人前作讚死語咄男子

竟七

十

者是呼召言汝今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勝
於生者皆是出輕毀言隨自心念者謂隨自
心而生異念以餘言說者謂以衆多方便勸
彼令死讀者於病人前說讚美言欲令必死
心無所顧若彼由此方便而命終者謂彼苾
芻由此所說方便而致命終不由餘事謂非
此餘善心等事苾芻者謂有苾芻性苾芻性
者謂受圓具廣如上說波羅市迦義亦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有時以內身 或用於外物 或內外二合

是名爲殺相

云何內身殺謂若苾芻有殺心若以一指打
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
芻得波羅市迦或當時不死由此爲緣後乃
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
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如以一指若以五
指拳腕頭肩及餘身分乃至足指而打於彼
欲令斷命若彼死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
當時不死後由此死者苾芻亦得波羅市迦
若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是名內身行殺云

竟七

十一

何外物殺若苾芻有殺心以竹鐵等箭射彼
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
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
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
也若矛稍輪積及餘兵刃乃至棗核遙擲彼
人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
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
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宰
吐羅底也是名外物殺云何内外合殺若苾
芻有殺心手執大刀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

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
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
後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如大刀既爾諸
餘兩刃半刃稍杖之類乃至草莖打斫於彼
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
波羅市迦或得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
内外合殺
攝頌曰
若以毒藥末 及在二依處 或時以諸酒
機關等害人

云何以毒藥若苾芻有殺心若以毒藥若毒和食謂餅飯等殺女男半擇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宰吐羅底也廣說如上名毒藥殺云何毒末殺若苾芻有殺心以諸毒末或用摩身或將洗浴或和塗香卷七或塗香髮或雜香煙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十二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得宰吐羅底也廣說如上名毒末殺云何依處殺此有二種一因地稽留二因木稽留何謂因地稽留若苾芻有殺心掘地作窀於內

置機羈絆其脚欲殺男女半擇迦因此而死或放師子虎豹鵄鷲鳥等而噉食之或以風吹日曝形質銷盡或令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餘如上說如脚既爾若脰若髀若腰若臂乃至於頸而為羈絆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地稽留殺云何因木稽留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或於大木若柱若櫬以

濕繩索而繫其足因此而死或時欲令師子
等食乃至飢渴銷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
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
木稽留殺云何酒醉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
男半擇迦等與米酒令飲因此致死或令師
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致命終
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如米
酒既爾乃至根莖華葉果酒或呪其酒或以
藥酒飲令心亂癡無所識由此方便而致命
終或由醉故欲令王賊怨家而斷其命得波

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以酒
殺云何機弓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
迦等便設機弓施以鐵箭或安諸刀等置於
路側若彼女男及半擇迦從此而過便截手
足或復斬頭及餘身分由此方便而致命終
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如機
弓既爾若作蹋發及餘機關欲斷人命事罪
同前攝頌曰
若起全半屍 墮胎并作呪 推落及水火
遣使寒熱殺

云何起屍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於黑月十四日詣屍林所覓新死屍乃至蟻子未傷損者便以黃土揩拭香水洗屍以新氎一雙徧覆身體以酥塗足誦呪呪之于時死屍頻伸欲起安在兩輪車上以二銅鈴繫於頸下以兩刃刀置於手中其屍即起便問呪師曰汝欲令我殺害誰耶呪師報曰汝頗識彼某甲女男半擇迦不答言我識報曰汝可往彼斷其命根若命斷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於彼家以諸藥草而爲髮帶橫繫

門上及置水瓶或門繫牦牛并同色犢子或繫牦羊并同色羊羔或家有磨藥石并有石軸或門有因陀羅杵或火常不滅或家安形像或有佛真身或轉輪王或轉輪王母或懷輪王胎或有菩薩或有菩薩母或有懷菩薩胎或將欲誦戒或正誦戒時或將欲誦四阿笈摩經或正誦時若復大經欲誦正誦謂小空大空經增五增三經幻網經影勝王迎佛經勝旛經若有如是等事守護之時彼所起屍不能得入者此苾芻皆得宰吐羅底也或

不善解起屍之法起屍却來殺其呪師此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呪師苾芻殺彼起屍亦得宰吐羅底也云何起半屍事並同前於中別者車但一輪一鈴繫頸刀惟一刃乃至結罪廣如上說云何墮胎殺苾芻欲殺懷胎母不欲殺子即便柔蹋其腹若母死非胎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胎死非母者得宰吐羅底也若二俱死於母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宰吐羅底也若苾芻欲殺於胎不欲殺母即便柔蹋其腹若胎死非母苾芻得波羅市

迦若母死非胎得宰吐羅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宰吐羅底也云何作呪殺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作曼荼羅安置火鑪然火投木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燒木盡令彼女男半擇迦命竟七根即斷若火中木纔始燒半彼命斷者此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木燒盡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於臼中擣之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臼中物擣若成末令彼

命終未末已來彼命終者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終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以黃牛乳一升置於器中以指攪乳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器中乳盡變成血即令彼人命根斷絕若乳未盡成血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盡成血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五色線刺僧伽胝口誦禁呪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今彼命終若衣未了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

殺人起方便以指畫地口誦禁呪作如是念畫滿七數令彼命終若未滿七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滿七死者得波羅市迦是名作呪殺云何推墮殺若苾芻欲殺人於崖岸危險等處推彼令墮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如崖旣爾或於牆樹處或於象馬車輿牀座頭肩腰背髀膝臑足及餘身分而推墮時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若

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宰吐羅底也是名推
墮殺云何於水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水中
因此死者得波羅市迦不死宰吐羅底也廣
如上說水謂河海池井水乃至以水一掬投
彼口中令死是名於水殺云何於火殺若苾
芻欲殺人推置火中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
市迦廣如上說火謂若燒村林城邑乃至以
火炭置彼口中令死是名火殺云何驅使殺
若苾芻欲殺人即遣其人向險難處而致死
者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險

竟七

十六

難處者謂賊怨家虎豹師子等處使人經過
令其致死是名驅使殺云何寒凍殺若苾芻
欲殺人於極寒時猛風嚴烈若晝安置陰中
若夜置於露地令坐濕草因此而死苾芻得
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寒
凍殺云何炎熱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熱時
身生痱瘡若晝置於露地若夜安密室中熏
以烟火覆以席薦及毛毯等因此而死苾芻
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
炎熱殺攝頌曰

浴室及溫堂 迦留不觀座 施醋有二別
十七惱令亡 蘭若老苾芻 重輕隨事識
云何浴室事爾時世尊住曠野林中是時有
一乞食苾芻於得意居士家時時往詣爲說
妙法令彼居士生敬信心爲受三歸并五學
處後時復往爲說七有事福業居士白言聖
者我欲爲僧作有依福業事苾芻答曰甚善
此事應作白言聖者欲何所作答言僧今現
無浴室宜可爲作白言聖者我有財物無檢
校人答言我爲檢校修營福業白言甚善時

竟七

十七

彼居士多與財物任其營作苾芻即爲修造
時曠野林中有大節會諸傭作人皆不來集
時彼苾芻召彼傭人而告之曰賢首汝等今
日何故不來白言聖者今日諸人爲大歡會
緣此不來報曰賢首諸有福人可爲歡會汝
等客作活命何歡會耶汝來爲作倍與價直
白言聖者彼有福人常爲歡會我傭力者時
復一逢設令兩倍酬我價直亦不能作言已
便去時彼居士作如是念我今往觀所作福
業爲至幾何晨旦往觀並未營作到苾芻所

禮足白言聖者何意傭人今日不作報言居士彼不肯作白言何意報曰彼傭力人作如是語今日世人共爲歡會我不能作居士白言聖者彼客作人有何歡會豈非聖者不酬價直彼不肯耶報言居士我酬一倍仍不肯作便報我言諸有福人常爲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與兩倍亦不能作居士言聖者我修此福不爲自身不爲親屬善哉聖者爲我助成勿令廢闕時彼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事未了者令諸苾芻助彼修造時諸苾芻依

世尊教即助營造展轉擲執不牢固執遂墮落打苾芻頭因而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者多事營爲強自辛苦我之所愛同梵行者非分致死共生疑念豈非緣此我等共犯波羅市迦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皆無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展轉擲執應以手相授若執有壘裂告知方授不爾者得越法罪佛言應助作業時諸苾芻盡日而作諸婆羅門居士等咸生譏議云何苾芻終日作

業猶若傭人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曰不應終日而作應可半日營其事
業時諸苾芻於炎夏時午後營作於寒冬時
午前而作佛言不應爾於寒冬時午後而作
於炎夏時午前而作彼諸苾芻臨至食時方
休作務泥土汙身便行乞食諸不信者見而
譏笑曰聖者仁等作務過傭力人彼客作者
未至食時尚知休息仁等營爲臨食方止時
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准量
日時早須休作若乞食者當整容儀方行乞

食若僧食者亦應預辦赴常食處如世尊言
整理威儀方行乞食及赴食處者諸苾芻不
知何者是預整威儀佛言乃至得洗手足并
洗鉢器已來是名預辦凡諸苾芻若營造時
所有行法我今爲說若檢校人者知彼諸人
竟七
晨朝執作宜辦小食若午後時爲覓非時漿
十七
及塗手足油若檢校人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是名浴室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音釋

勵勉力也切 腩市充切 頸經郎切 扼乙革切

鼈五巧切 齧切 挾胡頰切 腕烏貫切 矛

稍稍莫浮切 羈羈居宜切 繫小牙切 達特丁切

穿疾政切 羈羈居宜切 繫小牙切 達特丁切

脛早履切 跼達合切 笈其立切 痈芳味切 毯

吐敢切 塋音問 踐也 笈其立切 痈芳味切 毯

毛席也 塋音問 踐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竟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溫堂事

爾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苾芻造溫堂事同

竟八

浴室於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諸苾芻相助營作時諸苾芻於溫堂處助其營作共昇材木安置梁棟匠人在下遙共持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隨落打匠人頭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

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爲強作辛苦緣此營作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輒舉力不禁物必有事緣須移轉者應問著俗人衆共扶舉若舉若放相告同時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芻不應輒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同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兩人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溫堂事云何黑迦留陀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

時具壽黑迦留陀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
信爲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禮足已
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緣闕乏我皆奉施時
迦留陀夷不肯爲受告女人曰大妹世尊之
教普利爲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白言
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爲聖者敷
設妙座每乞食來常於此坐食訖而去答言
可爾常於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
陀夷別有因緣須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
往報妹令知即便詣彼告言大妹我今欲往

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可早歸勿
於他處久爲留滯令我愁憶告已還逝多林
將欲行去爾時世尊欲人間遊行命具壽阿
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
廣說時阿難陀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
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
衣服時迦留陀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
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
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
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

闕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
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
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
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陀夷念曰隨
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行化即便不去時旃
荼舍有別女人誕生一息是時旃荼告別女
曰汝可洗浴孩兒以新白氎嚴飾其身置仙
人座上令兒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中時迦
留陀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然阿羅漢不預
觀察聖智不行便於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

母忙怖告曰聖者座有孩兒彼便急起兒已
命絕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陀夷報言
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植短命業如世尊
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我今者理應啼泣
雖得阿羅漢果不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爲
緣於諸弟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緣告諸苾芻
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陀夷無犯然
諸苾芻往俗舍中不善觀座不應輒坐不觀
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緣事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

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爲知友得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爲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中剃除鬚髮修出離行後於異時一人染患一相看待其病漸羸不能復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苦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答言曾飲鹽醋若爾今者何不飲之答言我飲彼即爲覓鹽醋與之今飲飲已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我與不相宜藥令

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與醫人爲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病苾芻醋先是藥今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痰癰病今是風熱由此緣故昔藥今非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摩揭陀影勝王得見諦已與八萬諸天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無量百千衆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來者諸人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遠

竟八

流擯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

爾時世尊爲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信已時勝光王於憍薩羅國擊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當知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

庫物而用酬填于時摩揭陀及憍薩羅兩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間隨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有賊徒在兩界中群聚而住邀諸商旅劫物殺人時摩揭陀有諸商人欲往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防援人持諸賄貨隨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憍薩羅境是時商人告諸人曰仁等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我設遭賊能以庫物共相酬補此防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人告別而返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

伺候人見諸防援悉皆去已報賊徒曰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商旅中奪其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商旅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往至室羅伐城塵土坌身便詣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商人今至王國賄物皆失

竟八

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劫奪時勝光王即便勅語毗盧宅迦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賊徒并所盜物太子既奉勅已嚴整四兵象馬車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群賊不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子

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殺或有逃竄林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既破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送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并所盜物王問賊曰爾豈不聞我宣教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賊言並聞王曰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商人白言大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爾但取其物何故殺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須殺王曰若爾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勅大臣

曰今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斬其手足被賊
商客以我庫物而用酬填大臣奉教將諸賊
侶往至屍林斬其手足所盜之物依數酬與
如世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自他損惱
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苾芻自他
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可厭離處

時諸苾芻憶持佛語爲生厭故多往屍林時
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群賊手足皆斷
時有一人亦在屍林共觀諸群賊作如是語
若有好心慙斯苦者可以鹽醋與之令飲於

此死已當更受生飲母新乳時諸苾芻尼中
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麤壯愚直聞此語已
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得爲出家云
何我今捨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
與之時苾芻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
得鹽醋滿一大^{竟八}瓠并瓦甌六十持還賊所時
彼諸賊爲苦嬰纏飢渴所逼求活無路見苾
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我爲渴逼願以瓠
水見相救濟時苾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
次行鹽醋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

苾芻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即便扣喚寺尼
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問言汝今何
故日暮方還報言姊妹隨喜姊妹隨喜諸苾
芻尼問曰汝作何事爲得阿羅漢果爲得不
還一來預流果耶或爲僧伽造住處耶或爲
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仁等更
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尼問曰此皆無
者汝作何事圓滿報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
見彼斬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
我爲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悉已命終於

當生處飲母新乳諸苾芻尼聞而告曰癡人
以他勝罪填滿腹中而令我等共生隨喜於
時圓滿聞已追悔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
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
此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他勝
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而與其醋令
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病人由斯藥故令得
早差者無犯若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
藥故彼當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連將

十七衆童子與其出家并授圓具以鄔波離爲首此十七人若有一人爲知事者彼之十六盡皆相助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是十七人共來檢校復於別日僧伽有浴室事起彼亦詳來共相借助復於別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即於是日莊嚴寺宇時知事人專心看守中有一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豈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我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惟有一知事者通夜檢校不得眠睡既至天明屏燈樹開

寺門掃灑房庭觀水淨不瞻日時候敷設牀座宰堵波處燒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犍推時十六人聞犍推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持鉢而出見彼一人周憚馳走檢校寺事時十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一人助斯營作時有一人作如是語我生是念我困且眠餘十六人豈可不能檢校諸人悉皆作如是語詳聞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等處凡有所作常爲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瞋我等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

少年者即便禮足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
具壽汝可容恕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
者以指擊捥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諸人各
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人悉共擊捥
時彼風氣上衝即便命殞諸人見死悲號大
哭時諸苾芻恠而問之何謂汝今共聚啼哭
彼便報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衆今但十
六寧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別離
苦復有他勝罪云何得不悲惱時諸苾芻聞
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邊懷憂而住有餘

苾芻知其同伴擊捥致死見而責曰具壽汝
十七衆如燒草火疾然疾滅或時戲樂或復
憂愁彼爲憂火燎心雖聞此語竟不酬對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苾芻無殺心故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相擊捥若擊捥者得越
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有一聚
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有淨信心
意樂賢善彼爲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
妙石門廊宇周環悉皆嚴飾見者歡喜於此

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事已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恐有賊徒盜牀褥等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即給與房舍牀褥被枕及小坐牀并三拒木告言聖者可先濾水我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

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華菱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處分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苾芻如蓮華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深加歸向說伽陀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衆僧居住者 今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訖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

飲漿已爾時長者禮衆僧足自執香鑪引諸
僧衆出繞制底還歸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
住上座爲說法要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
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而
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衆僧衆僧食已
爲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
澡漱已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
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
意者但爲四方僧伽造立願見哀愍於此夏
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尊法王今現住在

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
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
夫人仙授世王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
等並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
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
食資身我願供給幸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
供養當無闕之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
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
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
遂見香華滿樹美菓盈枝清沼茂林皆可愛

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華菓豐盈若前安居菓實未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既籌議已遂後安居時彼長者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訖於此而住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衣食豐足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閭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

諸人曰汝等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行我當後去報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陀旋行制底便入寺內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蹬苾芻報言賢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

問言聖者此是毗訶羅爲是毗伽多苾芻問
曰何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具充
滿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苾芻報曰
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羅非毗伽多於此
住處資產豐盈受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
足飯者不應食土若足衣者不應著樹皮仁
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攜
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多少問
言聖者此是仁物爲僧物耶報言賢首是我
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賢

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
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庫有貯積
不報言賢首我居最下尚什物豐足何況僧
中報言聖者大衆厨內煮食之物爲用瓦器
爲銅釜耶苾芻即便將示庫屋告言於此庫
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出報言聖者
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今且辭去後更伸
禮報言善賊乃禮足而去詣諸賊所告曰我
於彼寺親已觀察財物豐贍如富商客宜可
偷取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

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輒爲偷劫
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曰不知何日
當欲誦經其諸委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
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
自說波羅底木叉爲長淨已令誦經者陞師
子座纔誦伽陀曰

竟八

十二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我於人天衆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苦邊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

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
聚落人來此聽法我爲開門其門旣開賊徒
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
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言聖者我有
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告曰
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時
諸苾芻旣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
說凡聲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
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
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

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衣者
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
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
惴惴顧望彼諸苾芻遙問之曰汝等露形拔
髮之輩因何至斯此是毗訶羅非汝住處答
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
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問曰汝名何
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
來善來具壽即爲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
或以二裙或僧脚趺或漉水羅或鉢腰條隨

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凡於夜中未善諳識不應輒與開門可問種
族名字若體悉者方爲開門然誦經時應令
苾芻而爲守護若知賊至應現驚怖作叱喝
相勿與開門作如是語將捷推來并及推杵
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袋搭鉤條索等物
來聞是語聲賊便驚去若衆首上座所有行
法我今制之凡欲衆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
知事人曰門已閉未寺內徧看不差守護人
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並掃拭未若衆上

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爾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芻曰諸
具壽我等隨有多少衣鉢共相分給猶未賙
贍然被賊之處造寺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
彼重與相見必以衣服共相濟給聞此語已
便共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哉此說然我
等輩前來忽遽不白長者今可更去告彼令
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便至長者處長者
見已禮而問曰聖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
芻報曰長者如世尊說夫擊乳者應留少許

當時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賊長者見已出
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竭恐相惱觸故不
白知便往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處求覓衣服
長者白言聖者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賊
耶善哉聖者為哀愍我重來相見既倍生恭
敬人別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十四還復重來
便於夜中誦經之時扣門而喚時諸苾芻知
是賊至共相告曰諸具壽昔時矯賊今更再
來宜依佛教作大驚叱莫與開門即便高聲
唱言急將鍵椎推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

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驚惶奔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兩足牟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喚善防身 五百群寇皆奔散

時諸悉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輒自驚走賊徒答曰汝豈不聞有六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走耶然而我輩先不曾聞捷推棒等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答曰此等皆非是實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報曰捷推木鳴以集僧棒椎是打捷推物時輪

用觀日影僧伽胝等及以條索是衣服所須袋擬盛貯三衣搭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怖還可共偷于時群賊悉皆覆去彼有賊帥登梯而上是時寺內有莫訶羅苾芻爲守護者見彼陞梯便作是念此之頑賊劫我衣鉢令使露形今若縱捨還令我等露形而住我當與彼現恐怖相即便徐行取捷推木打賊頭上賊被木打落梯而死莫訶羅即便大喚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陞上閣問言賊在何處莫訶羅報曰於此寺邊陞梯而

竟八

十五

上我示驚怖並已逃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爲甚善天曉開門尋賊上處便見賊頭流血而死衆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曰前非遭賊今是遭賊由打殺人遂令我輩犯他勝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在傍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聲若苾芻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法罪云何老苾芻佛在室羅伐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後誕一男

年漸長大是時長者資財損失親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隨詣給孤園中至一苾芻處既禮足已白言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童子亦願出家答言亦願問無障難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驅役子白父曰我被衆欺常令作務爲無學業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善哉與汝

同去所到之處爲其年小還被驅馳即令知
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雖令知事然法主世
尊親在於彼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
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
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
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食皆同受
用今欲還彼便棄餘方至室羅伐欲到住處
午時既逼聞捷椎聲便報父曰捷椎聲促宜
應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
進路子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強推是時老

父面覆於地塵土滿口因即命終子見父死
遂大號哭置之路左持其衣鉢往逝多林諸
苾芻見告言善來莫訶羅子汝之老父今在
何處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泣報
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行無常是
生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家出家當自我抑
勿生憂苦報言我推父倒地因即命終當我
殺父苾芻報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
間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鼻地獄長時受苦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有犯然諸苾

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強推令去我今
爲諸行路苾芻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
者當與按摩解勞爲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
者善若不能去者當可先行至住處已灑鉢
請葉觀察無蟲可爲請食不能來者持食往
迎勿令絕食若在非時送非時漿道行苾芻
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竟八

十七

時諸苾芻悉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
緣故彼莫訶羅子斷父命根非無間罪亦非
波羅市迦佛言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殺

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殺父不得重罪汝等
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浣衣人惟有一
子年漸長大時聚落中有大節會時人多並
洗濯衣服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
洗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子於
後時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當浣
衣我困且眠即便睡著然父頭上無髮多有
蚊蟲來咬其頂子浣衣已來至父邊見其頭
上多有蚊蚋即便爲拂蚊子貪血打去還來
怒而言曰今我存在豈使蚊蟲飲我父血將

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父頭遂破因而
命絕于時有天說伽陀曰

寧與智者為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蟲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者即莫

訶羅是彼時子者即推父苾芻是往時雖復

殺父非無間罪今時亦爾雖斷父命非無間

罪不犯波羅市迦又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音釋

捫郎聲切 殞于殞切 擻戶圭切 單單聲切 聲牛古聲切 崎取崎切
 湊舍奏切 瀉盧谷切 叱叱喝切 啞子合切 蚰而龍切
 去奇瀉瀉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竟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之一

攝頌曰

最初劫比羅

漁人衆五百

苾芻住蘭若

自顯記相違

竟九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
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時彼
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買魚人
少便用小足買魚人多即用大足若大節會

即二網俱張彼於異時廣嚴城中有大節會
買魚者衆二網俱張分五百人以爲二朋各
持一網施小足者多獲魚鼈黿鼉之類岸上
委積如大穀聚時有摩竭大魚海中眠睡隨
潮泛濫遂入勝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網得
時二百五十人共牽其網網逼魚身即便睡
覺曳網并人隨流而去各大驚叫告小足人
曰我等并網並被魚牽仁可俱來共我相濟
彼既聞已俱來共牽五百諸人與網同去不
能持得時五百人發聲大叫告隨近人曰諸

人當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網並被魚牽隨流而下共來相濟時近作者若放牛羊人採樵蘇人正道活命人邪道活命人及餘諸人百千萬衆俱來牽網時彼諸人身體傷損其網破裂極大艱辛方牽上岸其摩竭魚有一十八頭三十六眼或有人頭或有象頭或有馬頭駝頭驢頭牛頭獼猴頭師子頭虎頭豹頭熊頭羆頭貓頭鹿頭水牛頭猪頭狗頭魚頭于時四遠諸人遍相告語勝慧河側五百漁人張大足網捕得一魚牽在岸上其形奇

大有十八頭三十六眼諸人聞已時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衆競集河所或有情生喜樂往彼觀瞻或有先世善根警悟令去廣嚴城內有外道六師亦生喜樂共至魚所大衆雲集注目詳觀共相告曰仁等各並識此頭竟九不生希有心指撝而住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

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
財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
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
中最爲殊勝得諸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
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
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
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
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
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
趣涅槃城如前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魚今遭苦厄於
先佛所已植善根我因魚故放大教網化度
有情宜往勝慧河側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
住於世爲欲憐愍所化有情時往捺洛迦傍
生餓鬼人天諸趣或往屍林或往河處今由
此事世尊欲往勝慧河邊即便微笑口中出

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
間獄并餘地獄若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
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
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
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
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
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
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
法器見眞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於佛教 勤求出離道 能破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佛法律中 勇進常修學
能捨於生死 得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
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
從胃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
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
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
事光從齋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

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齋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慈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
他而請佛曰

竟九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徧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
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
告諸苾芻如來欲往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
欲隨從如來去者當可持衣時具壽阿難陀
承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佛今欲往河
岸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諸
苾芻既奉教已俱來從佛爾時世尊往勝慧

河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
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
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離欲離欲圍繞端嚴
端嚴圍繞如梅檀林梅檀圍繞猶如象王衆
象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
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
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
如大將軍兵衆圍繞如大導師行旅圍繞猶
如商主賈客圍繞如大長者人衆圍繞如大
國王諸臣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

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
王乾闥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拘吒荼衆圍
繞如醜目天王龍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
衆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
三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大
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鬘垂布猶如象王
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
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
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
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

阿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葉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衆共往河側時諸大衆遙見世尊并苾芻衆自遠而來諸不信者共相議曰諸人當知我聞沙門瞿答摩斷諸喜樂彼亦愛好來觀此魚諸敬信者便作是說諸人應知如佛世尊久除喜樂豈非今日緣此魚故爲諸大衆降大慈悲欲說希奇微妙法共說頌曰

牟尼久捨喜樂心 無信之人生誹謗
最勝今來於此處 心爲時衆說微言

是時大衆見世尊至悉皆驚起由佛世尊爲菩薩時於師僧父母尊重之處常起恭敬故爾時世尊入大衆中在苾芻前就座而坐便

竟九

告五百漁人曰賢首汝等先身曾作惡業因此緣故生在卑賤漁捕人中汝今更復手執刀網爲殺害業而自活命今於此死何處受生漁人請曰我今不知欲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魚鼈等水族之類彼白佛言如

世尊教即便放捨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魚
鼈等如游於水入勝慧河惟摩竭魚獨留不
去憶前生事能作人語共佛訓答爾時世尊
告摩竭魚曰汝是劫比羅不答言我是劫比
羅世尊復問汝曾作身語意惡行不答言曾
作汝頗知此三種惡行招惡異熟不答言我
知汝知此業自身受不答言現受誰是汝惡
知識答言我母彼生何處答言生捺洛迦汝
生何趣答言在傍生中於此死已當生何處
答言我於此死生捺洛迦時摩竭魚作是語

已即便啼泣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汝墮傍生趣 我今無奈何 處在無暇中
啼泣當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發善心
厭離傍生身 當得昇天上

時摩竭魚聞是語已於世尊所深生敬信世

竟九

七

尊即爲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皆無常

諸法悉無我

寂靜即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時大會各生希有共相議曰何意此魚世
尊垂問令憶宿世復爲人語共佛訓答諸人

當知大聖如來威德尊重我等庸微不敢諮問我宜共詣尊者阿難陀處問其所由如說信受時敬信者即便共詣阿難陀所白言尊者何意此魚善解人言共佛世尊論宿命事時阿難陀報諸人曰汝今宜往請問世尊諸人答曰如來世尊威德嚴重我等庸愚不敢輕觸阿難陀曰我亦同汝懼佛威嚴今爲汝等略問其事時具壽阿難陀即從座起往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魚何緣能解人語共佛世尊論宿命事爾時世尊

告阿難陀曰汝今欲聞此摩竭魚宿世緣不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我等樂聞今正是時唯願爲說此魚宿世所有因緣我等苾芻及諸大衆得聞法已信受奉持佛告阿難陀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於過去世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迦葉波如來應正徧知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在婆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與大苾芻衆二萬人俱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時世安樂穀

稼豐稔人民衆多畜產滋盛無有闕諍兵甲
休息亦無病苦及諸賊盜正法理國爲大法
王於其國中有婆羅門童子言從本國遠詣
南方彼有婆羅門博通衆藝善解四明遠近
諸方皆來歸湊九是時童子便詣其所到已致
敬於一面坐彼婆羅門曰善來童子汝從何
來何所求覓答言我從中國來欲於大師足
下親承道業師問之曰欲學何書答曰學四
明論報言善哉應如是學此是婆羅門所應
作事是時童子即便受學凡諸學者至休假

日或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觀望或採香薪
以充祭祀是時童子至休假日與諸學徒共
採薪木便於路中共相問曰君等皆是婆羅
門姓從何處來一人報曰我從東方來一人
曰我從西國來一人曰我從北方來時彼童
子曰我從中國來諸人問曰諸餘方國我並
略聞中國軌儀未曾見說即說頌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時諸學徒問童子曰汝之中國其事云何童

子答曰我之中國特勝諸方甘蔗香稻果實充足畜產豐饒快樂安隱人物繁多咸重慈濟聰明福德技藝過人有宛如河吉祥清潔於河兩岸其水平流有十八處仙人住止各大精苦現得昇天復問之曰中國之地頗有聰九獻辯才善能談論如我師不答曰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見之自懷慙耻時彼童子讚美中方諸人既聞悉皆樂往時諸童子各持薪木至本師舍安置薪已詣其師處各白師曰此之童子讚美中

方今我諸人悉皆樂去其師報曰中國美妙人皆甚言但可耳聞無宜即去諸徒曰彼童子說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若見必懷慙耻其師報曰地豐珍寶人多俊乂我豈自說區宇之內唯我一人更無勝者復白師曰若如是者我今樂去一徧觀方國二洗沐仙河於大論師伏膺受業降伏諸論談吐激揚發起名譽多獲財利時婆羅門性少緣務愛慙學徒報諸人曰汝等宜應將我資具鹿皮踈服三拒君持并祠祀器

我今與汝俱去尋師彼便受教共往中國所至城邑興大論場諸來論者皆被挫折壞其車輦懷愧而歸或以灰瓶打其頭上如教射處鳥鳥散飛或有繒蓋幢幡遠近迎接咸稱弟子隨從而行時婆羅門漸次遊行所過城邑皆爲上首至婆羅痾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故捨其根本而取枝條凡有聰明解激論者及餘學士咸在王庭我今宜應自詣王所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訖栗枳王既至王所爲王呪願願王降伏諸怨長命無病作是言已

在一面坐而啓王曰大王當知我於本國頗亦尋師曾習少多書論文字欲於王所建立論端敢共諸人略申激難王既聞已命大臣曰今我國中有談論者堪與此人共爲酬對竟九不白言有問在何處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羅門名劫比羅設摩善解四明及餘書論能立已義善破他宗大智聰明如火騰燄於衆人中而爲上首王曰可喚將來大臣奉教便喚論師既至王所呪願同前在一面坐大臣啓曰此是所喚解論大師王曰善哉大師頗能

對我與婆羅門共相問難不答曰我能王勅
臣曰卿今宜可嚴飾論場立敵兩朋善爲處
置大臣奉教嚴飾王便整駕親至論所王既
坐已大臣啓曰大王欲遣誰作前宗王曰婆
羅門遠自南國主客之禮請作前宗彼婆羅
門便立論宗申說巧詞有五百頌辯捷明利
聽者罕知時劫比羅設摩一聞悟會便斥是
非此是相違此是不定此不成就時婆羅門
既被破已默然而住凡論議者不能訓答即
墮負處時王見勝便大歡喜問言大師住在

何處白言大王在某聚落報言大師善爲談
論彼之聚落用賞論功即便謝王歡喜而去
既獲富盛遂取新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初
生之日黃髮被頭三七既終廣召親族欲爲
兒子建立嘉名父告親曰今我此兒欲立何
字宗親告曰此是劫比羅設摩兒又初生之
時髮作劫比羅色應與此子名劫比羅既爲
立字撫育滋養哺以乳酪間以諸酥隨時服
玩勝妙之物便速長大如蓮華出池既成立
已便教習學書即算數俗務取與皆悉明了

次教婆羅門威儀法式執灰執土及持瓶器
洗沐之法清淨軌儀梵聲蓬聲四明諸論所
謂頡力明論耶樹明論婆摩明論阿闍明論
自解祠祀教他祠祀自解讀誦教他讀誦施
物受財所有方軌明此六事成大婆羅門博
通衆典顯發自宗斥破他論聰敏智慧如大
明炬後於異時劫比羅設摩教五百婆羅門
子誦婆羅門典時子劫比羅亦教習學便白
父曰頡利遮字其義云何父告之曰汝所問
字其義甚深先師共傳卒難解了復問父曰

豈古大師無義而說然我忖度少有依俻其
父聞已便即思念世間之人皆欲子勝今劫
比羅道藝勝我當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
告子曰汝今道藝勝我此五百人汝當教誨
即依父命教五百人父捨學徒無復餘事隨
心所樂在處遊行彼於異時往施鹿林所詣
一苾芻白言聖者此之文句其義云何苾芻
答曰賢首汝今不應作如是問若作此問義
不周悉應如是問方得圓滿時婆羅門旣被
教訶便即生念我所致問尚不堪任況能與

之共爲敵論於苾芻處生敬信心於時時中
請就家食時婆羅門後便染患告其子曰日
月所臨處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
諸論場汝無疑懼惟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
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
智不能知衆克九一其心不求名利故汝不應共
爲論激子言甚善時婆羅門所患漸增雖加
湯藥日就羸困如有說云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即便命終其子與諸眷屬以五綵
繒輦送至屍林以火焚訖懷憂而住諸餘論
師聞彼父死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彼善論婆
羅門今已身死我等宜往詣訖栗枳王請申
論事即便共往既至王所呪願王已便啓王
曰我等曾於師邊少學文字敢欲親對王所
建立論端王告臣曰卿今宜往命彼論師大
臣答曰彼師已死王曰由此緣故如場中鳥
雀今並競來然彼大師頗有兒息及兄弟耶
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羅王曰宜可命來奉

命便喚既至王所呪願王已在一面坐大臣
白王此是大師之子名劫比羅王言善來今
有諸方論師遠近咸萃欲於我所興建論端
汝能共彼相訓對不便白王曰敢申論難便
立論場令其激難王便整駕親觀得失即令
諸來論人並爲宗主遣劫比羅共爲敵論所
竟九 十三
有詰問隨事窮研諸立論人咸皆杜口凡論
義不答即墮負處時王既見無礙辯才極生
希有而歎之曰此兒年在弱歲德冠群英歡
喜驚嗟特異優賞今乘大象灌頂稱尊號曰

論王衆所瞻仰其劫比羅母遙生憂念豈我
小兒爲性輕躁被奪封邑無面歸耶作是思
惟懷愁而住時劫比羅既蒙灌頂爲大論王
群彥相隨共還本宅其母忽遽而告之曰汝
已摧破諸論師不便報母曰並已破訖惟除
迦葉波佛聲聞弟子其母即便迴面揮手時
劫比羅即白母曰何意慈尊迴面揮手母曰
汝今知不所有封邑猶未能安終被苾芻共
相侵奪汝今宜往折彼沙門便白母曰慈父
亡日誠以遺言日月光臨更無餘人與汝等

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無疑懼惟除迦葉
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
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求名
利汝勿共論母便報曰汝父在日是沙門奴
豈汝今時還作奴也宜可即行挫其鋒銳劫
比羅稟性仁孝無違母言便往鹿園於其中
路逢一苾芻即便問言苾芻從何處來報言
仙人墮處施鹿林來問曰仙人墮處有幾許
苾芻答曰強逾二萬問曰苾芻之衆其數已
多所有經典未知多少報曰苾芻經典總有

三藏問曰其一藏數量如何報言一藏頌
有十萬問曰在家俗侶頗得聞不報言得聞
二藏謂論及經毗奈耶教是出家軌式俗不
合聞劫比羅便作是念其激論法不許他知
作斯念已白苾芻曰仁今爲我且說少多佛
家要義苾芻便念此婆羅門是論難者爲稱
量我而發斯問爲當不解而見請耶我今試
之誦伽他曰
何處流當止 何處道應行 世間苦樂事
何處當窮盡

說伽他已而報之曰婆羅門汝當爲我解斯
頌義時劫比羅於諸明處周徧思量盡其慧
解莫測其義云何流止云何道行即便四顧
勿有餘人見聞於我遂作是念若於此處有
證義人即令我身交被挫折便行矯詐報苾
芻曰我觀此頌宗緒綿長其義深遠汝宜且
向婆羅疵斯我有少緣當行鹿苑不可倉卒
爲陳其義後時重會解亦不難旣言別已詣
鹿林中見諸苾芻讀誦禪思勤求出道深生
敬信即自思念誰復不顧後世情懷慘毒於

斯智者興覓過心共申狂論作是念已遂還
本居母見問曰汝已摧破迦葉波弟子即白
母曰看母意趣欲得亡失現居封邑母告子
曰所說何義兒即報曰試往鹿林路逢苾芻
並悉如前具報於母母旣聞已報曰若如是
者汝今宜可學於佛法白言欲學何事報曰
彼論義法不教俗旅汝可出家從其受學復
白母曰寧容勝族於雜類中爲小因緣投出
家也母報之曰待學得已後當歸俗豈於頭
上生蔓草耶其兒稟性仁孝被母驅逼便欲

竟九

十五

出家遂至鹿林到苾芻處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時彼苾芻便作是念此婆羅門善能激論若出家者紹隆佛法作是念已報曰善哉隨汝意樂榮名富盛皆悉無常能捨出家斯爲最善劫比羅曰我於此處人皆識知可往他鄉方爲出俗苾芻言善遂即將往餘方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便教習學三藏俱明爲大法師詞辯無滯若聞誦經法必陞衆寶師子之座吹雙螺震大鼓王及士庶悉皆雲集聞者歡喜時劫比羅便自生念我之勤學其功已

成宜往婆羅痾斯迦葉波佛所親奉大師承事供養既至城已母聞子來即便尋覓至鹿林中見子問曰汝已摧伏迦葉波佛沙門弟子耶便白母曰我雖解教而未證果彼諸弟子教證俱明我復何能輒相摧折其母報曰汝必須摧被母驅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若聞莊嚴寶座擊鼓吹螺大衆集時母當來至母報言善時至我來後於異時劫比羅次陞法座大衆皆集母聞鼓震驚往鹿林於高座邊默爾而住是時法師便陞高座初演正法

後雜邪言時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莫謗
毀佛教建魔幟摧法幢捨此身已當生惡趣
即無言對便下高座遂白母曰見此事不答
言見劫比羅曰豈不已言我但解教彼教證
俱閑豈我於彼能爲挫折母曰我當教汝激
論方便汝若更爲說法之時先談正法後述
邪宗彼諸苾芻作訶諫言引善惡事不聽語
者汝當口陳刀劒出不義言彼諸沙門畏惡
名稱即自默然時俗諸人謂其墮負便報母
曰是好方便見墜座時母當重來報言好便

於後時同前屈請吹螺擊鼓七衆俱集其母
遂來於座後邊默然而坐時劫比羅即陞高
座准式誦經初誦正經後陳邪法時諸苾芻
告言具壽汝勿破正興邪乃至當生惡趣便
憶母言口出刀劒報苾芻曰汝口如象口何
所識知若法非法律非律汝如馬口如駝
口驢口牛口獼猴口師子口虎口豹口熊口
羆口貓口鹿口水牛口猪口狗口魚口愚人
口汝復寧知法及非法時諸苾芻共相告曰
此旣口陳刀劒我等宜行其不忍者悉皆捨

去其容忍者在座而聽作是念若陳正法我
宜聽之若說邪宗彼當受苦時劫比羅於學
無學諸聖苾芻作十八種惡口罵詈便下高
座白其母曰今喜不母告子曰我今大喜宜
可共歸劫比羅曰我不能歸我於迦葉波佛
無上正覺教法之中情所愛尚母曰汝豈不
聞婆羅門典父母言教不可輒違汝今即應
共我歸舍便報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轉於
生死中願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惡知識故今
我於學無學聖人之所出麤獷言緣此惡業

克九

十七

必定當來招苦異熟是時彼母既喚不得便
於婆羅痾斯街衢巷陌人衆之處作如是語
諸人當知迦葉波弟子強奪我兒仁當助我
諸人聞已其敬信者共相安撫不信之人便
生調弄是時老母恥辱纏懷便嘔熱血因即
命過生捺洛迦劫比羅苾芻由作十八種惡
口罵學無學人及諸苾芻故令命終之後生
摩竭魚中其形可惡時諸大衆聞佛說已共
相謂曰諸人當知彼劫比羅苾芻爲大法師
辯才無礙善能說法今百千衆聞者歡喜但

由惡口生惡道中我等命終當生何處作是
思惟懷憂而往爾時世尊觀察大衆意樂煩
惱根性差別隨其所宜而爲說法旣聞法已
有得煖頂忍世間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
還果者或有出家盡諸有漏獲阿羅漢或於
聲聞菩提或於獨覺菩提或於無上菩提心
生希願後令大衆於三寶所生極信心爾時
世尊爲大利益廣調伏已捨之而去
時摩竭大魚便自生念我今不應於世尊所
聞三句法而更食耶即便斷食傍生之趣火

力增強飢渴所逼於世尊所敬重逾深即便
命過生四大王衆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
生三念我從何死今於何生由作何業便憶
前身我於傍生趣死今生四大王衆天由於
佛所生敬信故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今不
應留住經宿方見世尊是時天子作是念已
即莊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角盛
妙天華所謂唄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
分陀利迦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
便布天華供養佛已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是

第九

十八

彼天子光明赫奕周徧照耀高閣堂中爾時
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爲其說法令悟諦
理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得預流果
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
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
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
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今出安置人天
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
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斡而
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

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
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即於佛前
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竟九

十九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摩竭魚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

利亦如農夫多收稼穡如勇健者降伏怨敵
如重病入除去衆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
往天宮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專心思惟
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便生疑念至天曉
已白世尊曰於昨夜中豈有梵世諸天及天
帝釋或四天王或有諸餘威德天衆來禮世
尊耶世尊告曰諸苾芻非是梵天及餘天衆
汝等苾芻豈不見彼摩竭大魚有十八頭我
爲彼說三句妙法苾芻白佛我等皆見佛言
彼於中夜來至我所我爲說法得見諦已還

詣天宮時諸苾芻復白佛言此前身摩竭魚
天子曾作何業得生四天王處復由何業親
於佛所證四真諦世尊告曰諸苾芻彼魚天
子自所作業增長時熱緣變現前猶如暴流
不可迴轉決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彼
魚天子凡所自作惡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
今其受報然於自身蘊界處中而受異熟即
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有生受業有後受業云何生受業
此於前身爲摩竭魚由於我邊起敬信心故
彼業異熟生在四大王衆天是名生受業云
何後受業即劫比羅於迦葉波佛正等正覺
教法之中而爲出家讀誦受持爲人演說於
羶界處十二緣生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彼
積集善根業力得生天上今於我所見四真
諦是名後受業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
異熟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黑白雜業得
雜異熟是故苾芻應離純黑及黑白雜業當

意此

三十

勤修學純白之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
信受

時彼五百漁人共相告曰仁等親聞彼劫比
羅爲大法師善解三藏辯才無礙化百千人
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
等常爲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
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
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爲出家發勇
猛心勤求不倦超度四軛越四暴流作是語
已各以手支頰懷憂而住諸佛常法未入涅槃

槃安住於世爲欲憐愍所化有情晝夜六時
常以佛眼觀諸世間廣說如上諸大聲聞亦
復如是時具壽舍利子以聲聞慧眼觀察世
間便見五百漁人心生厭離懷憂而住即便
往詣五百人所而告之曰賢首何意汝等以
手支頰懷憂而住時漁人答言聖者我今云
何得不愁苦我等親聞彼劫比羅爲大法師
善解三藏演說無滯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
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爲惡業
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

竟九

廿一

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
如來善說法律而爲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
倦超四軛越四流斯我無分寧不憂苦是時
舍利子而告之曰賢首牟尼法主聖教之中
不以家門氏族爲勝但以正行爲先即說頌
曰
如來教法中 不問於族姓 但觀過去世
所作善惡業
若汝等情有希願於佛法中欲求出家并受
近圓爲苾芻者汝等宜應往世尊所求請出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音釋

免乞

牙

第八二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軌

於革切

頰

古協切

面

旁也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竟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薄伽梵與五百漁人出家圓具已從薜
舍離詣竹林聚落北有升擲波林依之而住
時逢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
餘乞人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今時飢饉乞
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汝等宜應各隨親友
得意之處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
與阿難陀於此林住苾芻聞已唯然受教各

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時彼
五百善來苾芻見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當
知如世尊說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
相濟況餘乞人汝等宜應各隨親友於薜舍
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
住我等於此無有眷屬可得依止作安居事
然於捕漁人村有我眷屬宜往相問於其村
外權爲草室而作安居時五百苾芻即便往
至捕漁村所問其眷屬權爲小室村外居停
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我等少聞未有學識若

諸親眷來相請問我等云何爲其說法若彼
來時我等宜應更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
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
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於苦空想於
空無我想厭離食想於諸世間無愛樂想過
患想斷除想離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瘀
想降脹想膿流想蟲食想血塗想離散想白
骨想觀空想此苾芻得初靜慮二靜慮三靜
慮四靜慮得慈悲喜捨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得四果六神通

八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
苾芻見眷屬來即便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
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
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
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
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
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
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爾時世尊未入涅槃安住於世與諸弟子二
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

月十五日隨意了時若前安居者受教勅已往詣城邑村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隨意了皆來集會隨所證獲皆悉白知其未證者請求證法近薛舍離安居苾芻三月既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竹林村既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憐愛心遙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錫杖軍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答言我於佛粟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阿難陀曰諸仁

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時阿難陀即便報曰實爾具壽自驗衰羸容色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求時捕漁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盛時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憐愍心遙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并餘雜物如前具問乃至問言於捕漁村飲食易求安樂行不苾芻報曰我於彼住實得安樂所乞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報言具

壽自驗肥充容色光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即便問曰今既時世飢饉飲食難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濟何故仁等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於眷屬自相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爲實爲虛答言是虛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爲少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彼便答曰從合不合我等已作時諸苾芻樂少欲者皆共譏嫌訶責非法云何汝等爲貪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

此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如前廣說佛問勝慧河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實無上人法自言得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訶責諸苾芻汝非沙門非隨順行所不應爲非威儀非出家者所作汝諸苾芻應知世間有三大賊云何爲三諸苾芻如有大賊若百衆若干衆若百千衆便往到彼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或時斷路傷殺或時放火燒村或破王庫藏或劫掠城坊是名第一大賊住在世間諸苾芻如有大賊無百衆無千

衆無百千衆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
他物亦不斷路燒村破王庫藏等然取僧新
草華果及竹木等賣已自活或與餘人是名
第二大賊住在世間又諸苾芻有其大賊無
百衆無千衆無百千衆不往城邑聚落穿牆
解鑰偷盜他物乃至不取僧祇草等活命與
人然於自身實未證得上人之法妄說已有
是名第三大賊住在世間汝諸苾芻第一大
賊第二大賊不名大賊是名小賊汝諸苾芻
若實無上人之法自稱得者於人天魔梵沙

門婆羅門中是極大賊說伽他曰
實非阿羅漢 說言我身是 於諸人天中
是名爲大賊

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彼苾芻已告諸苾芻曰
我觀十利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知自知不得上人法
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
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
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

誑妄語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麤卧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間作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竟十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可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便捨靜林就村而住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爲雜住煩惱還起欲染瞋恚還復現行時彼諸人

各作是念世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者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時諸苾芻即相告曰我等住阿蘭若受麤卧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折伏煩惱便棄靜林來至聚落既觀諸境煩惱現行如前廣說豈非我等犯他勝耶我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

以事陳告如彼所說我當奉行即便到彼問
具壽阿難陀曰具壽知不如佛世尊爲諸弟
子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乃至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我等在
阿蘭若煩惱不起今來聚落煩惱還生廣說
如前我皆有疑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當
問具壽阿難陀如彼所說我當奉行由是事
故我等今來至具壽所詳欲諮決豈非我等
犯波羅市迦耶爾時具壽阿難陀聞諸苾芻
說是事已遂將諸人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

一面坐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如
是爲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
廣說乃至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此諸苾芻
在阿蘭若住受邊際卧具勤策相應得少自
相寂止方便作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
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語具壽汝今知不阿
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宜捨蘭若住
處往聚落中即便捨靜就村住處時彼數數
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爲雜住煩

惱還起欲染現行彼諸苾芻各生疑念將非
我犯波羅市迦耶故來問我我不敢決咸來
至此大德世尊將非彼犯極重罪耶世尊告
曰阿難陀除增上慢彼無有犯爾時世尊種
種方便爲愛樂戒者爲尊重戒者隨順勸喻
爲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如是應知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諸聲聞弟子當
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知自知不得上人法
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

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
如是說諸其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
誑妄語除增上慢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
應共住

苾芻義如上言無知者謂不知色受想行識
言無徧知者謂不徧知色受想行識上人法
者上謂色界在欲界上無色界在色界上人
謂凡人法者謂五蓋等能除此蓋名之爲上
寂靜者謂是涅槃言聖者謂佛及聲聞殊勝
證悟者謂四沙門果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

智者謂四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及餘諸智
見者謂四聖諦見言安樂住者謂四靜慮是
修非生我知者謂知四諦法而言我見者謂
見天見龍見藥叉見揭路荼健達婆緊那羅
莫呼洛伽鳩槃荼羯吒布單那畢舍遮鬼我
聞天聲乃至畢舍遮鬼我往天處乃至畢舍
遮處彼諸天龍乃至畢舍遮來至我所我與
諸天等常爲狎習共作言談彼諸天等亦來
就我常爲狎習共作言談其實未證而言我
證謂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彼於異

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者謂被他問若不問者
謂自生悔恨而懷憂惱欲自清淨者謂希出
罪作如是語具壽我實不知者謂意識也我
實不見者謂眼識也虛誑妄語者是異名說
除增上慢者謂除增上慢人實未證得自謂
已得由無誑心故不犯根本此者謂指其人
苾芻者謂住苾芻性廣說如上乃至不應差
作十二種人是故名爲不應共住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
攝頌曰

見相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見
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
我見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如是
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聞諸天乃至羯
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
窣吐羅底也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諸天處
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
掃鬼處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

是語諸天來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單那來至
我所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窣吐
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共諸天常
爲狎習共作言談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
羅市迦若云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
芻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共我常爲狎習共
作言說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
云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
如是語實不得無常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羅
市迦乃至妄言得俱解脫皆得波羅市迦若

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多苾芻若在村坊或
阿蘭若處住多被非人之所燒亂於中若得
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非人即不燒亂
我在彼處不被非人之所燒亂者得波羅市
迦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於某舍中受他請
食敷設雜綵勝妙之座若得四果者方就其
座而受飲食我亦得彼勝妙座食者是苾芻
得波羅市迦若有衆多苾芻在阿蘭若村中
住少於自相而心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
欲貪瞋恚而不現行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

亦在彼阿蘭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
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者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妄心欲自顯已作如是語有苾芻親
見諸天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如是乃至
見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
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
是語有苾芻聞諸天聲不言是我得宰吐羅
底也如是乃至聞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
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
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苾芻往詣天處不言是

我者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羯吒布單那處得
宰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
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諸天來就乃至羯
吒布單那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若糞掃
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
芻常往天處共諸天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
單那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若糞掃鬼
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
諸天來就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
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糞掃同前若苾芻妄

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得無常想如前廣說乃
至得八解脫不言是我是苾芻得宰吐羅底
也如有衆多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常被非人
之所燒亂中有苾芻得四果者不被非人之
所燒亂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
住不被非人之所燒亂不言是我得宰吐羅
底也若有衆多苾芻在俗舍中坐勝妙座而
受其食皆獲四果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
芻於彼舍中受勝妙座不言是我者得宰吐
羅底也若諸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得少自相

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
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
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
煩惱皆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記戰與言違 早時天雨少 業力男成女
溫泉聽象聲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摩揭陀
國末生怨王與廣嚴城諸栗吒毗先有違逆
末生怨王乃嚴整四兵象馬車步往佛栗氏

國欲共鬪戰時佛栗氏國人告廣嚴城栗吒
毗曰摩揭陀國末生怨王嚴整四兵來此欲
戰時彼聞已亦嚴四兵出城拒逆兵衆出時
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於日初分入廣嚴城
欲行乞食時此城中栗吒毗衆遙見大目連
共相謂曰君等知不尊者大目連我比曾聞
是第三聖無有少事而不見知我等宜應問
彼聖者兩國交戰誰得勝耶即便往問白言
聖者摩揭陀國末生怨王來破我國今出相
禦兩陣交戰誰當勝耶尊者報曰汝等得勝

彼既聞已共相謂曰聖者目連與我等記戰當得勝諸人聞已歡喜踊躍情欺彼敵掩其不備即與共戰遂便大破軍兵瓦解逐北追奔欲至殄伽河岸廣嚴城人既得勝已倍生勇銳時未生怨王便生是念此城中人心懷凶猛今若度河彼來取我如網取魚盡當殺害作是念已徧告軍衆咸可併心迴兵共戰衆聞王教各作是念我等辭國來伐廣嚴今者不應被破而活咸即同心迴兵共戰時此城人遂便退敗走入城中閉門自固其摩揭

陀王既得勝已收軍率旅還王舍城於後城中諸粟咄毗於街衢巷陌共起譏嫌彼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敗喪何戰勝耶是時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汝等今者譏嫌何人諸人答曰譏嫌汝等六衆報曰我等作何罪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他破豈戰勝耶六衆答曰汝初鬪戰何國得勝諸人報曰我等鬪戰初時得勝六衆答曰汝戰得勝即合却迴誰更遣汝逐他軍衆汝豈

不聞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諸人衆聞此語
已自知無理默然不答于時六衆苾芻共相
謂曰我等且應時機答戰勝事令彼人衆不
作大嫌然大目連有所犯罪我今應詰令其
說悔是時六衆苾芻既還住處食已詣大目
連竟十所合掌恭敬禮足白言我等今者諮詰少
事唯願慈悲賜垂聽許目連報曰五部之罪
任意舉言六衆白言尊者與栗咄毗記戰得
勝而廣嚴城被他所破豈是勝耶持鉢乞食
可不自供而更妄語虛記他事不見實狀今

衆譏嫌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議盈途乞食
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
不見罪是時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
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犯
云不見是難容隱誰是授事人遣鳴犍椎授
事問曰欲何所爲答曰少欲目連有犯不見
今應與作捨置羯磨時授事人便與六衆往
上座所時具壽舍利子爲衆上座時授事人
告上座曰須鳴犍椎上座問曰欲作何事勿
令正法致有毀損爲誰作徧住法乃至出罪

報言無如是等事但爲尊者大目連妄記他
事廣說如上不肯見罪我等依法與作不見
罪羯磨舍利子言具壽汝等勿作非法惱亂
耆宿有德苾芻大師世尊具一切智於一切
事得大自在汝今應往請佛決疑隨佛所教
汝當奉行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
尊告曰凡戰鬥時非人先戰後次於人若非
人戰勝人亦得勝當爾目連記栗咤剋得
勝時廣嚴城非人戰勝王舍城非人不如旣
至河岸王城非人得勝廣嚴城不如但記初

竟十

十三

勝不記於後若作如是始終問者目連當時
具答其事汝諸苾芻大目連無犯若苾芻作
如是心而記事者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外道
與俗授記十二年中天旱不雨具壽大目連
執持衣鉢入廣嚴城次行乞食時城中人問
言聖者何時天雨目連報曰過七日已天當
降雨諸人聞說過七日已聖記天雨是時諸
人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過七日已
雲騰雷震惟降少雨纔得掩塵即便停息時

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皆共譏嫌諸人
知不寧信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常以袈
裟覆體如樺樹皮實無知覺時六衆苾芻方
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問之曰仁等嫌誰答言
我嫌汝等告曰我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
曰大目連明言見記過七日已必當降雨我
等聞已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而天
不雨六衆報曰汝等常親外道若見彼記雲
興電擊纔少霑灑即便唱令天時大雨目連
所記天雨尚多地有流水然彼聖者豈爲汝

等作如是記所種苗稼悉皆成熟答言不爾
六衆報曰若如是者彼有何過汝等見譏彼
即無言默然而住六衆苾芻共相謂曰難陀
鄔波難陀我且隨時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
自身犯罪我等就彼令其說悔還入寺中食
訖收衣鉢已便往詣彼大目連所自言畔睇
上座目連答言無病彼復重言上座願見容
許我欲詰罪答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自言
上座知不外道所記十二年中天旱無雨仁
記七日已後天當降雨上座應可褰衣勿令

泥汙持鉢乞食豈不充身何故虛心妄記他
事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毀盈途乞食不得
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
罪是時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
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誰是授
事人遣鳴犍椎廣說乃至舍利子爲上座令
往白佛佛告諸苾芻有五因緣天不降雨而
星曆人不善了知記言天雨云何爲五苾芻
當知若見雲興電擊雷震風驚時星曆人記
言天雨然此大地有其火界上騰虛空令雨

乾燥此是第一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
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虛空有大
風起便吹此雨於杖林內或羯陵伽蘭若林
中令雨偏澍此是第二不雨因緣復次苾芻
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此
時行雨天神縱逸而住於時時間不澍甘雨
此是第三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
記言天雨由諸有情愛樂惡法非分起貪住
於邪見緣此事故於時時中天不降雨此是
第四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

第十

十五

天雨然羅怛羅阿修羅王從大海出便以兩手捧其雨水棄大海中此是第五不雨因緣而星曆人不知記言天雨苾芻當知目連記雨之時羅怛羅阿修羅王以手捧雨棄大海中然非無雨豈彼當時問言稼穡皆成熟不爾時目連即依事答苾芻當知大目連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無衣外道門徒於此城住其婦懷妊是時具壽大目連入城乞食次至小道門徒家時彼家

主既見尊者便作是念此大目連衆所共聞是第三聖無不知見我今應問我婦懷妊爲男爲女作是念已問目連曰聖者我婦懷妊爲女爲男尊者報曰賢首腹內是男凡諸世人聞富盛時悉皆歡喜即便慶躍以好上妙香美飲食盛滿鉢中授與尊者復便請曰餘日更來報言無病辭之而去近此外道門徒之舍有靈形人爲外師首見大目連持滿鉢去即便念曰我惟有一施食之家還被沙門釋迦之子教化侵奪此非好事我今宜往到

長者邊問其所以共彼沙門作何籌議即便
疾疾往至其家問言長者沙門目連來至家
不長者報言來至告曰仁何所問報言我問
婦今懷妊爲男爲女報言是男時露形者善
明卜筮卜知是女即便迴面翻掌而笑長者
見已進而問曰何意迴面翻掌而笑報言我
觀是女不見有男時彼長者面現瞋相額起
三峯而告之曰汝按髮露形何所知見豈大
目連智不及汝聖者授記必定誕男汝之淺
識強云生女彼見罵已還更算之剋定是女

即便作色告長者曰假令沙門瞿答摩說云
是男此不是男必定生女彼既月滿便生於
女時彼長者及諸家眷咸起譏嫌廣興謗議
寧彼外道記事不虛不同沙門言皆是妄目
連記男反更生女是時流言囂徧城郭時諸
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咸共譏嫌諸人知
不寧親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時六衆苾
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告彼曰仁等嫌誰
答言我嫌汝等報云我有何過令汝譏嫌諸
人報曰聖者目連記外道婦當生於男今遂

生女六衆聞已告諸人曰世間諸人咸皆漂
沒無智之海惟佛世尊於授記事出言無妄
餘所說者容有參差然人之所生非男即女
豈復生狗及獼猴耶諸人聞已默然不答是
時六衆難陀鄔波難陀共相告曰我且隨時
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自犯其罪廣說如前
乃至報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白言上座應
知豈不憶記彼外道門徒懷妊之婦生必是
男今既生女可相慶賀沙糖石蜜恣意喰噉
持鉢乞食可不濟飢更以虛心妄記他事遂

令我等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
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喚授事人鳴
犍椎集衆僧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告曰汝諸
苾芻有其四處不可思量若強思者心則迷
亂或令發狂云何爲四一思量神我二思量
世間三思量有情業異熟四思量諸佛境界
然大目連授記之時其實是男彼於後時由
業異熟轉之爲女若彼長者問大目連我婦
產時爲男爲女時大目連記言是男汝諸苾
芻目連當時據現事記故無有犯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於此城內有一長者聞有說言若不預告設僧飲食者彼即忽然財食交報所未增長時彼長者即作是念欲覓錢財此好方便我今宜可不預告知忽設僧食即往市肆多買淨肉於大鑊內加以酥油作好美粥既備辦已往至城門告守門人曰汝今當知若見苾芻欲乞食者令詣我家答言善哉我當遣去彼見苾芻欲行乞食報言聖者某甲長者今日中前施乞者食時乞食者既聞告已皆悉往彼長者

宅中時彼長者各以美粥滿鉢授與苾芻苾芻受已並還本處隨情飽食于時天氣陰凝寒風慘冽諸苾芻共相謂曰鉢膩難洗我等宜應詣溫泉所暖水洗之即往泉邊各洗其鉢有一少年苾芻便作是念此之溫水從何處來去斯不遠竟十波難陀亦自洗鉢時少年者便到其所致敬問曰大德波難陀此之溫水從何處來時大目連亦在溫泉洗鉢波難陀教少年曰汝今可往問少欲者時彼少年至目連所齊整威儀倍加恭敬問言大

德此之溫水從何處來報言具壽從無熱惱
大池處來鄔波難陀適聞此說白言上座勿
害正經勿虧法眼我雖未證豈無阿爰摩耶
如佛所說無熱大池所有諸水具八功德所
謂冷美輕軟清淨香潔飲不損喉入腹無患
如所記言便建功德然而持鉢乞食不濟身
飢以虛誑言妄記他事廣說乃至往白世尊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溫泉水實從無熱池而
來至此苾芻白佛言若其此水從彼來者何
意今熱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彼池水經遊五

百熱捺落迦方至於此由斯緣故遂變成熱
若問目連何因熱者彼便具答不冷因緣汝
諸苾芻然彼目連作如是想說時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連
告諸苾芻曰具壽我入無所有定聞曼陀雞

竟十

十九

池水之岸有諸象王吼叫之聲鄔波難陀於
衆中坐聞此說已作如是言上座勿虧正理
勿害法眼我雖未證豈無聖教如世尊說若
入無所有定者必當遠離色聲諸境如何入
定而得聞聲所授記者必無是處廣說如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學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攝頌曰

泄觸鄙供媒 小房大寺謗 片似破僧事

隨從汙慢語

故泄精學處第一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具壽鄔陀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
內止住之處晨朝早起灑掃庭宇以新牛糞

而塗拭之方向房外淨洗手足嚼齒木已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或村坊內次行
乞食然不善護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已遂
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便入房中以
自消息若彼欲意現在前時即手執生支泄
精取樂時有衆多苾芻看行房舍遂至鄔陀
夷所住之處共相慰問在一面坐時諸苾芻
問鄔陀夷曰具壽堪忍衆事無諸病惱安樂
行不不以乞食爲勞苦也即報諸苾芻曰我
今堪忍衆事無有病惱乞食易得安樂而住

諸人問曰何意具壽堪忍衆事得無憂惱安樂而住耶鄔陀夷曰具壽知不我之常業若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於晨朝早起灑掃庭宇廣說如前乃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由此因緣得除熱惱安樂而住不以乞食爲苦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喜不嫌捨之而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佛佛以此緣觀二事故集苾芻衆云何爲二一者欲令我諸聲聞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故二者由此爲緣我欲爲諸聲聞制學處故

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廣說爾時世尊知時而問鄔陀夷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以種種訶責言汝所爲非沙門非隨順法非清淨行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云何癡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聞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之法而汝作斯不善之事癡人寧以手執可畏黑蛇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淨云何汝癡人以其兩手受彼信心婆羅門諸長者等所施飯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將爲安樂世尊作此種種

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爲
諸聲聞弟子於毗柰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爾時世尊
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諸苾芻於睡夢中
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樂共相謂曰仁今知
不世尊爲諸苾芻於毗柰耶制其學處若苾
芻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時
夢中泄精于時有泄精想豈非我等犯僧伽
伐尸沙耶宜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具陳其
事如彼所說我當奉持時諸苾芻即便共詣

阿難陀所到已白言具壽阿難陀知不如佛
世尊爲諸聲聞於毗柰耶制其學處若復苾
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於睡夢中泄
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豈非我等犯僧伽伐
尸沙耶由此故來請問大德如所陳說我當
持學一一時阿難陀聞此語已將諸苾芻詣世尊
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阿難陀白佛言世尊
大德爲諸苾芻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
得僧伽伐尸沙此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皆
有想心彼諸具壽咸生追悔將非我犯僧殘

罪耶不知諸苾芻爲犯不犯世尊告阿難陀
曰彼諸苾芻想心緣慮我不云無然在夢中
非是實事應除夢中爾時世尊讚能持戒者
讚敬重戒者爲諸苾芻說隨順法令於善品
得增長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今是隨開
是故我今爲諸苾芻於毗奈耶重制學處應
如是說若復苾芻故心泄精除夢中僧伽伐
尸沙苾芻義如上故心者謂故作意泄者謂
精正流泄移其本處精有五種謂青黃赤厚
薄此中青者謂是輪王及輪王長子受灌頂

法其精俱青所餘諸子其色皆黃輪印大臣
其色皆赤已長成人其精厚未長成人其精
薄若人被女欲所傷若擔重物或涉長途或
身根損壞如斯等類容有五精除夢中者若
在夢中無犯僧伽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
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阿伐
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於四波羅市迦法
中隨犯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十三法
苾芻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殘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別一爲樂故二爲

呪故三爲種子故四爲藥故五爲自試故云
何爲樂若苾芻爲泄精樂故於內色處有染
欲心起方便發動生支而泄精受樂者得僧
伽伐尸沙雖加方便若精不泄得窣吐羅底
也如是若爲搖動生支樂故而故泄精或爲
摩觸捉搦樂故而故泄精或爲出生支頭樂
故而故泄精得罪輕重廣如上說如爲樂既
爾若爲呪爲求種子爲藥或爲試力而泄精
者得罪輕重如上若苾芻爲樂故欲出青精
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

學一

四

黃赤厚薄等得罪如上內色既爾外色亦然
攝頌曰

若舞及於空 精動身中泄 揩摩出時崇
染意量生支 或時染心視 或逆流順流
及逆風順風 應知罪輕重

若苾芻因作舞時泄精者得吐羅罪若精不
泄得惡作罪若苾芻故於空中搖膀而泄精
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精不泄者得惡作罪若
苾芻精戰動時遂便攝意而精泄者得窣吐
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精已泄尚在

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受他指身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量生支作心受樂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

毘

五

芻以染心觀視生支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已生支逆流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流而持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生支逆風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風持得惡作罪無犯者若走若跳戲若淨若越坑塹欄

楯若行觸髀觸衣若入浴室若憶故二若見可愛之色或搔疥癢無受樂心而精流泄斯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觸女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共相告曰我等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往經過爲說法要有論議者我當折伏令名稱遠聞衆所欽仰比六衆苾芻於六大城所有氏族種

類及諸工巧名諱差別無處不知無人不識
時具壽鄔陀夷於晨朝時嚼齒木被僧伽胝
禮窣覩波已於逝多門外經行遊適此城常
法若婆羅門居士居士婦共出都城往芳林
內周徧遊觀持諸華果入逝多林禮世尊足
并諸大德時有衆多居士居士婦至逝多林
鄔陀夷見已作如是言善來姊妹猶如初月
時一現耳諸女答曰大德如世尊說若人居
在八無暇中於清淨行無容修習我之女身
多諸障難鎮營家業復是第九無容暇事時

鄔陀夷聞是語已報語女曰汝豈不聞

昔有婆竭王 廣營衆事業 所作事未畢
其命已終亡 汝等營家業 其事無竟時
死是人共嫌 寧知忽來至

諸女聞已答言大德我緣此故來入寺中禮

學一

六

世尊足并諸上座大德苾芻鄔陀夷曰善來
姊妹如世尊說以不堅身而求堅法汝等來
入寺中隨喜禮拜實爲善事汝等於此寺中
頗請苾芻爲引導人指授房舍及塔廟不諸
女報曰大德豈我手執明炬而更求燈燭今

捨大德別請餘人爲引導耶時鄔陀夷便作
是念若我爲其指授房舍廢修善品若不指
授交有所闕入城乞食誰當見與雖廢正修
宜應指授便灑手足即執香華引導而進說
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兩 不如暫入寺
誠心一禮塔

姊妹此是如來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晝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
誰向惡道陷沒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

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
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其
增長安人天路能盡苦際趣涅槃城時鄔陀
夷說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四十一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七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以大悲心

徧於生死內 常隨所化者 如母牛憐犢

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作

師子吼覺悟羣迷汝應至心禮敬尊足

次至餘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憍陳如所住之房諸妹然此世間盲冥無識既罕將導長夜輪迴爾時世尊初成正覺以妙智藥爲開法眼三轉法輪令其啓悟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最爲上首耆年宿德善修梵行受持法衣此爲初首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大婆羅門勝妙之族捨九百九十九具犁牛二百餘碩碎金大麥六十億金錢有十八封邑僕使傭人有十六聚落與易商估妻名

迦畢梨身如金色儀容美麗無與等者如此衆事並皆棄捨如捐洩唾於後夜時捨百千上服著麤氈僧伽胝歸佛出家住於林藪假使狂象舉目視之便捨狂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貴族婆羅門子捨俗出家年始十六諦精聲明經心悟解諸外論者並皆摧伏如世尊說一切世間智 惟除於如來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
不及如來智 十六分之一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辯才最
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連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

學一

是輔國大臣婆羅門子捨貴勝位而爲出家
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動帝釋宮於大師衆弟
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爲第一汝應
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盧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

是佛堂弟亦捨貴位隨佛出家有大勢力曾
有商主於大海中遭遇厄難稱其名字船得
安隱不損珍財還到故居於大師衆弟子之
中得淨天眼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
佛堂弟捨俗出家於世尊所親奉供侍雖經
長夜無勞倦心大智聰明聖所稱歎如來所
說一切經典聞悉能受如瓶瀉水置之異器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多聞總持最爲第一汝
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親弟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爲轉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善護諸根能防外境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具壽羅怛羅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

學一

九

佛之子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當爲轉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愛重學處奉持無失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難陀鄔波難陀阿說迦補捺婆素迦闍陀所住之房此是我房汝當觀禮既觀看已

命之令坐其鄔陀夷是媼染行於其房中瑩飾莊嚴壁皆彩畫以疊綿褥安在卧牀諸妙箱篋用貯資具於机案上著香水瓶并諸祔器時鄔陀夷告諸女曰姊妹爲先食小食爲飲蜜漿諸女報曰大德豈有河水而逆流耶理應我等先有供養寧容返受大德施耶善哉聖者我有所須幸當見施即便問曰爾何所須諸女報曰未曾聞法願爲我說鄔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說於諸世間有其六事希有難遇云何爲六一諸佛出世難可逢遇

二如來所說微妙法律難可得聞三人身難得四中國難生五諸根難具六信心難發姊妹此是難事汝已得之當起信心如親對佛坐聽法要我當爲說是時諸女即便禮敬鄔陀夷足在一面坐專心聽法時鄔陀夷即爲說法隨所說法便生染心猶如呪師不善呪術呪鬼病者隨所呪時被鬼所打其鄔陀夷亦復如是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旣生從座而起即便以手摩觸女身時諸女中有相愛者染言調戲身手相觸若不愛者即出房

外徐步簷廊共生嫌賤作譏議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生恐怖我等昔日謂此僧房安隱涅槃離惱無礙然更於此有諸災患恐怖憂惱彼譏嫌時苾芻聞已問言姊妹汝嫌罵誰答言我罵仁等報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來雖遭賊處及猖狂人不聞鄙語如鄔陀夷所說我之身體雖被夫主時有摩觸未如鄔陀夷強見凌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聞者乃至不聽我等望逝多林沉入園中而伸禮敬諸苾芻報曰姊

妹彼苾芻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愛欲作此方便用暢染心女人答言聖者如牛角雖利豈可及破自腹耶設有染心寧得自虧梵行諸苾芻曰姊妹且住我當遮止答言聖者若爲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終不以足重來遊踐逝多園林苾芻報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時諸女人共嫌而去時具壽鄔陀夷便行笑出房諸苾芻見而問曰大德鄔陀夷所爲鄙嫌汙辱沙門何意恣情更爲歡笑鄔陀夷報曰我作何事我豈飲酒噉葱蒜

耶諸苾芻曰麤重之事汝尚爲之飲酒噉蒜何疑不作報曰我作何事諸苾芻曰此婆羅門居士婦女譏罵而去豈非過耶報曰汝等但解執持黑鉢巡家乞求慳嫉纏心日見增甚乃至不能爲他說四句法見他演說更起

學一

十一

嫉嫌諸苾芻曰我觀具壽雖數爲說曾無一人能見諦者報曰且令根熟漸入諦門諸苾芻有少欲者皆共譏嫌而訶責曰云何苾芻所作非理應懷恥愧翻起貢高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諸苾芻知而

捉牽曳上下徧抱云何爲觸若苾芻以染纏
心共堪行姪女人故觸彼頭無有衣隔得僧
伽伐尸沙有衣隔者得牽吐羅底也如頭既
爾若觸肩背齋肱乃至足指有衣無衣皆如
上說如觸旣爾極觸憑捉亦復如是云何爲

律一

十二

牽若苾芻以染纏心捉堪行姪女從遠牽至
近從近推令遠得罪同前云何爲曳謂苾芻
捉女人從右畔曳向左邊或從左邊曳向右
畔或從足至頭或從頭向足云何爲上謂捉
女人從地舉上過於足指若無衣隔得根本

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指旣爾若過脛膝
及餘身分乃至于頂若舉上牀座若象馬車
輦或上樓閣若苾芻有染纏心而受觸樂作
快意想隨以身分觸著之時若無衣隔得根
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舉上云何爲
下若苾芻捉堪行姪女從樓閣上擎令向下
或至象馬車乘牀座之上擎下乃至足指著
地得罪同前是名爲下云何徧抱若苾芻於
堪行姪女人以手捉搦其項乃至足指隨觸
身分得罪同前凡觸女身若是堪行姪者無

衣隔時得根本罪有衣得方便罪若不堪者
無衣得麤罪有衣得惡作若苾芻以染纏心
觸男黃門堪行姪者無衣麤罪有衣惡作若
無堪者有衣無衣俱得惡作若觸傍生堪與
無堪並得惡作若無染心觸母女姊妹並皆
無犯若見女人被水所漂學一或時自縊十三或噉毒
藥等爲救濟時觸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說鄙惡語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

苾芻緣起同前乃至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
心既生便對女人說麤惡語謂是鄙惡姪欲
相應猶如夫妻論說俗事時諸女中有相愛
者鄙言調戲身相拊拍若不愛者便出房外
作譏嫌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
生恐怖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共女人作鄙惡不軌姪
欲相應語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
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

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鄙惡語者有其二種
一是波羅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
云何名此爲鄙惡語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
故惡者謂罪過也謂說姪欲交會之言如夫
妻者猶如夫婦說非法語僧伽伐尸沙者廣
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謂善說惡說
直乞方便乞直問曲問引事讚歎瞋罵云何
善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
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

愛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
與葉婆合說者得率吐羅底也是名善說云
何惡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
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不好形狀
可惡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

第十四

第十四

不與葉婆合者得率吐羅底也是名惡說
者正目西方說男女交合不軌之言若准此
方音者言多鄙媒又復方音隨處不定故存
本字然西方教授說此言時亦不
全道以鄙惡故但云葉字婆字耳云何直乞
謂若苾芻乃至作如是語姊妹來共我作如
是如是事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

沙若不合說得罕吐羅底也是名直乞云何
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
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必爲男所愛重
汝若共我作如是事我今亦當憐愛於汝若
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罕

吐羅底也是名方便乞云何直問廣說如前
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
是事此男子必爲女人之所愛念我今共汝
作如是事汝能於我生憐愛不餘並同前云
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

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所
愛我今愛汝汝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
同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
妹我先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衆聚集
共諸女人敷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

學一

十五

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彼女人作如
是語若姊妹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
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廣說如前乃至作
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語姊妹
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事彼得是樂及受天

樂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
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若苾芻以染纏
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汝應共蛇
及驢畜等作姪欲事作斯罵辱若與葉婆合
說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宰吐羅底
也是名瞋罵如前苾芻對婦童女說其九事
若婦童女是堪者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
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
苾芻聞是說已以染纏心作受樂意印可而
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

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宰吐羅底也是名善
說云何惡說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
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
惡餘如上說云何直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
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來共我作如是如
是事餘如上說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
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若有男子共女人
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爲女所愛重仁若共
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當極相憐愛餘如
上說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

芻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之所愛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能於我生憐愛不餘如前說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是語聖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爲女人所愛我今愛仁仁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學一十六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我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眾聚集共諸男子敢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諸男子作如是事

若聖者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仁作如是如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樂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是堪行婬女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汝應共驢畜等作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苾芻以染愛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牽吐羅底也若無力女者得牽吐羅底也若男子半擇

迦堪行姪得率吐羅底也不堪者得惡作若
傍生趣有力無力皆惡作罪無犯者若說葉
縛言^也大麥或說葉摩尼言^也惟慢若於方國雖
說鄙惡言然非所諱者皆非是犯又無犯者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卷二

十七

索供養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
衆苾芻常所作事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
多林門看守而住時鄔陀夷見諸人衆來入
寺中即便引導指授房舍禮佛及僧廣說如

前乃至爲女說法自讚其身姊妹此是第一
供養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應以姪欲法
而爲供養說此語時於女人中情相許者即
便歡笑其不樂者出譏嫌言廣說如前諸苾
芻聞已訶責便往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
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
芻以染纏心於女人前自歎身言姊妹若苾
芻與我相似具足尸羅有勝善法修梵行者
可持此姪欲法而供養之若苾芻如是語者
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復更有餘如是等類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謂歎自身求索供養言姊妹等此是供養中勝者謂是第一也與我相似者自指其身具足尸羅者謂具戒蘊有勝善法者謂具定蘊言梵行者謂具慧蘊言將此姪欲法者此中法言目其非法將此姪欲非餘事也姪欲者謂不淨行餘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謂最勝殊妙賢善應供可愛廣博極最極勝極

殊極妙極賢極善極應供極可愛極廣博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作如是語姊妹於供養中此事爲最謂如我類具足戒行應以姪欲法供養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說最言其事既爾乃至極廣大准說應知具戒既然

舉一

十八

善法梵行亦復如是一一別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法二二合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梵行善法梵行具戒梵行具戒善法三三合說若云如我等類以姪欲法而供養者得

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對堪行姪女人以染纏
心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如我等類具
戒之人應可供養而不與姪欲法合說者得
宰吐羅底也如最既爾乃至極廣大准說應
知如是一一別說二二合說三三合說皆得
宰吐羅底也若苾芻對堪行姪女以染纏心
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若有苾芻是具
戒人應可供養與姪欲法合說不云如我等
類者得宰吐羅底也餘如前說若苾芻廣說
如前不云如我等類不與姪欲法合說者得

突色訖理多一一別說等准上應知如對堪
行姪女得根本罪若對不堪者得方便罪若
對堪行姪男子半擇迦得宰吐羅底也若對
不堪者得惡作罪若對傍生類有力無力皆
惟惡作又無犯者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舉一

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音釋

嚼在爵切 率蘇骨切 搦昵角切 揩苦皆切 膾在爵切 跳田聊切 越他弔切 塹七豔切 楯切 骨切 髀股部切 搔手蘇切 膜慕各切 洩切 他計吐切 筵也 機案屬切 媒切 續切 蒜蘇貫切 腕烏貫切 綬子紅切 憑皮依切 齋肚臍切 喘市充切 脛下頂切 膝切 頭節 縊自經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學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媒嫁學處第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黑鹿子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妄語不飲諸酒於此城中多有知識婆羅門居士得意之處若彼家中有女長成堪行婚娶者便問黑鹿子言汝知某家有童男不報言知有彼復問言彼之童子策

學二

勤無情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少令作務不若黑鹿子報云彼雖有男性多懶惰不營家業不能令其妻子安樂衣食無匱聞此語時即不聘與若其報云彼家童子策勤無情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聞此語時即便聘與若求婦者問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婢不報言知有彼即問言彼之童女策勤無情能營家業不若言不能即不娶其女若言能者便媾婚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稱女意是時女族於

黑鹿子即便嫌罵作如是說我與黑鹿子得意相知親友之處遣作媒娉翻令我女獲此艱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濟若向夫家衣食充足女不營勞於黑鹿子即便稱讚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其婦不勤家事不稱夫心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嫌罵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孝養恭勤能辦家業夫妻相順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稱讚時黑鹿子於室羅伐城美惡聲譽俱時彰顯後於他日黑鹿子於三寶中倍生敬信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

既出家已還復如前於其親友廣行媒嫁其黑鹿子再於城中善惡聲出此但緣起然世尊尚未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爾時六衆苾芻亦行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乃至男女私通亦爲媾合時外道等咸作譏嫌仁等應知此沙門釋子作不應作亦行媒嫁與我何殊誰復能持朝中飲食施此禿頭沙門釋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緣集諸苾芻知而故問告六衆曰汝實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及以

私通爲媒嫁事耶白言是實爾時世尊訶責
六衆苾芻曰汝非沙門非隨順非清淨行非
善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是時世尊種種
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爲諸苾
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媒嫁事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
男若爲成婦及私通事乃至須臾頃僧伽伐
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黑鹿子及六衆苾芻餘義如
上言媒嫁者謂爲使往還以男意語女以女

意語男者謂持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若
爲成婦及私通事者有七種婦十種私通云
何七種婦謂水授財婢王旗自樂衣食共活
須臾攝頌曰

七婦謂水授學二財婢王旗得三自樂衣食住

共活及須臾

水授婦者謂不取財物女之父母以水澍彼
女夫手中而告曰我今此女與汝爲妻汝當
善自防護勿令他人輒有欺犯是名水授婦
財婢者謂得財物以女授之如上廣說是名

財娉婦王旗婦者如刹帝利灌頂大王嚴整
兵旗伐不臣國既戰勝已而宣令曰隨意所
獲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獲女爲妻妾又
若有人自爲賊主打破村城獲女爲婦是名
王旗婦自樂婦者若女童女自行詣彼得意
男處告言我今樂與仁爲妻彼便攝受是名
自樂婦衣食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子處告
曰汝當給我衣食我當與汝爲妻是名衣食
婦共活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處告言我所
有財及汝財物併在一處共爲活命是名共

活婦須更婦者謂是暫時而爲婦事是名須
史婦云何十種私通謂爲十人所護父護母
護兄弟護姊妹護大公護大家護親護種護
族護王法護攝頌曰

十護謂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大公與大家
親種族王法

云何父護若女人其夫身死或被禁縛或時
逃叛其父防護是名父護母護亦爾云何兄
弟護若女人父母及夫並皆亡沒或時散失
至兄弟家而爲住止兄弟衛護是名兄弟護

姊妹亦然云何大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沒其夫疾患或復癲狂流移散失依大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懷於我邊住我憐念汝如觀已子大公即便如法守護是名大公護大家護亦然云何親護從七祖已來

第二

有眷屬並名為親過此非親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並皆亡沒或癲狂等或流離他土便於餘親依止而住名為親護云何種護謂婆羅門刹帝利薜舍戍達羅女依種而住名為種護云何族護謂於婆羅門等中有

別氏族如頗羅墮社高婁婆蹉等女由此護名為族護云何王法護若女人親族並無唯有一身由王法故無人敢欺是名王法護又有法護者若有女人孀居守節潔行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護僧伽伐尸沙者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諸婦離別之狀有其七種攝頌曰

正鬪及已鬪

折草投三瓦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語

云何為七一正鬪即難二鬪後方離三折草

三段離四三方擲瓦離五依法對親離六言

非我婦離七普告衆人離若苾芻見他俗人
於初三婦因鬪諍等作離別時若作初離和
之令合得一惡作若作第二離和之得二惡
作若作第三離和之得三惡作若作第四第

學二

五

五第六離和之如次得一二三麤罪若作第
七離和得僧殘若餘之四婦及十私通於七
種離中隨一離別若苾芻更重和合者皆得
僧殘罪攝頌曰

自受從使受 二苾芻四儀 前後相隨行

尊卑緣及事

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自還報得僧伽伐尸
沙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遣使還報僧伽伐
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僧伽
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使還報僧
伽伐尸沙若苾芻於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
報或於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邊
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
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苾芻於使使邊受語
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遣

仁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或於
使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二
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二俱還報俱得僧殘
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皆不還報二俱
二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俱不往語俱不還
報二俱一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汝傳
我意往語還報依言作者二俱僧殘若二苾
芻自受語一云我但往語不還報一便還報
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其不還報者得二麤
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不往語亦不還

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罪其不往語不還
報者得一麤罪若一苾芻共一男子一女人
同路而去若彼男子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
此女人作如是語汝能與此男子爲婦或暫
時共住不或復女人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
此男子作如是語汝能與此女人爲夫或暫
時共住不若此苾芻受此言已即便爲語還
報得僧殘如行旣爾立及坐卧准此應知如
是若二苾芻二男二女若三苾芻三男三女
等乃至廣說得僧殘罪若二苾芻一前行一

隨行前行者自受語往語還報前行者得僧
殘隨行者無犯若前行苾芻自受語遣隨行
苾芻往語得實已前行苾芻自還報前行苾
芻得二麤罪隨行苾芻得一麤罪若前行苾
芻自受語前行苾芻自往語遣隨行苾芻還
報前行苾芻得二麤罪隨行苾芻得一麤罪
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已遣隨行苾芻往語還
報隨行苾芻得二麤罪前行苾芻得一麤罪
如前行苾芻隨行苾芻所作事業得罪多少
如是應知隨行苾芻遣前行者所作事業得

罪多少准說應知有二家長者一自在一不
自在言自在者是為主義於自男女取與隨
情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雖說虛事人亦信
受是名自在不自在者是卑下義於自男女
取與無力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雖說實事
人不信受是名不自在苾芻於自在人邊受
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僧殘苾芻於自在
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麤罪一
惡作苾芻於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
自在得二麤罪一惡作苾芻自在邊受語往

學二

七

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一麤罪二惡作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惡作一麤罪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惡作一麤罪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麤罪一惡作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三惡作苾芻復有三緣爲媒嫁事雖受得三不以言報亦成媒事云何爲三期處二定時三現相何謂期處告彼人云若見我在某園中或某天祠或衆人集處汝則

當知其事成就是名期處云何定時若於小食時或於中時或於晡時見我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定時云何現相若見我新剃髮或著新大衣或執錫杖或時持鉢盛滿酥油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現相是爲三緣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成媒事復有三事爲使之時亦成媒事云何爲二一言二書三手印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書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言還

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書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俱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書有五差別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

還報者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別如於言兼書印有二五不同如是於書兼言手印於手印兼言書及言書手印更互相兼應爲廣說若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如是語此女長成何不出適此男既大何不取妻者皆惡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云此男何不向婦舍亦皆得惡作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違逆言皆得惡作若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造小房學處第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
苾芻廣造房舍或嫌太長太短或嫌寬狹或
復朽故不堪修理悉皆棄捨更造新屋自作
使人多有營務便廢習誦妨礙思惟復從長
皆居士數數乞求草木車乘及營作人惱諸
居士摩訶時具壽摩訶迦葉波在此城邊阿蘭若
處住聞諸苾芻多造房舍乃至惱諸施主聞
是事已往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白佛
言世尊聞有衆多苾芻多造房舍或嫌廣狹
復更造新妨修善品乃至惱諸施主如前具

白唯願世尊爲哀愍故教諸苾芻造房舍法
式爾時世尊聞具壽迦葉波說是語已默然
而許時迦葉波知佛許已禮足而去時迦葉
波至夜曉已爲欲將護同梵行者故執持衣
鉢遊行人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芻
乃至問言汝諸苾芻汝實造諸房舍或嫌寬
狹廣作營爲乃至惱諸施主諸苾芻言實爾
世尊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多欲無厭難滿難
養讚歎少欲知足易滿易養趣得供身修杜
多行威儀齊整稱量而受告諸苾芻曰我觀

十利乃至爲諸苾芻於毗奈耶中制其學處
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作小房無主爲已作當應量
作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廣七張手是苾
芻應將苾芻衆往觀處所彼苾芻衆應觀處
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
於不應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乞
作房無主自爲已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
如是處過量作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此法中人餘義如上自乞

者自乞草木求覓車乘及以人功小房者得
於其中容四威儀謂行住坐卧作者或自作
或使人作無主者謂無男女或半擇迦等爲
其施主爲已作者謂爲自身當應量作此中
量者長佛十二張手佛者謂是學二大師此一張
手當中人三張手十二張手長中人十八肘
廣七張手謂寬中人十肘半是苾芻者謂造
房人應將苾芻衆往觀處等者若不先自觀
察不應即將諸苾芻往若自觀處所有蛇蠍
蟲蟻等爲窟穴處是名不淨不應求法若清

淨者次當觀察所住之處若近王家及以天祠或長者宅外道家苾芻尼寺或有好樹須伐是名有諍競不應求法若無此患於其四邊下至一尋容得往來亦須觀察若有河井或臨崖坎是名無進趣不應求法若處清淨無諍競有進趣者彼苾芻應往寺中敷座鳴椎先以言白衆集已於大衆中脫華屣偏露右肩隨其大小致敬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已觀察清淨我某甲營作苾芻於

清淨處欲造小房求僧聽許唯願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造房慈愍故如是至三時諸苾芻不應信彼苾芻言不往觀察諸苾芻應共往觀察或時衆僧令可信者衆多苾芻往看房處若有如前不清淨有諍競無進趣處不應許作若處清淨無諸妨難者彼苾芻應歸住處如法集僧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彼某甲營作苾芻造小房處我等親已觀察處所清淨無諸妨難僧伽今可知時次令一苾芻作

學二

十一

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觀
知清淨此營作苾芻於造房處事皆應法清
淨今從僧伽乞聽許若僧伽時至應聽許僧
伽今與營作苾芻某甲於應法清淨處許作
房舍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爲若彼苾芻
既衆許已隨意當作勿致疑惑言僧伽伐尸
沙者此罪依僧而得除滅乃至出罪非依別
人無殘有殘已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於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作

使人作小房時於此三中隨有一過皆得宰
吐羅底也若僧不許而作者亦宰吐羅底也
若過量作者亦宰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而
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有苾芻往餘苾芻
處作如是語仁當爲我於無諍競有進趣處
求僧聽許勿令過量造作小房時彼苾芻爲
作小房於有諍競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
聽許或過量作彼營作苾芻皆得宰吐羅底
也若總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
彼苾芻往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

極是善好如我所教不相違背若有少闕草木泥等我當供給若於有諍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時過量二人皆得宰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二人俱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芻至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極爲不善如我所言皆相違背有所闕少皆不供給其營作人如前得罪彼苾芻無犯若得先成屋及舊受用房或修營舊室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學處第七

佛在憍閃毗瞿師羅園時六衆苾芻於他寺中止住之時常起嫌賤是時難陀語鄔波難陀曰當觀此寺棟宇傾墮牆壁崩毀猶如象舍不可停居時諸苾芻聞而告曰諸具壽仁等惟知住他舊寺自無功力能安片石及造小庵而復留言譏嫌他事是時六衆互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極被黑鉢者之所輕賤我等宜應別造餘寺令黑鉢者曾所不見復相告曰我等若皆共營作者彼黑鉢人得

我瑕隙便作是語六衆苾芻並皆營作如傭
力人致令我等乞食之時人見輕賤我今宜
應於自衆內差請一人聰明利智善識機宜
能以細針引入麤杵少作言說多獲珍財者
我當請作授事之人鄔波難陀報言極善然
我衆內誰是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聖者闍陀
即其人也我等宜應共詣其所既俱至已而
白之曰具壽闍陀仁今知不即具以上事次
第告知惟有大德智慧辯才善識機宜堪充
知事闍陀告曰善哉善哉此大福田自他俱

利無違衆意共成隨喜是時具壽闍陀便於
房外洗足已即入房中結跏而坐作是念以
何方便我爲僧伽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
世間人天諸衆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
家於具壽阿慎若憍陳如心生敬信彼家於
具壽馬勝所彼家於跋陀羅所彼家於婆迦
波所彼家於大名所彼家於滿慈所彼家於
無垢所彼家於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
家於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
主別生敬信我旣無好施主當憑告誰而能

造寺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大富多財然稟性慳澀乃至滌器之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今生信者可爲僧伽造大住處是時闍陀至天明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毗而行乞食先於一二家得片麩已便往詣彼婆羅門家欲入其舍時守門者告言法師此是婆羅門家無宜輒入闍陀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姪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五種時守門者報言法師大見譏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

是某甲婆羅門宅仁不須入是時闍陀便作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餘物豈可得耶于時有一長者新誕兒息爲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伎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離其門是時闍陀即便竊入時彼威儀序如離欲人時婆羅門既遙見來而告之曰善來大德闍陀宜於此坐暫時停息然闍陀所陳未得方便告婆羅門曰我已巡門乞得片麩仁可爲羅時婆羅門告小婢曰汝可取羅爲羅此麩其女即便奉教爲羅是時闍

學二

十四

陀於所羅剎就之觀察婆羅門問曰仁何所
觀聞陀告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
婆羅門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
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
獄受諸苦惱設得爲人短命多疾然聞陀苾
芻徧閑三藏無礙辯才善能說法即爲婆羅
門宣說法要十惡業道廣爲敷陳時婆羅門
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辦種種上
妙噉嚼香美飲食供養聞陀聞陀見已即便
生念我聞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食即爲前

食亦爲後食告言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麤
豈容見棄噉美食耶婆羅門曰我宗族法先
得麤食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愆犯聞陀
報曰婆羅門族不持戒行隨意所爲我受戒
品云何受他信施輒輕棄耶時婆羅門聞此
語已倍生深信聞陀即便見辭而去婆羅門
告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聞陀報曰我
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如暴獄卒不聽
前進時婆羅門喚守門者告云汝見法師聞
陀不應遮止門人答曰爾是時聞陀即便思

學二

十五

念若更有餘黑鉢者人不識機宜令施主失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人報守門者曰男子汝今知不此婆羅門我以大緣令生敬信門人報曰我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勿令諸餘黑鉢輒入此門若令入者我當與汝重杖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我所欲豈令餘者而輒進耶請勿爲慮是時闍陀於時時間來詣其舍爲婆羅門夫婦宣揚妙法令受三歸持五學處時婆羅門盡家所有皆悉罄心持以奉施隨所須者咸無吝惜是

時闍陀一無所受後於異時來過其宅爲婆羅門讚說七種有事福業彼婆羅門聞說福利深生歡喜白闍陀曰聖者我今欲修有事福業報言賢首今正是時隨意當作婆羅門曰欲作何事闍陀報言可爲衆僧營造住處即便生念我已屢曾家資總施然而聖者乃至縷線曾不爲受今時雖許復爲衆僧觀斯少欲殊深敬重白言大德我今實有衆多財物欲爲僧伽然地皆屬王無處造寺闍陀報曰賢首仁不須憂我爲詣王求覓其地闍陀

念曰我今先當參請於誰爲見國王爲大臣
耶參請之法不從於王應從使者是時闍陀
向大臣家而爲參請大臣問曰聖者闍陀何
意來此報大臣曰今有某甲婆羅門欲爲僧
伽營造住處然爲地皆屬王無處營造我今
爲此敢欲白王幸願仁慈助我成就大臣報
曰聖者王若閑居我當相喚彼於異時王無
機事但有大臣命一人曰汝宜往喚聖者闍
陀彼人奉命往喚來至王門告守門人曰汝
今宜去啓白大王苾芻闍陀來至門外欲見

學二

十六

大王時守門者即爲奏知王聞遣入大德闍
陀誰復遮止既至王所即便呪願願王無病
長壽王爲設座即便就坐時彼大臣爲白王
曰法師闍陀是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藏
辯才無礙有大福德王曰我先知之善來聖
者因何得至闍陀白言大王有某甲婆羅門
欲爲僧伽興建住處然地是王物我今爲此
諮白大王王曰聖者隨情所欲必樂於此任
作僧園我當出外必其不爾惟除王宅餘外
園田隨情造立闍陀呪願曰願王無病長壽

辭退而去爾時闍陀還至住處告六衆曰難陀鄔波難陀仁等隨喜王與我願惟除王宅餘有園田隨情造寺是時六衆即便共往婆羅門舍告曰賢首仁今當知王與我願惟除王宅自外園田隨情造寺賢首所費錢財宜學二當見授時彼即便多與財物十七既得物已持之而去共相謂曰欲於何處造毗訶羅一人議曰從憍閃毗向瞿師羅園於此中間有一大樹形狀可愛有婆羅門於此樹下教五百童子而受學業每有苾芻於此經過時諸學徒

常爲調弄吐苾芻此是初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常欺笑我我今惱彼當伐其樹充寺所須作是議已即便往詣客作行中雇五百傭人共論價直便將諸人來詣寺所傭人告言聖者示我作處即便告曰且飡小食食已問言聖者何處當作報言且油塗身片時當作次與晡食至黃曠時告言聖者當還價直報言癡人汝等今日大作生活從我索價傭人報曰豈可聖者令我作業我不作耶闍陀報曰賢首汝可持籠把

鑿執斧我當一倍還汝價直當隨我來示沙
作處便將諸人詣彼大樹報言可伐此樹傭
人告曰此是形勝大樹我無二頭誰能輒伐
報曰癡人王與我願惟除王宮自外所有隨
充造寺何緣不伐時諸傭人即便共議我今
爲斫所有罪罰彼自當知即便伐樹斬斫令
碎并掘其根棄於河內平治其地以繩拊基
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於此地中與僧伽
造寺此處與佛世尊而作香殿此處作門樓
此處作溫室此作淨廚此作靜慮堂此作看

病堂旣布置已捨之而去彼諸學生常所作
事於日日中每使一人晨朝早起於彼樹下
灑掃清淨以新牛糞而塗飾之即於是日詣
彼樹下不見其樹即便走報其師云不見樹
時餘學徒見言無樹而調之曰先生知不此
人定是昨日以醋和餅而食熱氣衝眼不觀
其樹師即更令幹事學生往觀其樹彼至其
所亦不見樹還報師曰如彼所說其樹實無
旣聞此說博士自率五百學徒往舊樹邊詳
觀其事有憶念者而報之曰此是先生常講

學二

十八

說處此是我等蘊業之處時彼學徒共思念已懷憂而住時有行人來過其處問言先生何爲憂惱報曰君今知不此處曾有形勝大樹忽於昨夜不委誰誅報言先生我昨黃曉見有六衆將客作者咸持斧鑿豈非是彼而剪伐耶雖聞此言憂懷未歇是時六衆來詣其處問博士曰先生何故似帶憂色答言聖者此處先有形勝大樹不知何意昨夜銷亡六衆聞已即便大笑婆羅門曰豈是仁等伐此樹耶六衆報曰癡人我等故欲惱亂於汝

豈汝不憶曾作此言謂弄我等此是第一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婆羅門曰沙門釋子固守怨嫌咸共譏罵如斯之類焚燒正法失沙門行形勝大樹無事斬伐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學二

十九

若復苾芻作大佳處有主爲衆作是苾芻應將苾芻衆往觀處所彼苾芻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

法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作大住處
有主爲衆作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如是
處造大住處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作大寺者
大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中大者謂
施物大言住處者謂得容行住坐卧四威儀
有主者謂有女男半擇迦等爲作施主爲衆
作者謂爲如來及苾芻僧衆應將苾芻衆等
者應將苾芻觀其處所清淨無諍是有進趣
還白大衆乞求聽許衆秉白二許其營作並

廣說如前犯相輕重一二共作乃至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亦如前房廣說其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音釋

娉匹正切娶問也媾古候切癩都年切狂病也薛蒲計
躡何色切寡婦也狹胡夾切蠍許竭切毒蟲也履所
切履躡居御切隙綺戟切澀所立麁尺沼切躡許云切鏤居紐切拚補耕切彈乾糧也瞋目入也鏤大紐也拚也以繩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學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之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波國中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王雖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頂法扶以爲王於勝族女納以爲妃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男女爲求子故祈禱神祇徧諸天廟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云乞求故便

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蘊王妃是最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厭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脅喜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先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即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紹我洪業

我既長養終懷返報廣爲惠施福利宗親我
及世後稱揚我名而爲呪願願我父母所生
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樓隨意而
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爲調飲食
冷熱合度諸味具足奇妙珠璣以爲嚴飾如
天姝女遊歡喜園常處牀座足不履地目不
觀惡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顏
貌奇特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修直頂圓
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所稱歎過三七
日聚會宗親其父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

當立何字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牀褥不
爲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潔者
名之爲實然此童見稟識清淨未離牀褥便
利不爲淨潔過人便成實物復是壯力大王
之子應與立字名實力子其實力子誕生之
日五百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名字
時勝軍王即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
作襦持二爲澡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飴餠
石蜜速便長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
中覩見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

學三

二

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
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孩子我
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
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
所而白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
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
申供養時王報曰可隨汝意時彼相師便抱
歸舍先沐浴已次塗妙香以上價衣而覆身
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既供養
已送歸王所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算

手印伎術悉皆明了又刹帝利王種族之法
所有業藝咸令習學所謂乘騎象馬控御兵
車刀器干戈鈎索之類手足奇巧斫射之儀
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藝亦
皆明達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爲造三殿并三
苑園三種娉女謂上中下後於一時其實力
子昇處高樓將諸伎女共爲娛樂每日三時
五百童子常來集見曾於他日其五百人出
外畋獵竟日馳騁一無所獲遂住林野明日
出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旣將

暮無緣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子至第三日衆人方見于時太子告衆人曰仁等與我同生當共遊戲何意三日方來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爲畋答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答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何緣傷殺答曰若見殺時心生喜悅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我諸人便生譏賤我當令彼亦共畋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來必生怖懼何意不

令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王聞此議已告實力子曰汝今可出試學畋遊答言不願王曰汝是刹帝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隨衆而出諸人議曰今此太子父若終後當必爲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斯住我擁羣鹿令至於此即便安在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羣鹿太子遙見羣鹿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後世尚不於此

起素惡心況加殺戮去此不遠有守圍人太子爲護彼情便放三箭遙射羣鹿或入髀間或穿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麋鹿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羣從皆作是念太子久來善習弓矢今日定應多殺麋鹿及至詳觀曾不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乘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麋鹿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幾將殺我彼守圍人報諸人曰君等何因遣不害令其守當若此欲殺一不得遺直爾遙看

任其走出諸人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體傷損擁聚羣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議曰若害此者波波國主定當殺我宜棄而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等與我撫麋共戲爲不獲鹿棄我荒林我若爲王於此諸人不饒益作是念已徐歸本城旣至宮中以手支頰愁思而住時彼內人來至其所于時太子不以目觀內人見已入白王曰大王當知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頰愁悴而住王親顧問汝今何意懷憂不樂白言父王令我

作屠獵事豈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爾不憂耶白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畋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衆苦逼迫常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寂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梵行我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非家而離塵俗爾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遠而住所謂瞋刺拏迦葉波子末塞羯利瞿舍梨子珊逝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慎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懷一切智慢令諸人衆渴仰歸

誠爾時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瞋刺拏迦葉波子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施無受亦無祠祀無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於此有命名之爲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

無生理名之爲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舉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名施取者名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瞿舍梨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令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緣爲煩惱學三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六而有無知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生中常受苦

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
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
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毗刺知子所而白
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
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白太子我之
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殺教他殺自

斫教他所自責教他責自盜邪行妄語飲酒
及以教人爲殺等故穿墻開鑊守捉險途持
諸劒輪殺害羣品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
斬斫令其命斷爲大肉聚斫伽河已南作斯
惡業斫伽河已北設大福會不由此故有罪

學三

七

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布施持戒少欲知
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
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
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所
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
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答曰
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此七事
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化不可
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爲七所謂地身水身火
身風身苦身樂身命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
運動轉變互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忤假

使有人斬截他首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隙
之內刀劍隨過不損其命於此實無能殺所
殺能問所問能憶所憶於其四方有一萬四
千勝生產門復有六萬六千乃至五三二一
半業差別又有六十三行六十二中劫二千
地獄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萬九千龍族
四萬九千妙翅鳥族四萬九千以人頂骨食
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露形外道種族四萬九
千邪命外道種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
種畢舍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百七池有七

百七夢有七百七崖有七百七峯七種勝生
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大
劫所有愚智皆盡苦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縈
擲虛空中還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萬四千
大劫輪迴往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沙
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諸弟子常
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業能令成熟業既
熟已能捨衆惡至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
樂說劫增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
爾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

學三

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
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脚俱陀迦多演那子所而
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
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
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有人來
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報言有無

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我報言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耶我亦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
爲是耶我報言是爲非耶我報言非爲是非
耶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非若
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
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尼健陀慎若低子所而白
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
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
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見
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業因以苦
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決生死堤證無漏
法諸業便盡諸業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
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
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
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還
歸本宅昇高樓上以手支頰作如是念於此
世間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
一二三四句神驗呪術明藥方法於生死中
無明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諸佛常法觀
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
一切爲大護者雄猛第一無有二言依定慧
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

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
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
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
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千自在中
最爲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晝
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增誰損誰遭
重苦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今以勝方便於
三惡道拔濟令出安人天趣使住涅槃陷欲
泥者常思拯救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
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翳覆其眼以大智藥

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離惟待鉞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爲受佛化爲弟子化爲神力化爲威儀化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

時馬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最勝世尊即告

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國中實力

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教既至明日日初

分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

訖於食後時舉牀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

至波波國於水蛭林住還以日初分時執持

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下足觀視屈

伸掌持衣鉢威儀進趣悉皆詳審時實力子

於高樓上而遙見之行步安庠曾所未有威

儀進止無有虧失既遙見已作如是念於此

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中則不如是今我宜應令人伺察居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絕人徒彼此容儀有別異不使者奉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城中得食詣水蛭林衣鉢水羅置一面已振去衣塵以羅濾水澡手濯足取黃落葉布之於地却坐而食飯食已收棄殘葉舉置衣鉢更灑手足結跏而坐譬如盤龍威儀寂靜正身而住

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曰城內見彼苾芻威儀庠序既至林野百倍勝前時實力子告御者曰汝今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觀彼苾芻御者銜命嚴整駕馭太子乘車導從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詣馬勝住處選觀尊者馬勝跏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應令彼苾芻亂殊勝定待彼出定我當就禮作是念已隨處而住時尊者馬勝至晡後時方始出定時實力子即漸前行頂禮雙足在一面住白言大德爲是大師爲是弟子馬勝

報言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問之曰師與弟子優劣如何馬勝報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妙高山王比乎芥子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猶白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馬勝說伽他曰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弟子三

十二

白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爲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已便作是念如苾芻說功德差別豈非更有妙覺世尊及殊勝法如是知已問馬勝曰大德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

律出家圓具成苾芻性於大德所修梵行不馬勝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許不實力子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來及如來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無宜輒度實力子曰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善哉時實力子聞是語已恭敬歡喜奉辭而去便歸本宮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正信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知不我唯一子常所愛念觀視無厭假令命盡尚不欲離況復形存而當見別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許

者我從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
時實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
飲不食時彼父母詣其子所而告之曰汝自
幼童常受安樂於諸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
修獨身難住隨宜卧具蘭若難居至盡形壽
學三
猛獸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形壽斷
十三
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絕嬉戲太子汝應住此
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福業太子雖聞是
語默無所對時彼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
時諸親屬同來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

然實力子默然無答時彼父母令實力子親
及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告之言悉皆
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第二第三亦無言
合時彼知識見其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答
時諸親友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
陳情理某等殷勤誘喻執志不移觀此容色
必無退轉恐損太子願垂聽許出家離俗明
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壽命後不欣樂還歸
本宮若離生緣更何所趣父母報曰必如是
者宜聽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報太子曰

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彌增稍加飲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詣彼林中禮謁馬勝苾芻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慈悲與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具壽馬勝報言如是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曰汝今知不必芻作業有其二種謂讀誦修定汝爲讀誦爲修定耶便報師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不久善閑三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煩惱

斷除證阿羅漢果時馬勝苾芻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悉令受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滿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水蛭林所安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時彼諸人各隨所證具白其師復更學三問餘三藏要義而白師曰我等既見鄔波馱耶親承諮決我等欲往奉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曰鄔波馱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今欲往十四

觀佛色身答言隨意汝今當知如來應正等
覺是大珍寶出現世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
羅華時乃一現時實力子既蒙許去至明日
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行乞食
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詣王舍城如前
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爾時世尊於無量
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世尊遙見實力子
來告言善來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
禮佛足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芻衆
不依同類分僧卧具所謂經師與律師經師

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師與禪師律師與論
師律師與法師律師與禪師律師與經師論
師與法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師與
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與律師
法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師與律師禪師
與論師禪師與法師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
禪師不以同類令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
與房舍卧具之時諸苾芻共相將護失所受
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華無水日見衰
損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於先佛所

學三

十五

宿有正願作如是念我當云何得爲僧伽作分卧具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卧具人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分卧具人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云何爲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不應捨云何爲五謂無愛無瞋無癡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犍椎敷坐具先言白已次總集僧對衆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分卧具人不彼答言能

此苾芻作白羯磨

廣如百一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卧具人已所有衆僧房舍卧具皆依同類而處置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違所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盈見日開發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卧具復有餘諸苾芻衆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來投宿時實力子二指放

光爲分卧具有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卧具時諸苾芻旣見殊勝神通事已各作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爲分卧具而更以脅著牀縱意睡眠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證者不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苾芻我弟子中分僧卧具此實力子最爲第一世尊聖教旣弘廣已時婆羅門居士爲苾芻衆設諸飲食時六衆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

食即便往彼而取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如是語聖者大德耆宿何意不來六衆報曰如此麤食彼豈來食施主報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最爲第一彼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慚語宜當速去更勿復來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爲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遣作分食人具五法者即不應差若差應捨云何爲五謂有愛瞋癡怖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

作法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廣如百一羯磨

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食人已彼爲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

學三

十七

行乞食時實力子爲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卧具飲食所須隨現住者從老至少次第而與曾無虧失時實力子與二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生中常爲怨惡從南國來至王舍城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

是僧伽知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人詣實力子處而報之曰我等二人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來日便與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誰當至我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聞已作如是念彼二苾芻聞是惡行若來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二日與中食次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與麤食次時彼二人作如是語我今極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我麤惡飲食共相惱亂令受大苦我當與彼作無益事彼二有妹苾

芻尼名曰友女住王園寺于時友女往二兄處至已各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彼二人雖見妹來不相瞻視亦不共語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二聖見我來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妹我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極是麤惡令我食噉汝今云何不助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往詣世尊所作如是白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我亦當往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

實爾我等先知友女報曰我今云何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曾無愆犯云何輒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報曰乃至汝若不爲我等作如是語我等終不瞻視於汝共爲言說是時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兄曰我當爲作兄言姊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汝隨後來時二苾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友女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禮已而立白世尊曰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

學三

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音釋

娠懷失人切 襦博抱切 鉶鉶音提 餉餉音胡
 精液 羈居宜切 絆博縵切 晡博孤切 輦羊諸切
 也舉 鑠蘇果切 殄其陵切 忤胡旦切 隙綺戟切 鉞共
 也普皮切 蛭職日切 斟斟職深切 酌斟量度也 斟斟 鉞鉞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學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之二

爾時薄伽梵命實力子曰汝聞斯語不白佛言我聞薄伽梵我聞蘇揭多佛言實力子其

學四

事如何實力子白佛言世尊我之虛實惟佛所知佛言實力子於此時中勿作是說應作是言若實言實若虛言虛實力子曰我不曾憶薄伽梵我不曾憶蘇揭多爾時具壽羅怛羅於世尊後執扇扇佛時羅怛羅白佛言世

尊彼實力子何勞見問現見友女苾芻尼親在佛前云實力子共爲惡行犯波羅市迦兄弟二人面證言實佛告羅怛羅我今問汝隨汝意答羅怛羅若苾芻尼來至我所作如是說大德聖者羅怛羅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證云實爾薄伽梵實爾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羅怛羅我聞是語即問汝云其事虛實汝云何答羅怛羅白佛言世尊大德若憶云憶若不憶云不憶世尊告曰汝且癡人能云不憶何

恆實力子清淨苾芻實無罪過云不憶耶爾
時世尊告諸苾芻如實力子實無罪過汝等
應知友女苾芻尼自言犯罪應當滅擯其友
地二苾芻應可詳審善問其事汝如何見何
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爾時世尊作是語
已即便入室寂定而住時諸苾芻見佛寂定
便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以
其自言共爲擯斥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
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時諸苾
芻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

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
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麤惡食氣力
衰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
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
行不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於晡後時從靜
處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佛
言世尊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
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由其
自言已令滅擯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
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而見其事我等具問

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
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由具壽
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食次令食惡食氣力
衰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
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
行不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聞是說已告諸
苾芻曰云何彼二癡人爲少飲食因緣作故
妄語毀謗清淨交芻世尊即於爾時說伽陀
曰
若人故妄語 違越於實法 不懼於後世

無有惡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猛焰燒身徧
不以破戒口 噉彼信心食
當爾之時於虛空中有諸天衆說伽陀曰
實力超三有 尚招於毀謗 是故有智人
不應樂生死 段食真可厭 苦中最爲極
猶如食子肉 學四 增長諸煩惱 三
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
羅市迦法而見謗毀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廣
說如前乃至告友地苾芻曰汝二癡人知清
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行謗

毀耶彼二白佛實爾世尊佛以種種訶責汝
所爲非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告諸苾
芻曰應知有三種人定墮泥犁獄云何爲三
若人自行破戒勸他破戒此謂初人定墮泥
犁獄若人自行不淨行於清淨苾芻以無根
波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此是第二人定墮泥
犁獄若人作如是見作如是語言欲是淨言
欲是妙欲可受用欲無過失於惡欲境極生
愛著此是第三人定墮泥犁獄世尊爾時說
伽陀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劍 由此惡說故
常斬於自身 若讚於惡人 毀謗賢善者
由口生衆過 定不受安樂 猶如博奕人
失財是小過 於他清淨者 謗毀成大愆
經於百千歲 墮在肉胞獄 復於此獄中
更受四萬歲 若以惡心語 謗毀於善人
由斯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爾時世尊作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
廣說如前乃至我於毗奈耶中爲諸聲聞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是無根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友地苾芻若更有餘如斯

學四

四

流類懷瞋者謂情生忿怒言不捨者謂瞋恚不息清淨苾芻者謂實力子無犯者謂不犯其事以無根者謂無三根見根聞根疑根波羅市迦法者於四事中隨說其一法者已如前說謗者說不實事欲壞彼行者欲損彼人

清淨學處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若不問者謂說謗已情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謗者諍也諍有四種諍謂鬭諍非言諍犯諍事諍由瞋故作是語者正出謗辭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爲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云我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

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事成犯云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

學四

五

而忘有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

疑作如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見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若謗似清淨人十一

事成犯六事無犯亦復如是時諸苾芻悉皆有疑爲除疑故白佛言世尊大德具壽實力子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果生富貴家多饒財寶受用豐足捨俗依佛而爲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分房舍中說爲第一雖得勝果而被謗譏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我當爲汝說彼因緣諸苾芻若自作業必不於外地水火風四大之處果報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善惡之業果報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諸苾芻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主名曰漁人時彼商主賫持貨物共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爾時世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極恤貧賤常受羸鄙飲食卧具學四當時惟此爲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人間遊行於其夜中入火光定時警夜人見其光已報商主曰仁今知不此之苾芻聖行成就我於夜中見如火聚放大光明是時商主聞已深敬便詣其所禮雙足已作如是白聖

者求食我願求福幸於商旅受我微供食已
隨去時彼默然受其請食相隨漸次至大海
邊商主問言聖者我今商旅欲入海中仁隨
去不獨覺報言賢首汝爲妻子欲入大海求
諸珍貨我何所爲而共入耶是時商主設彼
食已以新妙饌而奉上之時彼大德但現神
通而不說法爲欲憐愍彼商主故猶如鵝王
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凡夫之類若
見神變速即歸心如崩大樹遙禮彼足發誓
願言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設供養此業所

招異熟之果願我當得生富貴家當得如是
殊勝威德當得奉事勝此大師汝等當知彼
時漁人即實力子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
大誓願今得生在勝富貴家受用豐足於我
法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爲大
師勝彼百千俱胝獨覺能承事我不生厭背
又諸苾芻此實力子雖得阿羅漢果然而尚
遭惡言毀謗我今當說汝等善聽諸苾芻過
去世時於一村中有大長者於同類族娶女
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雖經多歲竟無男

學四

七

女遂便以手支頰心懷憂歎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竟無紹嗣我身沒後定被官收其婦見之即便問曰聖子何意支頰長思似帶憂色報言賢首我今舍中多有財物現無子息如其沒後並被官收既有此緣寧不愁悵其妻報曰若由我過無男女者君今宜可更娶餘妻令有子息報言賢首若人家內有二妻者乃至麩漿亦不得飲常於室中紛紜闐諍婦報夫曰君可求來若彼顏狀與妹同者我作妹想看之若與女相似者我作女心瞻視時

於異村有一長者娶婦未久便誕二男復生一女後於異時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爲求婦故至彼二兄之處求娶其妹彼便嫁與世間法爾得新棄故時彼長者心親後妻時彼前婦見其親密心生嫉妬未經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君之後妻情有異念其夫告曰賢首汝生惡意婦便默然遂於後時誕一男子長至五歲智慧分明所有語言咸悉依實時人遂名爲實語者其母便念我雖生子然而夫主尚愛後妻我今作何方便令

使離別白其夫曰君於後妻雖極愛念彼於君所無貞素心其夫報曰賢首汝復生惡意婦便默然別設方計告其子曰汝豈不知婦人苦事子白母曰我不曾知即告子曰謂是嫉妬子報母曰此非善事便語子曰我欲於汝異母彰露惡名汝當爲證子白母曰爲實爲虛母言是虛子云世人共知我爲實語豈可隨母所說口出妄言母曰於我腹中懷汝九月於此小事汝不見從設爲作證無勞口說父若問汝但可點頭其子孝順不違母心

學四

遂便許可母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他男子行邪惡事夫云賢首汝復生惡意婦曰君若不信應問實語父作是念我此童見世人共許是實語者豈於我所而作妄語必無斯事時彼童見去父不遠遊戲而住其父喚來置於膝上而問之曰汝知異母與他男子行惡事耶但女人情僞不學而知即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母不須言說若事實者但可點頭彼即點頭當爾之時口出臭氣便於四遠惡聲流布彼非實語是妄

語人於異母邊證其虛事實語之名即便隱
沒時人皆喚爲妄語者其父見已告後妻曰
汝行惡行不應住此便驅令出既被逐已往
二兄處兄問之曰汝何意來妹報兄曰我被
夫主之所斥逐汝有何過枉我行私汝若行
私不應住此我實無私但由實語所證彼是
妄語非實語者兄曰如何得知若不信者宜
當爲問近住隣人時彼二兄私問隣伍諸人
皆云彼無惡行時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懷恨
惱後於異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食來至

其家即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邪惡
願如我今日被汝謗讟於未來世假令汝得
阿羅漢果我亦謗汝終不相捨時彼二兄見
而問曰汝發何願具以其事答彼二兄兄曰
我於彼時爲爾兄弟共證其事佛告諸苾芻
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實語即實力子是
彼異母者即友女苾芻尼是彼時二兄即友
地二苾芻是實力子由其昔日惡謗母故於
多千歲在捺洛迦受燒煮苦彼餘殘業於五
百生中常遭惡謗雖於今日獲阿羅漢仍被

惡謗汝諸苾芻由此應知純黑之業得純黑
報純白之業得純白報黑白雜業得黑白雜
報汝等當離純黑雜業勤修白品汝諸苾芻
當如是學汝諸苾芻其實力子先作何業於
分衣人中最爲第一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於
此賢劫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
世十號具足時實力子於彼佛教捨俗出家
至盡形壽勤修梵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
命終時即便發願我於迦葉波佛最上福田
教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獲如

佛所記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有摩納薄迦
必當成佛我於彼教當爲出家斷諸煩惱證
阿羅漢如我今日鄔波馱耶於迦葉波佛弟
子之中分僧卧具最爲第一我於來世釋迦
牟尼無上正覺弟子之中分僧卧具亦爲第
一由願力故於我法中分僧卧具最爲第一
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假根謗學處第九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中住時
具壽實力子在鷲峯山去此不遠有石砌池

於其池岸是實力子晝日遊處時蓮華色苾芻尼因具壽大目連善知識故得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斷諸煩惱成阿羅漢彼便數數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及餘耆宿尊德苾芻於具壽實力子持生尊敬由實力子不憚勞苦遂捨寂靜等持妙樂如法爲僧作授事人分房舍卧具後於他日是蓮華色苾芻尼禮世尊已次更參觀諸大德僧因至實力子所申禮拜已爲聽法故在一面坐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地二人多得糞掃衣

遂生是念我於何處當灑此衣遂便即往石砌池邊欲浣衣服旣至彼已遂見二鹿飲池水已作不淨行行姪欲事是時大兄告其弟曰弟今見此實力子共蓮華色苾芻尼作不淨行行姪欲法我等宜往告諸苾芻弟報兄

學四

二

曰妹尼前已爲我等故被衆擯斥我今豈欲俱受擯耶兄報弟曰前是虛說今是實陳汝豈不見實力子共蓮華色尼作不淨行行姪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告諸苾芻曰世間之人誰是可信我今兄弟共見實力子與蓮

華色尼作姪欲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友
地曰具壽汝今一向棄人天路意專趣入三
惡道中此實力子證阿羅漢居八解脫得上
人法現大神通云何汝今以異分事波羅市
迦法而謗讟之彼二答曰實非我過是眼過
失宜挑兩目諸苾芻曰如世尊說應須詳審
善問其事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等二人
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芻既勘問已二
人遂即具以上事告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
欲者並共譏嫌訶責其事如何汝今知清淨

苾芻實無有犯便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而謗
毀之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
尊即以此緣集苾芻衆廣如前說乃至爲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異非
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
問若不問知此是異非分事謗我由瞋故作
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也復更有餘如是
流類懷瞋者謂先有忿恨不捨故者瞋心不

歇也於彼清淨無犯苾芻者謂不曾犯他勝之罪異非分事者異謂涅槃乘生死故謂四波羅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羅市迦者於此四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謗者誣說其事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虧失淨行乃至得僧伽伐

學四

十二

尸沙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僧伽伐尸沙想作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迦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突色訖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

第八二

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
彼苾芻犯僧伽伐尸沙時作無犯想作無犯
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
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尸沙如是乃至見
犯突色訖里多各有五番應知廣說如上無
犯者謂如實說最初犯罪癡狂心亂痛惱所
纏

學四

十三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之一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中住
時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往

瞻部林由此林故得瞻部洲名既至彼林取
瞻部果色香味具盛滿鉢已持之而歸自得
充足有餘分布與諸苾芻或復有餘苾芻去
此林不遠有頻羅果林劫畢他果菴摩洛迦
果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有苾芻往東毗提
訶或往西瞿陀尼或北俱盧洲取自然香稻
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往四大王衆天或往
三十三天取天妙食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
往餘方豐樂之處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時提
婆達多作如是念今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

苾芻得神通者往瞻部林廣如前說乃至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我若獲得神通力者亦能如前取歸共食尋便思念誰能有力教我神通我今宜應往世尊所諮問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說神通事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生邪惡念告曰汝可先淨尸羅勤修定慧於神通事方可修習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爲我說神通事便即致敬辭佛而去

便往詣彼阿若憍陳如所共言談已而白之曰惟願上座爲我解說神通之事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即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遂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陳如亦不爲我說神通事便捨之而去復往詣彼馬勝苾芻跋陀羅婆迦波大名稱圓滿無垢牛王妙臂如是乃至五百上座皆詣其所請神通法是時五百上座苾芻皆觀佛心見佛知提

學四

十四

婆達多欲生惡念亦復各各觀諸上座苾芻之心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便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座苾芻皆不爲我說神通法豈非諸人先作言契曾無有一教我神通時提婆達多復作是念誰能爲我說神通法是時具壽十力迦葉波在王舍城鴈窟中住時提婆達多便生此念十力迦葉波性無諂誑所言真實是我家弟阿難陀耶波馱耶彼能爲

我說神通法作是念已即便往詣十力迦葉波處禮其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上座願爲我說神通道法時具壽十力迦葉波不觀佛心及諸上座不知提婆達多欲起惡邪之念便爲提婆達多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初夜後學十四夜警策修習於後夜分依世俗道獲初靜慮十五即發神通轉一爲多轉多爲一或現或隱山石壁障身皆通過不能爲礙猶如虛空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虛空中踟趺而坐猶如飛鳥或時以手摩捫日月時提婆達多具斯德

已便作是念今諸苾芻乞食難得我爲先往
瞻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分餘爲往東西北
洲四大王衆三十三天及以諸處同前取已
分布餘人爲當先化摩揭陀主彼受化已不
勞辛苦能伏多人復生是念此未生怨太子
父亡之後當爲國王有自在我今宜應先
化此人不勞艱苦能伏多人時提婆達多即
便化作上妙象身從太子後門安庠而入從
前大門出從前大門入從後門出或作上馬
同前出入或作苾芻剃除鬚髮被僧伽胝手

中持鉢同前出入時未生怨太子作如是念
此是提婆達多現神變事時提婆達多遂即
變身爲童兒形具諸瓔珞便向太子懷中宛
轉而住是時太子遂捉童兒抱持嗚唼便以
涕唾內其口中時提婆達多爲貪利養纏繞
心故遂咽其唾是時太子因斯發起惡邪之
心作如是念奇哉提婆達多比佛大師其德
殊勝轉深信敬欲伸供養是時太子於旦暮
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
爲禮敬每於食時奉五百金上妙飲食時提

婆達多爲上首五百苾芻受斯供養時有衆
多苾芻於晨朝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
婆達多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
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
所而甲禮敬每於食時以五百釜上妙飲食
而供養之提婆達多爲其上首與五百諸苾
芻受斯供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於食後時收舉衣鉢洗足已往世尊
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
尊我諸苾芻於晨朝時入城乞食聞提婆達

摩訶
十六

多乃至與五百苾芻受斯供養具陳其事世
尊告曰汝諸苾芻勿愛樂彼提婆達多受斯
供養何以故提婆達多今被供養之所殺害
如芭蕉著子如竹箴生實如騾懷妊皆自害
軀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他供養必自害身
汝諸苾芻若提婆達多得利養時此之癡人
能於長夜受無利益苦惱之事是故汝諸苾
芻勿當希求名聞利養設得之者心勿貪著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芭蕉若結子 竹箴生其實 如騾懷妊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衆善法 如劒斬人頭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奉持而去爾時提婆達
多既得如是恭敬供養即便發起邪惡之念
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芻尼

學四

十七

鄒波索迦鄒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
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
少爲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提婆達多纔
生此念神通即失神通雖失然不自知爾時
有一迦俱陀苾芻是佛弟子曾於佛邊善修

淨行學四梵住於欲除欲多修習已命終之
後生處梵官時具壽大目連在江狹山恐畏
林住時迦俱陀以天眼觀見提婆達多神通
退失如是知已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梵官
沒詣恐畏林至具壽大目連所禮雙足已而
白之曰大德知提婆達多爲貪利養纏繞心
故便起如是邪惡之念來白佛言世尊今者
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芻尼鄒波索迦
鄒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
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

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善哉大德目連應徃佛所具白其事時大目連默許其說時迦俱陀梵天知其許已隱而不現時大目連梵天去後即如其事而入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恐懼林沒至竹林中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大目連以彼梵天所告之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大目連曰汝豈不先知提婆達多有邪惡心梵天於後來相告語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後告爾時世尊共大目連於此中間

別說餘事時提婆達多共其四伴一孤迦里迦二塞茶達驃三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沒達羅達多來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提婆達多來告大目連曰汝當善護其言天授將至此之癡人親在我前自陳已大時大目連禮佛足已即便入定譬如壯士屈伸臂頃於竹林沒徃恐懼林是時天授至佛所已頂禮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

學四

十八

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受現法樂
寂靜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癡人如舍利子大
目連我尚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囑況汝癡
人食人涕唾而相付囑是時天授便作斯念
世尊讚歎舍利子大目連喚我爲癡人死屍
食唾愚人此是天授初於佛所起殺害心作
不忍意我是提婆達多便三振頭捨佛而去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世尊後執扇扇佛爾時
世尊知天授去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詣羯
蘭鐸迦池近竹林所但是苾芻皆令集在常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食堂中阿難陀奉佛教已即便往詣竹林中
隨近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往世
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中所有苾芻悉皆
令集願佛知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音釋

擯必刃切斥昌石切羸力追切胞皮教謗
補強切讀徒谷切恤辛聿切毳徒協切
也慍憂也鐸唐各切驚疾儼切憚徒染切澀
所立啞子心切箴于果切妊汝鵠切狔徒建切

第八二冊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耄莫報切人年九十爲耄 褰去乾切 驪昆召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學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之二

爾時薄伽梵詣常食堂於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於此世間有五種師云何爲五

學五

如有一師戒實不淨自言戒淨然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戒實不淨而自謂戒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師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卧具

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一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實命不淨自言命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命實不淨自謂命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彼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卧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二大師於世

間住復有一師智見不淨自言智見是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智見不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不閑授記自言善閑授記如實了知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閑授記廣說如前此是第四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依止親近惡說法律自言所依之法是善說法律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是惡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大師在世間住汝諸苾芻我所持戒清淨無過我今自謂持戒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

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一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住淨命我今自謂活命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二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智見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善閑授記如實了知廣說如前此是第四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之所依善說法律我今自謂善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我住世間諸苾芻我今苦言慙慙告汝汝等應可至心奉行猶如陶師燒

學五

坏器時同藝薪火好者成就惡者破壞汝等
宜當善順我言無貽後悔爾時天授命四伴
曰汝等四人今應共我破彼沙門喬答摩和
合僧伽并破法輪我沒代後獲於善名稱聲
滿十方作如是說沙門喬答摩現在世間然
而提婆達多有大威勢共孤迦里迦寨荼達
驪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破彼和
合僧伽并破法輪時孤迦里迦告天授曰我
今與汝不辦斯事何以故然薄伽梵聲聞弟
子有大威力天眼明徹鑒察他心其事雖遠

而能遙見彼身在近人不見知我等所爲彼
皆預了是時天授告其伴曰仁等宜應共設
方便友人報曰方便云何天授報曰我今詣
彼耆年宿德諸上座處當以種種上妙資具
供給所須不令闕乏少年苾芻亦與供給令
生歡喜或以衣鉢鉢袋腰條教其讀誦作意
相應友人報曰斯好方便是時天授廣爲矯
誑欲破僧伽諸大苾芻覺知天授所爲進趣
欲破僧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
破僧輪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宜應別

學五

三

諫天授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即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

此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爲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坐具次鳴犍推應先言白後總集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

真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出字五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

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事者默然若不忍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今已作

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事告諸苾芻曰

學五

五

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

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塞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鬭諍事堅執而住汝等共爲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事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

執而住汝莫愛樂破和合僧當樂和合僧應
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
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
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作
即以別諫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
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
執而住莫共爲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
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
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
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

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
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
汝莫愛樂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共和合僧
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
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
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彼助伴人
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
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
孤迦里迦等我等爲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
等堅執其事無心棄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

虛妄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
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
前集衆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塞荼達驃羯叱謨
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
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隨順於彼不和
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
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
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
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

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爲作別諫別諫
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實
爾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以白四
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
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
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
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言
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
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
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

學五

七

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堅執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共僧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爲諸苾芻既奉教已白言如是言我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

棄我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

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
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鬬諍事堅
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爾爾時世尊
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
應爲非出家人之所作事世尊如是種種訶
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興方便欲破和合僧於破僧事堅
執不捨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莫欲破

和合僧堅執而住具壽應與衆僧和合共住
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
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汝可捨破僧事諸苾
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懇
勸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
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若更有餘如是流
類言和合者謂是一味僧伽者謂是如來聲
聞之衆欲破者謂欲爲二分方便者欲爲進
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者謂提婆達多勸伴

四人爲鬪諍事攝受而住諸苾芻者謂此諸人彼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言者謂是別諫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三諫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事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麤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麤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麤罪若第二番了時亦得麤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

摩訶五

九

法而衆和合若作如法而衆不和合若作似法而衆和合若作似法而衆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並皆無犯時彼苾芻若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已來若復共餘苾芻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者初造過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順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一

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爲諸聲聞弟子欲制破

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孤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爲伴順邪違正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方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不彼白佛言實爾世尊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爲非出家人之所應

作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一若二若多與彼苾芻共爲伴黨順邪違正隨順而住時此苾芻語諸苾芻

學五

十

言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苾芻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諸苾芻應語此苾芻言具壽莫作是說彼苾芻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

芻非順法律不依法律語言皆虛妄汝莫樂
破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
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
久住具壽可捨破僧惡見順邪違正勸作諍
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
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
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一二多者謂孤迦
里迦等一二人已去名之爲多順邪違正者
共彼爲伴順其邪見違失正理諸苾芻者謂

在此法中若好若惡者勿教提婆達多令其
行善遮止其惡何以故彼是知法律人有所
言說皆是隨順大師教法廣說乃至堅執而
住皆是別諫之辭若不捨者僧應三諫廣說
如上作羯磨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助
伴苾芻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廣說如前作
惡方便共彼爲伴順邪違正皆得惡作餘有
犯相如前破僧處廣說應知
汗家學處第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枳吒山

有三苾芻一名阿濕薄迦二名補捺伐素三名半豆盧晒得迦作汙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掉舉倡逸摩打其身同一牀坐共一盤食同觴飲酒或自採華教人採華或自結鬘教人結鬘歌舞伎樂見他戲笑以物與之或高抄衣跳身返躑或爲象呌或作馬鳴或爲牛吼或作孔雀聲或爲鸚鳥鳴或拍水作聲爲諸戲笑或作所餘唱伎之具共彼女人作非威儀造諸過失時枳吒山有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見爲惡行生不信心起諸

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爾時具壽阿難陀於迦尸國人間遊行次至枳吒山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枳吒山聚落而行乞食空鉢而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是時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意乞食迫無施者空鉢而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豈非於此有佛弟子於巷陌中罵詈女人共身相觸由此因緣遂令我今乞食不得時枳吒山諸婆羅門居士

有五百人於常聚處有事須集時阿難陀往常集處告諸人曰仁等知不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故乞食迫無施者空鉢而入還空鉢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時此會中有鄔波索迦學五名曰水羅即便前執阿難陀手共向一邊而十二白言大德知不此枳吒山有苾芻名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作汙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廣說如前乃至造諸過失令起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

復餘人若其尊者因至佛所願以此事具白世尊是時尊者聞是語已默然許之時鄔波索迦知彼尊者默然許已即便請曰唯願大德至我家中受一微供時具壽阿難陀默然受之時鄔波索迦即將詣舍安置勝座奉妙飲食令其飽足時具壽阿難陀食已洗鉢還來就座時鄔波索迦便敷單座於尊者前聽說法要時尊者阿難陀爲鄔波索迦種種說法示教讚喜辭別而去時具壽阿難陀還至住處囑授僧常牀褥等已執持衣鉢行詣室

羅伐城既至彼已洗手濯足往給園中安置
衣鉢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具以鄔
波索迦所陳之事而白世尊爾時佛告具壽
阿難陀曰汝今宜共老宿苾芻六十許人往
枳吒山與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作驅遣羯磨

學五

十三

應如是作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應
差詰問苾芻若無五德即不應差設差應捨
何謂爲五謂有愛恚怖癡於詰不詰不能解
了若有五德此即合差差不應捨何謂爲五
謂無愛恚怖癡於詰不詰善能解了如是應

差如常集僧已應先問彼汝某甲苾芻能往
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不彼答我
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大德僧伽
聽此詰問苾芻某甲樂欲往彼枳吒山詰問
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僧伽時到僧許
可僧今差某甲苾芻爲詰問人往枳吒山詰
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白如是次作羯
磨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往枳吒山
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今差此詰
問苾芻某甲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當詰問

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諸具壽許詰問
苾芻某甲往枳吒山當詰問阿濕薄迦補捺
伐素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今差詰問
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
素苾芻僧已許差詰問苾芻某甲竟由其默
然故我今如是持諸苾芻我今當說詰問苾
芻所有行法其詰問苾芻往枳吒山敷座鳴
椎如常集僧應詰問彼阿濕薄迦補捺伐素
若不肯集由其傲慢不敬衆故即應與作驅
遣羯磨彼若來集者其詰罪人應問容許若

不許者與作驅遣羯磨若許問者應當詰問
若云我不見罪便是慢衆即應與作驅遣羯
磨若言見罪者僧伽即應與作驅遣羯磨如
我所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
法罪時具壽阿難陀并諸耆宿苾芻聞佛教
已奉辭而去於其中路差詰問苾芻時枳吒
學字五
山有半豆盧呬得迦苾芻等是彼阿濕薄迦
等惡行同伴彼聞具壽阿難陀并諸耆宿苾
芻欲來至此與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便
作是念但是彼人身造惡行口陳惡說我等

皆作當知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大德苾芻
來至於此與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已尋
爲我等亦作驅遣我等宜應往室羅伐城詣
世尊所及苾芻衆請乞懺摩復更議曰我等
去時諸大德等於路相見必先爲我等作捨
置羯磨後當爲彼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
我等宜應別設方便冀免其難可預作衣幘
所有利養並共平分聽聲而住若諸大德大
門入時我等即從小門而出咸然此說未久
之間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至枳吒山來詣

住處從大門入時黃赤等苾芻從後門出急
趣長途詣室羅伐城禮佛足已詣諸苾芻所
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
悔者皆自責心既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
處而住衆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時詰
問苾芻於枳吒山住處敷座鳴椎集大衆已
時詰問苾芻問阿濕薄迦等容許之事既容
許已問罪虛實彼便答言所問我罪其事皆
實是時大衆即便與作驅遣羯磨其羯磨文
唯事應作作羯磨已時具壽阿難陀及諸耆

毘字五

十五

宿並循來路還室羅伐城時阿濕薄迦等苾芻作如是念仁等當知於地倒者還從地起我應宜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求哀容恕及苾芻僧伽時阿濕薄迦等至夜過已明日晨朝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還來本處食事既了囑授房舍及餘卧具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既至住處時諸舊住者宿苾芻皆不共語及黃赤等苾芻亦不共語時阿濕薄迦即便問曰具壽耆宿大德容可不言仁等於我因何不語我等身造惡行口說惡言仁等皆悉不

同作耶何故今時不共言說彼便答曰事雖實爾然我至此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者皆已責心既除罪已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衆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不復更與行惡行八言談聚集時阿濕薄迦等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作如是語諸大德等有愛有恚有怖有癡有如是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而問之曰爾於何人說有愛恚怖癡阿濕薄迦曰謂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往枳吒山與我等作驅

違竭屠而於其中有不驅者諸少欲苾芻聞
是等已嫌責阿濕薄迦等曰云何汝等知諸
大德往枳吒山如法驅擯而故說彼有愛恚
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
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
苾芻應可別諫阿濕薄迦等苾芻若更有餘
如是流類應如是諫汝阿濕薄迦補捺伐素
知諸大德往枳吒山如法驅擯莫故說彼有
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
者然具壽等行惡行汙他家衆皆聞見衆共

學五

十六

了知汝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聞佛教
已奉持而去一一具說如佛所教乃至汝等
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其阿濕
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如我等言其事
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大德我等奉教已作別諫其阿濕薄迦等
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
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可白四羯磨
諫彼二人若更有餘如斯流類如是應諫數
座鳴椎如常集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

羯磨其羯磨文准事應作時諸苾芻受佛教
已依法而作諫彼二人當諫之時而彼二人
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
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我等以白
四法諫阿濕薄迦等然彼諫時不受諫語而
學五
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
十七
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
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於村落城邑住汙他家行惡

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
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汝等汙他家行
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
知汝等可去不應住此彼苾芻語諸苾芻言
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
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語彼苾芻言具壽莫作
是語諸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
有驅者有不驅者何以故諸苾芻無愛恚怖
癡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
行惡行亦衆見聞知具壽汝等應捨愛恚等

言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
再三慙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
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衆多苾芻者謂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乃
至多人於聚落中者謂枳吒山汙他家者有
二因緣而汙他家云何爲二一謂共住二謂
受用何謂共住謂與女人同一牀坐同一盤
食同觴飲酒何謂受用謂同受用樹葉華果
及齒木等行惡行者謂行麤重罪惡之法家
者謂婆羅門居士等舍見謂眼識聞謂耳識

知謂餘識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應語彼苾
芻者謂別諫之詞如前廣說若別諫時捨者
善若不捨者諸苾芻應再三諫誨以白四法
亦廣如前僧伽伐尸沙者亦如前說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苾芻知彼如法爲作驅擯羯磨
而後說言有愛恚等皆得惡作學五苾芻別諫之
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得窣吐羅底也餘並
同前破僧處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音釋

坏

燒瓦器也。未熟，燒如劣切。

條，土刀切。

半豆

盧四得迦

赤四火利切。云黃掉，徒也。

髮，莫

還

躑

直炙切。詰，去吉切。

僕，房玉切。

懺

懺

言懺摩者，此方正譯。當乞容恕，容忍。

皆云

懺摩無問大小咸同。此說若悔罪者，

本云

阿鉢底提舍那阿鉢底是罪提舍那

是說

不應云說罪云懺悔者懺是西音悔是

東語

不當請恕復非說罪誠無由致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學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具壽
闍陀既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

學六

其如是為欲令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闍陀
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答言若犯罪者彼即
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誰
悔答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犯罪
應生追悔答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

我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莫勸
我莫論說我諸具壽汝種種姓種種類而來
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
復如是因我世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來
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闍陀作如是說咸生嫌
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
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
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
汝諸苾芻應別諫闍陀若更有餘類亦應如
是諫汝闍陀與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

法如律而諫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具壽汝莫違諫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如佛教諫彼闍陀廣說如前乃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具壽闍陀如前所說堅執而住云惟此事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別諫諫彼闍陀彼苾芻如先

所說堅執而住云我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彼闍陀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數座鳴犍推如常集衆衆集已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

學六

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爲別諫別諫之時闍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

虛妄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以白四羯磨諫
彼闍陀汝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
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
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
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闍
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
磨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
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
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
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

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爲別諫別諫之時
闍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
皆虛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闍陀諸苾芻
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
自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
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
若惡具壽闍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若
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闍陀作白四羯磨曉
諭其事汝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
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

四十六

三

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壽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謂由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故汝具壽闍陀應捨自身不受諫語違僧諫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准知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之時闍陀苾芻如前所說而云我說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諫闍陀時然彼不受諫語而云

我說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闍陀何故堅執不捨種種訶責已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莫不受諫語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應受

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諸苾芻亦如法諫
具壽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佛聲聞衆便得增
長共相諫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
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
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
伽伐尸沙

學六

若復苾芻者謂是闍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惡性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芻以隨順言不違
正理正勸諫時自用已情不相領納諸苾芻
者謂此法中人於佛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

師於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三僧伽伐尸
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
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多學法七滅諍法
經者是比次畧詮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
時不受他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
向我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事
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詞大德止者更重
慇懃彰不受語乃至三諫廣說如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知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重
亦如前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

此闍陀苾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勢力
對諸善好苾芻前自恃傲慢作凌辱語佛告
諸苾芻闍陀苾芻非但今日恃託我故慢諸
苾芻於過去世亦恃託我於諸善好婆羅門
居士中自銜己身亦爲憍慢汝今應聽於往
昔時石砌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於同類
族娶女爲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與其立字
名爲月光年漸長大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
婆羅門身嬰病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
有婢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於日中百過舉

手以求衣食資給我等今遭病苦妻子不問
彼既是我曹主不相看侍是所不應即便往
詣醫人之處告言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
醫人報言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今
遭病苦妻子不問仁今爲我可處藥方醫人
答曰彼之妻子既其不問更有何人爲作瞻
養婢曰唯我看侍醫人即爲依病處方婢親
供給蒙加藥餌病得痊瘳時婆羅門便生是
念我遭疾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女
之恩既有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賢首我

遭病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願使女答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降意共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百金錢放汝爲良長無賤稱使女答曰大家我雖蒙放不免賤名有愍念心交歡是勝婆羅門曰隨汝所願月期若過身淨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淨即便白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交密即便有娠時婆羅門婦既自審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通即於婢所鞭打楚毒特異

常時弊衣麤食不充身口使女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我胎內初有娠日婆羅門婦即便於我加其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男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日婆羅門婦極加楚毒令我衣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作是念已即取孩兒學六置浣盆中欲棄於外時婆羅門見而問曰賢首此浣盆內是何物耶答言無物婆羅門曰可將來看乃見盆內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棄耶使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處胎之後大家即

便倍增嚴酷弊衣惡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
飢貧更甚由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
復何辜是我之過美言慰喻令其收養報其
婦曰汝豈不憶我前遭病命在須臾而汝及
子皆不相問我於今日得存命者皆是使女
恩養之力汝若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爾
者我當立彼以爲家長汝爲婢使令相供給
時彼婦女既聞是語即便驚懾遂生私念此
婆羅門稟性暴惡我不依教當被凌辱報其
夫曰我實不知此之使女君有私愛從今已

去乃至戲笑亦不衣麤言而彼孩子由浣盆
中欲棄於外家人呼此名作浣盆其浣盆孩
子凡所食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攜以俱行
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疾病告長子月光
曰我亡之後汝無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
當須憂念苦樂是同于時月光敬受父教其
父雖加藥餌不見瘳損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既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啼泣以

雜色繒綵嚴飾喪輦送往屍林如法燒已還歸本處懷憂而住于時月光命浣盆曰爾來共我一處同食其母報曰汝不應共婢兒同食兒告母曰比來常云是我之弟如何今日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性暴惡誰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盆聞斯語已往親母所白其母曰我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曰皆由往業誰復婢兒強弱相凌自是常事此婆羅門婦極是惡行汝今宜可自活他鄉于時浣盆即便辭母客遊他邑即自改名號

爲月靜是時月靜漸次遊行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大臣婆羅門惟有一女儀容端正人所樂觀年漸長成可爲婚禮時婆羅門遂作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色而作婚娉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存學業詣婆羅門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大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從石砌城來問曰彼城人物汝並識不答云我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月子不月靜聞已不

覺啼泣彼便問曰汝何故啼答云彼是我尊
身已亡歿師報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別離今
已云亡誠可悲悼因即攝受彼便銳意勤學
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所習論咸皆洞
曉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有宿願所生之女
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色若其有人能
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即便
以種種瓔珞嚴飾其女召命宗親門設火祀
左手携女右手持瓶以吉祥水注月靜手而
告之曰摩納婆今我以女授汝爲妻月靜受

之旋火三帀餘婆羅門同聲呪願願得長壽
無病宗門吉昌即便廣設賓會共成婚禮爲
大臣愛念檢校家室所有取與咸皆委付其
家巨富多有珍財遠近商人無不臻湊時有
石砌城商人持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
盆共相謂曰此之浣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
善習衆藝其家巨富多有資財貧富無恒業
命何定時諸商人既交易已持諸貨物還石
砌城告月光云我於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
善四明論爲大臣女壻其家巨富多有財產

彼兄聞已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勢
力豪富有異常人其母聞之情生不喜後於
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悴母便告曰如汝前
聞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
有錢財或容相濟月光報曰前云婢兒今成
兄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于時浣盆聞
有大兄其名月光與諸商旅來至此城即便
疾往商人之處既迎見已歡喜跪拜而白兄
曰我自立名名爲月靜浣盆之字勿復口陳
兄答如是便引其兄詣所住宅報其婦曰此

學六

九

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須供待婦既聞已依
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溫雅易爲共住浣盆稟
性獷暴難可祇承於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
新婦便白月光曰伯於家第一乳所資何意
伯則寬恕仁慈弟乃剛獷惡性伯便報曰家
弟稟性如是汝復未誦家呪緣此苦楚共相
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賜我家呪于時月
光說伽陀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答曰得五百金錢以呪相與其婦即便以五百金錢奉而禮足請曰幸願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曰倚我歸日當可持來婦既蒙許情欣明呪語其夫曰仁之家兄久至於此何不發遣令還故居夫云賢首汝辦路糧并設飲食我求商旅資贈行人即便出外求覓商旅新婦遂持五百金錢求請法術伯受物已即說呪曰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報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熟誦如其我弟更鞭打時即便報曰且勿行杖待我爲誦家呪若問呪義便可答言若更瞋訶我當廣說其夫出外覓得商旅如法贈送月光歸鄉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得呪未知驗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安飲食所須亦不爲辦夫從索水報曰無水我今極飢可與飲食報言食亦未作即便瞋怒而罵之曰比爲兄在我不治汝遂便舉手欲打其妻妻曰君宜且止聽誦家呪報言誦看即說呪曰

平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答曰若更打
我當說其義夫曰若不說義更不相打浣盆
從此掩氣無言汝諸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
者即我身是彼浣盆者即闍陀是往時恃我
族望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欺諸同梵行
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欺懾於人
當自攝心謙下而住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
伽伐尸沙法九初便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

一一犯故覆藏者隨覆藏日衆應與作不樂
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衆應與作六夜摩
那毗行摩那毗竟餘有出罪應二十僧中出
是苾芻罪若少一人不滿二十衆是苾芻罪
不得除諸苾芻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
大德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如是問諸大
德我知衆清淨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姪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鄔陀夷日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次至故二笈多舍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
即爲敷設妙好牀座進而迎曰善來大德此
處牀座宜應就坐時鄔陀夷即便就坐笈多
禮已遂與鄔陀夷壓膝而坐爲聽法故時鄔
陀夷即以美妙言辭爲其說法時鹿子母毗
舍佉聞說法聲作如是念此是大德鄔陀夷
爲彼笈多以妙言辭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

當就被聽其說法時毗舍佉即詣笈多處見
與鄔陀夷壓膝而坐見已生念此非出家人
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人見斯事者定謂苾
芻與女人於私屏處共行非法長衆譏嫌我
今宜可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毗舍佉便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而白世
尊唯願世尊從今已去爲諸聖衆制其學處
令生憶念不應屏處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
愍故爾時世尊受毗舍佉請已默然而住時
毗舍佉見佛默然禮已而去爾時世尊以此

因緣集苾芻衆爲二事故一者爲令我諸聲聞弟子識知此事不應作故二者制諸學處故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屏障堪行姪處坐

學六

十二

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法中隨一而說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三法中應隨一一法治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獨者唯獨苾芻一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門女人者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在屏障者有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叢林五闇夜坐者若牀若座乃至高一尋內堪行姪處者謂處堪作不淨行事有正信鄔波斯迦者謂於佛法僧深起敬心得不得壞信於四真諦無有疑惑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言三法者是舉數也隨一一法說者謂四他勝十三僧殘九十墮罪於此罪中隨一有犯

然此正信鄔波斯迦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罪因起但見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是不定事無指准故彼苾芻應如法治令其說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鄔波斯迦云

學六

十三

我見彼苾芻共女人獨行不見住坐卧或云我見行住非坐卧或云見行住坐非卧或云見行住坐卧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說治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與女人共行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不拒其事者應共覓

罪相羯磨應如是與敷座鳴椎先爲言白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其羯磨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出家及受圓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具若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應詰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授苾芻尼設先差者亦不應往不共作褒灑陀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白四若更有餘解毗奈耶者不於衆中說毗奈耶其得法苾芻不依教者得

起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順無違者應
於界內從衆乞解若衆知彼人悉皆依實無
違背者應爲作解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芻
如常威儀致敬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
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某甲僧伽與作覓罪
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於界內從衆
乞解衆僧爲我作羯磨者其事皆捨不敢違
逆唯願僧伽爲我解覓罪自相羯磨慈愍故
如是再三次一苾芻爲作羯磨其不定法初
與第二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即如初在室羅

伐城鄔陀夷苾芻與故二笈多是起犯人鹿
子母毗舍佉鄔波斯迦而說其事第二在王
舍城室利迦苾芻長者婦善生鄔褒灑陀鄔
波斯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姪屏障之處後是
二事在不堪行姪處此爲異相應如是說若
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姪處
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二法中隨一而說若
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
事者於二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
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

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二不定法竟

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水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多畜三衣每於嚼齒木時灑濯手足禮拜二
師及禮世尊掃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
食或散飲食受教聽法於此等時各別著衣

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讀誦思惟時

諸少欲苾芻見共嫌耻云何苾芻多畜長衣

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

集諸苾芻廣說如前問知實已種種訶責多

欲不足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

學六

十五

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

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得長衣

分別應畜若不分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如是世尊爲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佛在

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大迦葉波在此城側阿蘭若小室中住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我於何時得遇大迦葉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上上衣手爲被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衣詣具壽阿難陀處作如是語大德阿難陀頗知聖者大迦葉波今在何處阿難陀報曰賢首我聞聖者在阿蘭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聖者何時當見來此阿難陀報曰不久當至於十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曰大德知

時我於長夜作如是念慶哉我於何日得遇大迦葉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上上衣手爲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擬施衣現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嬰纏幸願大德見迦葉波來爲持此衣以伸供養哀慈我故而被著之時阿難陀便作是念我受衣者違世尊教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葉波又闕衣利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爲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陀爲受其衣居士辭去阿難陀便持彼衣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具

以白佛佛告阿難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未
聽者今汝預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
者彼諸苾芻須應爲受應捨舊衣當持新者
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捨舊衣欲
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餘長衣應於親教
師及軌範師處作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
芻不爲分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己告諸苾芻
曰我觀十利重爲汝等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長衣
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

學六

十六

底迦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者
有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恥那衣非
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
竟非出羯恥那衣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
作衣已竟然僧未出羯恥那衣第二句者若
苾芻作衣未竟僧已出羯恥那衣第三句者
若苾芻作衣已了僧復出羯恥那衣第四句
者若苾芻作衣未竟羯恥那衣未出言得長
衣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
別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泥薩祇波

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衣苾芻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應與他若不持不捨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爲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旬日數多少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

學六

十七

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二日已去亦得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染後相續生

過故若苾芻犯泥薩祇衣此衣不捨其不經
 宿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墮若苾芻其
 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得
 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不說悔得所
 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蓄長衣已
 犯捨墮不為三事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
 腰條乃至隨有所得沙門資具養命之緣並
 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捨衣經宿其
 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

自餘諸戒相似之事更不
 重言其不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音釋

閃失用切闡齒善切犍梵語也此云銅鐵鳴
 者皆曰犍音地銜黃絹切而志切瘞瘞瘡也
 巨言切椎音地銜黃絹切而志切瘞瘡也
 痼此緣切瘳也醕苦沃切懾失氣也攢主
 攝切提也臻臻側候切會也擴古惡也馳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學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離三衣學處第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隨安居處所得衣財浣

學七

染刺已內衣袋中繫縛使牢寄主人苾芻便著上下二衣遊行人間既去之後主人苾芻爲彼藏舉曝曬開張多有作務遂廢讀誦攝念思惟省事苾芻便生嫌賤咸作是語如何苾芻多畜長衣妨他正業時諸苾芻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爲諸苾芻讚歎少欲杜多正行告諸苾芻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薩祇波逸底迦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是時具壽大迦葉波亦住此城西尼迦窰此時僧伽同一袈裟陀界時諸苾芻至十五日褒灑陀時並皆現集惟待大迦葉波時大迦葉波從窰發來路經

賢雨河遇河瀑長渡水之時大衣被濕便綏
去水曬曝待乾遂便晚至往褒灑陀處於大
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迦葉波曰我等
諸人至褒灑陀日並已詳集惟待尊者何故
晚來時具壽大迦葉波對大衆中具述前事
我迦葉波年邁衰老大衣厚重擎負誠難爲
斯來晚我今不知其事如何時諸苾芻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諸苾芻應與大迦葉
波苾芻年邁衰老作不離僧伽毘羯磨若更
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鳴犍椎集衆已下

至四人得爲作法時迦葉波苾芻隨其大小
爲敬事已在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如是
白大德僧伽聽我迦葉波苾芻年邁衰老今
從衆僧乞不離僧伽毘法雅願僧伽與我迦
葉波苾芻年邁衰老不離僧伽毘法慈愍故
如是三說時諸苾芻應作白羯磨廣如百一
羯磨中具
述若其僧伽與彼苾芻作不離僧伽毘法已
應著上下二衣人間遊行勿致疑惑是時舍
利子亦在此會坐便白諸苾芻曰我有風患
僧伽毘重不能擔荷其欲如何諸苾芻聞已

白佛佛言汝等應與舍利子爲有風患作不
離僧伽胝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常集衆
乃至四人應入衆乞准迦葉波乞法及羯磨
應作說得法已同前遊行爾時世尊讚歎持
戒少欲知足杜多功德爲最端嚴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後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
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除
衆作法泥薩祇波逸底迦衣已竟羯恥那衣
復出有四句差別廣如前說言離一一衣者

於僧伽胝唄咀羅僧伽安咀婆娑三衣之中
離一一衣異界而宿乃至明相出除僧羯磨
泥薩祇波逸底迦此犯捨物同前作法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學七

一二多舍村

牆籬塹圍繞

三伎樂外道舍

鋪店及樓場

堂車船林樹

皆有四不同

於四威儀中

護衣應善識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牆圍村籬圍村塹
圍村一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村有一勢

分有多勢分一家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家
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如是應知若伎樂家外
道家若鋪店樓及場堂車船林樹皆有一多
勢分四種不同云何一舍村謂山野人同居
一舍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盡舍内外有一
尋又復齊其春擣炒磨食飲聚會之處
亦名勢分若苾芻衣在舍中身居勢分或衣
居勢分身在舍中明相出時此無有犯若置
衣舍内及勢分中身居異處乃至明相未出
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底

迦一舍既爾二舍亦然云何多舍村謂村內
人家門無次第撩亂而住此齊幾何名為勢
分爲異爲同答此村無勢分有異無同離衣
分齊據家爲准云何牆圍村謂村四面以牆
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牆内外有一
尋又復齊其雞飛墜處又齊懷慙媿人便利
之處是其勢分餘如前說云何籬圍村謂村
四面以籬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籬
内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十二肘梯所及之處
又齊六牛竹草迴轉之處是其勢分云何塹

圍村謂村四面以塹圍繞此齊幾何名爲勢
分謂盡塹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牛羊足塵
所及之處又齊棄糞掃時麤大輒石所及之
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一勢分謂於此村
有一園林學七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一
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盡園林外有一
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飲食聚會之處
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多勢分謂於此村有
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多勢
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爲異爲同答此無勢

分但齊室中說云何多村有一勢分謂此多
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
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村中並是外各
一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飲食聚會之
處亦名勢分云何多村有多勢分謂此多村
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多
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爲異爲同答此無
勢分餘並如前云何一家有一勢分謂此家
中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
事並同前一舍村說云何一家有多勢分謂

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齊門來更無勢分云何多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云何多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鼓琵琶簫笛撩理供具聚會飲食處來亦是

學七

五

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別謂據彼兄弟所居分齊共謂安置旃竿處來云何多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諸家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等並名勢分云何多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外道家有一勢分謂

此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安置柴薪皮服軍持祠祀篋杓火鑪呪祭春禱飲食聚會處來云何一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齊此詞云何多外道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等處云何多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鋪有一

勢分謂此鋪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計稱量度交易之處云何一鋪有多勢分謂此鋪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交易坐牀云何多鋪有一勢分謂此諸鋪學七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六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等處云何多鋪有多勢分謂此諸鋪有多家長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店有一勢分謂此店中有一家長兄弟不

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
小麥大麥油麻小豆粟米粳米劫貝絲綿衣
裳等物計稱量度交易之處云何一店有多
勢分謂此店中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
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著物板牀處云
何多店有一勢分謂此諸店唯一店主兄弟
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
置麥豆等物云何多店有多勢分謂此諸店
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
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樓有一勢分

謂此樓中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
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聚會飲食處來云何
一樓有多勢分謂此樓中有多樓主或兄弟
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
梯處云何多樓有一勢分謂此諸樓有一樓
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
聚會飲食云何多樓有多勢分謂此諸樓有
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
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場有一勢分謂
此場中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

學七

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筐斗之處云何一場有多勢分謂此場中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場界畔云何多場有一勢分謂此諸場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云何多場有多勢分謂此諸場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堂有一勢分謂此堂中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

云何一堂有多勢分謂此堂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到門內云何多堂有一勢分謂此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云何多堂有多勢分謂此諸堂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車有一勢分謂此一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食飲飲食繫牛剉草棄糞及處云何一車有

多勢分謂此一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車軌何共何別共謂軌處云何多車有一勢分謂此諸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處云何多車有多勢分謂此諸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船有一勢分謂此一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船處食噉飲食云何一船有多勢分謂此一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別此齊

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船邊云何多船有一勢分謂此諸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行住云何多船有多勢分謂此諸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林有一勢分謂此林中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此林內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採華之處食噉飲食云何一林有多勢分謂此一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林來云何多林有一勢分謂此諸林有

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採華及處云何多林有多勢分謂此諸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此無勢分云何一樹有一勢分謂枝葉交密所及之處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於五月日正中時樹影及處若無風時華葉果子墮落之處及天雨時水滴及處云何一樹有多勢分謂樹枝葉疎散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是齊樹根云何多樹有一勢分謂此諸樹枝葉相交覆所及處

中間總是云何多樹有多勢分謂此諸樹各各相離枝葉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苾芻有犯無犯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若苾芻行住坐卧時齊幾許來是離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庵沒羅樹相離七尋華果茂盛此七樹間有四十九尋齊此已來是行苾芻不失衣分齊過此便失若住坐卧時但一尋內若二界中間卧時衣角不離身來是其勢分若苾芻離衣宿應為三事犯不犯文並如前說

一月衣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衣
有得青衣不即作衣但知舉畜更望餘者若
得如是相似之物我當作衣如青旣然黃赤
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貯畜時少欲苾芻共生
嫌賤云何必芻多畜衣物積而貯畜不肯作
衣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
具問諸苾芻諸苾芻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
如前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
其學處應如前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

那衣復出得非時衣欲須應受受已當疾成
衣若有望處求令滿足若不足者得畜經一
月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衣已
竟羯恥那衣已出有四句廣如前說言得非
時衣者何者是時何者非時若住處不張羯
恥那衣者一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若住處張羯恥那衣者五月謂從八月
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學七}是名時餘名非時若
有望處者謂衣少更求得畜一月者謂有望
處於父母兄弟姊妹師主等處當與我衣若

五年會若六年會若頂髻會若盛年會我當得衣若足者善若三衣隨一不足者得齊一月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望無望處 望斷不同衣 新故糞掃衣 條數肘量等

若苾芻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處若得如是同色衣時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色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

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不得餘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十日不得餘衣十一十一日不得衣十二十二日不得乃至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餘衣即應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捨墮若苾芻二十一日不得餘衣乃至二十九日得餘衣三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

不持不捨不作分別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薩
祇波逸底迦由前得衣相染續故如得青色
衣既爾得餘色衣事皆同此若苾芻一日得
青色衣不作而畜無別望處便作是念若得
如是同色衣者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類
衣時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
別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
波逸底迦若一日不得餘衣二日得衣乃至
三十日得衣廣如前說如得青色衣既爾得
餘色衣等事皆同此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

不作而畜有希望處然希望處時節長遠不
稱所求無力能得或於是日得青色衣於十
日內應作衣如是廣說乃至三十日方得餘
色衣事同前說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
而畜有希望處其所望處雖未得衣心不斷
絕或於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廣說若苾芻一
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情有希望若所望處
皆斷絕者彼苾芻所得之衣於十日內應持
應捨如前廣說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
德有幾種衣佛言有二種一新二故新謂新

織故謂曾經四月著用卽波離復有五種衣
一有施主衣二無施主衣三往還衣四死人
衣五糞掃衣云何有施主衣謂有女男半擇
迦爲其施主云何無施主衣謂無女男半擇
迦爲其施主云何往還衣如有死人眷屬哀
念以衣贈送置於屍上送至燒處學七旣焚葬已
還持此衣奉施僧衆云何死人衣於屍林中
死者餘衣無主攝受云何糞掃衣此有五種
云何爲五一道路棄衣二糞掃處衣三河邊
棄衣四蟻所穿衣五破碎衣復有五種一火

燒衣二水所漬衣三鼠啣衣四牛齧衣五姪
母棄衣若苾芻得新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
縫兩重爲僧伽胝兩重爲尼師壇一重爲盟
旦羅僧伽一重爲安旦婆娑若苾芻二重爲
僧伽胝時若欲更著第三重者貼時得惡作
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於
新僧伽胝擿去舊裏擬將別用擿時得惡作
罪至十一日明相出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
僧伽胝擿去其裏浣染縫治還欲安此者無
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不安了者得泥薩祇

如僧伽祇既然於尼師壇事皆同此若苾芻
有新唄咀羅僧伽貼第二重貼時得惡作至
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安咀婆娑亦復
如是若苾芻得故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
四重爲僧伽祇四重爲尼師壇兩重爲唄咀
羅僧伽及安咀婆娑若苾芻於二重唄咀羅
僧伽及安咀婆娑若欲更著第三重者貼時
得惡作罪十一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
芻於此重衣若欲擲去或安不安有犯無犯
廣如上說若苾芻得有主衣無主衣往還衣

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數應知若糞掃衣時隨
意重數作無齊限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
大德僧伽祇有幾種條數云何佛告鄔波離
有九種別云何爲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
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
二十五條鄔波離初三種衣二長一短次三
種衣三長一短次三種衣四長一短應作應
持過此已上便成破納鄔波離白佛言大德
衣之大小有幾差別佛言僧伽祇有三謂上
中下上者豎三肘橫五肘下者豎二肘半橫

四肘半二內名中若盟咀羅僧伽及安咀婆娑亦有三種謂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說鄒波離復有二種安咀婆娑豎二橫五豎二橫四若極下安咀婆娑但蓋三輪是持衣中最小若泥薩祇衣最極小者但齊從橫一肘若苾芻犯捨墮應爲三事廣如上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一爾時菩薩從覩史天下託生劫比羅城淨飯王家于時四古有大名稱云釋迦族生太子

在雪山邊分彌河側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去斯不遠有跋羅門仙人名阿私多善解占相王召觀察授記有二種瑞若在家者爲轉輪王化四天下爲大聖主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圓滿有大威力勇健無雙十四能降怨敵盡斯大地窮四海邊無諸盜賊亦無酷罰以法理人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以正信心從家至非家當得成佛應正徧知名聞十方弘濟羣品是時所有諸國大王皆悉聞知

釋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名聞十方弘濟羣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當於後時受其福祿又作是念今我無緣能見太子若我承事淨飯王者即爲承事太子身也時諸國王咸皆遣使并持國信至淨飯王所後時菩薩養在深宮年漸長大由見老病死故心懷憂惱遂往林中屏棄人事時諸國王聞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淨飯王者意事太子而今太子旣往林中情求出離我今何事徒爲費損於是使人及諸國信悉皆斷絕

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與淨飯王國界隣近信物雖絕使尚往還於時時遣使相問所遣使人是國大臣名曰密護是時密護至淨飯王所論國事已便於大臣鄔陀夷舍而爲停止若淨飯王遣使往問勝光王時使遣大臣鄔陀夷往時鄔陀夷至室羅伐城見勝光王論王事已於密護舍而爲停止時密護有婦名曰笈多顏貌端嚴人所樂見是時鄔陀夷便與笈多共行非法時彼密護聞婦與鄔陀夷私有交密便作是念此二惡人當斷其

學七

十五

命後更思念我若殺者擾亂王城爲大驚怖如何爲此罪過婦女殺婆羅門耶即便捨而不問後於異時密護身死時勝光王以無子故所有資財收入王庫時鄔陀夷聞斯事已便作是念我今存在如何令彼笈多無所憑託便於夜中思利害事曉便往詣淨飯王所作如是白王與勝光王國界隣接見有如是不穩便事應遣使人往彼籌度若不問者當招禍敗王便報曰若如是者卿當爲使往彼商量時鄔陀夷即便往詣室羅伐城作如是

念我今爲當先見大王先見臣耶作是念已復更思量求事之法理從下起即便往至國大臣所陳其本意云我啓王欲取笈多幸願仁恩助我言及大臣聞已然可其事時鄔陀夷即便詣勝光王所共論國事即白王曰幸願大王賜與停處王曰卿已曾來何處停止白言我先停在密護之舍王曰今者宜應還停彼處便白王曰密護身死王曰家主雖死宅豈死耶鄔陀夷曰宅雖不死產業皆無王命臣曰可覓停處安鄔陀夷鄔陀夷出已臣

白王曰豈鄔陀夷更無停處然彼先與笈多
交通本意緣斯欲爲啓白王今若能攝受此
人即是攝受淨飯王矣時勝光王即令使者
命鄔陀夷至便告之曰鄔陀夷我實不知卿
與笈多先有交密今以笈多與卿爲婦宅及
財物亦並相供時鄔陀夷拜謝而去是時笈
多聞鄔陀夷來詣其舍即出當門大聲啼哭
鄔陀夷至門問笈多曰何意啼泣笈多報曰
我之所愛夫主身亡仁豈於今亦當棄我鄔
陀夷曰我本相爲而來至此已白王訖汝及

學七

十六

家資悉皆相與汝爲此住爲向劫比羅城笈
多自念我今若往劫比羅者婆羅門婦不存
我命我今宜應留住於此於其本宅是時鄔
陀夷便有兩宅一在劫比羅一在室羅伐城
爾時菩薩於六年中一無所有修苦行已後
便隨意欲受上妙飲食即以飯食及諸酥油
徧塗身體以暖湯水而爲沐浴遂便往詣勝
光聚落二牧牛女所一名歡喜二名喜力受
十六倍乳糜飽足食已復詣善行男子所取
吉祥草時黑龍王讚歎菩薩向善提樹下手

自布草不令撩亂跏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
口言若我諸漏未斷盡者我終不解此跏趺
坐是時菩薩未解跏趺衆惑皆盡爾時世尊
降伏三十六億魔軍兵已證一切智受梵王
請往婆羅痾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度五苾芻
及以隨五苾芻已即便行詣白疊林中度六
十賢部令住見諦又至勝光聚落度二牧牛
女亦令見諦又至烏盧頻螺林側度千外道
出家受具又至伽耶山頂現三神變教化令
住安隱涅槃又至杖林令摩揭陀主頻毗婆

學七

十七

羅王住於見諦并度八十百千諸來天衆無
量百千摩揭陀國婆羅門等次至王舍城受
竹林精舍亦與身子目連出家受具次往室
羅伐城受逝多林給孤獨園次至憍薩羅說
少年經令勝光王得見諦已住逝多林時勝
光王遣使持書往淨飯王所自言大王王今
慶喜太子已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飡甘
露今現住在逝多林中時淨飯王聞此信已
以手支頰懷憂而歎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
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

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者云來逝多林
內其事如何時大臣鄒陀夷前詣王所便白
王曰大王何故以手支頰懷憂而住王曰我
今豈得不懷憂耶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
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
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有信云一切義成
太子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食甘露來逝
多林寧不憂也時鄒陀夷即白王曰若如是
者臣爲使去持信還歸王曰卿今去矣還於
彼住亦不歸來鄒陀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

來時淨飯王自裁書曰

始從受胎後 我養於世尊 煩惱火恒燒
常希最勝樹 今既長成已 徒衆數無邊
餘人受安樂 惟吾獨辛苦

書了印訖與鄒陀夷時鄒陀夷持王勅書往

學七

室羅伐至世尊所奉上勅書世尊受書便自

十八

披讀時鄒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羅
城不佛告鄒陀夷我共汝去時鄒陀夷憶昔
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頻召竟不還國重白佛
言必若世尊不肯歸者我今有力自強將去

音釋

此即誠無將導者

汝何方便能將去

此即將無全導者

汝何方便能將去

綖綖結切 擊渠京切 僧重梵語也此云
 尼猶絞也 盟條也 羅梵語也此云 伽上著衣即 胝當達切
 輒職緣切 炒楚絞切 曬暴曬所戒切 曝蒲 坐坐臥
 切剝切 輓於華切 軾賞職切 車中 摘他座
 斫也 端橫木也 軾所憑木也 車中 摘切挑
 也 涼其亮 疵女黠切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學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鄔陀夷聞佛世尊說伽陀已頂禮佛足
白佛言世尊我欲還宮白父王知佛告鄔陀

學八

夷爲佛使者理不應然鄔陀夷白佛言爲佛
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鄔陀夷凡出家者方爲
佛使鄔陀夷言我願出家然爲要契事須還
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方報
前信鄔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爲

菩薩時生生之處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
如法教令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
鄔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與
鄔陀夷出家令其長夜永得利益舍利子言
如是世尊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所有行法略
並告知時鄔陀夷既受教誡禮舍利子已詣
世尊所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
言汝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宮宜至其門
外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外若喚入者即
應隨入彼若問言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

言更有若問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
耶答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王宮內
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宮不答言不宿問
何處宿止答言或阿蘭若或毗訶羅若問一
切義成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來若言何時
欲來答言過七日後方來至此時鄔陀夷禮
佛而去爾時世尊神力加被令鄔陀夷如伸
臂頃即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告守門者曰
爲我白王釋迦苾芻今在門外門人問曰更
有諸餘釋迦苾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即便入

白王曰大王釋迦苾芻來在門外得令入不
王言喚入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門人引
入既至王所王識顏狀問言鄔陀夷汝今出
家報言我已出家王便問曰一切義成太子
亦作如是形狀答言大王亦同此狀時淨飯
王無始劫來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絕
學八 投身擗地以冷水灑良久乃甦從地起已問
鄔陀夷曰一切義成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
來何時欲來過七日已方來至此時王即便
命諸臣曰一切義成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

此卿等應可修飾城隍莊嚴道路宮中內人亦令灑掃太子欲來鄔陀夷言世尊不住王家及內宮裏王曰何處居停答曰或阿蘭若或毗訶羅王告諸臣曰卿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子六十房是時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蘭若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十六大院子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隨言即成諸勝天人舉心事辦相應定力意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諸穢以栴檀香水而徧灑之處處皆有殊

妙香供懸衆繒綵建立幢幡布列香華誠可愛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時諸大衆久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而住爾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來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學八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三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已俱來從佛爾時世尊自調伏故調伏園遶自寂靜故寂靜園遶解脫解脫

圍繞安隱安隱圍遶善順善順圍遶離欲離
欲圍遶阿羅漢阿羅漢圍遶端嚴端嚴圍遶
如栴檀林栴檀圍遶猶如象王象子圍遶如
師子王師子圍遶如大牛王諸牛圍遶猶如
鵝王諸鵝圍遶如妙翅王妙翅鳥圍遶如婆
羅門學從圍遶猶如大醫病者圍遶如大軍
將兵衆圍遶猶如導師行旅圍遶猶如商主
商客圍遶如太長者人衆圍遶如諸國王大
臣圍遶猶如明月衆星圍遶猶如日輪千光
圍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遶如增長天王

鳩槃荼圍遶如醜目天王龍衆圍遶如多聞
天王藥叉衆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遶
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遶如梵天王梵衆圍
遶猶如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霞變垂布
猶如象子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
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
一尋朗逾千日安步而進如移寶山十力四
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
聲聞尊者阿耨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者婆
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

大目連尊者迦葉波尊者名稱尊者圓滿等
諸大聲聞及餘人衆往劫比羅漸次而行至
盧咄多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
木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城所有
人衆聞一切義成太子今欲來至皆大歡喜
竟共奔走往屈路陀林時淨飯王於寬廣處
敷設牀座以待太子是時乃有無量百千大
衆雲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覺或有情生
喜樂作如是念爲父禮子爲子拜父耶時佛
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諸釋迦

子各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
太子大有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衆隨從空
中於劫比羅城圍遶而去今者獲得無上妙
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輕慢心故我
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城爾時世尊隨心所
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芻
涌在虛空猶如滿月共相圍遶亦如鵝王舒
翼而住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廣現神變爾時
世尊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
白紅頗胝色或現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

火身上出火身下水如東方既然南西北
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於虛空中高七多羅
樹時諸苾芻但高六樹世尊高六苾芻高五
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二佛二衆一佛
一衆與六人等佛六衆五佛五衆四佛四衆
三佛三衆二佛二衆一佛一衆學八便居地世尊
去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千俱
胝人天大衆圍遶而去至劫比羅城時淨飯
王既見佛已頭面禮足說伽陀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瞻部樹影不離身

今是第三禮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禮佛足已情
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父禮子之足時淨
飯王告諸釋子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
菩薩初生之日大地震動放大光明普照世
界其色晃曜過於三十三天於世界中間黑
暗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爾之時並蒙
光曜彼處所有舊住有情蒙光曜已互得相
見共作是語仁等有情亦居此處爾時我見
希有事已便禮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觀

諸產業於瞻部樹影結跏而坐遠離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定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悉東垂惟瞻部樹影而獨不移蔭菩薩身爾時我見希有事已復禮佛足此是第三禮世尊足爾時世尊於苾芻衆中及諸大衆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復禮佛足對面而坐此是第四禮世尊足時諸釋迦於屈路陀林中殊妙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以待世尊及苾芻衆爾時世尊詣彼林所於大衆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即以種種盡世

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衆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或有諸人但爲合掌復有諸人遙望世尊默然而坐時淨飯王即以伽陀而問佛曰

學八

佛昔在王宮

出乘象馬輿

云何以雙足

六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刺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著麤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慙愧爲上服

被著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食香稻飯

盛以勝金盤

乞食噉麤踈

云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食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蠲除飲食貪

慾物故哀受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悉蠲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王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福德津

去垢不需身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能淨身心垢

清淨人所歎

智者於中浴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爾時世尊以妙伽陀答淨飯王已次觀大眾
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彼根機而爲說法其
聽法者所謂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
百千諸來大眾同聞妙法得預流果或得一
來果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發趣無上
菩提之心自餘諸眾皆令歸依三寶住正信
中時淨飯王由極歡喜故未得見諦淨飯王
及諸大眾禮佛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更
於夜中作如是念惟我一子有此威德餘無

及者爾時世尊知淨飯王心之所念欲令降
伏家宗慢故至天曉已便命大目連曰汝當
觀察愍念父王目連白佛言唯然世尊即便
執持衣鉢詣淨飯王所時王既見目連來至
便唱善來命之就座是時目連即如所念入
三摩地既入定已學人隱身於座涌現空中時大
目連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
白紅色頗胝迦色或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西
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座時淨飯

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更有如是大威德
類如尊者不時大目連即爲父王說伽陀曰
牟尼聖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惟我子有大威德於
餘亦有如是苾芻具大神力前起慢心即便
除斷是時淨飯王復作是念令者世尊惟人
供養不見諸天時大目連知王念已便白王
曰大王我今還欲往世尊所自言隨意時淨
飯王亦詣佛所爾時世尊知父王念即於屈

路陀林悉皆化作蘇頗胝迦時淨飯王欲東
門入門人報曰大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
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
是何人門人答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天王
時淨飯王便往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
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
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答曰我是
南方增長天王時淨飯王便往西門欲見世
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
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

何人門人答曰我是西方醜目天王時淨飯
王便往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
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
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我是北
方多聞天王爾時世尊便以神力加被淨飯
王令於門外見佛世尊與諸天衆說微妙法
時淨飯王見是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
惟人衆之所供養亦爲諸天而來親奉令淨
飯王慢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日連引淨飯
王入見世尊既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隨淨飯王及餘諸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隨其根機而爲說法令淨飯王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果既證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天非沙門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作我依世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捺落迦傍生餓鬼三惡道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能盡未來生死邊際乾竭血淚巨海越度白骨大山無始已來曾所積集身見窟宅今並除棄證斯妙果大德於生死流我

今得出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爲卽波索迦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禮佛而去便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彼便報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能爲王問言何日報言今日彼便報曰我於世尊初來之日即於彼時我得見諦次往斛飯王後往甘露飯王所異稱王位彼悉自云我已見諦淨飯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誰頂令受王位彼便報曰釋迦童子名

學八

十

曰賢善可稱王位時淨飯王即便灌頂以其王位受與賢善爾時世尊及苾芻僧衆於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令佛弟子外道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由昔苦身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門徒容儀可愛觀相生善若令釋種陪隨世尊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飯王集諸釋種而告之曰諸君當知一切義成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皆報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報言我等稱臣皆爲從者王復告曰今一

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情同食斯味仁等何因不爲隨從彼皆報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曰爲全家並去爲當家別一人王曰家別一人時淨飯王即便槌鐘宣令普告諸釋種中家別一人出家奉佛若不肯者必招咎責學八即於是時釋種之中賢善無滅等五百釋子悉皆出家如世尊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時五百釋子苾芻極招利養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爲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耽著財利世尊

欲令絕利養故即便旋往室羅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巡至故二笈多之宅在門而立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瞻其顏狀知是故二即便以手搥胸而告之曰鄔陀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鄔陀夷曰賢首如我世尊爲菩薩時便捨寶女耶輸陀羅瞿比迦密伽闍等六萬婁女而爲出俗誰能共汝塵垢之面而沉溺耶笈多報言鄔陀夷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

收歛家業尋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勿遲遂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來看問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報曰我之家業尚未收歛鄔陀夷曰要待憍薩羅國煨燼之後汝之家業方可了耶笈多報言今即收歛明當出家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累尚被黑鉢同梵行者所輕況復令彼出家更招譏議云六衆苾芻度苾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往王舍城旣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時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往逝多

林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陀夷諸苾芻報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彼既聞已即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言聖者鄔陀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我既付囑家產彼便遠捨而去我今

學八

十二

不居俗舍復非出家寧不憂惱有人報曰爲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新髮于時苾芻尼衆爲請教授來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悵問言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芻尼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度

苾芻尼耶還令尼衆度汝出家可隨我來至大世主喬答彌處度汝出家時諸尼衆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白言聖者此之笈多情願出家時大世主即與出家時鄔陀夷在王舍城作如是念我爲護惜諸黑鉢者故不與笈多出家我多喪失腰條雜物資身之具若餘黑鉢度笈多出家者乃至暫欲見我亦無由得雖及安居情常不樂時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城夏安居已來至王城時鄔陀夷於竹林精舍外近大道邊瞻望而住遂遙見彼

老苾芻來髮共荻華眉長下覆偃肩垂臂徐步而行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比之來者何上座耶既相近已告言善來善來上座老苾芻云敬禮阿遮利耶敬禮鄔波馱耶時鄔陀夷見無軌則不識二師即知定是摩訶羅也遂

學入

十三

將入寺問言爾何從來報言從室羅伐來時鄔陀夷便生是念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者譏醜我應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既從彼來得知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在室羅伐爲夏安居彼便報言世尊無病安樂在

彼安居又問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衆並得無病安樂如常所居於時時中奉覲世尊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人並得安隱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問住位了教憍陳如住位迦葉波住位舍利子大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主喬答彌及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鹿母毗舍佉善生夫人悉得無病安樂住不答言並安樂住又問汝識長者婦笈多不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陀夷昔日之妻鄔陀夷曰彼豈今時尚爲長者之婦答曰已出家訖

鄔陀夷問曰誰與出家報言是大世主鄔陀夷便作斯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喚言摩訶羅目來濯足時鄔陀夷取彼衣鉢掛在極高象牙牀上遂多與油令塗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當安隱歡意而住彼便報言我不樂住時鄔陀夷便持鎖鑰而付與之告言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之而去摩訶羅此是鎖鑰汝自當知說是語已即便涉路漸至室羅伐城逝多林內灑掃房宇以輒牛糞而塗拭已便掩半扇偃卧牀上

作歌詠聲而誦正法時有苾芻尼爲請教授而來至此諸尼聞此諷誦之聲識其響韻即便共往鄔陀夷所問言大德往時走去比何處來答言我前須往王舍城中尼問知已即便歸寺告笈多曰汝今喜滿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多問曰若箇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陀夷笈多曰因何是我軌範之師我豈從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識人多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往問其安不彼即具持屑香及油澡浴之物往詣彼房扣門而喚

鄒陀夷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鄒陀夷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是時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豈是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復與汝而爲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與我出家鄒陀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德前作斯語汝當收歛家業我度汝出家我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遠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誠非俗亦非出家鄒陀夷曰我豈當時自貽重擔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爲

設說法禮已便坐端心聽法時鄒陀夷卽爲說法說法之時卽便追念昔時所有歡笑之事問笈多曰汝憶往時在某園林天祠之處飡噉如是美妙飲食談話之時欲意便起欲心旣起情多錯亂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表知男女有欲盛心無欲盛心笈多覺知鄒陀夷欲心熾盛告言聖者我暫須出事了還來鄒陀夷作如是念此爲便利而欲出耶遂令暫出笈多出已撩舉羣衣急走而去時鄒陀夷聞其走聲卽便出外隨後而去喚言禿

舉八

十五

沙門女走向何處復更急赴生支觸體其精
遂泄欲心既歇徘徊而住笈多知己亦復還
來報言聖者我若許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
芻鄔陀夷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者即是
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是護

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
即是護他云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
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成
自護笈多報曰聖者可脫羣來我當爲浣時
鄔陀夷即以衣付是時笈多見衣精已便生

悔心即便自念我之身分未有聖者鄔陀夷
所觸所見我不順彼實非善事作是念已陪
發染心如佛經中說伽陀曰
諸有耽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暗中

時彼笈多欲心亂故取精一涕置於口中復
取一滴投女根內有情業力事不思議時有
中蘊有情是最後生而來依託笈多之身便
爲浣衣諸尼見問笈多具答其事諸尼更問
我言謂汝爲求勝法往大德處寧知更有此

惡事耶笈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戒者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往白苾芻諸苾芻白佛告諸苾芻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既其有娠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名童子迦葉學八十六波於我法中而爲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最爲第一爾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令非親族苾芻尼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

廣說乃至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打故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言親族者謂從七祖父母兩人已來皆是親族過此便非苾芻尼者謂是笈多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云何爲七一者毛二者芻摩迦三者奢搦迦四者羯播死迦五獨孤洛迦六高詒薄迦七者阿般蘭得迦言浣者下

至水浸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族尼作非親族想令
浣故衣犯捨墮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
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於三中隨
一爲初使非親尼皆得本罪若非親尼疑亦
捨墮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得惡作罪若是
親尼而起疑心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一

學八

十七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如佛所說
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然諸釋種既
出家已利養豐多彼於衣服常事料理長衣
長鉢絡囊腰條並多貯畜世尊知已作如是
念此諸釋子本求解脫而爲出家於出離因
悉皆棄捨不修善品耽著財利我今應爲說
法令捨財利世尊時時爲其說法彼諸釋子
不能見諦世尊復念何因緣故釋子出家不
能見諦皆由耽著財利資生雜物我今若作
訶責治罰者釋子苾芻無由開解應示諸佛

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然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爲我請食者除長淨日時諸苾芻謹受佛教衆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爲佛請食者及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爾時世尊於三月內宴然而住無一苾芻輒得見佛除請食人及長淨日時有苾芻名曰小軍於王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於室羅伐城作後月安

居是時小軍三月滿已隨意事了并作衣竟執持衣鉢順杜多行與諸門徒端嚴整肅往室羅伐城旣至彼已小軍苾芻安置衣鉢洗手足已詣世尊所時六衆苾芻遙見小軍苾芻來世尊所共作是說此客苾芻破僧伽制復有說云我當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時小軍苾芻詣世尊所徐扣門扇佛與開門小軍入已禮世尊足在一面坐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歡言慰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

學八

十八

大德我從王舍城來於彼安居世尊問曰王
城苾芻已作隨意白言已作世尊問曰小軍
何意汝自端嚴端嚴園遶小軍白言大德若
有人來見求於我欲出家者我便報言汝善
男子當住阿蘭若常乞食但三衣糞掃衣樹
下坐我爲讚歎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
家若言不能令隨意去若有欲受圓具或求
依止或求讀誦或學如理作意寂念思惟來
求我者皆如前報若言能者隨彼所求圓具
等事若言不能令隨意去由此緣故我身端

嚴門徒亦爾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軍汝能
誓度無量人天利益無邊諸有情類來求法
者令得安樂小軍當知若能讚歎杜多功德
者則爲讚歎我身無異若有毀訾杜多功德
者即是毀此我身何以故小軍我於長夜讚
歎稱揚如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應違僧
制令小軍白佛言我實不知此處僧伽作何
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告苾芻曰汝
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
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爲我請食

摩訶八

十九

者及長淨日時諸苾芻受我教已又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爲佛請食者并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應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小軍白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主人自立制令豈及於我佛告小軍無問客主僧伽制令咸須遵奉然我從今爲客苾芻制其行法凡客苾芻入寺之時即應先問舊住苾芻曰具壽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問者善若不問者得惡作罪若主人報者善若不報者亦惡作罪佛告小軍

然阿蘭若苾芻與其饒益免依僧制若阿蘭若人欲見我者無問時節隨意來見并與十三杜多功德相應者亦隨意來見若糞掃衣人但三衣人_{此二與}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人鉢乞食人不重受食人_{此五與}住阿蘭若人樹下居人露處住人隨處住人屍林住人_{此五與}常坐人_{此一與}策小軍當知斯等諸人隨情見我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禮佛而退時六衆苾芻即便往詣小軍之所白言具壽可見容許我欲詰問

小軍報曰具壽五部罪中隨意當詰報言汝
犯彼逸底迦罪須如法說悔小軍答言具壽
我不見罪報云汝豈不見破僧制耶答曰僧
伽有何制令即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軍曰
具壽世尊告我云小軍我與蘭若苾芻作其
饒益免依僧制隨意入見但學八他揭多時彼釋
種諸出家者聞斯說已各生是念諸仁當知
具壽小軍在王舍城夏安居了來見世尊即
得承事親共言談我等在此而不能得親奉
承事此意即是由見多貪攢斥於我我等宜

於長衣鉢物觀之如病如癰如箭當棄除之
時諸釋子苾芻咸作是念我等宜將所有長
衣鉢等向具壽阿難陀所隨有言教我等奉
行時諸釋子苾芻各各自持長衣長鉢絡囊
腰條諸資具物至阿難陀所作如是語善哉
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資生之具願為哀
受時具壽阿難陀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
住待我當為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陀便詣
佛所禮雙足上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白世
尊佛告阿難陀可為受取置一大房并語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摩訶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從非親尼取水學處第五之二

爾時薄伽梵由小軍苾芻故觀諸釋種意樂
隨眠根性差別為說當機微妙之法令彼五

學九

百釋種苾芻即於座上自證圓滿破無明殼
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
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

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各生疑念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有何因緣由小軍苾芻故
遂令五百釋種苾芻遠離多貪求少欲行得
殊勝果度生死海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隱
之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於今時離欲瞋
癡無愛無取於諸我慢悉皆除遣脫諸有支
得一切種智證無上覺由小軍故讚歎少欲
令五百釋種出生死海證大涅槃此未希有
汝諸苾芻如我往昔具欲瞋癡有愛有取於
諸我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不遣除輪迴

有支未得解脫非一切智亦由我爲小軍譖
歎少欲可責多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
此之因緣汝等當聽於過去時婆羅痾斯國
有王名梵摩達多爲大法王時世豐樂人物
熾盛無諸鬪戰干戈征罰邪僞惡人共相侵
害亦無災橫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
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王夫人名曰妙梵於
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時王無子爲求
子故祈禱世間一切諸神及同生天希望後
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獲得子息此誠虛妄

若由乞求得子息者於一人咸有千子如
轉輪王此事既無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現前
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有染心二者
其母腹淨應合有娠三者應受生者中有現
前具此三緣方有男女其王一心求子而住
于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地
獄出託娠妙梵夫人諸慧女人有五別智廣
說如上時彼王妃覺有娠已情生歡悅遂白
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大王光顯國
位今我有娠現居右脅觀此相狀是男不疑

學九

二

時王聞已即大歡慶廣說如上乃至胎成常
令適悅時大夫人發如是念善哉我欲於城
東門廣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門及以城內普
行福施獄囚繫閉咸皆放捨時大夫人以事
白王王聞是已皆如所願四城門內廣施無
遮所有獄囚並皆釋放夫人既遂所求此念
便息夫人復生是念我今欲往華苑林泉暫
爲遊觀王隨出觀此念便息復生是念我今
欲往妙梵池中名華徧布共諸姝女乘船而
遊白王知已爲作輕舟置於池內即命夫人

并諸姝女乘船遊翫既至船所便誕一男得
宿命智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廣說
如上乃至此兒今者當立何字諸親議曰今
此孩子生在水中應與立字名曰水生時王
即以太子授八乳母廣說如上乃至如蓮出
學字九
池是時水生太子既長成已作如是念我何
處死在衆合獄曾作何業我昔於人趣六十
年中曾爲太子由作種種諸惡業故墮地獄
中今處人道生在王家此非善處若得爲王
還墮地獄遂便詭設方便身不起行現學雙

相水生太子當誕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子各取當時瑞應而爲立名既漸童年堪能入出大臣並將屢至王所時諸童子王令歡戲共爲跳擲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覺者亦在此中共爲跳戲今我太子雖知跋躐終立爲王爾時水生聞斯語已便作是念王今無事苦見恩逼令我復應瘧而不語後於異時五百童子漸能言說俱至王所王復生念我之太子若不瘧者亦能言說先時名作水生太子既瘧復跋因即喚爲瘧跋太

子水生之號人不復稱王於異時以掌支頰長歎而住諸臣見已俱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頰似帶憂懷王曰我於今時寧不憂歎我既爲王富盛自在稱尊海內男女俱無雖有一兒身殘瘧跋是時大臣各命醫人俱會一處令觀太子何病所中時諸醫人共觀太子無別病狀來白王曰大王我等詳觀太子諸根明利更無病狀此恐多是情有憂懼所以不言時梵授王聞醫說已遂設方便欲使起行復令其語即命魁膾於屏私處而告之

曰我此瘞太子於大衆前遣汝將殺汝可將去不應即殺膾者曰謹奉王命時王對衆人前即以太子付彼膾者遣令依法是時膾者便抱太子置寶車上從城中出詣屠膾所時瘞太子四顧城中見其富盛而發言曰

學子九

今此坊中爲空荒無物爲有人居是時膾者聞是說已尋將太子還付大王白言今此太子作如是說時王便抱瘞太子置在懷中告曰誰是汝讎我爲擯殺誰是汝友我當惠之是時太子聞是語已瘞而不答時王復命

膾者還將殺却膾者奉命同前將去太子于時見一死屍四人與去而發言曰此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置在懷中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瘞而不對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將出王城是時太子見大穀聚作如是說此大穀聚若先不食根本者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瘞而不言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命膾者曰汝可疾去往彼屍林宜以太子埋於坑穽時彼膾者同前

將去向深摩舍那掘地爲窋是時太子說伽

陀曰

何意御車者於此疾穿坑我問當速答

窋坑何所爲

膾者報曰

學九

大王生一子口瘡不能行五爲此遣穿坑

欲埋無益子

是時瘡臂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膾者情懷礪毒手持利劍惟欲殺人斷他命根以爲活業心便驚怖或容以我填棄深坑如是思已告

膾者曰若其父王隨我願者我當口語足步

還城是時膾人心生希有馳走白王王曰若

太子須王位者我即與之況餘所求不隨其

意于時大王大喜充滿告諸臣曰卿等即宜

治掃街衢香華徧布懸繒旛蓋極令嚴好如

有言曰

國主所出言或復諸天類及諸證定者

隨意事皆成

時諸臣等即奉王教莊嚴城郭悉令妙好于

時無量百千人衆雲集街衢企望太子步還

城邑是時瘧斃太子足步還城至大王所禮
父王足說伽陀曰

大王今當知 我非瘧斃者 亦非愚騃類
畏苦故須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語
恐入惡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愛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說足步而行怖
懼之言有何意趣太子自言

願王當善聽 我為說因緣 我於前世時
曾經六十歲 得為王太子 具受五欲樂
由斯六十歲 墮在泥黎中 備受諸苦惱

不可以言說 業盡方得出 重獲於人身
我憶如是事 恐墮地獄中 定不願為王
放我之林野

王曰愛子本作祠祀及修勝行設諸施會供
養仙人冀得子息以紹王位汝今何故捨而

出家太子曰

學九

六

我不求受欲 怨諍由是生 願修真梵行
斯能壞怨敵 我不求受欲 猶如於毒果
願修真梵行 常食甘露藥
王曰

世間所愛樂 惟王是極尊 何故汝今持
捨之求離俗

太子曰

終能生苦者 此不名為樂 要求真樂處
能令苦皆盡 願王今放我 捨俗往林中

王曰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華郁烈牀褥柔
輭寢息安寧絲竹音聲而為賞翫上妙衣服
披著以時甘美餚饌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
止山林寢卧枯葉狐狼虎豹吼叫相驚皮草
為衣根果充食水皆熱濁欲飲無由汝今何

意棄捨尊榮樂居林野太子曰

寧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國王恒殺罰 來世善果共相違

願王放我隱山林 畢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愛子先當為我斷彼三疑後欲出家未

學九

為難也汝見城中所有富盛作如是語今此
城中為空荒無物為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
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王今無事令人殺我
竟無一人稱理而說王今何為殺斯太子我
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善哉汝又第二見與

死人便作是說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汝何密意復作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若人自作惡行而身死者此謂死而更死若人自爲善行而身死者此謂活而身死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此亦善哉汝又第三見大穀聚復作斯說若先不食根本者汝何密意復作斯說太子曰大王善聽彼諸耕人從他貸穀食而作業後時穀熟積成大聚債主來索多並還他如若先時不食他物便成大聚人亦如是由行十善方獲人身若更造惡不修於

善前世善根即便銷盡善根盡故亡失善道與此相違即不亡失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聞語已告言愛子此更善哉時王即便抱持太子哽噎流淚告言汝已決意志不可移今隨汝情修行善業我亦於後隨至山林時梵授王命諸臣曰若我太子不出家者當是何人諸臣報曰當爲國王卿等諸子復是何人報言是隨從者王曰太子今旣出家卿等諸子何不隨從諸臣白言謹奉王命令其出家去城不遠有一靜處有五通仙人稟性慈悲

哀憐一切是時太子與五百人出婆羅痾斯將諸侍從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時彼仙人並隨其願既出家後勤教要法太子不久獲得五通後時仙人命過太子便依喪禮焚葬其屍是時瘞變太子於五百人躬爲訓導瘞變太子其名遂隱瘞變大師勝號彰著時瘞變大師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豈不由彼多畜鹿皮樹皮廣停祭器水器雜菜根果繁以自供養體常勞五通難證我今若作訶責治罰者彼五百人無由開解宜可示

其菩提薩埵無上善巧化度之儀爾時大師告諸摩訶薄迦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三月內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輒來見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長淨之晨時諸弟子奉受其教衆共立制於三月內一人不得輒見大師唯除一供果菜人并長淨日若有違制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其師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有一人輒得入見唯除採果及長淨日爾時大師於其住處見一飛鳥報言善來飛鳥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

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
作知足心次見一鹿報言善來野鹿我今與
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
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時諸弟子聞
師與鳥鹿言說各生是念豈非大師捨默然

學九

九

禁咸詣師所禮已俱坐彼師默然不共其語
時諸弟子復生是念豈我大師共傍生語不
與人言即便捨去復更有一婆羅門子名曰
能施遇來至此仙人遙見告曰能施我今與
汝所作相似汝惟持一鹿皮衣一祭器我亦

同爾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
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不同此處更有餘類
多畜皮衣廣停雜器貯諸果菜求覓疲勞時
諸弟子聞是說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師讚歎
少欲毀訾多求觀此意趣便是由見多貪擯
斥於我我等宜應於諸盈長皮衣雜器觀之
如病如箭如癰棄之河內宜著一鹿皮衣雜
器各一衆共許可各以雜物棄彼河中惟一
供身俱詣師所師觀根器而爲說法皆證五
通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癡癡

五通仙人即我身是以菩薩行化諸有情往時五百弟子即五百釋種苾芻是往時能施即小軍是我於往時由能施故令五百人捨離多貪修少欲行獲得五通今時由小軍故令五百釋種苾芻捨棄貪求遵知足行具足六通成阿羅漢究竟安住寂滅城中汝等應知作純黑業者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者得純白異熟作雜業者得雜異熟是故汝等應棄純黑及以雜業當可精勤修純白業觀此因緣汝當修學此是緣起然佛世尊未與苾

芻制其學處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華色苾芻尼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往閤林中在一樹下半跏而坐入滅盡定是時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有作是言聖者蓮華色我喚令起復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華色至日暮時出定徧觀諸尼盡去便作是念我爲入城爲當住此即

學九

十

便入定時有五百羣賊行劫盜已至此林邊諸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爲防守遂於林內見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苾芻尼非苾芻也餘人問曰爾何得知報言苾芻全跏尼則半跏此既半跏明知是尼時諸賊徒生希有念君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闍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即便往詣賊將軍所將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闍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

人曰我試看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所樂觀寂定威儀觀而深敬歎曰今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苾芻尼容彩將軍曰宜應喚起我奉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非時食將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容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其飲酒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今我幸會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餐食便以貴價毼衣裹上妙食掛於樹枝作如是

說即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無所不知
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爲受用作是語
已捨之而去時蓮華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
起便見大衆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
賊徒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無
有過不復見裹食掛樹便作是念此由淨心
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餘授食之者恐
禽獸來壞其淨施我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
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惡觸苾芻是淨苾芻惡
觸尼亦是淨遂即自手持去詣逝多林六衆

常法每一二人鎮居門首時鄔波難陀在寺
門前經行而住遙見苾芻尼來問言大妹豈
天未曉城門已開尼言大德我非城宿從閭
林來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彼林中起怖畏
心身毛皆豎大妹如何獨住於彼手持者
是何物耶時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時賊徒淨
心留與鄔波難陀曰大妹由汝威儀賊生敬
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杖令負物去
鄔波難陀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氎刺
作兩重僧伽胝衣少欲而住修諸善品誠亦

佳矣尼言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情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迴來至此以衣相施鄔波難陀作如是念若更有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我無由得報言大妹可住於此我當爲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鄔波難陀即入寺中見受食人無事而住報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辛苦汝今無事閑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詣寺門就苾芻尼受取初食尼與食已展白毘衣施與鄔波難陀既得衣已喜而呪願曰汝所

學九

十二

施物是心瓔珞爲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隨情受用勝妙衣服終至無上安隱涅槃即便捨去時蓮華色苾芻尼便作是念我今爲向本處爲禮世尊我今已來當禮佛足便詣佛所禮世尊已在一面坐時苾芻尼五衣破碎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尼衆於安居時足利養不阿難陀白佛言足佛言何意蓮華色尼五衣破碎阿難陀曰大德此苾芻尼深信堅固意樂淳善其所得物於三寶中咸皆喜捨來從乞者不逆其意今日此尼得

好大氎施與尊者鄔波難陀佛告阿難陀苾芻於非親族尼處受取衣耶阿難陀曰苾芻受衣佛告阿難陀然非親苾芻不生是念此苾芻尼具五衣不隨所與時悉皆受取若親苾芻則不如是見其闕乏不肯受衣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於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衣與蓮華色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便取五衣授與蓮華色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廣說乃至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家產如毗沙門王便於同望族娶女爲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情懷憂悵作如是念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無一紹繼我死之後所有資產以無子故没入王家來世路糧又未修集以手支頰長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懷憂悵支頰而住報言賢首我今寧得不憂具述其事妻曰云何修習來世資糧報言賢首若能以

好飲食供養佛及僧食已人人各奉一雙上好白氎是謂修習來世路糧預前安置妻言何故不爲是時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世尊爾時即爲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十指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僧伽明當宅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受之長者知佛爲哀受已禮足而去時彼長者於其夜中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敷座席并安水器令使往白世尊時到世尊於日初分著衣

持鉢與苾芻衆隨從而去至彼長者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覩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供養極令飽滿既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雙上妙白氎時彼長者取卑小席於世尊前聽受妙法佛隨根性示教利喜爲說妙法學九呪願頌已從座而去是時長者隨佛出已旋繞三匝禮足而退於高樓上修捨施念告其妻曰賢首應生極喜我已多作來世資糧妻便報曰仁今雖作我未修營長者報曰今所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有

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僧伽就宅食
已人施一雙上好白氎此即是我來世資糧
長者告曰善哉善哉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即
便往詣大世主苾芻尼所頂禮雙足在一面
坐聽妙法已從座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尼
衆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乃至淨澡
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盛妙白氎在上座
前開之而住時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
不許苾芻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
處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失其利養

尼衆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誠亦善哉時
大世主知衆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
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總爲受衣爲長者
婦作呪願伽陀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
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
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
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時大世主
奉佛教已禮足而去至尼住處分與上衣報
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
易取麤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往

學字九

十五

逝多林共諸苾芻欲爲換易時十二衆苾芻
尼便持貴衣至六衆所報言聖者世尊有教
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今
者宜可取此好衣與我麤者六衆報曰姊妹
直爾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爾愚昧無識不
自由者爲換易耶諸餘尼衆各隨自意持所
得衣詣老苾芻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
芻言姊妹且住我當問佛時彼苾芻往詣佛
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財來至
我所求換麤者不知如何佛言我聽苾芻從

尼受衣除換易換衣之時令苾芻尼歡喜無
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除貿易泥
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親非親
義衣有七種廣如上說除貿易者易得無罪
泥薩祇義捨悔之法並如上說此中罪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
疑從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於親族尼作

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若苾
芻尼將衣施僧或爲說法故施或爲受圓具
時施或見被賊故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
皆無犯若苾芻尼衆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
衣物到苾芻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語聖者我
今多有如是財物幸願慈悲爲我納受作是
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

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告曰賢首我欲持
諸貨物往詣他方交易經求異存家業妻曰
年少之時宜受欲樂衰老之日方可求財夫
言賢首少壯之時能忍辛苦凌冒寒暑正合
求財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勸
爲而自求作當隨其意報言任自經求便即
爲辦所須路糧周給資遣彼持貨物往詣他
處其妻於後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經求
受諸寒熱飢渴等苦皆是爲我求覓財物我
今不應端坐而住便往市中買好劫貝撚爲

上縷織成妙氎種種香熏置於篋內時彼長者經求獲利還來本居其妻作好香湯令夫洗沐開箱取氎而授與之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飲食之直縱令全賣亦未得此衣問曰賢首汝於何處得此上衣答言且宜著之彼便爲著更問曰何處得衣妻曰且當先食食已還問何處得衣妻遂以緣具告夫曰善哉賢首我作求覓人汝爲守護者善營家業如斯不久舍內資財必當豐贍妻曰此衣是我辛苦營得但自被著勿與餘人答言

學九

十七

可爾時彼長者信心淳善往逝多林禮世尊足從城出時守門人見便作是念觀此長者所著上衣今日定當多獲財利是時六衆多住寺門時鄒波難陀見長者來觀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長者著好衣服所求財利必得隨情我今若不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鄒波難陀即便唱言善來長者仁何處來猶如初月久而方現報言聖者我比興易遠詣他方近始歸還故來禮佛問言長者多獲利不答言隨時多少且免空歸報言長者我已先知

見池流出表水澄深目覩好衣知多獲利然
汝比來常有貪心經紀無欺曾不修造來世
資糧汝且可來當爲說法是時長者爲聽法
故在一面坐鄔波難陀凡說法時若說持戒
因緣其聽法者皆謂自身即生天上若說布
施因緣其聽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
若說罪業因緣其聽法者即謂自身現墮惡
道鄔波難陀爲彼長者說施相應法彼生淨
信問言聖者我幸得聞如是妙法有一雙白
氎當以奉施鄔波難陀即爲呪願汝所施物

是心資等廣說如上旣呪願已即從索衣長
者曰衣在宅內明日持來報言賢首如世尊
說

修福宜應速 寧知明日存 終與死王軍
必定相遭遇

學九

鄔波難陀曰長者汝所著衣極好白氎應持
施我我當刺作兩重新僧伽胝少欲而住修
諸善品福常資汝長者答曰非惜不與然而
我妻先爲要契衣但自著必莫與人鄔波難
陀曰長者我曾聞汝賢善淨信是大丈夫寧

十八

知汝今更隨婦語遂即近前強抽一氎得已細觀返手撫面問言聖者何意如此答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空壞架上無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雙氎與此相似者用作僧伽氎汝福圓滿長者曰豈我露形而歸耶報言長者何假外儀將爲容飾但以性祛鄙恡慚愧爲衣無慚愧者雖著衣裳露體無別汝有氎衣不長者言有若如是者今此城中諸長者等身著氎衣手持麤杖放牧牛畜日暮而歸汝今亦可身著氎衣手中執杖隨他牛後以入

城中諸人見時全無恠者即強取下氎但著氎衣授與一杖逐牛而入門人問言長者向見出城著好白氎今還露體豈遭賊耶長者曰不遭餘賊但被聖者鄔波難陀爲我說法強奪衣將門人聞已極生譏罵時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恒將五百從人禮佛雙足并諸大德耆宿苾芻旣至城門門人告曰長者雖復多諸僕從然須在意勿被賊偷長者報曰豈往給園中間有賊報言長者路雖無賊園中有之長者曰咄男子汝稟惡性如黑羊毛

不可迴改今此路中佛及僧衆常所遊履雖經多載汝不變白門人報言長者世尊善逝及苾芻僧衆足所履塵我觀頂戴敢不敬耶然昨日晨朝有一長者著上衣服欲往給園時鄔波難陀爲其說法強奪將去令著覲衣隨牛而入口陳譏罵人皆共知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以此爲緣便往給園時鄔波難陀見而告曰善來長者報曰我不善來鄔波難陀曰汝先有烟今時火發長者報曰如何令我不火發耶餘出家者咸欲捨貪大

德所爲貪更增長鄔波難陀曰我作何事長者報曰豈非昨日有人欲來見佛仁爲說法強奪其衣令著浴衣遣隨牛入鄔波難陀曰世言諸天喜施餓鬼便遮長者報曰豈可彼人金瓶澍水持以相施鄔波難陀曰長者勿作多言若不忍受隨情制戒長者曰我豈捨之宜應且住鄔波難陀默然而住時給孤獨長者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今此聖衆有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唯願世尊爲諸聖衆作憶念事勿從非親居

士居士婦乞衣爾時世尊聞長者語默然許之長者知己禮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廣如上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耶答言實爾于時世尊種種訶責鄔波難陀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

學九

二十

至於毗奈耶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泥薩祇波逸底迦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初制學處佛在逝多林時有四十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奪無有衣服時諸苾芻共議知世尊制

不許從非親族居士若居士婦乞衣我於此處無有親族宜可還向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如何露形而去議曰夜在道行晝當潛伏如是漸漸夜至寺門時彼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聞扣門聲出見形露告曰無衣外道非汝住處彼言具壽我非外道汝是何人我是苾芻何處得有如是苾芻我被賊劫欲遣如何問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芻報言善來具壽便為開門時諸苾芻競相供濟或與僧伽胝或與羅僧

伽或安旦婆婆或僧脚崎泥婆珊耶波咄羅
瀝水羅至天明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由此緣故應除餘時餘時者若苾芻被奪衣
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爾時世尊讚歎
持戒乃至廣說告諸苾芻前時創制今更隨

摩九

廿一

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除餘時
泥薩祇波逸底迦餘時者奪衣失衣燒衣吹
衣漂衣此是時

若復苾芻昔耶波難陀乃至衣義並如上說

乞者謂從彼乞求言奪衣者謂被賊奪失衣
者謂自失衣燒衣者謂被火燒吹衣者謂風
吹去漂衣者謂被水漂有此難緣乞便無犯
若異此者得時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事有三種謂價色量價者若苾芻不爲難緣
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迦利沙波拏
義已如上不
與取戒
中辨說若還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
惡作得便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
波拏等隨乞隨得罪之輕重准上應知若苾
芻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得二迦利

沙波拏直水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乃至
 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亦
 准應知色者若苾芻從他乞青色水還得青
 水乞時得惡作得時招捨墮如青既爾黃赤
 日色及以厚薄應知亦然若苾芻乞青色水
 得黃色者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餘色厚
 薄更互相望應知亦爾量者若苾芻從他乞
 五肘衣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墮或乞
 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名三事若
 乞縷纒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寬衣皆無

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
 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學九

廿二

音釋

擣吁烏切 擣指擣也 擣寧間綠切 擣手拘擣也 擣變
 不下切 膾膾屠膾也 膾疾郢切 膾楚錦 駢駢語
 切癡也 擣指戒物也 崎丘奇切 纒求位切 縷縷餘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學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過量乞衣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

學十

皆由給孤獨長者啓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佛世尊或因少欲苾芻乏衣服故有別開聽我今宜應覓少欲者共相憑附或緣彼故少有所獲即便隨處求覓其人雖復周旋而未

能見有人報云阿蘭若中有四十衆苾芻少欲而住即往詣彼寂靜林中見四十衆苾芻縫補破衣極生勞苦時鄔波難陀報諸苾芻曰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比謂仁等四十衆苾芻在阿蘭若中受諸靜慮解脫勝樂寧知在此惟補破衣艱辛亂意諸苾芻曰大德我被賊劫鄔波難陀曰此不善事極受辛苦諸苾芻曰大德何故見憂鄔波難陀曰我不憂仁愍彼盜者爲貪心故枉行劫奪捨身之後當墮地獄設得爲人受貧窮報諸具壽如

世尊說汝等苾芻若人由行偷盜數習力故
命終之後當生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爲人衣
食闕乏緣此事故我出憂言然諸具壽徒勞
艱苦縫此破衣新好氎布何不見乞諸人報
曰誰捨三寶勝妙福田於我貧人輒肯相施
報言具壽世尊每於處處讚歎仁等少欲知
足有信心者皆樂供養何不求乞答曰我欲
何處求乞衣耶鄔波難陀曰若無乞處何不
請覓勸化之人彼能爲汝易得衣服答曰何
處得有衆所共識大德苾芻捨自善品爲我

求覓鄔波難陀曰我等六衆苾芻各有九弟
子成六十人共爲汝等求覓衣物汝若無違
隨我意者我等門人因此亦得多少衣服答
曰共得衣服於我何違鄔波難陀曰我等豈
能自行乞食復覓衣耶若不幸苦得飽食者
可爲覓衣諸人報曰此亦善哉時鄔波難陀
還至寺已灑足而進既至房中思惟作何方
便於此城中總能勸化惟除給孤長者不入
其舍彼若見我常懷忿怒我今宜可先往貧
家次行富舍後往勝光王宅及行兩夫人并

學十

二

勝鬘夫人仙授長者故舊居士毗舍佉母善
生夫婦如是次第從彼乞求時有長者請佛
及僧家中設食鄔波難陀見已生念告諸弟
子曰具壽明日汝等設有寺衆差使作務皆
不須受報言我之二師少有驅使既至明日
令一弟子往喚四十衆苾芻仁等可來我爲
求衣使者到彼見諸苾芻悉皆入定使者便
念誰能於此作麤獢心不觀後世觸誤定者
令其驚覺即便還至鄔波難陀所報言阿遮
利耶彼皆入定誰能驚覺時鄔波難陀怒而

告曰癡人無智汝今作此至誠豈即盡諸煩
惱遂便自往至靜慮堂以脚蹋門堂皆振動
彼從定起問言大德何意如此報言汝四十
人欲求衣服何故省事於此坐耶來可共去
彼便報曰且少時住待嚼齒木鄔波難陀曰
可來半路當嚼學十四十苾芻即隨而去鄔波難
陀便與門人共爲議曰諸具壽我等六衆猶
如白象所至之處人皆競集我等不應老少
依次羣衆而去應可間雜前後別行即隨議
前進既行半路嚼齒木已入室羅伐市中貧

人行內叢聚而立鋪主問曰聖者今日有憂惱事耶報云我有憂事汝等頗聞有四十衆苾芻佛於處處讚歎稱揚少欲知足不報言我聞鄔波難陀曰此即其人悉皆被賊劫奪衣服鋪人聞已各相告語諸君悉可持諸弓刀牌稍之類共執羣賊六衆告曰被劫已久賊散他方諸人告曰我欲何作六衆報曰可施與衣時彼諸人即便收歛新故氎衣持以相施是時六衆束成大擔令諸少年荷將歸寺次至富人行中共聚而立彼同前問此如

前答諸人各各將貴價衣持以相施彼復還令送歸寺內次往勝光王所攢集而住時王見問答事同前王便命彼毗盧宅迦曰汝今宜應總請將帥可即急去擒彼賊軍六衆白言遭劫已久賊散他邦王曰若爾聖者欲何所作六衆報曰可施與衣時勝光王即便人別各與十三資具勝妙衣服是時六衆即令弟子同前擔去是時四十衆苾芻告鄔波難陀曰大德計所得衣我等周足勿復更乞鄔波難陀報曰具壽汝等皆是懶惰之人豈不

共我先有誠言若於仁等無有違者我亦因
斯爲諸弟子覓少衣服何故自足更不肯來
時諸苾芻聞皆默然爾時六衆苾芻遂便將
至行兩夫人勝鬘夫人仙授故舊毗舍佉母
善生夫妻處各各問答具如上述時彼皆與
十三資具上妙衣服所得衣處皆令弟子擔
向寺中是時六衆報諸人曰世尊昨日與諸
苾芻受他請食若於食處少百人者行便空
缺爲施主所恠汝等當去滿彼食行亦當爲
我送其鉢食時彼六衆遣諸人已自往寺中

選取上衣置之一處其故破者爲四十分時
四十人赴請食已還來寺中六衆食了告弟
子曰汝可喚四十少欲人來彼皆來至鄔波
難陀曰具壽我是汝等守衣人耶宜各取衣
彼見破衣共相瞻視六衆告曰汝等何故兩
兩相看彼便報曰何因皆與破碎衣物鄔波
難陀曰此用重疊作僧伽胝此縫作唄多羅
僧伽及安唄婆婆僧脚崎等足得充濟何所
嫌耶若意不滿相隨更乞答曰且得充足更
勿求餘便各將此破碎之衣往蘭若中隨事

縫補於其城邑衆皆普聞四十衆苾芻王及諸人七處皆得十三資具時有苾芻至蘭若中見諸苾芻各自劬勞補破衣服告言諸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林中苾芻問曰所言何義報曰我聞仁等七處皆得十三資具學十意今時還縫破物諸苾芻報曰仁但耳聞我自肩負若爾何處得此破碎衣裳時諸苾芻具以緣報苾芻聞已極生嫌賤遂至住處白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乃至問四十衆苾芻曰汝等實爾受他施物不知

足耶實爾世尊爾時世尊種種訶責不順正理心不調寂讚歎稱揚順理調善廣說乃至爲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彼多施衣苾芻若須應受上下二衣若過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奪衣等文並如上應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種上下衣一苾芻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芻上下者若是新衣兩重作僧伽胝豎三橫五若泥婆珊豎二橫五俗人上下者上衣長

十一肘闊三肘下衣者長七肘闊二肘應受者謂作心領受若過受者謂過前數乞得衣時便犯捨墮釋名捨悔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依量而得若更乞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乞苾芻上下衣時事亦同此若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縱減俗量不應更乞若有長不却還主若從他乞苾芻上下衣時若少不充苾芻衣量應更從乞若有長應却還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芻衣有長不還得罪輕重准事應

識若無心擬過乞者乞時得惡作罪得物犯捨墮犯捨墮已更得餘物悉皆同犯廣說如前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第八

學十

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先有自妻復行邪行其妻告曰仁者不應作此邪行之事其妻屢諫夫不隨語婦起瞋嫌共餘男子亦爲私合其夫每以家物贈彼私婦其妻亦以家物遺彼邪夫夫婦

兩人破散財物幾將略盡長者稟性暴惡打其婢使常與弊衣惡食告言由汝散我家資婢曰我實久知破散所以然而二俱家主不敢斥言時彼夫婦知婢譏刺俱懷慚愧並默無言時鄔波難陀知是事已便往詣彼長者宅中爲彼夫婦毀訾破戒讚歎持戒告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所說邪行之人命終之後當墮地獄若得爲人妻不貞謹夫有邪念若離邪行命終之後得生天上若生人趣妻室貞良夫不邪念說伽陀曰

由聽能知法 聞法離衆過 聞法捨惡友
聞法得涅槃

時彼夫婦既聞法已俱捨邪行時鄔波難陀復爲夫婦廣述歸敬殊勝功德報言汝等二人更應善聽如佛所說

學十

若歸佛陀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達摩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僧伽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時彼二人聞法歡喜深生淨信即便歸依三

七

寶彼爲讚歎五戒功德汝等善聽如佛說有五種大施何謂爲五若離殺生偷盜欲邪行妄語飲酒是爲五種大施何故離此五事名爲大施由離五故得無所畏無諸怨結妻室貞良言則信受常不憍逸由此五故感無量樂常處人天故名大施時彼二人聞此法已倍生深信受五學處鄔波難陀令彼二人住歸戒已捨之而去時彼長者復於他日更以苦楚而打其婢妻曰仁者我未識業果之時常行苦楚今由聖者鄔波難陀善知識故令

我識業異熟不應更行苦楚然諸世人自受業報貴賤無恒誰是奴婢從今已往勿行杖木夫言賢首善哉此說命其婢曰小女汝可澡浴賜以新衣告曰應勤家業施汝無畏婢作是念此二家長先皆不仁好行楚罰苦虐於我弊衣惡食尚不充軀今者恩慈事同父母復更思念自從聖者鄔波難陀入此舍後仁心撫育更不打我我今欲將何物報聖者恩若於家中偷竊少物將報恩者家主若知同前苦楚既無得處但懷媿心後於異時鄔

波難陀來爲夫婦說法而去時長者婦告其夫曰仁豈不知聖者卽波難陀是我等善友令捨惡業住善品中歸敬三尊受五學處復能時時以法相授我等宜應奉施多少長者問曰欲作何事妻曰施一白氎帔其婢聞之便作是念我以此言持報聖者時卽波難陀旦入城中次第乞食至長者家婢見禮足告言聖者我有善言欲以相報問言何事婢曰我家長者及以夫人欲將上衣持奉大德卽波難陀聞已生念世間所有貪饕之人我當

一數今聞獲利實稱本心然此婢子雖有此言我更窮詰便帶瞋色報言小女汝以何緣輒弄於我報言聖者豈敢相弄卽波難陀報言小女若言實者家長設瞋我勸容恕若其虛者多與汝杖還同昔日報言聖者何事項疑但入宅中自當知矣時卽波難陀即入其舍彼二夫妻見唱善來敷座令坐旣禮足已便取卑座跪而聽法爲說法已告言長者許與大氎我今欲見時彼夫妻互相瞻視卽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仁等更互相看彼二答

曰聖者此是我等私屏之言誰當告知豈復聖者了他心耶鄔波難陀曰我從少來持鉢乞食齒落髮白於斯小事汝不信耶時彼長者便授與衣鄔波難陀受其衣已周徧觀察即便翻手面帶憂相長者問曰聖者何意如此報言長者汝有捨福無受用福惟堪拂履或用簾窓置在笊竿自然破壞長者問曰欲何所爲報曰更求好者施我作衣答言聖者更無可得報言可買與我答曰我無價直報曰且爲賒買後當還價是時長者復看妻面

學十

九

妻曰聖者鄔波難陀於我等處誠有大恩可爲買衣遂所希望時彼長者即將鄔波難陀往至市中詣一鋪所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我令鋪主發動高心出上衣服報長者曰略觀此鋪多是貧人寧容得有好白氎應向餘處別可求之是時鋪主聞此語已便起高心出好上氎報言聖者何故相輕試看此氎鄔波難陀曰實誠好物其價如何商人報曰直五十迦利沙波拏鄔波難陀曰三十當報商人曰誰當還價報言長者相還問長者曰何

時當與長者言其時當與商人曰善隨意將去長者即便付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報言長者無病長壽今所施物是心瓔珞是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乃至廣說鄔波難陀便持此毼往逝多林長者家貧不能依時還其毼價商人遂立長者於赫日中不聽其去有知識見問言何意住立日中爲有瘡病爲服酥耶報言我非瘡病亦不服酥債久不還被立於此問言何時負債豈汝祖父負他債耶報言由我於釋迦子生敬信心以衣見

施嫌惡不受令買好者置此艱辛時彼知友聞此事已便起譏嫌沙門釋子貪求無厭諸苾芻聞已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廣說乃至佛告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隨他所施無知足心更學十換好物令彼辛苦白言實爾世尊如前種種訶責告諸苾芻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共辦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其甲苾芻及時應用此苾

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
善哉仁者爲我所辦衣價可買如是清淨衣
及時與我爲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親非親等義如上說
言衣價者謂金銀貝齒等辦者貯畜也如是
衣者謂七種如上買者謂從他買言清淨者
謂得如是堪受用衣與者謂施衣時某甲者
謂鄔波難陀不受請者先未言許因他告知
等者見他陳說往彼求衣強索其價爲好故

若得衣時便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
有三種謂價色量云何爲價若苾芻從非親
人得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時無犯不受此
衣更過索者索時犯惡作得時犯捨墮如是
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覓隨得輕重准
上應知是謂爲價云何爲色苾芻得青色衣
受時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得惡作
得時犯捨墮如青旣爾乃至餘色准此應知
是謂爲色云何爲量若苾芻得五肘衣時受
取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同前得罪如是

乃至多肘罪之輕重事並同前是謂爲量此泥薩祇衣捨衣方法事亦同前無犯者若乞縷纒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大衣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第九

佛在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苾芻起犯因緣長者及婦各與外人私通因爲說法捨惡修善事並同前但以二人各辦衣價爲異令彼二價共爲一衣致使長者受大辛苦苾芻以緣

白佛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各爲苾芻辦衣價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可共買如是清淨衣及時與我爲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相三種不同並如前說

過限索衣學處第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啓

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
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我昔時共行兩婆羅
門同一學堂從師受業我宜往見或容與我
多少衣物便就彼宅門人止之聖者勿進報
言賢首世尊制我五處不行唱令家姪女家
酒家王家屠膾家此家豈是五處耶門人報
曰聖者何須多作譏罵斯非唱令姪女等家
然是婆羅門行雨之宅報守門人曰男子汝
宜入舍報婆羅門云大德鄔波難陀今在門
外須欲相見門人曰觀斯意氣似從勝光王

斷事處來報曰癡人爲報者善若更遲延必
當令汝招大杖罰門人自念看此形勢全無
怖懼不同餘者必有所由當爲報知勿受其
辱即便入報大德鄔波難陀今在門外云須
相見婆羅門曰喚大德入誰復相遮門人聞
已便作是念由此緣故豪望沙門全無怖意
即便喚入婆羅門見遙唱善來敷座令坐既
坐定已發美妙音讚歎施門殊勝功德若鄔
波難陀發喜悅心讚布施者諸有信心婆羅
門等聽法之時作如是念善哉妙法我等宜

應割肉持施時婆羅門聞法歡喜作如是語
大德坐夏了日我當奉施六十金錢鄔波難
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即爲呪願念所施物是
心瓔珞乃至安隱涅槃即辭而去時有二苾
芻從室羅伐至王舍城爲禮佛故詣竹林中
是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諸
苾芻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有情
願隨從行者可料理衣服時阿難陀受教而
去告諸苾芻宣世尊教時二新來苾芻聞是
語已憂心而往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少年何

意懷憂彼二答曰具壽阿難陀告諸苾芻如
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願去者當料
理衣服大德我適來至猶未解息如何便往
室羅伐城時鄔波難陀聞已憂惱作如是念
我經多時纔蒙少施寧知更有障礙事生至
明旦已即便往詣婆羅門家到已就座而坐
作憂悵聲說施功德時婆羅門問言大德前
來說法美妙音聲今者似帶憂色其聲卑下
願聞其故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經多時纔得
相見今時不久即欲別離作是語已懷憂而

住世有言曰

摩揭陀人聞聲解

憍薩羅國觀形知

半字便了五王城

待言方解餘邊國

時行雨婆羅門聞鄒波難陀所說便作是念
此不爲我離別生憂但爲六十金錢而起愁
惱報言大德隨仁何處作安居了我當奉送
六十金錢鄒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善哉
施心始終堅固所爲福利當招勝果即辭而
去爾時世尊大衆圍繞如餘廣說至憍薩羅
往室羅伐住逝多林時有商客從此城出將

諸貨物詣王舍城然王舍城古昔常法若於
他處有大商旅至其國者王自看稅或令行
雨大臣是時行雨看稅其物報商客曰汝若
還歸室羅伐者當報我知答言爾商人交易
既了詣大臣所報言我欲歸國即便付與六
十金錢告言此物汝可將與大德鄒波難陀
彼受物已作如是念若與行雨大臣先相識
者彼定必是衆所知識大德苾芻我當於彼
少爲利潤令彼生喜可買細氎將向彼城往
竹林中問苾芻曰何者氎衣堪苾芻著苾芻

學十

十四

報曰賢首汝今豈欲施僧衣耶報言我無暇施然行兩大臣附我六十金錢與大德鄔波難陀我今欲以金錢買鬘將去望稱彼心諸苾芻曰汝今定當輸其白鬘并索金錢商人念曰今此苾芻或與彼讎隙即便更詣餘苾芻處具述前事苾芻報曰汝若不印金錢而將去者彼定索利商人便念彼此語同事須防慮往大臣所令其印署大臣曰我今信汝豈勞須印商人曰雖相委信商人之法事須詳審于時大臣便爲印署商人持往室羅伐

城至逝多林問苾芻曰注者鄔波難陀房在何處時諸苾芻示其住處彼往不見問苾芻曰大德鄔波難陀今向何處報言暫向寺外閑靜之處商人報曰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可爲領取彼來當與苾芻報曰賢首汝頗曾見炬火發焰以頭觸之商人即念此必與彼先有讎隙即詣餘苾芻處白言大德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與鄔波難陀可爲受取彼來當付諸苾芻曰若其不印而將來者彼必定當從汝索利誰能爲彼

學十

十五

輒受此物汝自面付商人念曰所言相似此
定是難我在家中待彼苾芻自解應答報苾
芻曰若鄔波難陀還至此者可爲報知我在
某處必須物者可來取之言已捨去鄔波難
陀後來寺內苾芻告曰大德鄔波難陀善哉
世尊有如是說若具戒行意清淨者隨心所
願皆得成就仁者今日息意林中即便獲得
六十金錢遠來供養鄔波難陀告言具壽何
處得有施主佛及大眾千二百五十各與六
十金錢苾芻報曰惟仁獨得不徧衆僧鄔波

難陀曰誰能惠我六十金錢報曰是王舍城
行雨大臣寄來奉施報曰彼是我舊知識先
已有心與我此物誰爲受之好觀察不勿被
措損及以破落是私鑄物不堪受用報言無
人爲受鄔波難陀曰我比住在惡友之中誰
肯爲受作是語時餘人報曰大德何事憂惱
商人留語我住某處若須者可來取之時鄔
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取僧伽胝疾行而去往
彼家中時彼商人遙見急步即自念言看此
形勢定是豪族沙門問言仁是鄔波難陀答

言是即便取錢報言此是大臣行雨所寄可
領取之即爲廣作呪願商人曰此非我財勿
爲我呪願應可爲彼行雨大臣鄔波難陀曰
損汝何事汝亦於我大有功勞遠從他方持
物來至借一小兒持錢將去到市店所即遣
歸來聖者我無小兒報言癡人遠自王舍尚
爲持來跬步之間不肯送去即命小兒令送
錢去語小兒曰當隨後去不得餘行若其與
汝餅果之直必不應取是時小兒持錢隨去
至一店上報言聖者此處安錢鄔波難陀便

作是念彼興生人教此童子不令隨我即報
鋪主曰賢首此之金錢且爲收舉報言聖者
我有家長鄔波難陀曰願汝常不自由復更
向一賣香童子處告言賢首暫寄此錢報言
我之尊人出外不在鄔波難陀曰願汝家長
更勿重來復更詣一賣香童子創發信心報
曰賢首暫寄此錢報言我有大人不敢受寄
鄔波難陀曰我言謂汝少有信心寧知更是
信心羅刹若汝元無少許信者從苾芻足倒
曳門外彼遂無語報言聖者可安此處鄔波

難陀遂便歸寺時諸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不普集者罰金錢六十文母告童子曰汝當早去勿令他罰時鄔波難陀夜便生念起追悔心賣香童子初發信心或客於我諱所寄物既至天曉將一小兒往彼店所時彼店

第十七

十七

主閉門欲出鄔波難陀報言賢首還我金錢答言聖者此處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方來集者罰金錢六十文少時且往赴集方還鄔波難陀曰癡人我非汝僕使自取已錢誰能脚疼於此久立若不還我而便去者違勝

至廣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實爾大德佛以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使爲苾芻送衣價彼使持衣價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此物是某甲王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我送來大德哀愍爲受是苾芻語彼使言仁者此衣價我不應受若得順時清淨衣應受彼使白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苾芻言有若僧淨人若鄔波索迦此是苾芻執事人彼使往

執事人所與衣價已語言汝可以此衣價買順時清淨衣與某甲苾芻令其被服彼使善教執事人已還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衣價得清淨衣應受苾芻須衣應往執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憶念告言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往彼默然隨處而住若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竟不得衣是苾芻應隨彼送衣價處若自往若遣可信人往報言仁爲某甲苾芻送衣價

學十

十八

彼苾芻竟不得衣仁應知勿令失此是時言
苾芻者謂鄔波難陀王者若男若女或復餘
人以王法灌頂者悉名為王大臣者執王政
事相依而立婆羅門者貴種多聞居士者謂
在家富贍等者諸餘雜類遣使者謂女男黃
門送衣價者謂金銀錢等彼使持衣價等者
謂持衣價到苾芻所白言大德者謂命前人
此物是某甲等者謂述來處願為納受是苾
芻等者報不應受順時清淨者謂稱理而得
彼使語苾芻等者謂問執事人苾芻言有者

指其人若僧淨人者謂大衆淨人若鄔波索
迦者謂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彼使等者明使
意也買者或買或織與某甲苾芻者指所與
人言清淨者謂堪受用善教已者謂善教示
具報苾芻若二若三等者出言往返數令彼
憶念得者善者謂稱求心若不得者乃至四
五六返默然隨處而住者出默住數言隨處
者有四處一廠處二舍處三田處四店處廠
謂作瓦器等或剃髮處舍謂居宅田謂稻蕪
等田店謂賣貨處有六詰問見彼六言隨事

學十

十九

應詰云何爲六若彼問云仁今何緣得至苾芻答云爲彼事來若云仁極善來此處應坐答云爲彼事來若云食飯答云爲彼事來若云噉餅答云爲彼事來若云飲水答云爲彼事來若於此六種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即報不徐緩答令彼前人不暇作餘言者是則不名圓滿善好六種詰問若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未道徐徐緩答令彼前人得有容暇作餘語者是則名爲圓滿善好六種詰問若作如是求時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

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過者謂過三語六默而更往求得也若竟不得衣彼衣來處或自去或遣可信人去言可信者謂弟子門人是可委言報彼令知遣其收取勿使虛失此是還報法式若苾芻遣使報已被執事人來至苾芻所作如是語聖者可受此衣價苾芻應報彼曰此之衣價我已捨訖汝當還彼送衣來處如是報者善若取衣者犯捨墮若執事人作如是語聖者仁可受此衣價彼之施主我共平章令其心喜若如是者取衣無

犯苾芻若不作如是次第受衣者皆犯捨墮
既犯罪已捨悔之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人爲施主人爲使者人爲給事如
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捨墮若人爲施主人爲
使者非人爲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惡
作若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
前惡作若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人爲給事
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非人
爲給事同前惡作若非人爲施主非人爲使
者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人爲

學十

二十

使者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人
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前惡作若苾芻從非
人乞衣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從龍乞衣
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苾芻遣使往或
以書印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又無犯者廣說
如前

用野蠶絲作敷具學處第十一

攝頌曰

高世耶純黑 分六尼師壇 擔毛浣金銀
納質并買賣

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作新野蠶
絲卧具若自作若教人作此物難得復是貴
價時諸苾芻爲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
讀誦作意數數從彼婆羅門居士等乞野蠶
絲諸外道輩見而嫌賤作如是語諸人當知
此沙門釋子是殺生者不捨害業學十自作使人
用新野蠶絲作卧具若用此者殺多有情如
何以好衣食施彼禿人斷物命者時諸苾芻
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
衆問諸苾芻曰汝等實用新野蠶絲作卧具

耶實爾世尊佛言汝等難滿難養不順少欲
知足之行種種訶責讚歎多功德少欲知
足乃至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新高世耶絲綿作敷具者泥薩
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新有二種一者新
作二者新得此中新者謂新作也高世耶作
敷具者有其二種一者楮褥二者衽成此敷
具言二種皆取作者作自作教人得捨墮罪

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料理高世耶時若於一繭若於小團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數具作時得惡作竟時得捨墮若苾芻乞高世耶時及料理時皆惡作成犯捨墮若得先已成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料理而受用者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音釋

牌稍牌蒲街切色角切牙屬也披披披義切餐餐餐他結切笏笏笏浪切也瘡瘡瘡逆約切寒寒寒跬跬跬犬藥切步步步半步也秆秆秆

古罕切繭繭繭古典切擘擘擘博厄切分擘也

第八二冊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優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諸苾芻用純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復使人
由其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爲營造故多
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他婆羅
門居士等乞黑羊毛時諸少欲苾芻共生嫌
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爲諸
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純黑者有四種黑
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牕色羊毛者
非餘毛也新者有二種新謂新作新得此中
意取新作作者謂自作使人作敷具者有二
種謂貯蓐及杆成此中意取杆成得捨墮罪
者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苾芻撩理羊毛時若於一片若於小團若於
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惡

作罪竟時得捨墮若得先已成者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撩理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分數作數具學處第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制諸苾芻不得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時諸苾芻用四分黑毛隨著少許餘色雜毛作新敷具少欲苾芻便共譏嫌徃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如前說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

作新羊毛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若苾芻不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敷具有二種乃至此中意取杆成並如上說言純黑者有四種黑已如上說言白者謂脇傍脊上及項邊毛麤者謂頭足腹毛言二分等者出其數量且如欲作十斤毛褥五斤純黑二斤半白二斤半麤自餘增減准此應知黑中分兩故成四分若異此者於後二中或減半兩或用純黑作時得

惡作成使得捨墮若不爲己或得先成或黑
者易得餘者難求兩數增減並皆無犯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減六年敷具學處第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多畜敷具共相謂曰大德此褥太長即便棄
却更作餘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寬此總
破碎不堪撩理並棄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務
繁重生過同前諸少欲者共生嫌賤具以上
事而白世尊世尊集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

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
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爲制其學處佛
在曠野林住處是時嚴風勁急苾芻患寒知
事諸人所有卧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
造新由忍寒故所有營作悉皆停息爾時世
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知事苾芻
營作停息阿難陀白佛言由佛爲諸苾芻制
其學處不滿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時營作
苾芻敷具久冷不堪寒苦爲此營功並皆停

息佛告阿難凡諸知事營作苾芻畜其敷具雖未滿六年不免寒者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六年内更作敷具應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芻往至衆中禮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六年中不應更作敷具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欲從僧伽乞作新敷具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願慈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若其僧伽體知彼人是可信者即與其法或令持舊敷具來至僧中若太長者即應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寬太狹准事撩理若有破處應將毛補若皆破碎不堪修補者僧伽應與其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廣如百一羯磨中說若知事苾芻僧伽與法於六年內

隨意當作勿致疑惑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恭敬戒者隨順說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

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得衆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新者有二種廣說如前乃至此取衿成雖情不樂應六年持者要須滿六年持若年不滿或捨不捨更作新者得捨墮罪捨悔等法事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此年中作新敷具即於此歲更復造餘造第二時得惡作罪成犯捨墮初造者無犯雖非同年於第二歲更作餘禪如是三四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禪無

犯若苾芻先有敷具即於此年更造餘者當年若了得捨墮罪若當年不了乃至五年方始了者得捨墮罪若苾芻於此年中造新敷具未了更復造餘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捨棄於後或可持後捨棄於前後犯捨墮先造者無犯若初作未了於第二年乃至三四年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我當捨後廣如上說若苾芻已造一禪即於此年更造一禪未了便休於第二年復更造一亦未了休第三第四第五年亦如是其未了者得五惡作罪初作

者無犯若苾芻已造一褥即於其年更不造
褥乃至第五年亦不作褥然至六年方更造
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
惱所纏

作新敷具不為壞色學處第十五

優二

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得無上智已於其四方有大名稱皆聞中國
有佛出世時北方商人聞佛出世若有人能
興供養者得大果報得大利益名稱遠聞資
財巨富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我今宜應持諸

貨物往室羅伐城一得求利潤二得禮觀世
尊作是念已便與五百商人將北方貨物往
趣中國時諸商人至室羅伐安貨物已即便
往詣給孤獨長者所作如是言長者當知我
等今欲禮觀世尊長者答曰善哉善哉能生
妙意如來應正徧知是應禮敬實難會遇時
乃一現如烏曇跋羅華作是語已長者即便
將彼五百商人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爾時世尊即為長者及五百商人宣說法
要示教利喜今信樂已默然而住時諸商人

聞法歡喜禮佛而退即便往詣耆宿苾芻而
申禮敬復欲徧觀房舍及大眾苾芻時給孤
獨長者將諸商人周徧觀看時彼商人見諸
苾芻於牀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問長者
曰何意諸大耆宿苾芻尼師但那中間穿破
長者報曰諸尊宿苾芻夜多端坐乃至天明
由此因緣並多穿壞時諸商客極生敬重便
將五百妙氎奉施衆僧時諸苾芻旣得氎已
作新尼師但那所有故者近一舊房安在露
地總爲一聚爾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家

設供時諸苾芻時至皆去唯佛世尊獨留在
寺令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緣不赴請處
云何爲五一爲宴默而居二爲諸天說法三
爲觀察病者四爲看諸卧具五爲苾芻制其
學處此中世尊意欲看其卧具并欲爲諸苾
芻制其學處後一不赴請家爾時世尊苾芻出後
未久之頃便持戶鑰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
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
糞掃和雜狼籍在地世尊見已作如是念諸
有施主深心信敬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

福業然諸苾芻捨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
心隨處棄擲爾時世尊取故敷具翻轉抖擻
安在架上便於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時
取食苾芻持食來至徃世尊所世尊法爾共
取食苾芻歡喜言問諸苾芻衆飲食好不得
飽滿不取食苾芻白言世尊大衆皆得飲食
飽滿世尊食已洗手濯足還入房中寂然而
住世尊晡時從定起已徃大衆中就座而坐
告諸苾芻曰汝等去後未久之頃我持戶鑰
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故

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地我
時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淨信如已
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汝苾芻於故敷
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此非善事
汝諸苾芻若於他信心施物稱量愛護順時
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爾時世尊讚歎愛
護順時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諸苾芻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尼師但那應取故者堅處縱
廣佛一張手帖新者上爲壞色故若苾芻作

新尼師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爲壞色故
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一謂新作二爲新得
此中意取新作尼師但那者謂是數具作者
謂自作或使他言故尼師但那一邊者謂於
舊尼師但那割取一邊堅好之處佛一張手
者謂大師也其一張手當中人一時半帖新
者上者謂刺在新者上爲壞色故者爲欲令
其得堅牢故若不帖者得泥薩祇波逸底迦
其捨悔法式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以故尼師但那如佛一張手帖著之
時若減一指半指者亦得泥薩祇波逸底迦
無犯者若以故者徧覆新者或總破碎不堪
補帖新尼師但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共相議曰難陀鄢波難陀彼諸黑鉢者以
糲猴脂用塗其足凡欲去時得將行利養遠
行初至復得供給多人愛敬衆所識知然而

我等喻若井蛙曾不遊行欲何所獲我等亦可四出遊行餘伴問曰當何所之鄔波難陀曰我今暫出求覓商旅復作是念我等衆徒若俱去者我之所有門徒眷屬施食之家悉被諸餘黑鉢侵奪宜留一人餘隨意去復共優一籌議誰當住此大德鄔陀夷令其看守所得之利迴還共分鄔陀夷答曰我住於此自餘五人出求商旅見有多人向泥波羅國苾芻問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羅國苾芻曰我等亦欲隨行商客曰聖者泥波羅國

地多磽确如駱駝吞仁等未必樂住於彼苾芻曰我且共去試觀彼土聖者若如是者可共隨行即與商人隨路而去時彼苾芻既至彼國皆無愛樂便於他日徃至鄽中問諸商客君等何時欲歸本國商人曰豈復聖者情不樂耶苾芻曰我初來到即於是日情無歡愛報言聖者我等貨物尚未交易不及言歸我有親知欲還中國當爲囑彼可共同行苾芻答言斯誠善事然泥波羅國有兩種賤貨謂羊毛雄黃時諸商客多買羊毛車載而去

諸苾芻衆亦與同行然六衆苾芻性畏塵土
或在前去或在後行時六衆苾芻徐行在後
於商旅內有一毛車忽然軸折時諸商人共
相議曰我等今時若撩理軸者其聲遠聞必
有賊至先當殺我後將財物我等宜應持其
精貨棄載而行作是議時六衆便至問言仁
等何意懷憂不進而住報言聖者我車軸折
具以前事而並告知六衆問曰豈可棄羊毛
邪報言棄去六衆報曰若其君等見容許者
我爲作帽或作鞞或作立播我當隨力盡

持少多商人報曰隨意皆取於我無用時難
陀鄔波難陀共相議曰今者豐饒糞掃之物
時彼五人所有衣鉢今一人負其餘四人接
草爲索束爲四擔隨路持行時諸商人見而
報曰聖者我欲雇人來取其毛今時聖者並
悉將至我欲酬價還取其毛苾芻報曰汝無
識物我等豈是客作人耶汝若如是我當棄
却商人報曰我等戲言幸無見責可持而去
時商旅內有外道同行調六衆曰此之重擔
何處當解得幾利潤六衆聞已忿而報曰破

汝腹內蹋汝頭上我擔方解兼收其利彼便緘口默而無對六衆議曰我等若在商侶中行多招譏調我等應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處多賊盜彼之村隅令人遠望遙見六衆擔來普相告曰仁等當知有象軍至諸人見已咸皆驚怖棄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諸強壯防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軍是駱駝也又曰彼非駱駝應是牛馱又云彼非牛馱是人擔物既近村已知是苾芻告言聖者奇特大擔有異常人能使村坊並皆走散六衆報曰汝

無識者見有擔來怖云是賊賊若知者當來劫掠汝鎮驚走所有家業並悉持將彼聞默爾于時六衆見是事已便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等若隨路行多招譏調可於荒野望直而行即便棄道而去時稅關人隨處看守優一既見擔至而告之曰君等商人屢爲偷稅不輸稅直竊路而行六衆報曰無智者汝將我是偷稅商人問云仁等是何答云我是六衆苾芻彼即報云聖者隨去復相議曰我等若至逝多門者諸黑鉢類共調弄我宜取小門

持擔而入既入小門有摩訶羅見而問曰汝客擔人何因破籬而入寺內報言老叟汝將我是客擔人耶問言仁等是何答云我是苾芻問云聖者是六衆耶報言我是即云善來善來大德時彼既入以諸毛擔總置寺中悉

積如山見者稱異問言具壽仁等能持如斯重擔豈不畏彼世俗譏嫌即便報曰我口豈唯噉食有調弄者三倍弄之時少欲苾芻共生譏議作如是語云何必芻持是重擔所應恥事更以爲能而起高慢時諸苾芻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行路中得羊毛欲須應取若無人持得自持至三踰繕那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是六衆若更有如是流類行路者

謂在道中得羊毛者謂是他物欲須者謂有所作應取者謂隨意持取至三踰繕那者指其里數謂無別人過此持去者犯捨墮捨墮之法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七極

微成一微塵此七成金塵此七成水塵此七
成兔毛塵此七成羊毛塵此七成牛毛塵此
七成隙遊塵此七成蟻此七成蝨此七成穢
麥此七成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
一人四肘成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
盧舍爲一踰繕那若有七村一一村間有一
拘盧舍持毛去時行至半路皆得惡作罪若
至村時皆得捨墮罪若從村處往曠野時半
半拘盧舍得惡作罪滿滿拘盧舍得捨墮罪
若在曠野處齊三踰繕那無犯過此犯捨墮

若爲作帽及作布羅或立播等密而持去者
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纏

使非親尼治羊毛學處第十七

佛在空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共相告曰我今宜可分所持毛難陀問曰
可爲幾分其大德鄔陀夷留住於此亦與分
不時鄔陀夷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之徒侶
多獲利養作何方便與彼分耶問言仁等何
所籌量其所得者各還自入仁得仁分我得

我分鄔波難陀聞斯語已作如是念世尊法
主今住於此諸來利養必是多得爲此鄔陀
夷作如是語我等昔來常是六衆豈可今日
爲五衆耶應爲六分平等與之難陀曰誰作
分者闍陀報曰大德鄔陀夷久息於此宜可
令彼爲我分張衆皆稱善時鄔陀夷總爲六
分便將已物安自房中阿說迦曰大德鄔陀
夷此所得物將來共分鄔陀夷曰具壽從汝
等去來二十具齒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衆
現在及同梵行者何不問之補捺伐素曰豈

知鄔陀夷欺弄我等鄔陀夷曰若得多物不
共分者斯爲欺弄我少具齒尚不曾得何成
欺弄時彼五人聞已皆默時鄔陀夷作是念
今多得羊毛遣誰撩理若與作家彼是難信
無戒行故或容俱失若與十二衆尼彼亦難
信爲人細算將充比來餅果之直其達摩陀
那苾芻尼善持經藏所有眷屬亦復持經讀
誦勤心修諸善品我與毛者經歷多時不能
事訖其瘦喬答彌善持律藏所有門徒亦皆
持律思量持犯商榷重輕我若付毛亦不能

得真大世主靜慮爲心所有門人皆修寂定
稍有容暇得請治毛作是念已時大世主來
禮世尊鄔陀夷見而問曰喬答彌如世尊說
具禁戒者隨心所念事皆得成由淨戒力獲
果如是斯由善說何以得知我適生念善哉
優一
大世主喬答彌若來大好今者得來深遂我
十三
願問曰大德欲何所爲答曰我有少許羊毛
事須撩理能爲作不彼便答曰聖者我本故
來禮世尊足若見佛已當今二尼就房相見
所撩理物付與將來時鄔陀夷所有羊毛繫

爲兩束安房門後時喬答彌禮世尊已欲還
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言大德聖者喬
答彌遣取羊毛報云於門扇後有兩束毛可
持將去彼即入門欲持毛去以手牽挽尚不
能動彼二尼報言聖者毛中豈有磨石耶鄔
陀夷曰汝等少年豈可脊折時鄔陀夷以手
小指擎一束著一頭上復以一束著一腰間
時彼二尼頭痛腰疼辛苦至寺旣至寺已棄
之于地委卧在牀餘苾芻尼見而問曰汝等
二人豈脊折耶將少羊毛現大疲苦報諸尼

曰若壯於我試擎起看彼便欲舉竟不能動
諸尼報曰此毛束內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
開毛束遂成大聚諸尼見已揚聲大笑時大
世主聞其笑聲問曰汝諸具壽豈顛倒耶頭
髮剃却腋下毛生至於今時不能寂靜何事
誼笑諸尼報曰聖者大德鄔陀夷云少許羊
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世主曰
諸妹彼行惡行於佛教中常作毀壞如好河
岸崩令墮落然佛所說有二善人一謂不許
其事二謂許已令與此既許言事須周畢汝

等若能共撩理者隨取多少事了送還其毛
既多卒難事畢時鄔陀夷作是念其大世主
常樂寂靜勿使諸尼將充餅價思歎而住時
有二尼撩理毛訖送與鄔陀夷報云聖者我
送毛來欲著何處鄔陀夷曰汝等尚有餘心
擬還我物便報尼曰大妹可著房中彼置房
內捨之而去餘毛治訖亦皆送至其大世主
爲撩理毛手皆赤色如染緋師便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其手赤問言
喬答彌何因手赤如客染師白佛言大德如

佛所言應作不作翻作餘事今我爲之佛言
大世主所作何事時喬答彌具以其事而白
世尊佛告阿難陀曰諸苾芻使非親尼治羊
毛耶阿難陀曰大德諸苾芻令彼撩理爾時
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鄔陀夷曰汝實
令非親尼撩理羊毛耶白言實爾爾時世尊
種種呵責鄔陀夷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尼浣染擘羊毛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鄔陀夷使非親尼者親非親義
如上說羊毛者非餘毛也浣者乃至一入水
染者乃至一入染汁擘者乃至一片泥薩祇
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此中犯相者苾芻於
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令浣羊毛或染
或擘並犯捨墮優或浣染不擘或浣擘不染或
染不浣擘亦犯捨墮若於親尼作非親想或
復生疑令作三事撩理羊毛並得惡作餘如
上說若親親想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捉金銀等學處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時有聚落主居士名曰
寶髻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
世尊於近日在大衆中王及諸臣並皆集
會有作是問仁等頗知沙門釋子得受捉金
銀不有人說言必芻得捉復有說言必芻不
合此二所說誰爲稱理誰不稱理誰是法言
誰非法言誰是謗佛誰爲不謗誰是勝人所
恥誰非勝人所恥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說言
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者斯不稱理斯非法

言斯爲謗我是勝人所恥異斯名善何以故
居士然實必芻不得受捉金銀之物若有必
芻不受捉金銀者是沙門法是釋迦子是純
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若受捉者斯非沙
門非釋迦子非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
居士言大德我意如是若必芻不受捉金銀
之物斯真沙門善釋迦子若受捉者非真沙
門非釋迦子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
意解是善分別時寶髻居士聞佛說已歡喜
信受禮佛而退爾時阿難陀住佛背後爲佛

扇涼居士纔去命阿難陀曰汝今宜去近此
所有諸苾芻衆悉皆令集常食堂中時阿難
陀奉佛教已悉皆喚集還詣佛所禮佛足已
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奉佛教近此苾芻
悉皆喚集在食堂中惟佛知時爾時世尊詣
食堂中在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有
聚落主名曰寶髻來至我所禮我足下在一
面坐作如是白廣說如上乃至辭我而退汝
諸苾芻彼聚落主於王衆中作師子吼決定
而說沙門釋子不合受捉金銀錢等我亦說

言沙門釋子不應受捉金銀錢等是故言
芻若爲修營房舍等事應求草木車乘人功
然不應求金銀錢等我不說言得有方便令
諸苾芻畜捉金等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
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手捉金銀
錢或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牀座上時外道
見生嫌賤言此沙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
等或教他捉廣說如上諸餘俗人亦皆如是
斯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他婆羅門居士
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禿人時諸苾芻

聞是說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問六衆曰汝實自捉或教人捉金銀錢等耶答言實爾世尊如上種種訶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自手捉金銀錢等若教他捉泥薩祇波

優一

十七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類自手者謂以手捉金銀者謂金銀及貝齒錢者金等錢教人亦爾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其犯謂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於此取	汝取此爾許
汝將此物	汝於此將	汝將此爾許
汝置此物	汝於此置	汝置此爾許
汝取彼物	汝於彼取	汝取彼爾許
汝將彼物	汝於彼將	汝將彼爾許
汝置彼物	汝於彼置	汝置彼爾許

言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袋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

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此將者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此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此置者謂於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可見之處教他作也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

取者謂於諸袋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彼將者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得罪同前汝置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見處教他作也若苾

優一

十八

芻自捉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若苾芻捉成
未成金銀者犯捨墮苾芻捉文相成就金銀
錢貝齒者犯捨墮苾芻觸末尼寶薛瑠瑠寶
犯捨墮苾芻捉方國共所用錢犯捨墮若捉
非方國所用錢得惡作罪若捉赤銅鍮石銅
鐵鉛錫者無犯如是世尊爲諸聲聞制學處
已佛在逝多林于時占波國有一長者在此
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行惠施時彼長
者爲佛及僧造立住處門戶窓牖欄楯交飾
殊妙莊嚴令人樂見爲生天路多諸僧衆在

此安居旣安居了隨事意訖白長者曰我等
今欲向室羅伐城禮大師足及諸耆宿尊老
苾芻現闕衣服時當見施長者報言聖者此
處之人無上妙衣氎今聞商旅將欲到來待
來至時買以相惠苾芻言長者若無好物與
應惡者長者答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好物
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若不待者衣直之錢可
持將去答言長者世尊制戒遮我捉錢長者
報曰若如是者我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
時諸苾芻竟無所獲捨之而去隨路而進至

室羅伐城諸苾芻見而告之曰善來善來具壽豈非汝等於安居處多得衣服云何著此麤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答曰無衣可得苾芻曰仁在何處而作安居答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而住答曰某甲長者諸苾芻曰聞彼長者好施上衣豈不施耶答曰祇緣此故我不得衣苾芻問曰有何所以時彼苾芻具陳其事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歡喜欲施苾芻衣價我諸弟子情欲得衣我應作法令諸苾芻得無

廢闕告諸苾芻曰若有他施衣價欲須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持畜之然諸苾芻應可求覓執事之人苾芻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人或鄔波索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鄔波索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云汝能爲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作委寄此人而畜其物應使人持不應自捉時有苾芻向他方處作如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以事白佛佛言縱令遠去但令彼人命存已來常是施主時有苾芻未求得施主

他施與物苾芻疑惑不敢受之以事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持物對一苾芻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淨之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致疑心時有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僧時有賊來相驚怖彼諸苾芻空寺而去便有賊來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若宰覩波物所有金銀錢寶等應牢藏舉方可移去佛言遺藏苾芻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若鄔波索迦今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

信鄔波索迦今其藏舉若無深信應使求寂若無苾芻自手應為藏舉苾芻不知若為藏舉佛言應可穿坑不知使誰佛言應使淨人若鄔波索迦彼便偷物應令信者此若無者應令求寂求寂若無應自穿掘賊去之後應可如前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為難所鬧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音釋

牦莫江切 牦黑雜色也 牦白 牦寧 牦財直
 口理亂切 口蘇後切 口分 口孽切 口切 口切 口切 口切 口切 口切
 地薄瘠也 地蹋 地踐 地合切 地緘 地封 地咸切 地劫 地掠 地怯切
 強取也 強掠 強體 強綺 強戰 強幾 強居 強宜 強切 強穰 強古
 也雀訖 也而 也胡 也管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也切
 色切 色也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色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優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
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
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
時北方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
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
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遂即多賣北方貨物

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於此城中有一露形
外道善識天文妙閑算記聞有商客從北方
來作如是念我今試往觀問商人或容於彼
少有所獲即取相書占察前事觀知商主父
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商主所告
言善來善來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
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爾許利商主
聞已作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
變騰煙澍雨此即其人商主既生敬信便以
北方朱色毛毯并北方奇果盛滿器中手自

持奉彼既得已即便被毯往同徒處彼伴見已問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來報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爲說父母名字彼心信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憊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惟狎習傭力賤品旃荼羅類仁今宜可被此貴服往詣沙門釋子之處刺彼心曾答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即被毛毯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經行遊適遙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

能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被此衣報言北方商客我爲說彼眷屬名字旣懷敬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爲破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隨言即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爲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爲他宣說捨施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割自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陀因說法次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師性愛麤

弊教汝門徒露形披髮多行少往常卧于地
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當許汝著價
直千萬上妙之衣百味飲食隨意餐噉所住
房舍價當五千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
師情懷廣大許我弟子著萬價衣餐百味食
所居房舍數直五千若汝被此貴價好服行
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今此外道身行
破戒至於飲食難以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
我我有毛毯持以相換我當被著巡家乞食
若淨信人來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我

當答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相施彼便
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彼若見者當以酒
糟盛滿銅器供養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
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若如是
者可取此衣鄔波難陀即呪願曰無病長壽
彼二
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還令相奪彼
言大德此之毛毯豈彼物耶是我自由幸無
見慮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當爲受既受
得已即便與一麤鞭毛毯時彼外道被之而
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更得此

衣即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是誰答大德鄔波難陀共我迴易彼聞皆怒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我餘雖見欺不同六衆六人之內無越鄔波難陀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亦隨喜而鄔波難陀欲飲我血將衣施彼誰堪忍耶即宜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擯汝移汝坐處覆汝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陀所鄔波難陀既遙見來即作是念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毛毯便急入房閉戶而住外道既至扣門相喚鄔

波難陀默然不對諸苾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陀報言將我毛毯故來相覓苾芻報曰汝若欲得舊毛毯者往世尊所求哀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外道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外道來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爲毛毯故來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道來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取我毛毯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今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爾時世尊告具壽阿

難陀曰汝自往告鄔波難陀願汝無病仍告之曰汝當還彼外道毛毯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往鄔波難陀所時彼遙見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將佛侍者以爲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毯時具壽阿難陀報鄔波難陀曰具壽世尊願汝無病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報言我今敬禮無上世尊阿難陀曰世尊有教宜當見還外道毛毯若能還者斯曰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鄔

波難陀曰敬奉佛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遣我還者汝今外道滿膽部洲數如竹葦甘蔗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具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舌鄔波難陀曰汝已著我毛毯汝物我曾不用外道答言我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毯解其結處攝爲四疊安左手中右手撥拍遂

今其毯悉皆碎破報外道曰汝舒兩手便以毛毯連頭總搭遂便倒地便蹴其脅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汗我住處外道報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爾時六眾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即收取他方愛樂所有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為取言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為與

言生者謂是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麥或加五或一倍二倍等貯畜升斗立其券契是名為生言質者謂取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證與其財物是名為質言以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以未成取成者謂以金鉢取他金器言以成取未成者謂以金器取他金鉢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鉢取他碎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

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言苾芻者謂是六衆言種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者謂作取與生貪而覓利潤得捨墮罪者作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爲求利故收聚貨物作諸方便驅馳車乘徃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未得利來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捨墮若苾芻爲求利

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爲求生利將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爲求利故納取珍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說若苾芻爲利故以已衣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罪得犯捨墮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重閣堂中於此城中優二姑毗等自所住宅皆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界下即便爲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舍經久多並墮壞施

主見已成作是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是無盡施物爲擬修補當可受之諸苾芻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若爲僧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毗訶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諸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來問言聖者何意毗訶羅仍不修補苾芻報言賢首爲無錢物主曰我豈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

其無盡物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報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爲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爲佛法僧故施無盡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與諍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已物生鬭諍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優二

七

尊世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貴者而爲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復共貧人而爲出息索時無物佛言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必

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厭離而於今者爲交易事取與買賣此禿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誰復能於此禿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興供養時諸芻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尊以此因緣集芻芻僧訶責六衆廣說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芻芻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芻芻者謂六衆也種種者謂非一事取與賣買者取諸餘處物賤此處物貴即從彼

取來也與者謂此處賤餘處貴即從此持去
豐時買取儉時當賣尼薩祇者廣如前說此
中犯者必芻爲利故而作賣買買時惡作賣
時捨墮若爲利故買不爲利賣買時惡作賣
時無犯若不爲利買爲利故賣買時無犯賣
時捨墮不爲利買不爲利賣二俱無犯若向
優二
餘方買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
利而無有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雨衣
迴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
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之處佛悉制戒
遂令我等求覓無由所有利養因斯斷絕憂
愁而住時有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爲譙會時
鄔波難陀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者
我不更名鄔波難陀矣即便取一好鉢圓滿
光淨堪受用者以袈盛之置於腋下詣譙會

所對彼一人爲其說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
問言聖者何意至此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爲
鉢來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時
鄔波難陀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呈示之問
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答曰直六十迦利沙
波拏彼言我與六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
鄔波難陀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
物爲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糧得勝上果
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如是六十人人別各乞
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去時彼諸人各譙

會已詳集一處時有一人告諸人曰君等隨
喜我於向見聖者鄔波難陀釋種出家爲大
法將善闢三藏無礙辯才我以六十迦利沙
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語已咸言我
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拏便共議曰君等頗
知若一苾芻可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
從此而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
鉢答曰惟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賤沙門
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未制戒時六衆
苾芻多得長鉢不自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

芻少欲苾芻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不自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衆訶責六衆苾芻云何汝等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衆等過十日者謂過十夜長鉢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畜者作屬已心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之法式如上廣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鉢於十日內

應持應分別應捨應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超間如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爲擬與欲受戒人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二十二

優二

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香童子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

受用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可遣來答言可爾時彼苾芻乞得食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陀去斯不遠聞此語聲便作是念我宜訶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黑鉢之徒聞斯語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心惟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間多求常貪覓者鄔波難陀即是一

數此聞我語尚致譏訶若更有餘者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訶叱即便默爾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陀告乞食者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知識由此緣故我遂見訶勿懷悵恨彼便答曰大德我若更言願重訶責鄔波難陀曰具壽我尚未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汝可更爲說彼童子住在何處報言彼人住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鄔波難陀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是語

已即著僧伽胝疾行而去詣彼市中時彼童子遙見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觀彼豪俠苾芻威勢麤猛必來至此奪我鉢將即便取鉢深置牀下時鄔波難陀遙見藏舉報言賢者何故藏鉢即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曰聖者我興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虛言而即相與可酬價將去報曰汝今豈可賣仙人之器乎說伽陀曰若人施瓦器當獲於金鉢此報定不虛何故生憂苦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波難陀曰汝今慳惜此鉢當來必墮大癭鬼中當惡語時有一長者來至其所口云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即便報曰賢首誰當須汝空禮拜耶長者答曰何曾聖者所出言教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鉢持以施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鉢直價幾多答言爾許長者曰所論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即便以鉢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陀鄔波難陀即受其鉢呪願云願得長命無

并力至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廣說如上長者
便去鄔波難陀報童子曰癡人汝言謂我鄔
波難陀不能乞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
鉢故必當定墮大癡鬼中童子曰何須誇誕
仁且得鉢我今獲價宜當疾去豈假多言時
優二
鄔波難陀便持此鉢入逝多林便以其鉢示
諸苾芻告言具壽此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
問鄔波難陀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
如是者現有一鉢合更求餘鄔波難陀曰我
以脚蹋怨家項上更畜餘鉢少年問曰大德

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陀曰汝即是我第一
怨家由汝不許我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
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
即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
芻問鄔波難陀廣說如前種種訶責已告諸
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現有鉢更不應求時
有乞食苾芻其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
有人施麩即以鉢袋盛之次得濕飯以鉢而
受孔中漿出便濕其麩復汙鉢囊有多蒼蠅
徧皆附繞諸小男女隨逐而行告言聖者曾

修多眷屬業如大商主長者貴人多諸徒衆之所圍繞蒼蠅眷屬亦復如是時給孤獨長者見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子答曰我等豈敢輒爲調弄然此聖者昔日曾修多眷屬業譬如商主長者貴人衆所圍繞隨從蒼蠅亦復如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於佛世尊端嚴教中而爲出家何因作此羞恥之事苾芻報曰作何恥辱然佛世尊制諸苾芻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者曰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諸苾芻聞以事白佛

佛言諸苾芻若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芻便以五種鎔濕之物謂黑糖黃蠟紫礦鉛錫著熱物時即便脫落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除此五種鎔濕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芻不知何者爲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釘釘或於孔內安鐵鏐打之或安鐵鏐四邊釘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屑末苾芻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種屑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用苾芻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

內諸苾芻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
火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燒已澁鞭
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芻以水揩摩補物墮落
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細孔以沙糖和泥徧
塗孔處准法燒之若鉢有罅應鑽作孔以銅
綴之是名綴鉢法佛令苾芻五種綴鉢時有
乞食苾芻失手墮鉢便爲五片時彼苾芻多
鑽爲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食佛言凡是鉢
者當須淨洗彼便解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
遂致終日廢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

但以此解而復綴洗鉢器爲善品耶報言
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爲五種乾綴時
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鉢難得隨意修理
若易得處應可棄之更覓好者爾時世尊讚
歎持戒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優二

四

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法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堪受用者謂得守持爲好故更求餘鉢者爲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得者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苾芻者謂是犯人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爲五有愛患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

差差已令作云何爲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鳴犍椎集衆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

廣如百羯磨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其

優二

十五

苾芻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已鉢來至僧中旣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犍椎諸苾芻各持已鉢徃至僧中時行鉢苾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

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行鉢之人應取上座舊鉢轉與第二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三第三取時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大眾行末最小者取此鉢時行末第三方索鉢者其法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如

行鉢苾芻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袋好者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飯者著長鉢中若得濕餅著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於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爲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爲擎者長鉢安在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鉢苾芻於此行

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
或至破來應好守護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爲一綴
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者求時犯惡
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破堪爲二綴雖未安
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得罪同前如是三綴
十六
四綴事亦如前苾芻鉢破堪爲一綴安一綴
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便捨墮
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爾若鉢堪爲五綴隨
綴不綴或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

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
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
陀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制諸學處更欲
勸化餅果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
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即於晨朝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人撚白氎線
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問晝夜常

執白犂辛苦勞勤輸官課稅鄔波難陀即便就彼總告之曰諸妹願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無一對鄔波難陀告曰諸妹當有一法不久來至是衆多人所不愛樂咸不稱心名之爲死當爾之時汝雖欲語求說無由優二時有白色女人即從座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陀十七時鄔波難陀就座坐已女便禮拜當前而坐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爲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今得增長一能於

我所生淨信心植端正業今得增長二見我來便起設座禮拜恭敬於當來世生貴族業今得增長若更能施少許物者當獲珍財受用豐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報曰我等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鄔波難陀曰汝等頗曾少作當來道路糧不答言皆未曾作鄔波難陀曰斯亦不善彼便問言聖者何嗟歎耶報言諸妹汝於先世不修福業被賊劫來今受辛苦雖得爲人更不修福被賊劫去諸女問言若爾聖者我等今時欲作何業能使

遠作當來路糧鄔波難陀曰諸妹汝等若能
衆議同心造一大甕奉釋種內棄俗出家三
藏俱闕是大法將辯才無滯衆共知者斯即
是汝預作來世道路資糧諸女答曰聖者我
等何處能得大甕復於何處逢遇如是勝上
福田鄔波難陀曰汝豈不知我是釋種棄俗
出家三藏俱闕爲大法將辯才無滯衆所識
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甕者汝豈不知
莫輕小施以爲無福水滴雖微終盈大器
諸有智者小福常修於勝田中能招大果

諸妹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能有云
我施半兩有云我施一分如是乃至盡五百
人咸隨喜捨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既有捨心
縷須精細彼云聖者我等皆是撚麤縷人不
能精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陀曰試
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陀報曰少女汝試
撚看彼即爲撚鄔波難陀曰此未能善更好
撚看如是至三女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
所不堪鄔波難陀曰姊妹汝等咸應如斯細
撚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陀曰汝

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爲撚細汝爲撚麤報言
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波難陀報少女曰汝
樂福者可爲撚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
多時方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呪
願而去既經多日便來問縷諸女悉皆持縷
相施鄔波難陀既受得縷皆與呪願此之施
物是莊嚴心是心資助勝定資糧當獲人天
上妙衣服時鄔波難陀即持其縷還詣寺中
告諸苾芻曰具壽試看此縷麤細如何彼皆
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訓好織師不

鄔波難陀曰豈不仁等欺輕我耶我若向者
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
不識訓諸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
織師者於某坊中有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善
能織氎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言善哉具壽
教處好匠者此即是仁爲我織氎鄔波難陀
遂持其縷詣織師處素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騰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徧室羅伐城試爲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氎鄔波難陀曰賢首爲織織師報曰誰與我價鄔波難陀曰汝諸織師價常不足於未來世應作路糧時彼織師迴觀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爲織氎衣織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勿相催卽爲咒願而去旣經多日方重來看是時織師授與其氎時鄔波難陀受得氎已咒願而去還至寺中示諸

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氎其狀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氎若其更得第二張者剝作兩重僧伽胝服省事而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陀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氎晨朝者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從他覓縷至健額織師所廣說如前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上氎若爾爲織答言價出何人報曰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來世貧窮未休應可更爲資糧之業報言聖者前爲織衣

敬他飲食比來還債猶未了今更虛作事
欲如何鄔波難陀觀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
婦欲我實不能鄔波難陀怒而告曰汝健額
織師我今指汝禿頂爲誓若我不能使汝織
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陀矣時彼織師瞋而告

優二

二十

曰汝禿沙門我指爲誓我必不能與汝織
鄔波難陀即便瞋怒思量而去時憍薩羅勝
光六王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陀是
舊知識遂行詣彼既至門所而問之曰賢善
在不報言向市時鄔波難陀即便就市覓之

是時賢善在酤酒家鄔波難陀至其門所遣
信入喚爲報賢善鄔波難陀要欲相見可暫
出來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敬
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告言賢善無
病長壽我比謂汝常勤公事寧知閑隙得在
酒家報言聖者我因公事來至於此大德何
緣至此相覓報言我有少縷可爲織衣仁當
獲福報言我當奉毼何勞織耶鄔波難陀曰
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豈虛棄耶時
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汝去語當織人汝等

可爲大德鄔波難陀織好白氎鄔波難陀曰
賢善此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某坊有一健
額織師并有巧婦可令彼織是時賢善即令
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師所報言賢善令織
此衣時彼使者持縷至彼告曰大臣賢善遣
將此縷可爲織衣織師見縷訖即便憶識報
使者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縷
還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曰汝去語
之今織此衣後番相放使者便去以語報知
織師答曰大臣賢善於城中秉權有力我寧

移去不住於此誰能越次爲織作耶使者還
去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報使者曰
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爲織此氎鄔
波難陀聞已告曰餘人不能管健額者賢善
還令使者汝當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爲織我
還汝價使者便往鄔波難陀亦即隨出告使
者曰愚癡人誰復令汝承事王臣汝合多與
杖木令擔柴立豈容爲片作務頻遣賢善勞
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善遣汝
織斯白氎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綰髮拳打脊

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時急曳頭髮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人汝若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還往空置劬勞時彼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汝當爲織我酬汝價織師答曰我今不能越次織此氍毹衣使者以手撮髮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教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

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繫獄誰當救濟必嬰枷鎖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氍毹織師即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來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役二曰賢首我今爲織今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豪猛沙門若織惡衣豈肯相放即便辛苦爲織氍毹衣既織衣了鄔波難陀便就彼家索取其氍毹織師告曰大德可不與我飲噉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飲毒

及噉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出毀罵言沙
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門法如何自乞縷線
或因說法或假託王力令非親人織衣共相
惱亂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爾時世
尊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彼言實爾種種訶
責廣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作衣若
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自乞縷
者或一兩半兩等使非親者廣說如上縷師

者謂客織人衣有七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
犯捨墮捨法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
從非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
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衣乞時
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縷使非親織乞
時無犯得衣捨墮苾芻從親乞縷使親而織
二俱無犯苾芻從非親乞縷自織其氎乞時
惡作衣成亦惡作罪苾芻從親乞縷自織其
氎乞時無犯衣成惡作若酬價織者無犯又
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優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

優三

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爲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伸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某織師織作鉢

吒此言鉢也方既無但言衣與前云衣者梵本皆

此曰鉢也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被服便

將縷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

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織師曰如是爲作

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

告大德鄔波難陀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陀晨

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

掃灑門庭遙見鄔波難陀放篋而禮白言聖

者我有喜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

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波難陀曰

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使女亦復諳知即告女曰汝今弄我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陀曰若其實者家長瞋時當爲求懺若其虛者多與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若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自觀見即便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首此之鉢吒欲爲誰織織師報曰此爲大德鄔波難陀即便告曰汝頗曾識鄔波難陀不報言我不曾識報曰我是鄔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吒本爲我織宜可長伸復令寬廣彼便答曰聖者如其線

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即便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爲敷座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面坐爲聽法故時鄔波難陀即爲說法既聞法已白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爲巡門乞耶鄔波難陀報言巡乞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得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旣見展已持一美團授

優三

與令食彼既食已問言氣味何似答言聖者此歡喜團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耶答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展裾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爲我好織我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長中更可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鄔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今縷盡當爲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夫無報言大家我今縷盡更爲添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

縷盡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言長者爲織鉢吒其縷復盡可更相添婦曰所織鉢吒豈更增大夫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吒倍更增廣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親來於廣長中今我增益我便用語而更增廣婦便念曰吾今試往看彼鉢吒其狀何如即便持縷至織師宅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便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氎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氎語已便去時鄔波難陀時時

來問咄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
仁今未了鄔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
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
氎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氎鄔波難陀
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
遺美園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
宅內汝當持氎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
待我片時撩理餘纒送至彼家鄔波難陀即
徃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禮足向門
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遙見舉手相

遮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
便以鉢吒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
難陀即便覽取爲其咒願廣說如前婦便報
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持施鄔波難陀曰我
且爲染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
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爲勝報曰仙人服
勝我爲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
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更從索
直即宜疾去其將衣者從彼覓錢是時織師
即便疾詣鄔波難陀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

報言汝宜可向長者處求即便還來至長者處從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鄔波難陀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還汝即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彼便大怒而報之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優三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四已還至鄔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婦期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唯願聖者愍我貧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陀告曰

男子若他爲我織衣服時今我還價者我今豈有三衣鉢耶汝苦索者可來共算汝所得我美團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麵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算了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處却負我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因而放去時彼織師既得脫已極生嫌賤作罵詈言沙門釋子不知厭足恩義與我更徵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爲苾芻使非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爲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類或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尼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受請者謂未曾

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詣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爲我織者明爲己身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及鮮白故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精細故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謂以生穀等與之或復食直者謂與其價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爲求

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於後知其行跡即便棄捨與善苾芻而爲同住惟除佛教每日三時來詣師所恭敬禮拜時難陀苾芻有一共住弟子名曰

達摩常懷慙恥追悔爲心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既知行跡即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爲同住除三時禮于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應撩理衣服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至苾芻所如教宣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告鄔波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衆

園遶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
可將一故識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
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波
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今捨棄金
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慙恥
追悔爲念於諸學處愛樂奉持彼尚懷恥不
來餘人豈來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我等
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伽胝稍多故
破有人與毘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當去

問鄔波馱耶欲造僧伽胝便持所得毘往難
陀所時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
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胝今得
此毘往問鄔波馱耶欲更新造乞食苾芻聞
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
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陀所白言鄔波
馱耶我僧伽胝故今得此毘欲造新衣故來
請白時鄔波難陀報難陀曰阿遮梨耶今正
是時難陀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胝今持
與汝何用造新達摩報曰不須鄔波馱耶我

後三

七

但縫此而作大衣。鄔波難陀告曰：達摩我昔別聞今時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慙恥，追悔爲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豈可汝師相勸爲惡？是時達摩聞尊者責默，然無對難陀，便以僧伽胝而授與之。彼便受作如是語：鄔波馱耶當受此氎。難陀告曰：具壽達摩，我豈共汝換易衣耶？此氎汝自受用。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癡物耶？即便白師：我今欲將此氎施與僧伽，曾有乞食，必芻從覓。故僧伽胝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氎施僧。

僧伽胝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胝禮親教師。足是時難陀報達摩曰：具壽阿難陀傳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撩理衣服，我等若往於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衆圍遶，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達摩報曰：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然鄔波馱耶將爲過患，我今情樂從佛世。

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鄔波
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
曰愚癡物我豈爲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
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
達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
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衣爾時世尊
大衆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
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右顧勿令徒衆被服
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
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安居後苾

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苾芻得
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
二衣欲人間遊踐時具壽阿難陀具已因緣
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
更奪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陀曰汝實
奪衣答言實奪佛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瞋罵詈
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報言還我衣來
不與汝若衣離彼身而自受用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釋子難陀與苾芻者謂是達摩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共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日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自作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總離身自受用者謂屬己也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牽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時得惡作罪離身之時

便招捨墮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身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此下言三衆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爲難事二爲順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恐怖等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與惡知識

而爲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爲僧伽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

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予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濟我今不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於異時北方商旅既見其寺即便俱入高聲讚歎周旋制底徧觀房宇皆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宴默而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梨耶此寺苾芻今在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主聞已告同旅

優三

十

曰我於長夜常有此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爲
僧伽造一住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
訖現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即便張一
大氍毹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能見隨喜
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時諸商人
各持惠施便獲多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
阿遮梨耶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
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五日
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有好苾芻招
携住此我至夏末當更重來一百苾芻隨力

供養作是語已禮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
曰今多獲利誰當藏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
小者即爲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
芻來住於此報言小者小者答曰我已掌衣
仁當自去時老苾芻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
逝多林六衆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鄔
波難陀在門首住遙見老苾芻來髮如荻華
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者宿從何而來告
言善來善來大德彼告曰敬禮阿遮梨耶敬
禮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訶

羅不辨尊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來答曰
我從某處毗訶羅來告言老叟爲是毗訶羅
爲是毗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毗訶羅何謂毗
伽多答言衆事豐贍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
毗伽多報言往昔毗伽多今日毗訶羅鄔波
難陀曰何意如是報曰北方商人來入寺中
捨財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來喚苾芻衆鄔
波難陀聞斯語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
入寺告曰汝欲於此該誘苾芻老叟知不勝
光大王種種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人行

雨夫人并刹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古舊毗
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婆羅門長
者居士等上座曰日常爲呪願諸有苾芻未
來至者情樂欲來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
供養曾無闕乏世尊大師親爲說法法食兩
途皆無闕少若其大衆知汝欲來該誘苾芻
者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弟現有六
人人各有十弟子爲愍汝故我等當行時老
苾芻報鄔波難陀曰聖者我欲暫往禮世尊
足方還故居鄔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

鉢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老叟
汝豈不聞佛說頌言

諸法心爲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弄身禮 當受勝妙樂 如影隨形

時鄔波難陀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按使低頭

汝應口道南謨佛陀南謨達摩南謨僧伽彼

便告曰阿遮梨耶我今渴乏應求水飲鄔波

難陀報言老叟可於此住我以汝瓶添水令

滿於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叟

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令其返六

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處有善惡事皆相
報知時鄔波難陀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
壽我等何時免此辛苦彼問曰大德頗有少
多奇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毗訶羅北
方商人來至其所情樂供養六十苾芻衣食
豐足無所闕少諸人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
彼作安居不鄔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
居我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噉已還來至此
作後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至彼已舊
住二人遙見來至報言善來善來諸具壽即

便授與房舍卧具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
六衆作如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爲
事宜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可將
出來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利物並將出
現此是六十苾芻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
月八日十四十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
須及供衣之利是時六衆檢見利物自相謂
曰此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餐噉供養衆僧
然此老叟已爲守護僧家資具頗成勞苦宜
應放免驅役之事時二老人旣蒙放免極生

歡悅六衆相謂我等應差能檢校者日日之
中能爲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果供養僧者
却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
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
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惟餘一
日上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
等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十五
日擬供養者皆預噉之其受事人依教即營
悉皆食訖復白衆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
五取蘊身常嬰病苦所有藥直亦可噉之現

有衣資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相與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日粥在鄔波難陀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僧云三月內供養豐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答曰豈可施主遣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果常餐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低頭餐敢今聞罄盡出嫌賤言鄔波難陀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衆應與作驅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懺若更遲者久事低頭項筋舒脫彼二即便對衆求懺補捺伐蘇告大

衆曰諸具壽此二老人稟性愚直大衆慈悲可共容恕大衆即便布施歡喜鄔波難陀報老叟曰此聚落人全無信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即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曰大德更無遺子時六十人悉皆隨路往室羅伐城既至彼已咸坐後夏三月十四既了彼舊商人還來至此同前入寺讚歎禮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報言賢首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

商主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六衆苾芻并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大海取假瑠璃豈逝多林更無餘人仁等何因但請六衆是時商主及諸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恥媿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牙即令摧折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過生故諸苾芻不應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即於爾時於比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門徒

亦持經歲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爲饒益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

極三

十五

而作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有鄔波索迦名毗舍佉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佉曾於一時至法與尼所爲申禮敬既至其所尼便告曰鄔波索迦多苾芻尼共在一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衆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爲白王望得其地毗舍佉曰

若得地者當爲造寺時法與尼即便往詣勝鬘夫人所是時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尼既坐已便禮雙足告言聖者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爲諸苾芻尼造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處能作我爲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曰聖者當去我爲白王時法與尼咒願無病從座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者法與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何爲得來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爲苾芻尼造一住處彼

言大地皆屬於王爲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
答曰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
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
是時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徃報聖者王今隨
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
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
造時法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毗舍佉知時勝
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劔二名善弓當爾之
時善劔持兵出師他處是時彼婦與外私通
近彼家邊有空閑處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

優三

十六

與報曰此中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佉即於
此地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芻
尼遂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劔軍旋師歸故
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諸人尋逐得已將
還至舍以杖打之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
皆來白法與曰聖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時
法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有善
根不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於誰皆在我
所即報門徒曰諸妹爲欲化度當忍受之時
法與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

所有殘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安於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果已悉將歸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答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憐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

優三

十七

供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并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華并供養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來入寺中至法與所時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敬禮共相問訊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香華教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與尼於大眾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已當前而坐為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

觀衆根機界性差別隨其意樂而爲說法令
彼諸女心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
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說如
前離三惡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成卽波斯迦時諸婦女
禮尼衆已各並歸舍既至舍已灑掃家庭以
新牛糞淨塗拭訖威儀庠序寂止而居後於
異時夫主迴軍各在途中而作是念我家中
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聞壻歸還
皆共出迎既相見已報言善來善來聖子辛

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各與其夫
香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華纓時
彼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禮節威儀皆問
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各白夫聖子知
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爲說妙法能令我
等於生死中雖復流轉極重煩惱不復現行
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
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邪行我以
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聖者爲
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惠我大恩我等

優三

十八

宜應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禮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堪受化度即便掃灑房宇廣說如前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有如前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諸人答曰我等奉行彼諸軍士既見諦已不飲酒不博奕不行邪行由斯家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餒如法亦皆肥盛後於異時

憍薩羅勝光王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隨我伐彼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劍先鋒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劍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弓軍以為

後三

十九

後殿王曰卿等豈可給軍糧不平等與大臣
白言均平給與王曰喚來彼便喚至王親問
曰汝軍得糧豈不均等白言大王得料相似
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盛汝之軍衆羸瘦如
是彼白王曰我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
把木刀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
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曰汝等豈
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
白言實爾王曰汝等豈欲將我至彼令他殺
耶即便白言豈可器械而能鬪戰終須人力

方破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械不能戰人
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語已王便
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處告言聖者王遣
我等往伐彼城我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
曰賢首仁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得勝然每
於宿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城郭即於
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爲咒願願以此
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釋天王并四護世
及十八種大藥叉王般支迦藥叉大將執杖
神王所有眷屬難陀鄔波難陀大龍王等時

彼軍人聞法與苾芻尼所說事已即便禮足
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啓經既至彼已徧
圍城郭卽於是日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法
與尼所教之法遂廣爲呪願如前具說并設
祭食供養天神當爾之時北方多聞天王須
性衆多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呪願聲便生
是念誰稱我名而爲呪願遂俯觀察見諸軍
衆復作是念我此法第非處驅馳卽告般支
迦藥叉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驅
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叉敬諾

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如山馬形如
象車如樓閣人等藥叉時城內人遙見軍來
生大恐怖共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爲先國
破更求命斷難續宜當保命豈顧城郭遂卽
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頸求哀乞命時
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悲憐不加殺害取其
將師并諸封直皆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王
所白言大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欣
慶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諸人
設盟還放時善劍軍人便作是念我等出師

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者法與威神之力遂相謂曰由聖者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供養聖者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等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豐贍今持至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爲受斯物法與報曰優三賢首若於三寶不興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於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今汝等於長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每於食前供養三

寶於食後時聽聞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後於異時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善弓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彼去我更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彼軍白王我番已了未合軍行王曰且應此番後當免汝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伏彼城是藥叉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及僧隨有所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奉彼夏衣從軍而去即

持衣物往逝多林于時世尊宴然而坐諸人持物諸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施物幸爲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大師世尊已制學處不許我等夏內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者幸當受取置在一處待夏了日衆共分之諸人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持先器杖帥旅而出時給孤獨長者見而問曰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征行長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答言行了若爾何故復更征

行報言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報曰且住於此我爲白王是時長者便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劍軍王曰某城叛逆今往討之長者曰彼當番未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頻行王曰後番放免長者曰王今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能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乃至蛄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藥叉天衆爲伏彼城今者重行恐將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告

毗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勿差遣善劔軍人時諸苾芻夏安居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有衣與我彼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取物但見螻蟻土封積成大聚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法不具者此不應差差不應作云何爲五謂有愛恚怖癡藏與未藏不能曉了五法具者此即應差差應令作云何爲五謂無愛恚怖癡藏與未藏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苾芻

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藏護衣不若言能者應敷座席次鳴犍椎以言白訖僧伽盡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嚴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爲宣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至八月半未滿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十日未至八月半者謂去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後安居也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種云何爲五或爲自病故施或爲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爲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芻須者謂心樂欲衣者謂七中隨一應受者謂受囑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恥那衣一月若張羯恥那衣五月是謂爲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若於十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差得藏衣苾芻或可施土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

從三

七四

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音釋

諳烏合切 繼求位切 獲徒歷切 俘芳符切
也志也 叛背也 婁義蟻 蟻落侯切 魚紀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優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阿蘭若六夜學處第二十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去斯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

優四

諸僕使彼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爲僧伽造
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周帀欄楯悉皆
嚴飾生天梯墜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
苾芻夏安居已隨意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
虛令人守護勿使賊徒盜牀蓐等是時復有

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
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耶答言賢
首何有寺耶答言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
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善來即
便以次給與房舍并及牀蓐倚枕坐牀并三
水拒告言聖者可先慮水我今暫往白長者
知至已告曰長者今仁福德倍更增長有六
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即便驚喜報
家人曰汝等今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
萄胡椒乾薑蓐蓐爰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

今客僧加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
家人聞已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
住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
苾芻如蓮華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極加歸
敬說伽陀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僧伽居住者
今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了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
飲漿已禮僧伽足自執香鑪引諸僧衆出繞
制底還歸寺中居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座爲

彼而作呪願呪願已長者白言明日中時惟
願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
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僧伽僧伽食
已各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
爲說妙法上座復與呪願是時長者手執香
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聖者此之佳處我不
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意者但爲僧伽造斯
住處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
曰法主世尊今現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
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

淨觀勝光大王末利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悉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義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願少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缺乏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遂見香華滿樹美果豐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華果豐盈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

宜作後安居作是議已便後安居時彼長者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了猶未分散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閭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諸人曰汝不知彼大有財物所以然知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惟造一

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觀我當後去報言我且先行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于時門所有一莫訶羅苾芻彼賊見已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墜苾芻報言賢首是某甲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毗訶羅爲是毗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毗訶羅

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具充滿是毗訶羅若所須缺乏是毗伽多苾芻報曰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羅非毗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食者不應餐土若足衣者不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攜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重複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爲僧祇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沙彌在僧之末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

然於衆家有卧具不報言賢首我在最下尚
七事具足何況僧家問言聖者衆家廚內煮
食之物爲用瓦器爲銅釜耶苾芻即便示其
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
便欲去報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家業
今且辭去後更諮參報言好去賊乃禮足而
行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觀察財物如陸
地舟宜可偷竊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
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
輒爲偷竊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別人問曰

不知何日衆聚聽經其諳委僧人告諸賊曰
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
十四日上座自說波羅提木叉爲長淨事已
令誦經者昇師子座纔始發端誦伽陀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諸纏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
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
聚落人來此聽法我爲開門其門旣開賊徒
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

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言聖者我有二名
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賊苾芻告曰作汝名
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苾芻議曰
具壽如世尊說凡穀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
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
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共相謂
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
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
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禪定思勤修善
品見露形者來其門前惺惶顧望彼諸苾芻

遙問之曰汝露形拔髮之輩因何至斯此僧
伽住非汝住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
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
偷劫欲使何爲問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
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來善來諸具壽
即爲開門彼便入寺或與三衣或有與裙或
與僧脚崎或與漉水羅或與腰條或與波怛
羅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若諸苾芻住阿蘭若處者於三衣中應
留一衣置俗舍內如佛所教蘭若苾芻於三

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時諸苾芻如佛所
教以衣置村由前制戒還往村中與衣共宿
時婆羅門居士告言聖者仁等何意於此宿
耶報言此有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
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應彼宿時諸苾芻明相未出往至
村中見諸女人露形而卧彼便問曰何故聖
者未曉而來苾芻報曰此有我衣彼便報曰
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夜往時諸苾芻

便至村外待明相出遂被賊盜虎狼師子之
所驚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於寺中
待明相出時諸苾芻有三寶事須出界外皆
不敢去云我有衣寄俗舍內苾芻白佛佛言
阿蘭若苾芻應齊六夜得向餘處離衣而宿
時六衆苾芻出界外遂經七宿諸苾芻告曰
具壽佛聽出界離衣六夜仁等何因故經七
宿答言具壽遣經六夜至第七夜豈飲酒噉
蒜耶少欲苾芻聞此說已共生嫌賤作如是
語佛聽六夜得離衣宿云何苾芻遂經七宿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廣說如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衆多苾芻在阿蘭若處住作後安居有驚怖畏難處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若苾芻有緣須出阿蘭若界者得齊六夜離衣而宿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衆多苾芻者衆多謂三人已去苾芻謂是六衆在阿蘭若住處者去村五百弓有一拘盧舍名阿蘭若處四拘盧舍名一踰膳那從七極微至踰膳那有十八種差別如前廣

說住處者謂是寺也後安居者謂從六月十六日爲始有驚怖畏難處者驚謂恐有賊來怖謂虎豹狼等畏難謂蚊虻蛇蠍風熱等事言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者三衣謂是僧伽胝^{優四}唄^七囉^七僧伽安^七囉^七婆娑^七村者謂有街衢巷陌可識置者安也若有緣須出界者謂有三寶事或別人事出界者謂離常住處所有分齊得六夜者謂得至六夜離衣而宿謂望村內所寄之衣若過謂至七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捨悔法式廣說如上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三衣中欲留一衣置村舍內從阿蘭若界離過六夜得捨墮罪若有八難隨一事來捨去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預前求過後用雨浴衣學處第二十八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如佛所言苾芻應求雨浴衣時六衆苾芻預前求覓過後而用事務繁雜妨廢正修少欲苾芻遂生嫌賤云何汝等故違佛言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春殘一月在應求雨浴衣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至後半月仍持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若復更有如是流類

春殘一月者謂去安居有一月在即是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應求雨浴衣者謂洗浴物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者指用分齊謂有半月在當作隨意事謂從八月一日已去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便預求雨浴衣至後

半月尚持用者得罪同前捨悔法式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欲作前安居即於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若苾芻欲作後安居者便作是念彼尚求衣我何不求若求得者犯捨墮罪若苾芻作後安居彼持雨浴衣至八月盡後四仍尚持衣若前安居人作如是念彼尚持衣至八月盡我何不持若持者得捨墮罪若苾芻各依自夏求衣持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迴衆物入已學處第二十九

爾時佛在釋迦處販簞人聚落爾時有一長者自起信心深生愛敬造一住處施與別人聖者羅怛羅時羅怛羅於此寺中時時住止因有緣務須往室羅伐城是時長者聞具壽羅怛羅捨其住處執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時彼長者見寺空虛即便以寺捨入僧伽時具壽羅怛羅事緣既了即便還來詣舊住處聞說長者以其住處施與僧伽羅怛羅聞斯事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即以上緣具白世尊我今欲如之何于時世尊告羅怛

羅曰汝今可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宣
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時羅
怙羅承佛教已即便往詣長者之處作如是
語長者宣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
賤耶是時長者即便禮足作如是語我實不
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起嫌賤心
時羅怙羅呪願長者無病長壽即便捨去還
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
承教至長者所告言長者宣於我所見身語
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長者答我云聖者我

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
賤心于時具壽阿難陀在於佛後執扇扇佛
世尊即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販葺人
聚落告諸苾芻悉令集在常食堂中時具壽
阿難陀奉命而去具宣佛教彼苾芻衆皆令
集在常食堂中已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
面立白佛言世尊彼聚落中諸苾芻衆我奉
佛教皆已集在常食堂中惟願知之爾時世
尊詣彼堂中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
曰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一別人後時復迴

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非法受者亦非法
名不淨受用如是若更迴與二人或與三人
或與僧伽斯等皆名施不如法受不如法不
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二
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受
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如是若更
迴與二人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
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
以所施物施三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二
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

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
施與僧伽後時復迴此物施與一二三人與
餘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
不淨汝等苾芻若其僧伽破爲二部先施此
部復將此物迴與彼部乃至皆是不淨受用
汝等苾芻若施一人不迴與一人施者受者
皆名如法所有受用皆名清淨如是若施二
人三人僧伽此部更不迴與餘者乃至受用
皆名清淨如上廣說汝等苾芻前是施後非
施汝等苾芻地屬於王物屬於主所有衣鉢

等物應屬苾芻施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應自修補不應持此迴施餘人汝等苾芻應與羅怛羅先所住處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即便授與羅怛羅先時住處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乞食比丘與一長者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後於異時復爲長者讚說七種有事福業長者白言聖者我今隨力欲作少多有事福業苾芻問曰欲作何事白言我欲供佛及僧苾芻報曰

頗有少許衣物施不白言聖者我是貧人但有一雙白氎聖者可爲我往稱我名號請佛及僧明日垂慈來我舍食時乞食苾芻便往園中見諸苾芻並皆詳集時乞食苾芻稱長者名請佛及僧明當就舍受其供食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此乞食人今於俗家成教化者優四時有問曰彼長者家爲有施物爲無施物報言彼是貧人有一雙氎欲持奉施時鄔波難陀聞已作是念彼人請佛及僧以一雙氎擬將奉施彼必定是貴價之衣我若不能奪此

衣者我更不名鄔波難陀矣作是念已即於其夜辛苦至明既天曉已即便著衣持鉢到長者所見彼長者備辦飲食問言長者欲作何事報言我今具膳供佛及僧鄔波難陀報言長者如佛善說若有衆生於日初分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初分善若有衆生於日中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中分善若有衆生於日暮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後分善仁今獲得三業初善由供佛僧自手營辦長者頗有多少施

耶答言我家貧薄但有一雙白氎報言長者暫可將來我觀其狀時彼長者即便取衣報言長者新物善哉然而長者有捨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衆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笊竿上而取銷盡又如佛說若時僧伽得少食利如小樹葉平等行之若得少衣應爲燈炷平等共分長者汝所施衣若共分張形狀如是有受用之福利耶長者報曰聖者我今作何方便令得施福及

受用福鄔波難陀報長者曰汝若能於釋種
之中有出家者明開三藏爲大法師善能敷
演辯才無礙汝將此衣持施彼者便能具足
惠施之福及受用福長者報言聖者何處得
有如此福田我當奉施鄔波難陀曰我即其
人是時長者便禮其足以衣授與報言聖者
願慈愍故爲受此衣鄔波難陀報言長者汝
雖解施未體其儀當待片時佛僧食訖持此
白氎在上座前告大衆言隨喜然後當施於
我長者報曰我如是作時彼長者即便灑拭

優四

十二

庭宇敷以座席布列香華門安水器即令使
者命佛及僧白言時至爾時世尊及苾芻僧
伽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徃長者家依次而坐
時彼長者見衆坐已便以種種香美飲食自
手供奉佛及大衆旣飽食已長者即便持其
白氎於大衆前口唱隨喜施與鄔波難陀爾
時世尊自爲呪願已從座起去便即歸寺時
藏衣苾芻告授事人曰可於鄔波難陀處索
取白氎授事徃索告言大德今日施物可與
我來鄔波難陀答言具壽汝爲持氎至寺還

我來耶報言不還鄔波難陀曰何意不還彼
便答曰是大衆物鄔波難陀告言具壽汝之
衣鉢何故不與將我衣鉢持施僧伽我不與
汝彼乞食苾芻在長者家告長者曰仁今何
意此處雷鳴彼處下雨長者答言聖者我有
何過苾芻報曰汝先以氎擬施衆僧何因食
訖迴與鄔波難陀長者答曰我欲如何大德
鄔波難陀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汝有施福無
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衆有千二百五十人
得汝一衣更待獲得一千二百四十九衣已

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笏竿上而取銷盡并
陳佛說均分衣食如小葉燈炷乃至廣說求
好大德當施此衣我即其人宜唱隨喜當施
我氎我聞此說如言便與豈有過耶時乞食
苾芻聞此語已便往寺內餘苾芻見告曰汝
乞食人長時教化得一施主彼便此處震雷
別處下雨乞食者告曰我與長者俱有何過
然有一人往至其家報長者云汝有施福無
受用福廣說如上乃至唱隨喜已當施於我
時彼長者隨言而作我及於彼何有過耶時

有少欲苾芻聞此語已極生嫌賤云何苾芻
知他施僧物自迴入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爾時世尊即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
曰汝實迴僧物用入已耶白言實爾乃至廣
說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與衆物自迴入已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若更有斯類知者
或自知或因他告僧伽者謂佛聲聞衆物者
有二種物謂食利物衣利物此處所言謂是

衣利迴者物定屬他化將入已泥薩祇波逸
底迦捨悔法式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自迴入已迴時得
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知屬二人三人或
屬僧伽自迴入已得罪同前若苾芻知屬一
苾芻物迴與他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
作如是乃至知屬一人迴與二人三人或迴
與僧伽自迴入已得罪同前若苾芻知屬僧
伽物迴與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
是乃至知屬僧伽迴與二人三人迴時惡作

後四

十四

得時亦惡作若苾芻知屬一僧伽物迴與餘僧伽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知與苾芻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物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若知苾芻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爲二部知與此部迴與彼部或知與此寺迴與彼寺知與此房迴與彼房知與此廊迴與彼廊或於房廊更互迴與或與此柱間迴與彼柱間或柱間

物迴與門處或以門物迴與閣上如是廣說乃至展轉相迴皆得惡作若苾芻知與此佛像物迴與餘佛像若知與此窣覩波物迴與餘窣覩波若知與跢道初墜迴與第二等或迴與塔身或與簷級或此畔物迴與餘畔或迴與覆鉢或迴與方臺輪相初級乃至寶餅後四十五法輪立柱或復從此迴至下基如上迴互皆得惡作罪若王力使迴者皆無犯若與此貧人物迴與彼貧人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迴與無犯若苾芻與此傍生食迴與彼傍生得

惡作罪若覓不得迴與無犯若擬與傍生物迴將與人擬與人物迴與傍生得惡作罪若與出家物迴與俗人或復翻此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無犯如是女男半擇迦苾芻尼及下三衆若多若少與此彼更相迴互准前應說若覓不得雖違本心與餘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服過七日藥學處第三十

爾時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

飲食細末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染糝在一處不知應捨不捨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諸有少欲苾芻見是事已起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染糝在一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乃至問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汝等實爾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染糝在一處捨與不

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耶白佛言
實爾大德于時世尊以種種訶責多欲不足
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量而
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
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係四

十六

如世尊說聽諸病苾芻所有諸藥隨意服食
謂酥油糖蜜於七日中應自守持觸宿而服
若苾芻過七日服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世尊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有所曉示
也病苾芻者謂此法中苾芻身嬰疾病所有

諸藥隨樂服食者謂與病狀相宜清淨堪食
酥者謂諸酥油謂諸油糖謂沙糖蜜謂蜂蜜
於七日者謂七日夜自守持之觸宿而食者
謂得自取而食過七日者謂越限齋也泥薩
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悔故名
泥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月一日得藥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
持或可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
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
芻一日不得藥二日得三日不得乃至七日

得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
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
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藥二日亦得於
七日內此初日藥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
餘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
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
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於一日二日相對
作法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六七日相對作法
餘如上法若苾芻月一日得衆多藥此藥即
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若不持

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
罪若苾芻如於一日如是乃至七日得衆多
藥此藥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
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
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藥二日亦得
衆多藥此初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二日藥
或捨或與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
或捨或與人若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
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不得衆多藥
二日亦不得衆多藥乃至第六第七日方得

衆多藥第六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第七日藥或捨與人若不捨不與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觸或更互相和或同類相雜糅在一處不能分別者此藥即應與寺家淨人或施求寂若復苾芻於此諸藥不自觸不令他觸不與飲食細末相觸亦不更互相和亦不同類相染亦不糅在一處捨與不捨時與非時能善分別於七日內自爲守持自取服食應如是守持應在午前當淨洗手

受取其藥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緣清淨醫藥我今守持於七日內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已服一日即告同梵行者云我此病藥已服一日餘有六日在我當服之如是乃至七日皆應告知若滿七日已尚有餘藥應捨與淨人或與求寂若不捨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有捨墮藥不捨與人不爲間隔罪不說悔若更得餘藥悉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捨訖未

優四

十八

爲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由
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捨訖已爲間
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若苾芻
藥犯捨墮未爲三事若更得餘衣鉢網絡腰
條但是沙門所畜資具活命之物若受畜者

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已捨
已爲間隔罪已說悔更得餘藥者無犯又無
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諸大德我已說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今
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諸大德是

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二十四

音釋

後四

十九

梯墜

梯土鷄切木階也墜
都鄧切登陟之道也

華菱

華畢吉切
芡北未切

澡漱

澡子浩切洗滌也
蘇奏切蕩口也
臻

湊也臻

奏側
倉詵
奏切
切至

也聚
牽殺

牛古候切
羊乳也取

條
絲吐

繩刀
也切

編
蒜

蘇貫切
也切
虫文

虻
切蚊

無分切虻
並啗飛

莫耕
蟲也

蛇蝎

竭蛇切食

並遮切
毒蟲也
歟許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笏竿

笏下浪切竿古
寒切掛衣竿也

級

居立切
階也

糶

女救切
雜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優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總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餐 蟲水命伴行

優五

傍生賊徒食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羅怛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怛羅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在鷲峯山報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禮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怛羅處時羅怛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人報云聖者何因故惱我

等答言實爾我故相惱時彼諸人各生嫌賤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聞是語已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
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溫泉林所
羅怛羅住處時羅怛羅遙見佛來爲佛敷座
即安置餅水并洗足器洗足手已往迎世尊
收取上衣白言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
座坐已即取餅水自洗雙足於洗足器傾去
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怛羅曰汝見器中留少
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羅若

苾芻故以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觀如
是愚癡之人說爲乏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
器中少水總瀉于地告羅怛羅曰汝見少水
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
怛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
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棄盡沙門之法世
尊復以其器傾側至地告羅怛羅曰汝見此
器傾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
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
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傾側沙門之法世尊

優五

二

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羅怛羅曰汝見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怛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肥壯勇猛善能鬪戰往戰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脇悉皆作用惟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怛羅此象爲護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怛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時象師即知此

象不怪軀命自軍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怛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惡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燄

不以破戒口

欺他信心食

爾時世尊復告羅怛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執明鏡羅怛羅白佛言世尊彼執鏡者爲觀已面善惡之相佛告羅怛羅如是如

是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
我今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爲害自身并
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
異熟耶爲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勝善事是
安樂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耶羅怛羅若汝
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
作能損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
感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檢攝即不應作羅
怛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
業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業

能於未來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修
其善事復次佛告羅怛羅汝之所有身業造
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正作如是身業
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即不應作若
益自他當受樂報便應修學復次佛告羅怛
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
我曾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
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前至誠懇惻說所
作罪或於清淨同梵行者前說其愆咎發露
說悔將來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

他常受樂報應發歡喜心於日夜中慶其所
作勿爲放逸羅怛羅如於身業欲作正作已
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業亦復如是羅怛
羅當知過去未來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
意生應數觀察棄捨惡念常起善心羅怛羅

優五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之時
應善觀察令極清淨常多修習相應而住羅
怛羅如於現在觀察三業令極清淨相應而
住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故汝今於三業中
恒善觀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爲放逸爾

時世尊說伽陀曰

羅怛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衆惡
是順諸佛教 此是聲聞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爾時世尊爲羅怛羅示教利喜說是法已時
羅怛羅禮佛雙足歡喜奉行于時世尊從座
而去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逝多林爾時
法手苾芻是釋迦子於此而住善能言說降
伏他論于時中國有一摩納縛迦爲求學故
往詣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劫比羅

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主是南方
婆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縛迦及諸弟子漸
次遊行經諸城邑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
有一婆羅門爲衆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
告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方大
論師今來至此欲求敵論若彼論師於諸論
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所習共相酬對若能
破彼斯曰善哉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
中今與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即是我
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是我婆

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震大名稱云南方
有一大婆羅門善解四明妙通八術來求激
論至室羅伐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
人亦非墮負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腹
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婆羅門子
問言大師何故以衣裹腹論師報曰所受學
業滿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
於白日中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
癡闇昧今輝智炬令使開明論師即便共彼
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杜口城中學

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大師何故欲自朋耶
論師報曰豈可於此更有他朋也諸人云有
論師曰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日方
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所共知
師今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居何處報言在
此城中逝多林內問曰於彼衆中誰爲第一
激論之主報曰彼皆博識聰睿詞辯分明作
是語時法手苾芻遇有他緣因屈其所諸人
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餘沙門釋
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芻以申論難論師即

便正視苾芻告諸人曰略觀此相定是論主
即往就之告言苾芻我於先師頗曾少學欲
共仁者聊叙論端苾芻報曰斯誠大善我比
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虛懷仁旣遠
來深適吾願隨意當作論師問曰何日對談
苾芻報曰明日可作欲在何處於某華園共
作期已捨之而去時彼論師旣共期已即於
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徵斥思惟不
睡迄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如是念我若破
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

若婆羅門儻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稱華冠悉皆隱沒時婆羅門即於晨旦趣彼華園佇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華園報曰何處華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日共期云於其處將興往復法手報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夜思搆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一種一是情識愚惑二是才辯過人復報

之曰明日赴期報云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望躊躇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復問苾芻何故還不赴期法手報曰我豈風病耶豈惟論議一事更無餘業殷五然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敬心聽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往貴人逢迎說法婆羅門曰苾芻不應故心妄語答曰我實如是由此法手苾芻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妄言今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

已各生嫌賤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心妄語
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言令彼論者空
勞往復諸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
苾芻衆問法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
他期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實爾世尊爾時種
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故妄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故者謂是
故心了知其事妄語者有九種妄語八七六

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何九種妄語謂以
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
色訖里多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而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
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
無根見聞疑破正命云何七種妄語謂以無
根破戒破見破威儀正以無根見聞疑云何
六種妄語若苾芻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
妄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妄語
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見聞疑云何

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部罪而作妄語云何
四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
命云何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
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語我已
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妄語我已妄語
無有一種成妄語者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
耶自有妄語謂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
沙有得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
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實
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妄語得波羅市

迦云何妄語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
芻清淨無犯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
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苾
芻在僧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
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妄語得窣吐羅底
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若苾芻半月半
月作褒灑陀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
清淨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
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妄語諸餘
妄語悉得波逸底迦波逸底迦者是燒煮墮

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殷勤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此有說義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因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是妄語應知

優五

九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曾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不憶其事而云

不忘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見聞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覺知有見等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忘見聞覺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覺亦不忘語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見聞覺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疑見聞覺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

不聞作不聞想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無疑心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

知而有疑心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見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

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而
忘見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忘見
聞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
忘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
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時得本
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聞
不疑見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有疑
見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
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

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疑見聞覺有疑彼
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得
本罪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
不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
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想不見覺知作不
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
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作覺想不見聞知作
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
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覺
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

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苾芻凡所有活違心而說皆得波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毀訾語學處第二

傷五

十二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毀訾語云眇目孿臂背偻侏儒太長太麤瞽盲瘖瘂拐行腫脚禿臂大頭哆脣齟齬是時六衆苾芻作如是等毀訾語時諸苾芻聞已慙赦憂愁不樂讀誦思

惟悉皆虧缺懷憂而住時有少欲苾芻見其事已成生嫌賤作輕毀言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訾云眇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問六衆曰汝等實作毀訾之語惱諸苾芻云眇目等耶六衆答曰實爾大德世尊即便種種訶責廣說如上乃至此非沙門所應作事所以者何汝等當聽徃古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老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爲耕墾時有居士之子

父母俱喪常於林野販樵爲業時居士子持其樵擔來至耕處田頭樹下棄擔息肩見彼長者躬自耕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自營辛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來外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衣食寧濟彼優五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當暫息即便執犁十三代其耕作遂至日午家中食來喚言外甥可來共食亦既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未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舍時居士子耕至日晚

牛放青梯躬持草擔并取柴束驅畜而歸至彼村隅長者迎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掃除廠庖布以乾土并設火煙多與牛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田此兒今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爲妻令其食已報云外甥當任於此勤修家業此之小女授汝爲妻報言甚善即依處分營作生業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令驅使大者爲性調善小者稟識貪饕雖復拘制犯暴是常童子發憤放石遙打折其一角因即立號名爲禿角後於他日尚犯

田苗同前不止便放鎌斫遂截其尾因即名爲禿尾禿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先所許親幸可作之爾時長者言好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小女不久欲爲婚娶妻便問曰曾未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妻曰是誰報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處如何以女輒爲婚戚凡婚姻者親屬還往飲馔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

無者還嬰辛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令即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後五外甥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待甘蔗收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餅麵是資當待麥熟既收麥已十四

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秬時居士子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實總一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今宜可往告衆人若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衆人告云阿舅可作婚姻諸人聞已告長者曰許言已久何不爲婚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婚娶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序靡見成功我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驅使多與杖捶繫之

枯樹曝以烈日方欲言歸近劫初時畜解人語其牛既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汝先於我共相愛念恩同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多行杖楚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汝處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牛曰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爲無證人牛便報曰我等爲汝而作證人男子曰爲作人語爲作牛音牛曰不作人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爲盟令人

優五

十五

表信汝當引我爲證今人表知牽我兩牛繫於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今出乃至傍人來覩信驗我等噤口不噉水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實我當飲噉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解放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村長者許女爲婚使役多年今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王言有王曰爲人爲非人白言非人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爲作人語爲餘語

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成證白言彼有實信今人表知其牛於七日中繫在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今出我引爲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來牛終不食此若虛者我當死罪王命臣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廠內不與水草時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豈期顛倒惟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閉廠中不聞水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爲作保證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來不食水

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放我者逢石尚噉
況水草耶大牛報曰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
同父母豈得違信誤彼人耶禿尾禿角曰雖
實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爲禿尾禿角我
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牛聞已默爾
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看問其牛曰得安隱
後五十六
不大牛報曰我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
何意如此大牛曰此禿尾禿角作如是言若
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草乎居士子曰若如
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王爲誑命在須

臾大牛報曰汝不須走當與禿尾禿角穿鼻
安繩其紉促繫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信食
水草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即報言今此
二牛告第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種擁護者
謂地水火風日時居士子遂與穿鼻禿尾禿
角報大牛曰仁當觀此苦虐於我大牛曰與
著璽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紉繫大者頭至七
日已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二牛
出禿尾禿角旣見水草即便欲食是時大牛
遂以雙角舉小牛鼻向日而望王問臣曰何

意二牛向日而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
二牛意欲啓王說如是事非直我二爲證亦
兼告彼第五護世明明白日助我證知王見
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生無知尚能爲
人而作保證事既非虛宜以彼女共爲婚戚
優五
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勝已娶
女爲妻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聞
毀訾言尚懷害念況復於是故苾芻不應
惡語毀訾他人此是緣起猶未制戒爾時世
尊復告諸苾芻作毀訾語時於現在世所作

事業不能成就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村
中有長者住以行車爲業彼有二牝牛一名
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時各生一子毛色斑
駁既漸長大歡喜之子其角廣長美味之兒
頭禿無角是時長者爲其立字一名歡喜長
角二名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力後於
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牛共集池所作如是
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者答云我牛極
勝諸人報曰何以得知汝牛極勝長者曰可
於峻坂令牽重車共立明言賭金錢五百作

是要已便將已牛放峻坂處牽其重車時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長角宜可疾牽美味禿頭亦當急挽時禿頭牛聞毀訾語即便却住不肯挽車長者大怒便以麤杖而拷楚之餘人報曰汝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不如宜當放却是時長者便輸五百金錢極大忿怒於其二牛多與杖捶繫之枯樹畜解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告長者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行楚毒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百金錢歡喜長角報長者曰由汝口

過自罰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何過牛便報曰何故對衆人前毀辱於我不言好稱喚作禿頭若言好名不毀訾我者更於峻坂牽倍重載共立明要倍賭金錢一千長者報曰汝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訾我定當盡力後於異時各因飲牛事如前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汝今時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我君等何失宜於峻坂倍駕重車賭金錢一千明爲要契即如言契以牛牽車今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宜可急牽

優五

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優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毀訾語學處第二之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優六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爲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髮

木竹作并奴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若苾芻作毀訾語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刹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刹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薛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薛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

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成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成達羅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織師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毛作人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毛作人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優六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縫衣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鐵作種銅作種皮作種陶師種剃髮種木匠種竹師種奴種皆應廣說准上應知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餅及取灰土讀誦規矩氣聲蓬聲四薛陀書作諸施會施受方法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刹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刹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若刹

帝利所有威儀法式所謂乘象馬車執持弓箭迴轉進趣執鉤執索排殯之類斬截斫刺相叔相撲射聲等術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薛舍種苾芻處作如是

優六

三

語具壽汝是薛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薛舍所有威儀法式所謂耕田牧牛及興易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成達羅種苾芻處作如

是語具壽汝是成達羅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成達羅所有威儀法式所謂擔運樵薪餽飼諸畜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有大氎小氎及被蓋物并麻紵衣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毛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毛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氎氎或厚或薄方圓坐蓐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縫衣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頭帽衫襖大小裙袴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鐵師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鐵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鐵鉢針刀剃
具斧鑊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
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優六

四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銅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銅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銅盤餅器鈴鐸等
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皮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皮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富羅鞋履鞍轡坐
具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陶師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陶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餅瓠甌器等物時
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
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剃髮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剃髮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剃髮剪爪撩理卷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優六

五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木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木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牀座門窓屋舍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竹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竹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箱篋席扇傘蓋鼻筩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奴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奴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與他濯足洗身驅馳使役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論工巧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餅等業如前廣說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惡作罪如是刹帝利種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若薜舍戍達羅及餘諸類乃至奴所作業廣說如前准事應說加其器具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訖

具壽汝是跋躡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聾瘡拐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是語隨惱不惱而此苾芻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訖

優六

六

作毀訾意往如是病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
汝是帶病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病訖云何爲罪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汝犯波羅市迦非沙門非
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如是汝犯僧伽伐尸沙率吐
羅底也波逸底迦罪波羅底提舍尼突色訖
里多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
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語罪訖云

何煩惱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有瞋恚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
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如是汝有恨覆惱嫉慳諂誑誑無羞恥惡行邪
見同前得罪是謂煩惱云何惡罵若苾芻作
毀訾意往苾芻所作種種鄙^{優六}嫌語而爲罵詈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同前得罪無犯者若一
住處有多同名苾芻若問他時他不識者應
報彼云是如是種類苾芻悉皆無犯又無犯
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離間語學處第三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
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時諸苾芻共
相怨恨生大慙恥各懷憂悵不能樂住廢修
正業讀誦思惟久愛念心因斯斷絕時諸少
欲苾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
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即以此緣具白世
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六衆
苾芻汝等實作如是離間語不答言實爾爾
時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

應爲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訶責已
告諸苾芻曰汝等若作離間語者自損損他
汝當善聽乃徃古昔於險林中有母師子懷
妊而住凡母師子欲至產日先多取肉後乃
生兒時母師子爲求肉故徃牛群處隨逐而
行時有犍牛新生犢子爲護子故在後而行
時彼師子便殺犍牛牽徃險林是時犢子爲
貪乳故逐死母行到其住處師子見已便作
是念此小犢兒我今亦取後更起念此不須
殺我若生兒將作朋友共爲歡戲便即生兒

二俱乳養皆漸長大後於異時母師子患臨
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
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
徒構合諂言滿瞻部內我終殞後宜好相看
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
優六諸苾芻諸法常爾即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母師子既命過已其兒於後取好糜鹿熱
肉熱血以自資養日漸長大其牛由彼師子

力故所護豐草隨情噉之形貌肥壯時有老
野干常隨師子規覓殘食師子每食熱血肉
已疾還住處與彼大牛而共歡戲所有殘肉
餘獸野干尋皆餐噉時老野干作如是念我
試觀察此師子王何處居止遂逐其後徃至
林中見與牛王共爲歡戲見已便念此二皆
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
時彼野干待師子去向牛王邊垂耳而住聖
方國法喚老者爲舅名少者爲外甥牛見野
干年老喚言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

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
音息有同火燄牛王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
曰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肉聚牛能向何處
我無肉時即便殺之以充口腹牛曰阿舅勿
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
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
徒搆合諂言滿瞻部內我終沒後宜好相看
背面之言勿復聽探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
懷死日無幾我言利益而不見聽牛曰阿舅
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師

優六

九

子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
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
是語已捨牛而去詣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
見已問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野
干報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
火燄師子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
牛王作如是語此噉草師子能向何處此母
昔時枉殺我母我今必定決破其腹師子報
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
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

世離間之徒搆合諂言滿瞻部內我終沒後
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
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
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
外甥此之牛王從窟出時搖動身體出聲吼
叫以脚炮地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
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苾芻牛
王與師子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
爲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
哮吼四顧而望來向牛前牛亦出窟搖動身

體出聲吼叫以脚炮地向師子前此常所爲
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記
所作事牛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
殺我師子見牛現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殺
我師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項牛便以角決
師子腹須臾之間二俱命過時有諸天於空
優六
中說伽陀曰
若聽惡人言 必無賢善事 師子牛相愛
野干令鬪死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由其聽採離間之言不

憶母語遂至相殺何況於人作離間語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此是緣起未制學處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復次汝等更當善聽乃往古昔於大險林有母師子及以母彪皆養一兒於此林中各不相見曾於一時其母師子出行求食時師子兒林內遊行遂到母彪所居之處其彪遙見作如是念我當殺此用充飲食復更思念此不須殺當與我兒以爲朋友共相歡戲時師子兒爲饑所逼遂向彪處共飲其乳時彼師子還歸住處不見

其兒遂便尋覓周行山澤見在彪邊而飲其乳是時母彪見師子來遂欲奔走師子告曰姊妹幸勿奔馳汝於我兒能生憐念我今共汝一處同居若我出時汝看二子汝若覓食我護兩兒善惡是同斯亦佳矣優六既合籌議遂即同居便與兩兒各施名號其師子兒名曰善牙彪兒號爲善髀俱同育養皆漸長成後於異時二母俱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

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爾如前說頌爾時二母俱命終已其師子兒出外求食飽餐血肉疾歸林藪是時彪子欲出行時久而方至復於異時彪出求食食昨殘肉疾疾而歸師子見怪便問之曰兄弟汝比求餐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歸彪曰我藏餘肉疾散而來師子告曰豈復汝散陳臭肉耶答言我散師子告曰我每出時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飽食而歸所有殘餘無心重顧彪言兄弟汝有勇健堪得此爲

我無力能食散殘肉師子曰若如是者求食之時與我同去所得新肉可共俱餐作此籌量每多同去未同行時有老野干隨逐師子散其殘食後見彪隨野干生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無彪時於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即便問野干曰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事同火燄師子報曰此言何義野干答曰我聞猛彪作如是語此食草師子能向何

處每以殘肉與我令噉我若有便必當殺之
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母終時俱告我
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事同兄弟
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
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
優六
無幾我陳利益汝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
十二
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猛彪從
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是
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有心相殺作是語
已捨之而去詣猛彪邊垂耳而住彪見問言

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耶野干答曰
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燄猛
彪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師子
作如是語此食殘彪能向何處遣我辛苦求
食與之我若得便殺之噉肉彪便報曰阿舅
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
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
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
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
而不見聽彪言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

干答曰外甥若見師子出窟之時奮迅身體
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汝前即知師子有
心殺汝野干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苾芻
師子與彪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
爲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
哮吼四顧而望來向彪前彪亦出窟搖鼓身
體吼叫三聲周迴四望向師子前此常所爲
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託
所作事彪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
殺我師子見彪現其相已亦作是念此欲殺

優六

十三

我復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無雙此復何能
殺害於我我今且問何因殺我說伽陀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髡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彪聞語已亦說伽陀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是時善牙問善髡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
行殺害善髡答曰此老野干善髡于時亦問
善牙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殺害善牙

答曰此老野干善牙報曰由此惡物闔亂兩
邊令我親知幾欲相殺即喚野干撲之令死
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不得因他語 棄捨於親友 若聞他語時

當須善觀察 野干居土穴 離間起惡心

是故有智人 不應輒生信 此惡癡野干

妄作闔亂語 離間他親友 殺去心安樂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作離間時自招斷命何

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爾時

世尊以種種方便訶責六衆苾芻告諸苾芻

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離間語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此謂六衆苾芻若更有餘如是

流類離間語者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離間

意所有言說得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爲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針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最居於後
若苾芻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
是語具壽有苾芻云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問言是誰答云某甲彰其名
者得惡作罪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利帝利種
罪亦同此若薛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及
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說如毀譽

語學處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發舉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爾時六衆苾
芻知和合衆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而發舉

像六

十五

之作如是語此之諍事不善滅除是惡斷事
更應詳審爲其除滅時諸苾芻更爲斷諍除
滅其事廢修善品讀誦思惟少欲苾芻便生
嫌賤作如是語如何苾芻知和合衆如法斷
諍已更於羯磨發舉事如上說時諸苾芻以

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
爲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已除滅
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苾芻者謂是六衆或復餘類知

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和合者謂同一味衆
者謂佛弟子如法斷者謂如法如律如大師
教諍者四諍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
諍已除滅者謂事消殄後於羯磨更發舉者
謂發舉其事今不止息墮義如上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評論諍事
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
波逸底迦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更發舉者
得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知事除
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
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
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
非事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

得罪同前如以評論諍事爲初望餘三諍而爲四句餘諍爲首類此應知廣說總有十六句有五種別人云何爲五謂主人作羯磨人與欲人述自見人客人言主人者謂於諍事了初中後作羯磨人者謂於此諍事爲秉羯磨與欲人者謂於當時而與其欲述自見人者謂作羯磨時說其自見客人者謂於諍事不了初中後於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衆於其諍事如法除殄更發舉其事者得波逸底迦後之二人於和合斷事更發舉者得突

優六

十六

色訖里多境想句如常應知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善解身相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至婆羅門居士舍見有少婦問曰汝姑何如彼便答曰我姑暴急如兔中箭鄔陀夷報曰汝姑何過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暴惡相謂黑鰲赤鰲及以旋毛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後於異

時復至其舍問其姑曰汝之新婦性行如何
報曰我家新婦性多懶惰不事恭勤惡罵好
瞋出言麤獷鄔陀夷報曰新婦何過說相同
前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時鄔陀夷
便於他日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於婆羅門

優六

十七

居士家因爲說法問其姑曰汝新婦何如報
言聖者我之新婦孝同親女或如小妹鄔陀
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
良善相謂餅魚文字盤屈等相是此之德復
於他日見其新婦問言汝姑何如報言我姑

如姊如母鄔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
間如前具說所有徵相告已而去彼婦及姑
後於異時因澡浴身體共相揩拭於隱密處
各覩其相事同尊者鄔陀夷所言及於後時
因有鬪諍共相期剋姑作是語汝敢對我爲
爭競耶汝不自知與外男子私有交通答言
我敢說盟實無是事報曰若如是者如何今
他男子知汝隱處有麤等記乎時新婦亦報
姑曰我實無顏敢相斥觸敢道家長與外交
通今他男子知其隱相請勿多言宜息斯事

及其彼二共懺謝已更相問曰誰曾告汝隱處相耶答言聖者鄔陀夷姑云我亦曾見鄔陀夷說是時彼二各共譏嫌大德何因故惱我等時有耆老苾芻因乞食次來至其家姑便問曰鄔陀夷者何如人也苾芻報曰彼是大臣子捨家棄俗持戒苾芻答曰若是持戒苾芻何因得知女人隱處有鷹等相耶苾芻報曰彼解身相知有鷹等答曰豈可有相皆告人知苾芻聞已還至寺中告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說法故有如是過失從今

已去不應俗家爲女說法如佛所說不爲女人說法時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世尊不許爲女說法彼便答曰若仁不肯爲說法者我亦不能以食相施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應爲女人作五句說法告女人曰姊妹色無常乃至受想行識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爲作五句說法姊妹色等無常女復請曰更爲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

優六

十八

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言與作六句說法報言姊妹眼無常乃至耳鼻舌身意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爲作六句說法姊妹眼等無常女復請曰更爲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言應置男子隨意多說苾芻乞食入村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報曰應喚男子白言何用丈夫報曰世尊制戒應對男子爲女說法隨意多說女曰善哉我

有護者仁復無畏足得隨意爲我說法便喚男子苾芻說法而去時六衆苾芻次行乞食到女人處報言姊妹可坐我爲說法女人白言聖者小住待我喚男子來六衆報曰何須男子但令有一獼猴雞犬犢子優六小兒即爲女人說法而去時有耆老苾芻乞食而至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報言應喚男子爲汝說法女人白言聖者此有獼猴雞犬犢子小兒隨有一時即得說法苾芻報曰我不應對如此男子爲女說法苾芻告曰誰教汝等十九

將此當男而爲說法女言聖者六衆教我苾芻報曰非彼誰能作斯惡行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對有知男子方可說法如世尊說爲女人說法應五六句時六衆苾芻爲女人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說六句時故心至七時有苾芻見而報曰具壽如世尊說爲女說法應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六衆報曰豈六七句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世尊說爲女說法不過五六句云何六衆苾芻故至六七語以緣白佛佛以

此緣集苾芻衆乃至問六衆曰我制爲女人說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說六七耶答言實爾大德佛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爲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智男子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此謂六衆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女人者謂是有力解善惡語不得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若說六句法時故心至七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者謂口宣陳除有智男子者謂非無知解男子波逸底

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
上閣中以五六句爲女說法故心至六至七
各得波逸底迦若在上閣爲女說法已下至
中閣時彼女人亦隨下閣作如是語聖者更
可爲我宣說法要時彼苾芻應報彼曰姊妹
我已說訖彼云聖者更願爲我宣陳妙法時
彼苾芻應五六句爲其說法若至六七得波
逸底迦如是乃至閣下或復至門或至簷前
過說之時皆得墮罪若教女誦時或復彼問
或復有智女人能於後後轉生異問者應隨

後六

二十

所問答之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衆苾芻與
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處作大踴聲如
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
習讀于時世尊聞其住處音響誼聒便告阿
難陀曰何因住處作大踴聲如婆羅門誦諸
外論又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讀時阿難
陀白言世尊此是六衆苾芻與未圓具人同

句讀誦爲此寺中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
陳其事佛告阿難陀豈諸苾芻與未圓具人
同句讀誦阿難陀白佛言同句讀誦爾時世
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六衆苾芻曰汝
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白佛言實爾大
德爾時世尊以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弟
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
具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復苾
芻者謂是六衆若復有餘如是流類未圓具
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及苾芻尼餘並名

優六

三十一

爲未圓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
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
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
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
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
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
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
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
何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謂言領受言法者謂
佛及聲聞所說之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

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
圓具想及疑與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
得惡作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
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
作圓具想無犯若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語
者並無犯若教誦時若教問時無犯又無犯
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音釋

優六

1411

疾也	切寒熱	廢也	切足偏	也鞍韉	排積
疔	胡官切	噓	噓	韉則先切馬韉也	排步皆切旁排也
皮病也	女慢也	餓一莫切	烏結切氣塞不通也	篇	黻
慢也	庖	食不下也	隆竹也	篇	黻
庖	庖	瘡	跋	跋	跋
肥地也	切足	約	跋	跋	跋

第八二册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 優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向未圓具人說麤罪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有衆多苾芻或老或少由未離欲煩惱現

優七

前行於非法遂犯僧伽伐尸沙後於明解律
藏者就之聽習識知罪已各生追悔求欲除
罪即便如法行其徧住及摩那馳便爲衆僧
供給飲水或爲扇涼或於世尊髮爪窠觀波
所以新瞿昧耶而塗拭之并餘作務時有信

敬婆羅門居士等見而議曰世間有人善別
寶玉觀諸寶物非僞濫者方收舉之此諸苾
芻亦復如是善知因果收諸福業雖年老耄
親爲衆僧供給飲水并諸作務而不辭勞然
此六衆唯自養身不修勝福彼諸人衆作輕
賤時六衆聞已告諸人曰汝等謂彼情樂福
故而供給耶然彼非是好心自修福業但是
僧衆與治罰事令其營作諸人問曰彼有何
過衆與治罰六衆報曰此老苾芻自作如是
如是非法之事時彼婆羅門居士聞行非法

各生嫌恥作如是語斯等老宿尚作非理諸
餘年少有罪何疑諸老苾芻於食後時復於
宰觀波所同前塗拭是時六衆詣彼老宿苾
芻弟子求寂處問言具壽汝等二師今何處
去弟子答曰大德我之師主修諸福業彼便
問曰修何福耶答曰於世尊髮爪宰觀波處
以細軟牛糞而爲塗拭彼弟子等問六衆曰
大德仁等何不修福六衆報曰汝等知不非
汝二師自心求福於宰觀波所而爲供養但
是僧衆與苦治罰令其受行弟子問曰我之

師主作何罪過而受治罰彼便答曰汝之師
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時彼老宿苾芻
既出罪已今諸求寂作衆事業彼便報曰師
等何不自爲師曰我不應作求寂報曰師等
尚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斯等作業何不
耶師便報曰雖有斯過我等如法皆已說除
然此罪事誰向汝說求寂報曰是六衆苾芻
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於未圓
具人說他麤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問六衆曰汝等

苾芻實向未圓具人說他麤罪不白佛言大德實爾于時世尊以種種訶責乃至非出家者之所應作既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麤惡罪向未受近圓人說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苾芻名曰廣額有苾芻尼名曰松幹時此二人於諸俗舍作汚家事現不善相遂使諸人不生敬信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差苾芻於諸俗

家告語諸人云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作非法若苾芻不具五法即不應差設差亦不應遣云何爲五有愛恚癡怖不知說與未說若具五法應差設差應遣如是應敷座鳴犍推衆既集已以言告知先當問能汝某甲能優七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爲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

尼所行非法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
許差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
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
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
某甲能往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
行非法僧伽今差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爲說
過人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
行非法若諸具壽許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
爲說過人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

尼所行非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已
許差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爲說過者向諸
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汝等苾芻我今爲彼
於諸俗家說過苾芻制其行法彼苾芻應至
俗家作如是語諸仁當聽有汚俗家者有汚
出家者譬如田畦稻穀滋茂便遭霜雹遂令
苗稼盡見摧殘又如甘蔗莖幹敷榮遭赤節
病遂令損壞無有遺餘仁等當知彼二罪惡
之人亦復如是仁等莫與共爲親住虧損聖

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焦種不復生芽
今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
來應供正徧知及觀上座尊者解了憍陳如
尊者婆迦波尊者無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
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
者善臂尊者身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俱恥
羅尊者大准陀尊者大迦多演那尊者喼頻
螺迦攝尊者那地迦攝尊者伽耶迦攝尊者
大迦攝尊者難提如是等諸大苾芻汝當觀
察時彼告令苾芻應於俗家如是告已即出

優七

其舍時廣額苾芻聞斯事已便作是念衆僧
爲我差彼苾芻向俗家中說我過失即便詣
彼苾芻處作如是語汝於俗家說我過失耶
彼便報曰我得衆僧如法教令廣額答曰我
於是事隨合不合當破汝腹決取中腸繞逝
多林令使周市斬截汝首懸在寺門若皮油
餅衆人共見彼聞是語即大驚怖告諸苾芻
曰廣額於我欲相屠害遂以上事具告衆知
我今不能更於俗舍陳說其事時諸苾芻即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彼之癡人能欺

別人不能欺衆由是僧伽應作單白詳說其過敷座鳴捷椎衆既集已應言告知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事遂令多人不生敬信今無別

優七

五

人能於俗舍說其過咎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若見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處即應於彼說其過失當作是語仁等當知此罪惡苾芻及苾芻尼虧損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焦種不復生芽

今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正徧知及觀上座解了憍陳如等諸大苾芻所有行跡白如是如佛所教令諸大衆於彼行處普告俗家時諸苾芻於諸俗家隨知不知悉皆告語遂令衆人不生敬信使乞食者飲食難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於諸俗家知彼苾芻苾芻尼行惡行處當說其過勿於不知處由此當知除僧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隨時宣說少欲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麤惡罪向未近圓人
說除僧羯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言圓具者
有其二種謂苾芻苾芻尼餘名未具言麤惡
者有二種謂波羅市迦因起及僧伽伐尸沙
因起此麤惡者有二種相一自性麤惡二因
起麤惡言告語者謂彰露其事除僧羯磨者
謂除大衆爲其作法波逸底迦義如上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不知俗家作不知
想疑向彼說他麤惡罪者得墮罪若苾芻於

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說者得惡作罪無
犯者於不知俗家作先知想若大衆詳說其
事或時人衆普悉知聞猶如壁畫人所共觀
非我獨知說皆無過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實得上人法向未圓具人說學處第八

爾時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
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彼諸漁人
有三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廣說如前第
四波羅市迦乃至此五百人悉皆出家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爾時世尊在竹林聚落時逢
饑饉乞食難得奉世尊教隨處安居彼諸苾
芻俱往本村而作安居各生是念我等前時
以不實事共相讚歎遂被訶責我等今逢時
世饑饉乞食難求各以實德共相讚歎足得
充濟遂至親族所作如是言乃至告云汝諸
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
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
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
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屬來便即更互共相

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近汝聚落得有如
是勝上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
說乃至得阿羅漢果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
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
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
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
共相供給然佛住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
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
隨意了時廣說如前乃至諸苾芻三月既滿
作衣已竟顏色顚顚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

竹林村欲禮佛足既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來於同梵行者起憐念意遂唱善來即前迎接爲持衣鉢錫杖軍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我於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阿難陀曰仁等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持阿難陀即便報曰實爾具壽目驗衰羸容色顛賴准知飲食定是難求時捕魚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持衣鉢亦

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盛時阿難陀即便迎接如前具問於安居處飲食易求安樂行不報言我於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曰具壽目驗肥充容色光澤唯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具問其事彼便答曰我於眷屬所自相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爲實爲虛答言是實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爲少飲食以已所得上人之法向人說耶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芻衆知而故

問廣說如前汝諸苾芻爲飲食故以已所得
向未圓具人說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
世尊即便種種訶責諸苾芻已乃至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得上人法向未近圓人說者波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五百漁人苾芻餘義如上實
得者謂其事是實上人法等者並如前第四
他勝及次前廣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
曰

見想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有想對未圓具人作
如是語我見諸天龍藥叉健達婆緊捺羅莫
呼洛伽阿蘇羅畢麗多畢舍遮鳩槃荼羯吒
布單那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見糞掃鬼者
突色訖里多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對
未圓具人作如是語我聞天聲乃至羯吒布
單那聲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聞糞掃鬼聲
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作

如是語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
墮落罪若云詣糞掃鬼處者得惡作罪此等
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咸應廣說於中別者前
他勝罪此云墮落前云麤罪此云惡作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優七

九

謗迴衆利物學處第九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
時實力子苾芻被衆差令分張卧具及知食
次彼有信心意樂賢善爲衆檢校勞苦無辭
自己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

芻處悉皆施與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朽
故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共相議曰此具壽實
力子被衆差令分張卧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
意樂賢善爲衆檢校勞苦無辭自己所有
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處悉皆
施與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朽故若其有
人施僧伽衣者當以此衣與實力子于時僧
伽得好白氎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作單白和衆與實力
子此衣誠無過各應如是作敷座席鳴犍椎

如常集僧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實力子有信敬心意樂賢善
爲衆檢校無辭勞苦自己所有資生之物於
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悉皆施盡如是施已
自己三衣並皆朽故今時僧伽得好白氎若
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詳許將此白氎
與實力子白如是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便爲
單白以僧白氎與實力子然具壽實力子與
友地二苾芻積代怨讎業緣未絕於苾芻前
作嫌毀言諸具壽何因衆僧能得利養隨親

識處而迴與之時苾芻聞是語已告言具壽
作白之時汝豈不集同心許耶答言同集諸
苾芻曰若爾何意作嫌毀言答曰豈可啼哭
亦不得耶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恥衆共非
斥云何苾芻先共同心後便異說言諸具壽
衆僧得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時諸苾芻即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友地二人實
作此語諸具壽衆僧得利隨親厚處迴與別
人彼二白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訶責
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以僧利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先同心許者謂先許其事後作是說者謂於後時作如是語隨親厚者何謂苾芻親厚謂親教師與弟子弟子與親教師又軌範師與依止弟子依止弟子與軌範師同親教師同軌範師及餘親友是衆僧者謂佛弟子物利者有二種一衣物利二飲食利此中利者謂是衣利

已至衆中迴與者謂以僧物轉與別人波逸底迦者義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隨有多少衆僧利物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隨親厚以衆僧利物迴與別人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僧實不與輒自迴與者說時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輕訶戒學處第十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汝等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經

時諸苾芻隨佛所教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經時六衆苾芻聞說四波羅市迦時默然無語說僧伽伐尸沙時二不定時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時六衆苾芻作如是語諸具壽若知其事及識其人何故於我所有瘡疣數更傷損仁等於此小隨小戒半月半月數宣說時今諸苾芻心生憂惱發起追悔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報言具壽我今不爲汝等每於半月說別解脫經然而我等奉大師教

是故說耳于時六衆雖聞此語仍嫌毀未休云何用說此小隨小戒今諸苾芻心生憂惱發起追悔諸苾芻報曰若不用聞者汝等先來作何過失心生追悔時諸少欲苾芻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汝等於半月中間說四波羅市迦時默然無說及說僧伽伐尸沙乃至七滅諍法便作是語諸具壽若知其事及識其人廣說如前乃至發起追悔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六衆說戒之時實作此語廣問其事答言實爾大德

世尊種種訶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是語具
壽何用說此小隨小學處爲說是戒時今諸
苾芻心生惡作惱悔懷憂若作如是輕訶戒
者波逸底迦

優七

十二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言半月者
謂一月分兩戒者謂從四他勝終至七滅諍
經者是次第相應義說者謂宣說時具壽等
者謂敘述其情彰憂惱狀輕訶戒者謂出毀
語以告前人墮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每於半月說四波羅市迦時說僧伽
伐尸沙乃至說七滅諍時作如是語具壽何
須說此小隨小戒今諸苾芻心生惡作者得
波逸底迦或生惱悔憂熱或云思憶俗事或
云不樂出家或云歸俗作斯等語皆得墮罪
如是應知於餘十六事處及雜事處尼陀那
處目得迦等處及於律教相應經處及餘經
處此等時若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何用說此
小隨小戒說此之時令諸苾芻生惡作者得
波逸底迦若餘經處宣說之時作如是語具

壽何用依此經中說如是事令人惱悔等
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第二攝頌曰

種子輕惱教

優七

安牀草蓐牽

十三

強住脫脚牀

澆草應三三

壞生種學處第十一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
有一莫訶羅苾芻愚昧無識欲爲僧伽造立
大寺遂便斬伐勝妙大樹時有天神依樹而

住是時此天過初夜分身光超絕來詣佛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坐此天身光周徧輝耀逝
多園林白佛言世尊有一年老苾芻愚昧無
識不解時宜欲爲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
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
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
所依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欲何計爾時世
尊即便命彼餘大樹神而告之曰汝所住處
可見容此無依天神時彼樹神奉教安置爾
時世尊至天曉已集諸苾芻於如常座安詳

坐已告諸苾芻於昨夜中有一樹神光明超絕來至我所禮我足已在一面坐由天身光周徧輝耀逝多園林作如是白世尊有一年老莫訶羅苾芻愚昧無識不解時宜欲爲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所依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於今時欲作何計汝等苾芻此莫訶羅所爲非法伐彼天神形勝大樹令彼天神共相嫌賤乖釋子法佛作是念由此苾芻斬

伐大樹有罪過生以此爲緣從今已後苾芻不應斬伐其樹若斬伐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猶未制戒佛在曠野林如世尊教苾芻不應斬伐諸樹時諸授事苾芻緣斯事故於諸營造咸皆廢缺于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授事苾芻所有營作悉皆停息變七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佛在室羅伐城告諸苾芻不應斬伐諸樹由此緣故無木可求遂廢營作佛告阿難陀營作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凡授事人爲營作故將伐樹時於七十四

八日前在彼樹下作曼荼羅布列香花設諸
祭食誦三啓經耆宿苾芻應作特歌拏呪願
說十善道讚歎善業復應告語若於此樹舊
住天神應向餘處別求居止此樹今爲佛法
僧寶有所營作過七八日已應斬伐之若伐
樹時有異相現者應爲讚歎施捨功德說慳
貪過若仍現異相者即不應伐若無別相者
應可伐之若營作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
得越法罪此亦緣起仍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六衆

苾芻自作使人斬伐樹木及諸生草乃至華
果隨取而用于時諸外道等見是事已各生
嫌恥作如是議此諸沙門釋子自作使人斬
伐草木然我俗流婆羅門等乃至傭人亦自
作使人斬伐諸樹及殺草等釋子沙門亦作
其事雖復出家與俗何別誰當供養如是禿
沙門耶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
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爲
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壞種子有情村及令他壞者波

優七

十五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種子村者有五種子一根種二莖種三節種四開種五子種云何根種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白薑烏頭附子等此物皆由種根乃生故名根種云何莖種謂石榴樹柳樹葡萄菩提樹烏曇跋羅樹溺屈路陀樹等此等皆由莖生故名莖種云何節種謂甘蔗竹葦等此等皆由節上而生故名節種云何開種謂蘭香芸萎橘柚等子此等諸子皆由開裂乃生故名開種云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何子種謂稻麥大麥諸豆芥等此等諸子由子故生故名子種斯等總名種子村云何有情村有情者謂蟲螽蟬蝶蚊蚋蠅螻蟻子蛇蠍及諸蜂等此等有情皆依草樹木而爲窟宅若苾芻於草樹木若拔若破若斫截皆波逸底迦義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根等生種想 斫樹草及華 樹等經行處
青苔餅架等
若苾芻於根種作根種想生作生想自斫教

人所得波逸底迦若疑波逸底迦若乾物作
生想疑俱得惡作罪若苾芻於根種作莖種
想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皆得波逸底迦若
乾物作生想疑斷壞之時皆得惡作罪如是
根種望節種開種及子種皆有四番准前應
作又以莖種自望及望餘四各有四番若優七想
若疑俱得墮及惡作准事廣說若苾芻於五
種子自作使人投著火中作如是念令此種
子悉皆損壞得五墮罪若不損壞者得五惡
作罪若苾芻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水中

亦如前說若苾芻以五種子安著臼中以杵
擣築令子損壞得五墮罪若不壞者得五惡
作若苾芻以五種子置乾燥地或安熱處灰
汁瞿昧耶及乾土等和糝一處令其損壞隨
事得罪輕重如前若苾芻以五種子置在羹
臠餅汁之中令其損壞得罪同前若苾芻以
一方便斫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一墮罪若以
一下斫兩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二墮罪苾芻
若以一斫斷多樹時得一惡作衆多墮罪苾
芻若以二斫斷一樹時得二惡作一墮罪若

以二斫斷二樹時得二惡作二墮罪若以二斫斷多樹時得二惡作衆多墮罪若以多斫斷一樹時得多惡作一墮罪若以多斫斷二樹時得多惡作二墮罪若以多斫斷多樹時得多惡作及多墮罪如樹既爾若於生草及蓮華等准事得罪多少同前若苾芻拔樹根者得墮罪若樹皴皮及不堅濕處壞得惡作若壞堅濕處及傷破處皆得墮罪若苾芻損樹草生葉得墮罪若損黃葉得惡作罪若損未開華得墮罪若華已開壞得惡作若果未

係七

十七

熟壞得墮罪若已熟者壞得惡作若於生草地處以熱湯澆及牛糞泥等傾瀉其上令損壞者皆得墮罪若不壞者皆得惡作若作傾瀉物心無損壞意者悉皆無犯若苾芻於生草地經行之時起如是念令草損壞者隨所壞草皆得墮罪若但作經行心者無犯若於生草地牽柴曳席欲令壞者得墮罪若無壞心者無犯若於青苔地經行之時同前有犯無犯若於此地牽柴曳席及餘諸物得罪同前若於水中舉浮萍葉及青苔時乃至未離

水來得惡作罪離水得墮罪若拔地茵得惡作罪若芘芻於餅瓠等處及衣服上若蓐席等及衣架等處有青衣白醭生者作損壞心皆得惡作若令人知淨方受用者無犯若五生種令人知淨者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

音釋

歌

切去

葵

魚道
草道

也

晨冬

切之
我

切

類

虫良

章蜺

切去
蛭羊

蟻切

也 蝦
品

皱皮

細七
起倫

也切
皮

醃

音撰

三

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八 優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嫌毀輕賤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
中于時實力子苾芻被衆差令分僧卧具及
知食次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積代怨讎
業緣未絕此二苾芻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語
時實力子在旁而過時二苾芻報鄔波難陀
曰大德仁若被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
亦於我共相惱亂如實力子見欺於我鄔波

難陀告曰具壽此苾芻被和合衆差分卧具
及知食次汝等共知何因對面而作嫌毀彼
二答曰上座豈可我自懊惱啼哭亦不得耶
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知他苾
芻被和合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對面嫌毀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衆
應作法訶責友地苾芻對面嫌毀若更有餘
如是流類亦應作法而訶責之鳴犍椎等如
常集僧衆既集已以言白知今一苾芻作白
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
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
具壽實力子前而爲嫌毀若僧伽時到應聽
許僧伽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白如
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
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
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而爲嫌毀僧伽
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若諸具壽聽
許訶責友地二苾芻者應可默然若不許者
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

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竟僧伽已聽許
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于時僧伽既與友
地二人作訶責對面嫌毀已後於異時友地
二人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語時實力子在旁
而過彼二便報鄔波難陀曰大德仁若被衆
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亦於我共相惱亂
如似一人鄔波難陀告曰汝之二人知和合
僧差此苾芻分僧卧具及知食次今汝二人
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作嫌毀彼二答曰我
豈牒名及以氏族而爲嫌賤鄔波難陀曰若

汝不道他名及以氏族得作嫌毀者我亦如是不道他名罵一切衆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和合僧差分卧具及知食次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作法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准前應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

毀若僧伽時到僧伽應聽許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爲嫌毀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若諸具壽聽許責數友地二苾芻者應可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竟僧伽已許由其默然故

我今如是持後於異時友地二苾芻由對面毀及假託毀僧伽與作二種責數羯磨此二苾芻由昔業力尚猶對面毀實力子事不停息時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對面嫌毀及假託毀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如常集僧已告友地苾芻曰汝之二人實作對面假託輕毀分僧卧具知食次人耶答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嫌毀輕賤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嫌毀輕賤者謂對面直言及假託餘事以言彰表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被僧作法爲訶責已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未停息若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被僧作法爲訶責已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苾芻不被衆僧作法訶責於十二種人被僧差者

事未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必芻不被衆僧作法訶責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境想句數准事應知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違惱言教學處第十三

佛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闍陀必芻犯衆多罪不如法說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

而住諸苾芻告曰具壽闍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答曰諸具壽其犯罪者自當說悔諸苾芻曰汝自犯罪遣誰說悔闍陀答曰若追悔者彼自當知諸苾芻曰汝自犯罪遣誰追悔闍陀答曰諸具壽仁等犯罪勿對我前而爲說悔應對餘人而爲說悔何以故仁等皆是種種族姓種種家生而爲出家譬如諸樹其葉各別被風所吹聚在一處諸具壽等亦復如是種種族姓種種家生而爲出家由我世尊證大覺故仁等皆來共相依止作

如是語違惱教時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
嫌恥云何苾芻見他如法教時出麤鄙言共
相違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
苾芻應作羯磨訶責闍陀苾芻若有餘類亦
同此作如常集僧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
是作大德僧伽聽此闍陀苾芻後八自身犯罪不
如法說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
苾芻如法告時違拒衆教若僧伽時到應聽
許僧伽今訶責闍陀苾芻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闍陀自身犯罪不如法

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芻如
法告時違惱衆教僧伽今訶責闍陀苾芻違
拒衆教若諸具壽聽許訶責闍陀苾芻違僧
伽教者應可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僧伽今訶責闍陀苾芻違拒衆教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
苾芻如佛所教作羯磨已于時闍陀便生是
念此是我過由共諸人言相酬答如有說云
諸有智慧人 善護四種語 觀彼山林鳥
能言被籠繫

作是念已我今宜可默無言說後於異時復更犯罪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闍陀汝今犯罪應如法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乃至再三語時默然無說少欲苾芻見而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自身犯罪他告語時默然相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作法訶責闍陀苾芻默然相惱更有斯類亦應作法如常集僧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具壽闍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時諸苾芻如法語時即便無言默然相惱僧伽今訶責闍陀苾芻默然相惱若諸具壽聽許訶責闍陀苾芻默然相惱者應可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

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訶責闍陀苾芻默然相惱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諸苾芻受佛教已訶責闍陀默然相惱于時闍陀雖衆作法責其默惱後於異時復自造罪諸苾芻同前教語時彼闍陀或言或默二俱相惱少欲苾芻見是事已便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必芻自身犯罪不如法悔他教語時若語若默共相惱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違惱言教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闍陀餘義如上違惱言教者作惱他想以言表示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芻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頗見苾芻新剃鬚髮著赤色大衣以物替鉢手執錫杖或以蘇蜜沙糖石蜜盛滿鉢中擎之而去彼見問時答言我實不見如是相狀苾芻我見苾芻兩脚行去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見如前所說衣鉢形相苾芻尼從此過

不報言我實不見如是形相衣鉢苾芻尼從此而過但見苾芻尼兩脚行去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同前問答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見俗人擔持甘蔗竹葦柴草蘇油餅等從此過不彼便答言我實不見如是之人但見有人兩脚行去若苾芻作是惱者波逸底迦若有問言頗見俗人男子著青黃赤白等色之衣持蘇餅等從此過不乃至報云但見俗人兩脚行去如男子既爾見女人等廣

說應知惱心說時皆得墮罪如語既爾默亦同斯皆得墮罪無犯者若苾芻見有獵人逐麋鹿等來入寺內苾芻見已獵人問言聖者頗見有走鹿從此過不苾芻不應答言我見若是寒時報屠人曰賢首汝可暫入溫室中少時向火若是熱時報言賢首汝可暫入涼室飲清冷水少時停息若獵者云我不疲倦我問走鹿即應先可自觀指甲報彼人云諾佉鉢奢弭若更問者應自觀太虛報彼人云納婆鉢奢弭

若據梵音諾佉者是見義弭是我義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即是我見人亦自我不見義茲芻見
甲非我不見妄言彼人聞說道無即謂無者不
見物佛聞方便見苦衆生若直譯云我觀指
道理元不相見爲此留本梵音口授方能
細解納婆亦兼而義一目太虛二表不義亦
不可譯爲東語於中可不唯諾佞思之具如
我見毛亦是日其無義也云

若獵者云我不問指甲及以太虛然問可殺

後八

有情於此過不莖芻即應徧觀四方作如是
念於勝義諦一切諸行本無有情即報彼云
我不見有情此皆無犯若莖芻於餘問時不
如實說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諸莖芻咸皆有疑俱

詣佛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闍陀莖芻見
同梵行者如法勸時不相用語以言惱亂遂
令僧伽作法訶責受斯憂惱世尊告曰此之
闍陀非但今日惱諸莖芻違善友語於過去
時亦由言故惱亂善友自受辛苦汝等當聽
乃往過去於一陂池有衆鵝群及以諸鼈同
共居止中有一鼈共彼二鵝而結親友甚相
憐愛後於異時遇天大旱陂水將竭時彼二
鵝俱至鼈所報言知識汝可安隱居此泥中
我向餘方更求池水鼈告鵝曰與汝久居情

義相得將遭厄難棄我他行斯誠未可鵝曰
其欲如何鼈曰汝等當可將我共去鵝曰若
爲將去鼈曰汝等共啣一杖我蔽中央共至
清池豈非善事鵝曰我亦無辭共相攜帶然
汝立性好爲言說不能護口必當棄杖墜落
空中我見斯已更益憂苦鼈曰我當護口啣
杖不言鵝曰斯爲善計即便覓杖各啣一頭
鼈蔽中央騰空飛去遂至一城市上而過時
彼諸人於虛空中見鵝持鼈各生驚恠共相
告曰仁等觀彼二鵝共偷一鼈鼈聞此聲默

便

九

忍無語又到一城還從市過時諸男女同前
嗟歎鼈便自念我更幾時忍此辛苦長懸頸
項護口不言即便報言我自欲去非是偷來
作是語時遂便失杖墜落于地童子共打而
致命終二鵝見已情懷憂恨飛空而去于時
空中有天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善友利益言 若不能依用 墜落受辛苦
猶如放杖鼈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鼈者即闍陀是昔
時鵝者即難陀鄒波難陀是於往昔時聞善

友語不肯依用遂至命終乃至今時亦復如是於同梵行者言不肯依用或言或默惱亂諸人致使僧伽作法訶責

在露地安僧敷具學處第十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善施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世尊在寺內住令人取食佛有五緣在寺而食云何爲五一自須宴默二爲諸天說法三爲觀病者四爲觀僧敷具五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此時

佛欲觀僧敷具并制學處由此爲緣在寺內住令人取食爾時世尊衆僧去後便持戶鑰徧觀寺內所有房舍乃至寺外隨近園林普皆觀察次至舊房於此房中多有敷具置在露地忽有非時風雨蒙密而至佛作是念斯等敷具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已優八身減妻子分而施僧伽爲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隨處棄擲世尊見已作神通力屏除風雨而有重雲靉靆垂布不散以待世尊收攝卧褥于時世尊自

取敷具安置室中便取雨衣出於寺外方欲
灑沐即攝神通雷霆晝昏遂降洪雨高下同
潤佛灑身已洗足入房宴默而住時取食苾
芻持食既至安在一邊詣世尊所頂禮雙足
世尊常法共取食人歡言問訊苾芻僧伽所
受飲食得飽滿不答言大德皆得飽滿即便
以食進奉世尊爾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
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爾時
世尊至日晡時於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
芻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後我持戶鑰徧觀房

舍見於露地多安卧褥時天欲雨我以神力
皆悉屏除躬自收攝告諸苾芻曰諸有施主
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
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優六
爾時世尊讚歎知足依法受用信施物已告
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
具及諸牀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者波逸

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遇至一城於此城中有苾芻住處時諸苾芻欲求停止時有一人告苾芻言聖者仁等何不詣寺而宿答言賢首我隨商旅制不自由若向寺停行伴便失彼言聖者但於寺宿商旅去時我當相喚時諸苾芻便詣寺所敷僧卧具隨處而宿於後夜時商旅發去惟有一馱彼人方覺即便疾起驚喚苾芻商人已發仁當急去時諸苾芻聞其喚聲即便疾起先灑手已分付卧

具既延時節商人遂遠時諸苾芻於後尋起遂被賊劫衣鉢損失便至逝多林彼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仁等行李安樂報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劫問言何故時客苾芻具答其事時諸苾芻聞是事已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於住止處若有苾芻囑授而去時諸苾芻既聞佛教設有因緣皆囑授去爾時室羅伐城有二長者共爲讎隙一有信心一無信心其信心者作如是念我今何因增長怨隙可捨怨惡而爲出家便往逝多林中詣一

苾芻而求依止爲出家法時彼無信長者隨問一人汝頗知彼某甲長者今何所在答曰彼已捨俗出家問言何處答曰在沙門釋子中報言彼處豈是施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于時彼人是苾芻親友聞此語已往告之曰聖者知不彼不信長者深相期剋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苾芻聞已便作是念我由怖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怖我今宜可逃避他方作是念已便至師所白

德八

十二

言鄔波馱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今聞彼來欲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人答曰是舊怨家師曰若如是者欲向何處得免其難答言我今欲向王舍城中師曰隨汝意去即便辭師執持衣鉢發趣王城時彼不信長者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頗識某甲長者來此出家今在何處答曰已去問向何方答曰向王舍城報曰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作無利事時彼長者便持路糧隨趣而去苾芻依時而去非時不去俗人則時與非時俱不

停息於其中路有一僧寺是時長者趣及苾芻遙見苾芻入斯寺內長者自念若入寺中欲共語者彼有多人必當害我明當在路我自知之作是念已別求息處時彼苾芻至天曉已告諸苾芻曰仁等今可觀察卧具我欲前行苾芻問曰欲何處去答曰欲詣王城苾芻報曰應尋此道勿行餘路報言好住遂即前行時彼長者旦入寺中問苾芻曰某甲苾芻今在何處答曰已向王城問曰取何路去答言此路時彼長者隨路急去趣及苾芻而

告之曰吐禿頭沙門欲向何處苾芻答曰賢首我已出家欲除怨諍彼便答曰我於今時爲除怨諍即便以杖熟打苾芻幾將至死所持衣鉢悉皆破碎餘有殘命覆向寺中苾芻見問具壽何因作此困辱形容便問苾芻曰頗見俗人來此過不彼有何言時彼苾芻以事具說即告諸苾芻曰我若不告具壽所向之處必定不遭如斯苦惱諸苾芻遂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時因緣餘當屬授爾時世尊讚歎持戒者及尊重戒者少欲知足

者隨順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
如上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牀座去
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除餘
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僧者謂是
如來聲聞弟子敷具者謂是大牀氈褥被綵
氈氍毹枕等雜物者謂是小牀坐牀及資具
於露地者謂無覆蓋處去時者謂離勢分時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離敷具時齊遠近
來名爲勢分世尊告曰如生聞婆羅門種菴
沒羅樹法相去七尋方植一樹枝條聳茂華
果繁實七樹之內有四十九尋若安敷具在
露地時齊此遠近當須囑授離此勢分即須
收攝從八若不自舉不教人舉者謂不收攝也有
苾芻者謂現有人堪可囑授有五種囑授云
何爲五應報主人曰具壽此是住房此房可
觀察此是敷具此應可賣持此是房門鑰若
於其處無苾芻者應囑求寂此若無者應囑

俗人此若無者應觀四方好藏戶鑰然後方去若於中路逢見苾芻應報之曰在於某處我藏門鑰汝可取之言除時因緣者謂除難緣波逸底迦者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安僧敷具故不囑授捨而去者乃至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罪若初去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者應作是念我於某處安僧敷具若有同梵行者來見之時當爲舉攝此行苾芻應心念口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其所犯罪如法應悔若其於

路逢見苾芻應告言具壽我在某處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汝當收舉念此苾芻定爲收攝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其所犯罪應如法悔若到前住處方憶得者應作是念我於某處安僧卧具若有同梵行者來見之時當爲舉攝此苾芻應當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若至住處見有苾芻欲向彼處者應告言具壽我在某寺某處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是當收舉念此苾芻定爲收攝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

是事若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迴入房中
爲欲安坐寂止亂心既寂定已方隨意出遂
至初更若不損壞敷具者得惡作罪若損壞
者得墮落罪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
凡敷具者有幾種損壞佛告鄔波離有二種
壞謂風及雨若風吹卷攝是名風壞若雨濕
徹是名雨壞若苾芻於日暮時露安敷具至
半更時而不收攝不自他看守若不損壞者
得惡作若壞得墮罪如是乃至一更一更半
二更二更半三更三更半四更四更半平旦

此西方夜有三時分十猶今難解故依日出時
此方五更爲數真今尋者易知耳
小食時隅中時欲午時正午時過午時日角
時晡時晡後時日暮時若苾芻齊此晝夜於
時中安僧敷具不即觀察若未損壞得惡作
罪若損壞者得墮落罪

攝頌曰

誦經居小牀 因聽師子座 俗人借坐物
觀時應借與 若是彼與物 用訖可持還
應書施主名 隨情造佛像 病者詳瞻侍
不罵五種人 受法代師爲 不依皆惡作

少年因斷食 俗坐見應收 火水損與時
先收於已物

爾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至苾芻住處作如
是語聖者可爲我等演說妙法諸苾芻答曰
賢首世尊現在仁等何因不往聽法耶彼云

聖者惟一大師來求者衆或爲天龍藥叉健

優婆塞

十六

達婆阿蘇羅揭路荼緊那羅莫呼洛伽人非
人等而宣法要我等造次無緣聽受仁等宜
當爲我誦法苾芻報曰世尊未許爲人誦法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爲誦經苾芻白

佛不知如何爲彼誦經佛言應坐小座爲其
誦法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許諸苾芻居
座誦經便以五百小座奉施僧伽時諸苾芻
悉皆一處高聲誦經便大誼鬧無可聽覽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令一人爲衆誦經
餘者應聽時彼不知欲令誰誦爲老爲少便
往白佛佛言應爲次第從老至少時少年者
便在行末宣陳法要令諸聽衆心不殷重世
尊告曰於上座處應爲誦經演法之時耆老
苾芻失恭敬相佛言應除二三上座應坐誦

經當爾之時令彼法師之少威肅威嚴不足
佛言於上座處置師子座令其誦經登陟之
時稍難上下佛言若是定處應用輒爲蹋道
若處不定應爲木梯法師棄唾爲人所嫌佛
言應安唾器多集飛蠅佛言於內安草或置
砂土久便氣臭佛言時當灑濯日曝今乾時
聽法者一行而坐行末之人不聞說法佛言
應作兩行敷其座席或爲半月形或作方池
勢時有信敬俗人請諸苾芻就舍而食苾芻
不許婆羅門居士等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

優人

十七

出于世諸外道輩是我福田今佛出世仁等
是我勝妙福田我等來請仁不許者我等豈
可棄善路糧而向他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若人來請應可受之彼設供時缺少座
席至苾芻處求借暫用苾芻不與佛言應與
苾芻食訖自持而歸俗人告曰仁等當去我
自持還苾芻畏懼不肯留與佛言留與施主
報曰聖者且住飲非時漿苾芻不許佛言應
住飲已方行時諸俗人遇有緣事所留之座
不及送還佛言應取時諸苾芻不知遣誰往

取佛言應鳴提椎令少年者取復有俗人爲
設供事來就苾芻借所坐物苾芻不與彼便
報曰我爲仁等而設供養仁等自坐何不與
耶佛言應與時諸苾芻食了棄去被賊所偷
仰言應令苾芻爲守護者其守護人與俗同
住諸人問言聖者豈可更欲重餐食耶苾芻
報曰我不爲食看坐物耳俗人報曰我豈偷
仁所留坐物若不信者可自持將彼不能持
佛言應一邊住勿雜俗人時諸俗人同前喚
食佛言若誦經者應在一邊誦經而住若修

定者應在一邊端思靜慮仍觀坐物俗徒散
已當可持行時有殘食及油不淨之物汙穢
坐具苾芻棄去佛言若殘食汙應以水洗若
油汙者應用澡豆若不淨汙以土牛糞而揩
洗之方可持去如佛所教應爲誦法者時諸
苾芻露地而坐被日光所迫佛言應幕覆上
時遭風雨棄之而去遂便損壞佛言應可收
入不知誰收佛言大衆詳收於耆年坐處多
有敷設老者力劣不能擎舉佛言少者應收
上座老者可舉下行收入物時聚在一處致

優八

十八

今爛壞佛言分散安置時諸苾芻更不誦經典佛言若露若覆隨情誦經時諸俗徒有敬信者皆以真珠寶物金銀莊校上妙衣服覆師子座時諸苾芻不敢就座佛言作俗物想及無常想坐時無過時遭風雨苾芻但內僧物棄俗衣裳因斯損壞佛言應可內之時有施主造二住處一在村中一居蘭若其村中寺卧具豐饒在阿蘭若牀褥踈寡後於異時於蘭若中欲設大會時諸苾芻見無座席詣村中寺從其暫借彼不肯與佛言當與若疑

天雨及正雨爾時即不應與時在路若逢天雨應安樹下或在牆邊以一覆上彼用好覆佛言當以惡者而覆其上供設既了不即送還皆作是念彼此皆是一施主物佛言此是定屬不應餘用兩寺之物共相合雜難可辨知佛言於其物上應書寺名并可書彼施主名字云是某甲施物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若佛世尊在衆首坐時衆便威肅若不坐時衆無威德若佛世尊見聽許者欲造瞻部影像置於

衆首世尊告曰隨意當作置於衆首于時大衆在露地坐遇逢天雨時諸苾芻棄像入寺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已譏笑仁等何故棄擲大師佛言應令俗人及以求寂移像令入若此皆無汝諸苾芻作大師想應可舉入時有衆多苾芻各遇時患無人瞻養佛言若有病者應當瞻視佛遣瞻病苾芻不知使誰瞻視佛言應從上座乃至下座並應瞻病時有耆老苾芻皆來問疾佇立而住因生患苦佛言應坐看彼病人時諸苾芻自將座去不信

俗人見而恠問聖者今欲觀舞樂耶苾芻白佛佛言諸看病者不應自持座去其瞻病人於病者邊多置坐物時六衆苾芻亦來問疾於病人所多作言語時瞻病人報言具壽且宜可去廢供病者六衆報曰隨汝意作誰復相遮報言仁當觀察我欲他行六衆報曰病者若亡汝收六物因何今我看病人乎作是罵已令病者觀察雜物即便出去于時病人不能收攝遂致虧損以事白佛佛言有五種人不應囑授令其觀察云何爲五一無慙恥

者二有縫隙者三年衰老者四病無力者五未圓具者時具壽鄔波離問世尊曰若二苾芻同坐一座若起去時誰當收舉佛言在後起者應收舉之若一時起小者應收如其同歲應共舉收之時有親教軌範二師出外經

優八

二十

行弟子門徒住在寺內於諸善品不能增長如蓮華乏水佛言二師出時弟子隨去時彼二師自持枯座弟子隨後垂手而行佛言弟子門人應持牀座隨逐而去時彼二師於經行處自爲灑掃弟子閑住佛言弟子門人若

見其師執掃箕時弟子代爲令其安住若師被衆差爲灑掃人不代無過若被二師爲針線作時弟子閑住佛言應可代爲勿令辛苦師被衆差作縫衣者不代無過時諸弟子受業之時受得業已即在師前而爲誦習佛言受得業已應離間處在見處而爲誦習其習定者受得法已可向餘處靜慮安心若見二師爲衆使時亦應隨時相問代彼執勞若共二師出經行時將座去者應可持還時彼弟子在前而去師便在後遇有他事不得隨來

佛言弟子還時應問師曰師欲歸不若言歸者應持座去若言未歸不須持座汝等芘芻如前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八

陸人

升

音釋

也下 **鼈** 井列切
 壯介蟲也 **銜** 交胡諷切
雲 愛逮 **齒** 咬也 **銜** 交胡諷切
 亥切於改也 **齧** 五巧切
 雲威貌 **隙** 切口舍物
 聲也 **鏰** 戟也 **鏰** 切
 枯 **鏰** 以灼
 林知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九 優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舉敷具學處第十四之餘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于時有一少

優九

年苾芻策勵身心修諸善品便作是念今日
佛僧受請我不入城乞求飲食且當念誦待
至臨中赴其請處作是念已便持坐物出於
寺外詣一靜處隨情作業時諸苾芻早去赴
請鎖門而出詣施主家時念誦苾芻望時而

入觀見寺門鎖閉已了便即生念我寧斷食
不應棄僧坐物自招愆咎遂不赴請即便斷
食彼諸苾芻食已迴還此苾芻亦相隨入寺
乃至食勢尚存繫心善品食力既盡委脅而
卧諸苾芻見問言具壽食是他物腹豈他耶
汝何故貪食遂令飽悶善品廢修報言我不
赴食何容飽悶時諸苾芻問其所以悉皆具
告時諸苾芻聞斯說已以事白佛佛言苾芻
不應早去赴請令他斷食應觀時節鳴犍椎
衆僧詳集相顧而去師主咸可觀已門徒知

其去不若閉門已後苾芻來至有小牀座應安樹下及以牆邊當赴食處不應造次輒爲斷食若無事斷食者得越法罪斷食者謂時絕食一日時有婆羅門居士來至寺中用僧坐物及至去時棄在露地無人收舉致有損壞佛言若初見者即應收舉時有年老羸劣苾芻見僧坐牀棄在露地不能擎舉佛言老者應告授事人知其授事人應作敬心舉置牀座若不舉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僧敷具置於露地行乞食後有風雨來現在苾芻應可爲舉彼

得食已憶念疾歸時有施主以敬信心於山林中造一位處時有獵師爲捕禽鹿縱燎原野其火炎盛徧燒村邑遂來燒寺時諸苾芻見火燒寺即便競入取自衣鉢於僧祇物無人爲收咸從火化施主聞已來至寺所問苾芻曰聖者物不燒後九不苾芻答曰一不被燒有餘報曰但是僧物燒盡無遺施王曰僧物罄盡何言不燒苾芻曰我物不燒施主曰若僧祇物亦俱出者豈不善哉我久辛苦如割身肉減妻子分供養僧田冀望勝福云何仁等

但收自物不顧僧祇作是嫌已捨之而去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被燒時亦收僧物後於他日有餘苾芻被火燒寺聞佛有教令出僧物遂各棄已衣物收出僧祇自物並燒遂便廢缺佛言目缺惱重不並僧祇若被火燒先出已物後取僧祇復有遭火諸苾芻等咸出已物置在外邊入取僧物未出之頃所有衣物被賊盜將佛言既出物已應使人看時諸苾芻遣强者看守弱者出物不能擎舉佛言今弱者看强者擎物時

諸苾芻雖見盛火恐損僧祇便入取物遂被火燒佛言若火盛者即不應入物縱被燒此誠無過

時有施主於山谷中造一住處遭天大雨洪水瀰漫寺皆漂蕩時諸苾芻各出已物不顧

復九

僧祇事並同前但以水火爲異廣說應知佛言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餘義如上不舉草敷具學處第十五

攝頌曰

南方二苾芻 兩村二住處 井邊染須草

經行稭瓦盆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南方有二苾芻一老一少爲禮佛故向室羅伐城在道日暮入寺寄宿時諸苾芻遙見老者告言善來大德即依次與房及卧具等其少年者但與其房而無卧具此少苾芻立性勤策多覓乾草立與膝齊用充卧物其老苾芻便作是念試觀少者卧物有不便往見彼草敷厚暖即作斯念我若明朝還僧卧具恐廢行途應還卧具就此同宿即還卧具一處

經宵至曉便去後有衆蟻依此草敷穿壞房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世尊不赴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前露地戒中廣說此時佛欲觀僧卧具并制學處由此爲緣在寺內而住令人取食爾時世尊衆僧去後便持戶鑰徧觀寺中所有房舍乃至寺外近住園林次至一房於其室內見草狼藉多諸蟲蟻內外穿穴見已便念斯等房舍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已身減妻子分奉施僧田

以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遂令蟲蟻非分虧損世尊即便以神通力令土與蟻各在一邊便以網輪具足百福莊嚴勝妙兩手捧蟻徐出於其房外陰涼之地安置諸蟻令無損傷于時世尊灑掃室已收彼糞土棄於房外洗手足已入房宴默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如前廣說乃至爾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爾時世尊日晡晚時就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赴食

優九

四

之後我持戶鑰徧觀房舍隨所爲事皆具告知汝等苾芻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爾時世尊讚歎知足如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

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到一聚落日既將昏欲覓居止問一長者頗有宿處相容止不長者答曰先立要契方可相容苾芻曰其要如何長者曰明於我舍受食方行報言長者我依商旅事不自由行優元伴若停當受請食如其彼去我即隨行長者曰斯亦善哉便與停處苾芻白長者曰於仁舍中有卧具不報言無有時彼苾芻多有俗人及諸求寂共爲伴侶彼皆多覓乾草用充卧物積與膝齊一處同卧于時商旅星夜發

去苾芻見已棄草而行長者至明作如是念我觀苾芻若有住者當爲辦食不覩苾芻見草狼籍時彼長者夫婦二人屏除亂草幾將半日此是緣起猶未制戒復有衆多苾芻隨諸商旅行至此村詣彼長者求覓宿處長者報言共立要契方可容宿苾芻曰其要如何長者曰不取乾草爲卧物者可隨意住苾芻問言長者舍中頗有眠卧具不報言無有苾芻曰堅韌之地若爲安寢長者曰聖者先有仁等同梵行人投我寄宿多聚乾草非分狼

籍令我夫婦收除亂草半日艱辛爲此今時
共爲要契時苾芻夜受辛苦明發便行漸
次而去至室羅伐苾芻見之慰問安不報言
何有安隱彼問其故報云於一村中不許草
卧但眠鞭地辛苦通宵苾芻問曰汝於何村
受此辛苦報言於某處村問曰寄宿誰家答
曰某長者宅一人報曰我曾彼宿安隱草敷
汝有何辜獨遭鞭地苾芻問曰所眠之草誰
爲收除報曰我天曉已自涉長途我來之後
彼當屏棄苾芻報曰由斯惱亂彼致譏嫌遣

我通宵鞭地而卧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雖在俗舍用草敷時亦應除
棄聞佛教已時有衆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
遊行至一聚落中有長者爲沙門婆羅門等
故造一客舍遠求輒草以充敷具時諸苾芻
於此宿已並將其草棄糞穢處各趣長途長
者至天曉已往問苾芻但見其草棄不淨地
不可重收因生嫌賤復有衆多苾芻隨諸商
旅行至此村詣彼長者求覓佳處長者報言
我有福舍隨情居止苾芻問曰頗有多少眠

卧具不答言無有苾芻報曰我等如何卧堅
鞭地長者答曰聖者我爲行客沙門婆羅門
等造此福舍我從遠處求覓輶草用擬供承
諸寄宿客昔有仁等同梵行者來此寄宿至
天曉已咸將輶草棄不淨中若更欲求卒不
可得時諸苾芻便於鞭地辛苦經宵時此苾
芻漸次遊行至室羅伐彼諸苾芻問言行李
安不報言眠卧鞭地何有安樂問言於何處
宿受此辛苦報言於某村福舍苾芻報曰我
曾於彼福舍中宿所有卧草旦並棄之答曰

由汝棄草致生嫌賤遂今我等鞭地而眠時
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所卧
之草白施主知若云棄者即應除棄若云留
者隨語應留若違言者得越法罪於一聚落
有僧住處於此寺中卧具寡少時諸苾芻爲
供客故遂於遠處求卧具草安一房中時有
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來至此寺問主人曰我
欲投宿頗有多少卧具物不苾芻報曰此寺
先貧無好卧具我爲客故遠求輶草必不嫌
者隨意止宿彼既宿已欲棄草敷主人報曰

我爲客故遠求此草實是難得無宜輒棄客
苾芻曰仁等無知自身犯罪欲令我等亦犯
罪耶作此責已即便取草棄外而去致令爛
損後有衆多苾芻遊歷人間遇至此寺欲求
寄宿問有卧具不主人答曰此無卧具我爲
客故遠求輒草前有苾芻來此投宿所有草
蓐並欲收棄我等不聽不肯隨語反相責數
並棄而行故於今時更無可得彼便地卧天
曉便行至迦多林諸苾芻見共相問答廣說
如前乃至我於彼宿強棄其草答言由此緣

故來寄宿者備受艱辛時諸苾芻以事白佛
佛言此不應棄若有苾芻囑授而去遣棄方
棄廣說如前若異此者得越法罪復有衆多
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過至井邊即便止
宿時諸苾芻多以乾草而爲敷具去此不遠
有婆羅門宿時諸商旅曉便發去苾芻婆羅
門咸留草敷俱隨商旅道逢商旅從遠而來
時婆羅門逢彼商人所求之事皆得稱心即
共商人返跡而去至前井處便爲宿止于時
有諸露形外道於苾芻宿處便爲安止時露

形者共相告曰不知何物齧我身體餘者報
曰汝於昨日多噉酒糟惡欲尋思共相齧齧
持火來看見有衆蟻便作是語誰無智人曾
於此宿去時不解舉此草敷時婆羅門聞而
報曰前有釋子於此宿去露形罵曰沙門釋
子於諸人中自云有智停宿之處不舉草敷
婆羅門曰沙門釋子不斷殺生隨處即眠不
作觀察去斯不遠有鄔波索迦聞此說時默
然而記後至苾芻住處具以事告諸苾芻白
佛佛言雖居曠野亦舉草敷時諸苾芻聞是

教已復有苾芻墮逐商旅至蘭若村便爲止
宿多用乾草以爲卧具商旅夜發苾芻棄草
時節遲晚不及商人在後而行便遭賊劫漸
次方至逝多園林苾芻見已共相慰問行李
安不報曰我被賊劫何有安隱問其何故以
事具陳時諸苾芻白佛佛言雖在蘭若其草
不應散棄可聚一邊隨意而去汝諸苾芻如
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時諸苾芻爲染
衣事於日光處布諸乾草以曬衣服草不收
舉蟲蟻多生佛言染衣既了其草須棄復有

苾芻爲染衣故勸留其草時彼苾芻不受其語遂便棄擲佛言餘有所須即不應棄應與彼人後曬衣已不肯收棄云非我草佛言前與後時應問彼曰草若用訖汝能棄不若言能棄應可與之若云不能即不須與時有經行之處其地堅韌今足傷損佛言應布輭草勿令傷足彼布草已蟲蟻便生佛言應棄彼日日棄妨廢正修佛言不應數棄時可觀察若捨去時當須總棄又經行處有設供事須草稊坐同前致蟻佛言應以繩繫掛在樹枝

又經行處以瞿昧耶安在地上蟲蟻因生佛言安破瓦中勿令其濕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少欲知足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若有難緣不須囑授是故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僧房者謂是如來弟子住處於中堪得爲四威儀行

住坐卧敷具者謂若草若葉若自他敷不自
舉去者謂離勢分時具壽邸波離白佛言世
尊未知齊何是敷具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
門種樹之法廣說如上有四十九尋是名敷
具勢分及五種囑授乃至徧觀四方藏其戶
鑰並廣說如上有苾芻不囑授者謂有苾芻
而不告語除餘緣故波逸底迦亦如上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僧住處若草若
葉自敷教人敷不舉而去有人不囑授乃至
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

罪若苾芻初去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得或
時在路逢見苾芻或到前住處方始憶得或
到住處見有苾芻以事相囑心念口言並廣
如上說草敷有二種壞謂風及蟻風壞謂是
風吹草卷蟻壞謂是蟻穿草穴若苾芻於日
暮時在僧房中安草敷具若夜若晝時時觀
察若壞不壞得罪輕重廣說如上若在甌鞞
地或在沙石中無蟲蟻處布以草敷設不敷
看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強牽苾芻出僧房學處第十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勸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所欲讀誦禪思及衣食利皆令無缺時諸少年聞斯勸已各各自詣阿遮利耶鄔波馱耶所白言我今請問二師欲往人間隨意遊涉彼師問曰汝欲共誰以爲伴侶報云大德鄔陀夷共我爲伴彼師報曰具壽彼人惡性當惱於汝復白師曰大德鄔陀夷善言勸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喻事同父母豈當惱亂時彼少年不受師言共鄔陀夷決意而去時鄔陀夷將諸少年出界外已報言具壽汝等豈得無有依止遊歷人間即並喚來令其長跪教說依止方共前行或以三衣袋與之令負或與鉢盂或與雜袋或與軍持淨器或與常用觸餅或與錫杖後九或與皮鞋所有資具悉令擎去自垂兩手著上下二衣調弄諸人隨路而去至一聚落近大井邊與諸門徒共爲憩息此聚落內有毗訶羅於日晡時便鳴犍椎諸人聞已白鄔陀

夷曰阿遮利耶寺鳴犍推我等往看報言具壽此或多是黑鉢之類嬾修善品鳴犍集僧欲有作務我等既疲道路誰能執作門徒答曰阿遮利耶此或容是分物犍推我及界者合得其分如軌範師衆所知識有大福德財利易求我等少年誰當見施今欲入寺觀彼何緣師便告曰隨汝意去若有利者亦取我分少年入已問寺諸人云是分卧具犍推主人見來即便報曰具壽汝請卧具報云我有尊師亦當見授問曰彼復是誰答曰阿遮利

耶鄔陀夷主人曰彼亦受取即總授之時鄔陀夷於彼井邊多聚人物爲其談話問諸人曰此是誰村此是誰寺此是誰塔此是誰園林井浴池牛羊之屬目覩皆問彼便具答時諸少年共相議曰阿遮利耶何故來晚遂相告曰作其常事於師卧處皆爲敷設濯足水塗足油安在一邊各自洗足入溫堂中誦所持經隨處眠卧時鄔陀夷既見日暮方入寺中四顧無人遂便大喚具壽具壽諸人出看告言大德鄔陀夷何故非時來入寺內大聲

叫喚如牧牛人答主人曰我有少年在前而入恐有病患是故高聲少年聞已告言阿遮利耶因何大喚在彼房中敷設卧具洗塗足物並已具安可往彼卧然而告曰汝等白誰爲洗足等事答言軌範來遲我等更相告白便自洗足報云汝可出寺誰能與汝不恭敬優九無怖懼懈惰之輩作依止師耶即便強驅令出彼居露地寒苦通宵既至天明俱申言敬白言阿遮利耶我欲辭去鄔陀夷曰具壽汝等何之答言還室羅伐報云且住我當與汝

瞻病所須答言師主我本無病仁遣病生況復有病而能瞻養遂便棄去還逝多林時鄔陀夷亦復隨逐漸至給孤園時諸苾芻見少年者至唱言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報言同梵行者何有安樂聖者鄔陀夷驅我今出通宵寒苦僅得存生問言何故諸少年者具以事白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驅他苾芻出僧房外故相惱亂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問鄔陀夷曰實作如是驅遣苾芻夜出房不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

訶責廣說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瞋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芻出或令他牽出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苾芻

優九

十三

居士窟房時此苾芻身嬰疾患天欲將雨五色雲興諸苾芻見報言具壽宜可急出天將大雨恐土房崩時彼病重不能自出時諸苾芻懼犯戒故不敢扶出天既洪雨土窟遂崩壓彼病人因斯命過佛言有此難緣應當牽

出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芻出或令他牽出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僧住處者謂佛弟子所住之處牽出者或言驅出或以手牽自作使人除餘緣者謂除難緣墮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瞋恚心於僧寺中若自驅牽若他驅牽此法中苾芻令其出者皆得墮罪遇八難緣並皆無犯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強惱觸他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
鄔陀夷至彼衆多年少苾芻處勸喻之曰汝
等共我人間遊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少年
各往諮白師主欲去遊行廣說如前乃至夜
入寺中發聲大喚遣令開戶彼既卧已不肯
爲開時鄔陀夷即便脚踏門扇遂令溫堂震
動時諸少年共相議曰可與開門彼有大力
恐當損壞衆僧堂舍遂與開門彼便即入於

少年牀上縱身而倒或有傷腹或有損腰或
有損足告言阿遮利耶我痛我痛告云若嫌
痛者自當出去少年議曰此有大力若不出
者當斷我命即便俱出露地而卧於一夜中
備受寒苦既至天曉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欲
去問曰何之報言優九向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
當與汝瞻病所須廣說如前乃至到室羅伐
城具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訶責已告諸苾芻
我今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諸苾芻先此處住後

來於中故相惱觸於彼卧具若坐若卧作如是念彼若生苦自當避我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知者謂了其事苾芻先此處住者謂此法中人先在此中而爲止宿後來於中等者謂是縱身強爲坐卧彼嫌苦痛者謂被惱不樂也自當避我去者謂以此爲緣不由餘事波逸底迦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了知其事如向所說乃至避我去者皆得波逸底迦

攝頌曰

麤食及好食 寒熱瓦盆利 禪誦怖有無
因斯共相惱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而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廣說如上將諸少年投

優九

十五

寺寄宿乃至各自洗足入溫堂中共相謂曰我於今日歟麤惡食氣力稍劣應可禪思即便跏趺繫念而住鄔陀夷夜入寺中發聲大喚具壽時少年者聞其喚聲報云阿遮利耶我等在溫堂中端心禪寂遂便入堂而告之

曰具壽豈不佛說諸無知者不應修定宜應
且起誦習尊經遂遣通宵冷地而坐強使誦
經時諸少年既受辛苦曉而告曰阿遮利耶
我欲還歸問言欲向何處答言向室羅伐報
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答云師主我本
無病仁遣病生況復有病而能瞻養遂棄而
去乃至給園廣說如上苾芻聞已具白世尊
乃至告諸苾芻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
墮罪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
共相謂曰我等今日噉精妙食氣力豐足應

可房外隨意誦經即便習誦乃至鄔陀夷見
告言具壽豈不佛說若不習定智慧不生應
入溫堂坐禪繫念遂令通夜跏趺而坐身體
疲倦既至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
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苾芻
共相謂曰具壽今時稍寒共入溫室可爲止
宿遂便入宿鄔陀夷見告言具壽何故入室
白言時寒入室取暖報云具壽汝熱處宿恐
染黃病汝等多人若其病者我獨云何能爲

瞻侍汝可急出遂令露地而住冷水徧灑以扇扇之至明不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少年共相告曰今時極熱共入踈堂可爲止宿即便入宿鄔

陀夷見告言具壽何故踈室而卧優九十六白言時熱

此處極涼報云汝涼處卧或觸風得病或痰癢傷寒我復何能供侍汝等遂便入室總閉諸窓爲然炭火房門急掩毛綫通覆縱身坐壓令彼通夜不得眠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

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勸諸少年人間遊行若隨逐行者皆被惱亂無復一人共之爲伴遂便單已遊歷人間遇至一寺於此寺中無大小行處時諸苾芻夜有所須各安瓦盆至天曉已於外棄之寺內苾芻共知鄔陀夷是惡行者竟無苾芻喚入房宿便作是念此諸黑鉢不共我言於今夜中自解躡頓即便旋昇踊道至第三層見有瓦盆在處安置便作是念此復豈是破瓦等耶遂以足指夾棄於

外苾芻夜起欲大小便覓彼瓦盆無一可得
遂於上層通水之處棄其不淨及至天明諸
信心輩梵志居士來入寺中禮拜虔誠巡觀
房宇時鄔陀夷告諸人曰汝等當觀黑鉢之
類恒爲惡行穢汙僧田於寺上層棄其不淨
優光
諸俗人等聞生嫌賤時諸苾芻具以白佛佛
十七
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既無伴侶獨遊人間
至一寺所時諸苾芻知其惡行竟無一人喚
入停息鄔陀夷即作是念我今宜可別設方

便惱彼寺僧令諸黑鉢知我鄔陀夷是難欺
人即便多服瀉藥在溫堂中隨處便利如世
尊說諸有病者應須瞻侍寺中所有者老苾
芻皆來問疾問言四大何如答曰困弱時老
苾芻暫相問已即便欲出報云老宿可住片
時彼既暫留即還欲出如是至三者年報曰
鄔陀夷汝欲故心惱亂於我答曰我入寺內
仁不共語暫時佇立何事辭勞苾芻白佛佛
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廣說如上乃至鄔陀夷到一寺

中多有苾芻修習靜慮時彼諸人知鄔陀夷是惡行者無人共語時鄔陀夷見斯事已生惱害心然此寺院始起半功時鄔陀夷便往詣彼造寺人處報云長者既有信心造寺何不早成豈不佛說

若勤修善時 罪惡心不起 於福不勤者 心便造諸惡

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我今多有財物此處匠者卒不可求報云長者世尊有教若營作處苾芻助成長者曰若共助成斯爲甚善

鄔陀夷曰我當相助即便歸寺打犍椎已自爲作業如佛所教若聞犍椎衆僧應集衆既總集見鄔陀夷自擎甄鑿時諸苾芻亦共擎持悉皆竟日執作不休共相謂曰具壽昔來此寺皆勤習定豈謂今日盡共營勞我等捨

受

十八

茲詣室羅伐彼諸舊人見客苾芻至各唱善來告言具壽我聞彼寺皆並修禪久願往彼隨喜相見仁有何事廢修靜慮得至此耶客苾芻報曰往時彼寺皆勤習定至於今日盡共營勞問曰何意如此答曰由鄔陀夷遣令

如此具以事告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一寺中多有苾芻誦習爲業見鄔陀夷皆不共語寺未成就廣說乃至告彼寺主令諸苾芻盡日營作皆捨而去往至給孤園苾芻白佛佛言得罪同前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一寺中當爾之時寺有賊怖時諸苾芻見鄔陀夷來知其惡行皆不共語時鄔陀夷見是事已遂相惱亂

至日暮時大開寺門當閫而立時授事人報云大德勿當門立我欲掩扉答曰汝之房戶自可牢閉大衆之門何干汝事時諸苾芻通宵大怖不得睡眠苾芻白佛佛言故心惱他皆得墮罪

優九

九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寺中寺無賊怖夜多開門時苾芻出寺便利時鄔陀夷見其不語便生忿怒遂牢閉其門當閫而卧時諸苾芻夜須便利報云大德勿復當閫我出便利答言具壽於汝房中穿牆而出我行疲極

誰能爲起時諸苾芻既無出處或在簷前或
門屋下或水竇處或在中庭而棄不淨至天
明已諸信心者入寺禮拜時卽陀夷見而告
曰仁等看此黑鉢之類每於寺中糞穢狼籍
仙人居處豈合如此作是語時今諸俗徒共
生嫌賤諸苾芻白佛佛言若苾芻故心惱他
苾芻者皆得波逸底迦罪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癡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九

音釋

燎力平切 輓魚孟切 齧五結切 擲直炎切
燒也 堅也 齒也 拋也
輓職勝切 憇去制切 躡陟利切 鑿古歷切
燒也 息也 頓也 未燒也
坏間苦本切 也門限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優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故放身坐卧脫脚牀學處第十八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波難陀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勸

優十

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必當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若欲讀誦禪思及以衣食病緣所須皆令無缺時諸少年雖聞此勸共知鄔波難陀稟性惡行不堪共居竟無一人許共同去時有乞食苾芻聞其覓伴遂告鄔波難

陀曰我共大德人間遊行有同行人報乞食者曰此鄔波難陀爲人惡行汝今隨去必遭惱觸遂報同梵行者曰我滿十夏不依止他亦不就彼求受學業彼於我處欲何所爲知識報曰不相用語後自當知不受勸言遂與同去出至界外時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汝可爲我擎持衣袋吾年衰朽且宜相助乞食者答曰大德豈可不見佛法僧寶勝妙福田持以奉施而多畜此生惱物耶報乞食者曰我遣擎物汝不肯持亦未乖理然汝非我二

師輒相訶責斯豈合耶時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乞食者未須與語且忍共去後自當知逐漸遊行至一聚落即於林外詣井池邊俱共憇息村中有寺打犍椎聲時乞食者既聞聲已報言大德寺鳴犍椎我欲往看報言具壽此乃多是黑鉢之類頗修善品鳴椎集僧別有作務我等既疲道路誰能共彼執作乞食者曰或是分利犍椎我既及界理合得之鄔波難陀曰汝宜可去若是分利犍椎者亦取我分答云如是遂至寺中問知乃是分卧

具犍椎主人必芻報云阿瑜率漫宜受卧具報言我有大者亦爲受不問彼是誰報云是大德鄔波難陀答曰彼人衆所識知亦爲取分即便兩人卧具皆悉受之時鄔波難陀在於井處廣問諸人兼爲說法具如前說諸人既散時景將曛便入寺中高聲大喚彼乞食者在閣下房閉戶而卧聞喚聲已報言大德何爲高聲我於上房已爲敷置眠卧之具及洗足物並在一邊就彼應卧報言乞食者可爲開房欲有商度彼作是念若容入房乃至

天明言未能了我今宜目不與開門報言大德我行疲極無暇商量設有平章待至天曉時鄔波難陀知其意止不爲開門即向上房洗足入室問曰得塗足油安在何處報曰近在牀邊鄔波難陀善知聲相觀其卧處即移牀脚安彼頭邊放身而坐令牀脚脫打破彼頭報云大德打破我頭極爲苦痛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何故頭破彼作是念我若苦言或容更打即默爾而住至天曉已便往就別報言大德我今欲去問曰汝欲何之答曰向

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當給汝病藥所須答言大德我本無病故破我頭設更有疾豈能瞻養說是語已捨之而去還逝多林時同梵行者見唱喜來問安樂不報言被打頭破何有安樂具以緣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共生優十嫌賤云何苾芻在上棚卧知脫脚牀放身而坐令牀脚脫打破他頭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鄔波難陀曰實作如是惱亂事不白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廣說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重房棚上脫腳牀及
餘坐物放身坐卧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僧住處
者亦如上知者或時自作或被他人教重房者
謂居重閣危朽棚上脫腳牀者謂此牀脚不
連上蓋及餘諸座放身坐卧者謂極縱身或
坐或卧故令脚出傷損他人波逸底迦者廣
釋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僧房
舍有脫腳牀縱身坐卧欲惱他者皆得墮罪
若是板棚或是軌地或脚以板支或時仰著

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用蟲水學處第十九

佛在憍閃毗瞿師羅園爾時具壽闍陀以有
蟲水澆草土牛糞等諸苾芻見告云具壽闍
陀勿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闍陀報曰豈
諸生命我喚將來豈復有人數以相付豈可
欲去我不聽行四海寬長因何不去江河池
沼盎甕餅坑何不走入諸有少欲苾芻聞是
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以有蟲水將澆草

等自作使人不顧生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問闍陀曰汝實用蟲水
及以教人澆草等耶實爾大德世尊以種種
訶責非出家人所應作事讚歎少欲尊重戒
者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後十}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自澆草土若和牛糞及
教人澆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闍陀餘義如上知者或自
知或他告語水謂井池等水蟲有二種一爲
眼所見二爲羅所得若自用若使他澆草澆

土若和牛糞等者得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有蟲水作有蟲
想若自用若教人用澆草等得波逸底迦疑
亦如是若水無蟲作有蟲想用時得惡作罪
疑亦如是若苾芻河池水處多有蟲魚苾芻
殺心決去其水隨有蟲魚命斷之時皆得墮
罪若不死者皆得惡作若於此水處堰之令
斷於其下畔隨蟲命斷或時不死得罪同前
若無殺心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過限學處第二十

佛在憍閃毗瞿師羅園爾時六衆苾芻無於
他寺生輕賤心作如是語此寺崩墮猶如客
舍象馬之廐諸苾芻聞已告言具壽仁等於
他住處得便居止而自不能安一基石依他
處所強作譏嫌六衆聞已時難陀五鄔波難陀
共相告曰我等常被諸黑鉢類之所欺輕云
汝恒居他寺自無居止乃至一石不能安置
我等今應共造一寺今諸黑鉢曾所未覩于
時難陀告鄔波難陀曰若我六人皆營作者

誦餘黑鉢得我瑕釁作如是說六衆苾芻不
修善品悉皆營作我等所有施食之家勸令
心變我等宜應於六人內揀取一人識性聰
敏善解說法能令細針引入麤杖我等六人
誰能如是鄔波難陀曰具壽闍陀衆所識知
辯才無礙能作如是針杖相隨阿說迦曰若
如是者應可詳去共請其人勸爲授事即便
詳去告闍陀曰具壽當知我等常被諸黑鉢
者之所欺弄而云我輩恒居他寺多生譏恥
乃至不能自安一石今應共造一寺今諸黑

鉢曾未見聞我等共營恐招譏議云往時六衆今作傭人具陳可不共請之曰大德仁可發勇猛志作授事人爲諸僧伽造一住處報云善哉既是勝田我當爲作于時闍陀受衆勸已即便洗足入已房中結跏而坐通宵不寐作如是念以何方便我爲僧伽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諸衆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於馬勝所偏生敬信彼家於吠陀羅所彼家於婆迦波所彼家於大名所彼家於滿慈所彼家於無垢所彼家於牛

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於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主別生敬信我既無別施主當憑告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稟性慳慳乃至滌器濁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今生信敬可爲僧伽造成大寺是時闍陀係十至天明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毗而行乞食先於餘家乞得麴已便詣彼長者家欲入其舍時守門者告言聖者此是大長者家無宜輒入闍陀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酤

酒家四旃茶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五
種時守門人報言聖者大爲譏弄此非唱令
乃至王家然是某甲長者之宅仁不須入是
時闍陀便作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
餘物其可得乎于時有一長者新誕孩兒爲
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者在門前過彼守
門者貪觀妓樂便離其門是時闍陀即便竊
入時彼具壽威儀庠序如離欲人長者遙見
告曰善來大德闍陀宜於此坐暫時居止而
言談由緒未得其便告長者曰我已巡門乞

得片麩仁可爲羅長者告婢可爲羅麩其婢
爲羅是時闍陀觀所羅麩長者問曰仁何所
觀闍陀告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
長者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尊
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
餓鬼傍生受諸苦惱設生人中短命多病然
闍陀苾芻妙閑三藏得無礙辯善識時宜應
機說法即爲長者宣說法要讚修十善毀行
十惡時彼長者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
舍令辦種種上妙飲食并諸異味盛滿槃器

持來供奉闍陀見已即便生念我聞木釜一
煮便休若受此施即爲前食亦爲後供而告
之曰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麴豈容見棄噉
美食耶長者曰我等俗法先得麴食後逢美
妙棄前惡食實無德咎闍陀報曰長者俗人
無戒隨意所爲我受戒品豈得同彼受他信
施輒輕棄耶是時長者聞此語已倍生深信
闍陀即便見辭而去長者告曰大德於時時
間賜過我舍即便報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
而守門人猶如暴惡琰摩獄卒不聽前進于

時長者喚守門人告云汝見聖者闍陀入時
不應遮止答曰依教是時闍陀便即思念若
更有餘黑鉢者入不識機宜令其失信我今
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守門者曰吐男
子汝今知不此家長者我以大緣令其敬信
門人報曰我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勿令諸
餘黑鉢之輩輒入此門若放入者我令長者
與汝重杖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
我所欲豈令餘者而輒進耶請勿爲慮是時
闍陀於時時間來詣其舍爲長者夫婦宣揚

妙法令受三歸持五學處時長者報曰聖者
若於資緣有所須者於我家中隨意當取請
勿爲外于時闍陀雖聞此告一無所受後於
異時來過其宅爲彼長者讚說七種有事福
業長者聞說福利深生歡喜白闍陀曰聖者
我今欲修有事福業答言賢首今正是時隨
意當作長者曰欲作何事闍陀報曰可爲衆
僧營造住處長者便念我已屢將家資奉施
乃至纓線曾不見受今時雖許復爲衆僧觀
此知足我深敬重白言大德今我舍內多有

財賄得爲僧伽造立住處然無助我檢校之
人闍陀報曰我願助汝成斯福事于時闍陀
報長者曰仁今當往詣僧伽處諮問大衆求
請我作檢校之人長者報云善哉我去即與
闍陀相隨向寺入大衆中禮僧足已敬白大
衆此聖者闍陀樂爲衆僧興造住處我爲施
主幸願僧伽慈悲聽許差作授事人爾時舍
利子爲衆上座見長者請便作是念此六衆
輩比不被差常惱僧衆況今差遣相惱不疑
報言具壽闍陀我昔營造逝多園林誰復差

我具壽大准陀造此瞿師羅園亦是誰差作
汝若欲爲衆僧造住處者當自檢校何待衆
差聞陀聞已便作是念黑鉢之徒不欲見我
何況差許爲授事人衆既不差便共長者俱
時起去詣長者家多取錢物往作軌人處告
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以成熟軌造三
層寺一百口房不軌匠答曰若多與錢物衆
人共爲此應可辦即隨索多少給與其錢次
向壘軌匠處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
剗削熟軌造三層寺不次向木匠處告云賢

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總集諸木造三層寺
不次向泥匠及畫工處各隨所作問答同前
次復多覓傭力之人將入寺中併功相助造
三層寺一日便成然造寺時下無水竇上無
泄渠戶中窓牖皆不安置無踈通處形若方
筓但有小門纔通出入營造既訖便往至彼
長者之家報云長者造寺已成應爲慶讚長
者答曰今時不辦明日當作爾時世尊便作
是念六衆闡陀所造之寺於後夜分必定崩
隤若我及僧衆不爲受用所造寺者彼之施

主見寺崩壞生大懊惱必歐熱血而取命終
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於瞿師羅園諸苾
芻處而告之曰汝諸苾芻我每爲說密修善
行發露衆罪汝等若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
於初夜分往詣闍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時
阿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世尊
有教我每爲說密修善行發露衆罪汝等若
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於初夜分往詣闍陀
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得
勝定者如佛所教往彼寺中隨修善品世尊

便於半夜亦往寺中起世俗心諸苾芻常法若
起世俗心者帝釋諸天悉皆知意是時帝釋
諸天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宣
說諸法無常禮佛足已忽然不現時諸苾芻
與佛俱去至後夜時四面雲起風驚雷震便
下大雨滿彼寺中形如大箭水無出處其水
浸漬寺便崩倒至天明已六衆聞之總生惶
怖悉皆逃走時彼施主即於是日車載種種
上妙飲食來詣寺所欲伸慶讚問苾芻曰我
所造寺何者是耶有一苾芻晚暮出家與彼

六衆先有瑕隙報長者曰此是汝等猶如駱駝蹲伏崩倒汝須存意入已寺中勿令門額觸汝頭髮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捨珍財其數無量未曾受用遂見崩墮即便懊惱悶絕于地時諸親族以冷水灑面得少蘇息世尊爾時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彼長者曰多有施主奉爲如來造立房舍然佛世尊竟不受用於彼施主福亦隨生何況汝寺於初夜時有耆宿德行苾芻皆入受用於後夜分世尊自往及帝釋諸天皆來雲集入汝寺

中共爲受用宣說妙法汝之福利無量無邊當須歡喜勿爲憂悵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長者所具以佛語告之長者聞已白阿難陀曰大德世尊大悲入我寺中爲受用耶阿難陀曰已爲受用長者曰大德若佛世尊入我寺中已爲受用者我能日日奉爲世尊造斯住處爾時長者問諸人曰我善知識六衆苾芻今在何處六衆傳聞長者見問皆疾來至到長者所長者即便請其食已便以新疊人奉一張苾芻所須資具之物隨意供給時諸苾

芻見是事已報六衆曰仁等能爲長者造立大寺實是牢固六衆答曰汝何見譏我等六人能令長者深生敬信雖復損失財物然於我等敬信彌隆供以上餐人奉一氎沙門資具隨意當給其少欲芻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六衆芻芻於所作事理應羞恥反更自高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告六衆曰汝等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六衆白言實爾大德世尊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於門樞邊應安橫居及諸窓牖并安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應二三重齊橫居處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大者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謂形量大言住處者謂於其中得爲行住坐卧四威儀事作者或自作或使人於門樞邊應安橫居及窓牖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始從治地築基創起牆壁是濕泥者應二三重布其模塹若過著者得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爲僧造大寺用濕泥鑿及曳泥模過二三
重作者皆得墮罪若是熟輒及以石木或可
施主欲得疾成雖過重數並皆無犯又無犯
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諸
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闍陀求僧差
作授事人時有何因故尊者舍利子方便遮
止而不聽作佛告諸苾芻此舍利子非但今
日以善方便遮止闍陀乃往古昔亦曾遮止
汝等應聽於過去世雪山之中極深險處有
大群鳥依止而住中有鳥王共相統領因遭

第十二

第十二

疾病遂致命終時諸群鳥既無其主更互相
欺爲不饒益時諸群鳥共集一處而相告曰
我等無主不可久存欲覓鳥王同爲灌頂共
相領立我於何處當可得耶去斯不遠有老
鵠鵠衆皆議曰此鳥耆宿堪可爲主我等若
扶必有弘益去此非遠有一鸚鵡稟性聰慧
善識機宜我等共問扶鵠鵠爲主是事可不
即共往詣鸚鵡之處問言欲立鵠鵠爲主是
事可不于時鸚鵡觀鵠鵠面而說頌曰
我不愛鵠鵠 以爲衆鳥主 不瞋面如此

瞋發欲如何

時諸群鳥聞此說已不立為主便立鸚鵡以爲其主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鸚鵡即舍利子是老鸛鵒者即闍陀是昔扶爲主方便遮止今差授事亦方便不聽又無犯者謂最

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優十

十三

第三攝頌曰

不差至日沒

爲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衆不差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一

內中攝頌曰

佛令難鐸迦

教誡苾芻尼

爲說甚深經

皆證阿羅漢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於此處爲夏安居與五千苾芻俱有耆宿苾芻尼亦在此王園寺而作安居所謂准陀苾芻尼民陀苾芻尼末臘婆苾芻尼大衣苾芻尼善行苾芻尼曠野苾芻尼明月苾芻尼安隱苾芻尼少力苾芻尼憍答彌蓮華色大世主苾芻尼等大聲聞尼咸於此住時大世主苾

芻尼與五百苾芻尼以爲侍從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爲大世主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令歡慶已告言大世主時至可去時大世主聞佛說法頂戴受持禮佛足已即便出去爾時世尊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我今年衰老朽氣力羸憊不復更能爲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私迦宣說法要汝等從今已去耆宿苾芻應爲次第教授苾芻尼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即依次第而爲教授時具壽難鐸

迦次當教授而不願去教授諸尼時大世主苾芻尼復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廣說如前乃至禮佛出去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阿難陀曰今當次誰教授尼衆阿難陀曰比來皆是耆宿苾芻更次教授今至具壽難鐸迦而情不樂欲教授尼衆時難鐸迦亦在佛邊衆內而住爾時佛告難鐸迦曰汝當教授苾芻尼應爲諸尼宣說法要何以故難鐸迦我當隨力教授苾芻尼汝亦教授苾芻尼我爲諸尼宣說法要汝亦如是宣說法要由此

緣故令彼諸尼衆得大利益有大光暉能廣
增長獲究竟處汝不應辭教彼尼衆時難鐸
迦蒙佛教已默然而受時具壽難鐸迦過於
夜分至天曉已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
伐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
收衣鉢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時難鐸迦於晡後時從定而起著僧伽胝將
一苾芻以爲後從向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
既至彼已時諸尼衆遙見難鐸迦來白言善
來大德即爲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禮

難鐸迦足已於一面坐時難鐸迦告諸苾芻
尼曰我今爲諸姊妹說問答法門汝等善聽
若解者言解若不解者言不解於義善解如
理修行於義不決當可覆問大德此言之義
我未能解諸苾芻尼聞是教已白難鐸迦曰
大德我蒙善教深生希有慶悅無已如是大
德善教我等我等咸皆隨所教事而爲問答
順理修行時具壽難鐸迦告諸尼曰姊妹汝
知內眼處有我我所不諸尼答言大德我不
見有又問曰姊妹如眼既爾乃至耳鼻舌身

優十

十五

受此受有我我所不乃至後三因觸生受此
受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
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此眼色識三和生
觸此觸生受此受生愛此愛有我我所不乃
至後三之愛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
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譬如因
器油炷及火方有燄生姊妹如燄無常乃至
火炷油器皆亦無常姊妹若復有人作如是
說器油炷火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之燄
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

優十

十六

說此人爲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
故此器油等皆無常故所生之燄豈得是常
姊妹如是內六處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
此內六處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喜樂定
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
此人爲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
乃至廣說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
正慧見觀內六處皆是無常心生信解由彼
彼法生故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法滅
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難鐸迦報諸

尼曰善哉善哉姊妹若能解了言所詮義心生信解了是無常由彼彼法生故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法滅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復次姊妹譬如大樹根莖內外枝葉華果真實具足此之大樹根是無常乃至華葉皆亦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此樹根等皆悉無常然而樹影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爲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之大樹根莖枝葉乃至華果皆悉無常若無根等所依之物

廣十

十七

能依之影皆不得有難鐸迦曰姊妹外之六處皆悉無常亦復如是若有人來作如是語外之六處皆是無常然而依此所生樂觸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爲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廣說如前乃至終能獲得解脫之處復次姊妹更說譬喻等應聽諸有智者以譬喻故能解其義如善屠牛人及諸弟子手執利刀斷其牛命方便剝外皮內肉皆不傷損然於腹中肝肚腸胃細割斬截悉皆除棄重取

其皮周徧蓋覆姊妹有人見時作如是語此牛與皮相連不別是有命牛可說此人是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屠牛人及餘弟子手執利刀斷牛命時雖不損皮肉然於腹中肝肚腸胃割截除棄但重取皮周徧蓋覆此肉與皮不相連著姊妹我舉此喻欲曉餘義如理應知所言牛者謂有色身麤重四大父母精血羯刺羅等聚集成就復以飲食共相資養假藉塗香及澡浴等終歸磨滅破壞消散言內肉者謂內六處言外皮者

謂外六處腹中五藏者謂欲貪等言善屠牛人及餘弟子者謂是多聞利智聲聞弟子言利刀者謂智慧刀謂佛子心持慧劍斬彼相應繫縛煩惱及諸隨惑對治損壞悉皆除棄是故汝等了斯事已當勤修學勿爲放逸後生悔恨姊妹後十若於汝等情所染著愛樂之處十八當善防心染未斷故於可瞋境當善防心瞋未斷故於愚癡境當善防心由癡未斷故於四念住當善護心正觀而住修念住已於七菩提分法應善修習多爲修習於菩提分既

修習多修習已於八支道正念成就除欲漏除欲漏已有漏無明漏心當默捨生默捨故便得解脫得解脫已證解脫智見即能了達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汝等姊妹如是應學爾時具壽難鐸迦爲諸尼衆示教利喜宣說法已從座而去既至明日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還至佛所如常威儀聽妙法已禮佛而去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難鐸迦爲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誠今得解脫而未證究竟

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爲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汝等苾芻譬如白月十四日月在空中人皆觀見咸悉有疑云此明月爲滿不滿然此明月不是圓滿由未究竟故如是難鐸迦^{優十}苾芻爲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誠今得解脫而未證究竟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爲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爾時世尊記彼五百苾芻尼得不還果

已告難鐸迦曰汝當教誡諸苾芻尼爲說妙法令速出離何以故我及於汝教誡諸尼令其解脫時難鐸迦聞佛教已默然受教時具壽難鐸迦至明日已於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大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嚼齒木澡漱已於外洗足入房宴坐至日晡時從定而起著僧伽胝將一苾芻以爲從者詣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既至彼已時諸尼衆遙見難鐸迦來白言善來大德卽爲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禮難鐸迦足已於一

面坐時難鐸迦爲諸尼衆宣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從座而去時大世主苾芻尼將五百尼衆往世尊所禮足已廣說如前乃至禮佛而去爾時世尊尼衆去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難鐸迦苾芻已正教誡五百苾芻尼悉令解脫得究竟處不是諸尼衆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一人於生死路而重遊履故於今時盡諸苦際汝等苾芻譬如白月至十五日月處空中人皆觀見無復生疑云此明月爲滿不滿然此明月是極圓滿由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登一

吾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二
內攝頌曰

六衆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令彰勝德

廣說昔因緣 因鼠獲多財 醫王心起慢

為說智馬事 非聖勿稱量

爾時世尊令諸耆宿苾芻應為次第教授苾芻尼時六衆苾芻至其次日便往詣彼苾芻尼處共彼諸尼言語戲笑或以身手互相捫

摸於彼尼中有愛樂者共作非法若不愛者即不隨彼遂於廊下經行出嫌罵語時彼苾芻尼樂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芻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當次第不應令彼六衆苾芻教授尼衆時彼六衆雖聞此教自為次第教授諸尼還復如前共作非法佛言若不衆差不應教授是時六衆聞是語已俱出界外自相差遣還同前過佛言不應界外而相差遣聞斯語已是時六衆便於界內取病者欲不問餘人佛言不應如是別衆

差人當於十五日褒灑陀時衆僧普集應當差遣教授尼人應如是差先當問能汝某甲能教授苾芻尼不彼應答言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苾芻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教授苾芻尼若僧伽許差苾

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諸具壽許差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許差某甲當教授苾芻尼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聞世尊說今差教授苾芻尼人遂不簡擇即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調能調於他若自不靜能靜於他若自不安能安於他自不斷滅能斷滅他自陷欲泥能拯濟他者無有是處告諸苾芻曰不應不爲簡擇輒便差遣若苾芻具七法者衆應差教授苾芻尼云

何爲七一者持戒二者多聞三者住者宿位
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身汙苾芻尼六
於八他勝法善能分別七於八尊重法能善
解釋云何名持戒謂於四波羅市迦法一無
虧犯云何多聞謂能善誦二部戒經云何住
者宿位謂受圓具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云何
善都城語謂能善解王都言音語通方域云
何不以身汙苾芻尼謂曾不與尼以身相觸
設曾身觸此罪已如法說悔云何分別八他
勝法謂於初八善識開遮云何善解八尊重

法謂於八事善能開演若苾芻具七法衆應
差作教授苾芻尼人如世尊說若具七法衆
應差遣教授尼衆者時六衆苾芻雖不被差
便行教授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不
被衆差而便自往教授尼衆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便問六衆廣
說如前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僧不差自往教誡
苾芻尼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
學處已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

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之後婦每生子便即命終後於異時妻復有娠時婆羅門知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坐有鄰家老母來至其所告言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答曰我婦薄福每所生子便即命終今復有娠設生還死寧得不憂老母報曰若至汝妻誕孕之日當宜喚我後時其妻至誕生日即喚老母至婦所見誕一男老母取兒淨澡浴已持鮮白氎周巾裹身上妙生酥置於口內授與使女告云汝可抱此孩兒安四衢大路若

見沙門婆羅門行過之時汝應殷重致敬告諸人曰此小孩兒禮聖者足至日暮時若命存者即可持歸若命不存隨處當棄汝可歸還是時使女隨教抱兒往四衢大路安在道邊諸外道輩於晨朝時禮諸天廟涉路而遇是時使女遙見彼來遂便致敬指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子禮聖者足彼咒願云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復有衆多耆年苾芻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使女見之亦同前告白時諸苾

芻如上咒願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
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時彼使女
見世尊來殷重至心五輪著地禮世尊已指
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禮世尊足世尊
告曰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
願悉令圓滿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觀孩子
見命尚存抱持歸舍家人見問孩子活不報
言得活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在大
路傍父母欣悅便集宗親爲大譙樂欲與孩
兒施立名號諸人議曰今此孩子初誕生已

置之大路宜與此兒名爲大路此大路童子
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藝能書算等技廣
如上說於婆羅門所有法式著衣取食灑淨
軌儀唱誦音聲咸盡其妙善四明論解六作
業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學時婆羅
門不能離欲如有說云若人渴逼便飲鹹水
渴更增多如貪婬者習欲之時貪更增長婆
羅門染欲不捨婦更有娘將誕之時還命老
母其母至已看其誕孕見產一男還復同前
淨洗浴已裹以白氎授與使女告云可持此

子安大道邊如前教示時彼使女稟性嬾惰
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
內道及以大師同前指示皆爲呪願廣說如
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持抱歸舍父母歡喜
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

卷一

五

傍父母即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皆云此兒
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爲小路旣
漸長大令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稟性
愚鈍道談忘悉道忘談時親教師報其父
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

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所領解然此童子道
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父聞
語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宜
可教其闇誦明論將付明師令教誦業師乃
教誦明論道達忘寃道寃忘達

此達寃二聲是婆羅門四

明論中秘密之字能含多義統攝人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厥初學皆以手逐聲令其誦習亦云闕陀聲是節齒義然悉談達寃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韻耳是時彼
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
愚鈍小兒道達忘寃道寃忘達我實不能教
其誦習時婆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非一

切婆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婆羅門自然
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稟性愚鈍時人
皆悉喚爲愚路父於愚路偏鍾愛念有請召
處必將隨逐後於異時父婆羅門身染重病
雖加醫藥漸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沒世後汝
無憂慮然愚路無識爾勿見輕安危共同始
終相濟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佛言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即便命終二子悲號具辦凶禮送

至林所焚燒既訖懷憂而歸是時舍利子及
大目連與五百苾芻詣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至室羅伐城城中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連
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接爾時大路
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其學業見
諸大衆俱共出城問學徒曰今此人衆欲何
處去學徒報曰此諸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
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大路問
曰彼二人者有何可觀我昔聞彼俱棄最上
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刹帝利種沙門喬答摩

處而爲出家何足迎也彼門人中有摩納縛迦崇重三寶前白師曰大師勿作是語彼獲聖果有大威神若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而求出家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城市或往仙渠或採祠薪或禮天廟後因休假學徒出行大路念曰摩納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可竊往聽之便出城外見一苾芻樹下經行往詣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爲說多少時彼苾芻即爲廣說十惡業道十善果報大路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芻我當不久還更重

來遂捨而去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說法苾芻即爲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倍生深信白言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在如來所修梵行不時彼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轅令持法炬告婆羅門曰隨汝意樂婆羅門曰我於此處衆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爲出家事苾芻遂即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受圓具告言具壽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誦二者禪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答曰鄔波馱耶二種

俱作便於晝日讀誦衆經未久之間善開三藏於初後夜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撚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此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承事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人聞

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憍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衆咸皆出迎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見衆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今來至此是故諸人出城迎接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即隨俱出與兄相見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爲存養答曰辛苦爲活問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鈍誰肯教我出家

大路便念不知此第有善根不因即觀察見有善根雖有善根與誰相屬觀知屬已告言可來與汝出家答曰善哉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授一伽陀令勤習誦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豈一 無益之苦當遠離

爾時愚路誦此伽陀雖經三月不能誦得有諸牧人聞其誦聲悉皆闇得是時愚路起恭敬心詣牧人處請授伽陀彼便爲說然諸佛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子悉皆普集一謂五

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業所謂思惟讀誦既受得已便於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若後集來者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各隨處安居已至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若愚鈍者於六衆邊共相承事爾時愚路亦近六衆六衆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汝何不去請新業耶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

陀尚不能得何暇求新六衆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者日增生澀豈有不誦得伽陀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是時愚路見苦勸進便往到彼親教師邊白言大師幸願授我教誦之人大路聞已作如是念爲是

卷一

九

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交臂而長歎曰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欲何控告世尊常法於時時中或遊山澗或遊林藪或往屍林或遊於寺爾時世尊有因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問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旣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無控告處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無數大劫備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

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
我邊親受誦不爾時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
至愚極愚至鈍極鈍云何能得於大師所親
受學業爾時世尊伽陀告曰

愚人自說愚 此名為智者 愚者妄稱智

此謂真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爾
時佛告阿難陀曰汝可教授愚路時阿難陀
唯然受勅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學業時
阿難陀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

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指撝徒眾
婆羅門等為其說法而我無容得教愚路爾
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
此亦不能隨言記憶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
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
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為諸苾芻拂拭鞋履
即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佛言汝等勿遮欲
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時諸
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
法積功不已遂得通利時愚路苾芻便於後

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
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
內二外此之法言為表於內為表外耶為是
真詮為是密說作是思惟忽然啓悟善根發
起業障銷除曾所不學三妙伽陀即於此時
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非土塵 密說此欲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貪非土塵 密說此貪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貪毒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 密說此瞋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瞋恚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無慙放逸人
爾時愚路憶此頌義如理修行蠲除三毒勤
勇無怠斷諸煩惱於須臾頃證阿羅漢果平
等運心愛憎無二破無明殼永出樊籠釋梵
諸天尊重供養廣說如上即於其處跏趺未
起大路因行見其端坐然阿羅漢若不觀察
智見不生乃牽其臂喚云具壽且起習誦然

後思惟愚路必芻見兄慈悲引臂喚起不離
於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隨逐而去大路迴
顧見希有已問言具壽汝能證會此殊勝德
愚路默然無對時彼愚路必芻得勝果已諸
外道輩共起譏嫌沙門喬答摩自云我證甚
深妙法難知難悟非思量者之所能測大聰
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誠妄說何以故今此愚
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尚能證入何甚深耶
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
何諸人皆起嫌謗今者宜應顯揚其德爾時

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往勅愚路令教授必
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愚路所告言具
壽大師有命令具壽教授必芻尼愚路聞已
便作是念何意世尊捨諸耆宿大德必芻令
我教授必芻尼衆意欲令我自彰勝德今我
宜應滿大師意時有必芻尼來入寺中請教
授師問授事必芻曰聖者誰爲我等作教授
師報言具壽愚路彼尼聞已自相告曰仁可
觀諸大德輕懷女人此之必芻於三月中不
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然彼諸尼有闕

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如何令彼來相教授我等試當就禮其足至已致敬白云阿遮利耶存念王園寺苾芻尼衆畔睇逝多林苾芻僧足奉問大德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令令我等請教授師愚路答曰與算迦

譯為方便此語意道汝所陳者皆是趣涅槃之方便若譯為好或云爾者雖不異舊便乘時存本字耳 彼尼聞已自相告曰此亦解

道與算迦即辭而去至尼寺中諸尼問曰姊妹誰當欲來教授我等報言是聖者愚路時十二衆苾芻尼聞斯說已共相告曰仁等觀

諸大德輕憊女人彼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廣說如上遂相告曰姊妹我等六人當敷師子座高十二肘六人當往室羅伐城於諸聚落衢路之所徧相告令諸人當知明日王園寺有大法師辯說無滯來教授諸尼說殊勝法若能聽者當得見諦於生死內不復輪迴如是諸人來聽其法愚路苾芻若當默然無有訓對大衆蚩笑由此緣故令諸愚者不復更來教授尼衆作是議已六人數設高座六人徧告坊城隨所思

惟咸皆作了爾時愚路於日初分著衣持鉢
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旋入房中繫念而住
至日晡後從禪定起將一苾芻詣王園寺時
彼寺內有無量百千大眾雲集或有先世善
根之所警覺或有現緣共相啓悟時彼大眾
見具壽愚路從遠而來共相問曰兩人俱至
誰是法師有人告曰前是法師時諸大眾各
生輕賤作如是語諸苾芻尼故心惱我此之
愚路於三月內一頌不持豈能教授爲我說

法有作是說我等且觀若能說法當可聽之
若故相調弄起去非損去亦非晚諸人咸坐
共觀得失是時具壽愚路見師子座高便作
是念爲相調弄爲敬重耶觀知相惱無心恭
敬時具壽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
座令使界小安庠就坐是時大眾處寬不能
普見法師即便斂心入定旣入定已隱身不
現即於東方騰空而上現四威儀身出水火
作十八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通已還
居本座告諸苾芻尼曰我於三月受一伽陀

汝等樂欲聞其義不假令我於七日七夜於
一字句分別其義亦未能盡即便爲說伽
陀之義身語意業不造惡者佛說不令有情
造諸惡業所謂身造三惡殺盜邪淫語爲四
罪妄語離間語麤惡語綺雜語意作三罪貪
瞋邪見此等諸罪世尊不欲令諸有情隨心
造作如是半頌善爲譬喻說未了時衆中一
萬二千有情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明見
真諦或得煖法或得頂忍或世第一法或得
預流一來不還或有出家證阿羅漢果或有

發趣聲聞菩提或獨覺菩提或無上菩提是
時大衆咸悉歸依佛法僧寶歎未曾有爾時
具壽愚路既爲諸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已
從座而去苾芻尼衆歡喜奉行時十二衆苾
芻尼不遂所懷默赦無說時六衆等遙見愚
路從外而來各作是念今日愚路令衆多人
不生敬信六衆不能對面言告但問從者苾
芻曰愚路今日令幾人衆生不信耶答曰惟
有希奇曾無一人心生不信然佛世尊於婆
羅痾斯施鹿林所爲人天衆三轉法輪愚路

今時更復隨轉乃至半頌伽陀說猶未了令諸大衆獲果無邊趣三菩提歸向三寶是時愚路便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心善解脫者愚路是也爾時世尊讚歎持戒速得解脫毀訾破戒沉溺生死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遣自往教誡苾芻尼者除獲勝法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僧義如上不差遣者謂不作白二法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教誡者謂以戒定慧法而教授之除獲勝法者若得殊勝之法不差無過是故言除餘如上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於界外老人者衆得惡作罪被老之人若往教誡得墮罪十五若雖於界內老人而非褒灑陀日衆得惡作罪被老之人若往教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復是褒灑陀日然衆不集得罪同前若老法無過然非持戒得罪同前雖復持戒然非多

聞未滿二十夏雖滿二十夏然非善解都城之語雖善解方言然曾汙苾芻尼不如法除悔雖復清淨然於八他勝法不能分別教示於尼此雖能說然於八尊法不能分別此等諸法若不具足者衆得惡作罪被老之人悉得墮罪若老遣如法衆德圓滿衆僧無過教授者無犯若於住處無教授尼人者應爲略教授法若苾芻尼來請教授人時若上座若授事人應告彼曰姊妹苾芻尼僧伽和合清淨無過犯不令此衆中無人樂往教授尼衆

汝等僧伽當謹慎勿放逸答曰與算迦尼應禮足而去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欲請世尊斷除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十二衆苾芻又十二衆苾芻尼何故欲與具壽愚路作無利事反成大益唯願世尊爲說因緣世尊告曰汝等苾芻非但今日欲作無利反成大益乃往古昔斯等諸尼欲作無利反招利益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息於後復誕一男如是乃

至生十二子年俱長大各並娶妻廣爲居宅
其母不久染患命終父既年衰兩目青盲一
無所覩時彼新婦兒不在時便與外人行邪
惡事婆羅門善知聲相聞行聲時知是已子
知是他人聞彼行聲知非已子即訶叱彼新
婦曰汝莫如是造邪惡行時彼新婦知其瞋
已共相告語此婆羅門當與我等作無利事
我今宜可絕其美食便與麤飯投以醋漿時
婆羅門年既衰老不堪噉食時婆羅門告諸
子曰汝諸新婦與我麤食投以醋漿豈能濟

命時彼諸子告其婦曰汝等何因與父麤飯
和以醋漿婦告夫曰大翁福盡我等何過每
煮飯時於其釜中投以白米變成赤飯和以
美酪轉作醋漿其夫報曰何有斯理妻便答
曰仁若不信當可親觀諸婦議曰我已告夫
須求免過遂至陶師處告曰賢首汝頗能作
兩枚瓦釜口一腹二各容數升陶師曰與我
倍價我當爲作報言善陶師作已婦即酬直
持歸爲翁作食在私屏處於二釜中一隔內
投赤米一隔內置醋漿既對夫前即便一隔

內投白米一隔內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
曰爲先與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父其
妻即於一釜中斟與赤飯次於一釜酌與醋
漿次至夫邊授以白糜并安美酪兒旣見已
白其父曰慈父福德實爾消亡同一釜中看
著白米及安美酪及其熟已變爲赤飯醋漿
其父聞已竊作是念我從少小不行欺誑興
立生計皆如法求財何故今時福業消盡蓋
應是此惡行婦人自爲詐僞見欺於我老翁
便伺人不在時獨入厨中摸諸釜器便闇捉

兩釜俱腹中有隔遂即持釜藏之屏處諸子
旣至持釜告曰汝等當知非我福盡釜今福
盡說伽陀曰
諸子汝當知 他釜一口腹 吾今福業盡
一釜兩腹生

時彼諸子見斯事已各忿其妻嚴加楚撻告
云若更如是者當與重杖驅汝出舍是時諸
婦聞是語已遂相告曰此老婆羅門共兒計
校欲害於我我等宜應作餘方便斷其命根
時有弄蛇人來入其宅諸婦問曰有毒蛇賣

不答曰須何等蛇爲死爲活報言死蛇忽作是念何意諸婦從索死蛇豈非有意欲毒殺此老婆羅門耶問曰欲酬幾價答曰隨汝所索然諸毒蛇被逼惱時毒在兩處謂頭及尾蛇師乃出一黑蛇以杖打殺截去頭尾取其

必有肉羹將來我食授與食訖由羹氣故眼膜便開漸能見物然而詐云我死我死諸婦聞已願速命終白言尚有餘羹能盡食不報云能食其婦總皆授與重更食之眼轉明淨顧盼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慶佯眠不起彼諸新婦如患眼時對婆羅門造諸非法婆羅門把杖忽起告云我今見汝勿復更然是時諸婦默赦無對汝等必芻勿生異念昔時婆羅門者即愚路是十二婦者即十二衆苾芻尼是往時欲害其命反成大利今時欲令恥

卷一

十八

辱更彰聖德時諸苾芻更復有疑問世尊曰
具壽愚路先作何業得受人身至愚至鈍世
尊告曰此愚路苾芻曾所作業增長時熟果
報現前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善惡
果報非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成熟但於已
身蘊界處中而自成熟說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
波佛出現世間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
時聲聞衆有二萬人俱於婆羅痾斯國住愚
路是彼衆數明閑三藏爲大法師稟性慳法
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陀亦不爲說命終之
後生在天宮從彼死已墮在人趣生販猪家
年漸長大屠猪爲業於其村側有一大河渡
登一河不遠有一聚落節會日至屠者念言我今
若多殺猪持肉賣者儻無交易肉皆爛壞錢
有損失且并猪命將至彼村至日方屠以賣
其肉此無損失得利尤多遂以繩縛猪安在

船上其猪豚觸搖動船艘其猪及船一時傾沒救濟無處猪並命終時彼屠人亦隨流而去於河岸邊有五百獨覺依林而住是時有一獨覺取水河濱遙見一人隨流而下乃作是念此汭流者爲死爲活審細觀察知是活人即現神通長舒右手如象王鼻牽取其人於乾砂潭合面而去時彼溺人吐水既盡即便起立四觀方城見有人蹤尋跡而行至獨覺處致禮敬已求依止住於日日中爲諸獨覺採花摘果取諸根葉以相給侍時彼獨覺

各以殘食共相供濟時諸獨覺咸跏趺坐靜慮而住屠人見已亦學跏趺頻修不已得無想定於後命終生無想天處從彼終已生此人中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屠猪人者即愚路苾芻是由彼昔時慳慳於法乃至四句伽陀不爲人說又多屠殺諸畜生故復由生在無想天中由彼業緣至愚至鈍是故汝等苾芻不應慳法以清淨心爲他說法當如是學於諸有情常生悲愍遠離邪定當如是學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登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爾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白佛言
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誠自發正勤於
生死中速能出離證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
告曰汝等當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
誠而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勤
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
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

未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
曰賢首吾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
珍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物與
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便少與於此
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識持餘財貨皆悉寄
之告云今欲經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
有乏當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
舶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爲存念時長者婦
假親族力及自營爲養育其子年漸長大問
其母曰我之祖父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

是念我若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祖父於此興易以爲活命子白母曰可與錢財我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貧力養汝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有人取錢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

婢所棄之鼠產業豐盈彼長者子遙聞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貓繫頸於柱以鼠示之彼貓見鼠遂便跳躑是時發二猫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與鼠猫主便以一捧豌豆用酬其直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瓦上熬之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於

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汝今若去齊暮不還徒事艱辛必無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子得樵合爲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齒並買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冷水還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既來同前分布樵人見喜云賴蘇息報言汝當日日於

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總積我舍我爲賣之計來酬價諸人許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爲活人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爲小鋪獲利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恥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彌甚映蔽諸鋪商人嫉之便與施號名鼠金鋪主衆

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令因此死而不歸即俱近鋪邊聞語聲處共爲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不紹繼人所爲日退譬如有人先時乘象後便乘馬棄馬乘輿復更棄輿步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來談論何事諸人

具以事答聞是語已默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覓珍寶爲富商主耶母作是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爲大商主人共稱歎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珍寶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令徧告城邑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鼠金商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令已各辦海物佇望

行期時鼠金商主卜問良辰爲吉祥事遂共諸人將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濱旣至海已詣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昇舶爾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施師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珍貨之物施師即便告諸人曰汝贍

登二

部洲人各應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所謂末尼真珠吠瑠璃寶珊瑚貝玉金銀赤珠右旋妙螺衆寶非一汝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僮僕無辛苦者於時時聞

悉能給施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得往天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舶入大海中然世間人聞得富盛悉皆心喜即俱昇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旣親勸上今者如何更令下舶即告施師曰汝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施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實告諸人曰贍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洄洑森漫無邊江沔海狹在處爲難黑風卒起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

告諸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船
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宗親不
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為善時諸人眾
多怯少勇聞斯告已下船者多其船遂便輕
重今度三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船
猶如駛雲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寶
洲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須知
此之寶洲多假瑠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
喜為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
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

諸方便出柔輭語諂誑於人遂令若等喪失
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
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可為警慎又此洲處
多有非人依止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
七日已便放大風吹破商船時諸商人聞是
語已各自防固多收珍寶如稻麻穀豆傾置
船中是時施師候風便還贍部如是七度安
隱而歸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業兒白
母曰我還債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
父先有債息因何今日云還債耶答曰我自

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盤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諸父知識商主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瓦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即以寶鼠金盤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爲憶之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問言汝是誰子答云是某長者之子商主

曰汝即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爲妻瓔珞嚴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今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涅槃爾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鈍而爲出

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爾時世尊爲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城住羯闍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聞佛來至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爲說法要示教利喜旣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覩世尊威德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禮佛而退往阿

難陀所致敬白言大德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陀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禮足而去時阿難陀王子去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縛迦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登二唯除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報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大衆

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已觀水無蟲洗足就座而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爲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甌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爲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芻僧伽猶未普集王子白佛誰未到來佛言愚路苾芻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爲首普請僧衆白言世尊普請大衆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

侍縛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今人往喚不能尊重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芻一時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芻我實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

詣彼留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
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爲殷重雖復
授與無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
高此侍縛迦以愚癡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
彰其勝德爾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陀欲取
佛鉢鉢二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苾
芻衆咸不收鉢愚路見諸苾芻飯食訖不收
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我德便移半座長
舒其手如象王鼻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
王子在佛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

通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是已
生大懊惱悶絕躋地時諸親族以水灑面方
乃甦息便就愚路執足頂禮求哀懺謝說伽
陀曰

栴檀之性恒涼冷 盥鉢羅華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瑠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害害 猶如畫石卒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爾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恨心是
時王子便詣佛所禮佛足已敬辭而退時諸

必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何
因緣故侍縛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
時即不恭敬知己禮足求哀懺謝佛告諸苾
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亦復如是
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大王名梵摩達多
時北方有販馬商客驅五百匹馬往詣中國
時彼商主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
懷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我此
群馬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嘶鳴亦不跳
躑後時馬生駒已五百群馬垂耳而住不敢

噴嚏作聲是時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
因有此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
諸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草穀皆
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到一聚落名曰
恭侍即於此處時逢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
者馬盡漏蹄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
於此居停既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隨
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夏了商旅
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商主隨先所得准
物相酬時有陶師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

將去婦告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客憶念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告言男子汝來太遲我有資財並已去訖欲將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於小馬駒情無愛惜謂非吉相告瓦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隨意將去瓦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器物將此駒子蹋之令碎此無用物於我何須爾時馬駒聞是語已跪就瓦師舐其雙足瓦師見已便生愛心遂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

往商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苦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蹋損駒聞此語便至妻所舐其雙足其妻見已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瓦器之間行步周旋一無所損妻報夫曰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瓦器內竟無傷損是時瓦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隨後而行時彼瓦師盛土滿袋小駒便去低背就之瓦師以袋安脊徐負其土還來宅中夫告妻曰可愛馬駒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袋安脊汝在舍內可爲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

淳用充其食

爾時婆羅痾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遣使報王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繩縛將來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馬商人至婆羅痾斯國王既聞有北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須得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誠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卿等宜應爲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匹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

然而徧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爲不吉於某城邑乞瓦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駿棄醜十一酬上味持無用酥滓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瓦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今負土相馬人曰我與汝驢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曰我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爲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瓦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覓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爲君負土糴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利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爲不識喚作馬駒

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金盛之於袋以我右足盡力牽來若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來問瓦師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決曰與馬駒不瓦師卽以智馬所言悉皆具答時相馬人間是語已自相謂曰此之瓦師頑愚寡識寧知此馬智非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夜中教其作計大臣告曰瓦師隨智非智可論價直瓦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隨將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爲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宜酬一億斯

爲楷定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獲智馬索金
一億王得信已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
來便持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既與金已
便將智馬至婆羅痾斯牽入馬廐安第一槽
便以穢麥并草餒之馬不肯食王自親觀見
其不食報掌馬人曰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
言大王馬實無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麥水草常闕乏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瓦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卷二

十二

今爲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爾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迅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衆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惟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己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宜可於
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爲次第而供給之若非

次第必不肯食王曰如何次第答曰應可去城有三驛許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鑠而砌其地東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金寶裝拂爲去蚊蠅國大夫人蜜塗穡米

卷二

十三

盛以金盤自手擎持用充其食第一大臣親執金箕以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我復何用掌人曰此非常爾但齊七日延迎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不可重爲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廐中馬住之處布赤

銅鑠太子自持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拂祛蠅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爲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便取食時掌廐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答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無怠慢爾時大王欲詣苑園臣以種種殊妙寶物而爲鞍轡莊嚴智馬至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偃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答曰此

不患背恐王難昇所以偃脊王便御馬行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怖心不肯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霑濕灑著王身爲斯不入即結其尾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苑內縱逸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苑內多興兵衆來捉城門王聞邊國兵衆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而入城內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多諸蓮華盟鉢羅等彌覆其上是時智馬既至池邊足踏蓮華徐行而過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

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爲彼於七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爲登二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曰何故非上四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瓦師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無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是其

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廐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瓦師訖商主聞已悶絕躡地水灑方甦便捧馬足申謝而去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商主者即侍縛迦太子是往時智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憊知勝德已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禮足申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

智慧隨處觀察如是應學

第三攝頌曰

不差至日沒 爲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第十二

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爲說法時蓮華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壽難鐸迦所俱禮足已在一面坐求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滿句義美妙言辭爲其說法聽者忘疲

遂至日暮諸尼方去既至門所城門已閉時諸尼衆喚爲開門守門者曰門已關訖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當爲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家無由能得時諸尼衆既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此是某甲地便作誼聲令外聞徹時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而爲偷竊聞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智賊至便作

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惡因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誼聲生他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作毘盧室家軍兵是聲四合賊相告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命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已時蓮華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百群賊夜聞誼聲欲來相劫我以神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譏謗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居而修淨行

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日暮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不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卷二

十六

若復苾芻雖被衆差教誡苾芻尼乃至日沒時而教誡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衆差者謂以白二教誡者謂以三學法而教誡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

墮罪若未日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閉城門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華色尼護五百尼今免賊難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時亦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我今欲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無子息

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給可於此
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遮止遂便啼泣行伴
報曰何意須啼答言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
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
曰我為供看即便將去既涉長途宿在山險
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有師子來
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趨却師子空中
天見說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為 雖復是女人
有智驅師子

卷二

十七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華色苾芻
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
尼為驅群賊

謗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
迦教授苾芻尼并為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
與五百徒眾詣難鐸迦處俱禮足已求請說
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
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懷怖懼心不敢諮問時
大世主及諸徒眾既聞法已禮足而去便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懷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說由布施故能得無畏若佛世尊許諸尼衆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爲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噉食或與糝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

時鄔波難陀於寺門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答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鄔波難陀曰姊妹若我鄔波難陀常得乳粥及美團者我亦常能教授尼衆次復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諸餅卷二鄔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譚難鐸迦以如法心爲尼說法寧知但爲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恥云何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

曰汝實作是語諸苾芻爲飲食故教授於尼耶
耶卽波難陀曰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爲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卽波難陀餘義如上飲食者謂五取五爵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爲飲食教授尼者說之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無男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生悉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

卷二

十九

我今年老不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禮足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問知無難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

夫曰賢首女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
相看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苾
芻處求哀出家苾芻聞已即與出家并受圓
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嗟歎希有諸人皆
以飲食衣服卧具湯藥而爲供養冀希勝福
彼於異時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
尼禮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胝是
時苾芻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衣耶答曰
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芻便念此意難違我
與此衣更作餘者即與衣而去爾時世尊告

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人間遊
行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難陀
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衆寂靜圍繞如上廣
說世尊欲往摩揭陀國世尊常法將出行時
即以全身右旋而顧如大象王親察徒衆恐
諸苾芻衣服不整見彼苾芻唯著上下二衣
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豈可
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言得佛言何故
此苾芻無僧伽胝但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
難陀具以事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

尼耶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籌量
有衣無衣得時便受親則不爾世尊以此因
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非親尼耶白言實
爾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卷二

二十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波逸底
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餘義如上衣有七種
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
親想疑與衣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

衣者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者
無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犯或因說
法愛樂美言持大毘施或因受戒而施或復
賣與或博換與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登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與非親苾芻尼作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笈多苾芻尼五衣破壞多有餘衣便作是

卷三

念誰當爲我刺作大衣如是念時有餘諸尼來至其所告言笈多何故似有憂色彼便報言姊妹我之五衣並多朽故而僧伽胝極是破碎我今多有氎衣不知欲遣誰作諸尼報曰汝豈持金鉢從他乞食耶汝有聖者鄔陀

夷衆所知識寧容憂念無人刺衣報言彼是尊德豈能爲我答言或容爲汝報曰彼定不能答言豈有將涉渡人聞水流聲即脫靴履可持氎去或能爲刺是時笈多即持白氎往鄔陀夷所禮足而坐時鄔陀夷見其大氎報言笈多若人得此新好白氎刺作複僧伽胝衣隨時受用修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曰大德若須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極成破碎今將此氎憑爲作衣時鄔陀夷便作斯念我與刺者十二衆尼若有刺衣皆來憑我我復何容

爲他勞苦若不刺者笈多見恨我今宜可作法刺之令如木釜一煮便壞不復更來令我縫刺報笈多曰可留毘去時六衆苾芻來見大毘問言大德此是誰毘報言是所愛人物問言誰是所愛報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爲即截其毘尋便刺了時鄔陀夷持此大衣詣經行處以五色線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旣至問衣成未報言衣始刺成汝即來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染已來不得輒開開

便獲罪是時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將衣來我試爲觀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報曰汝可不聞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勿輒開衣若開得罪旣至寺內諸尼報曰我試看衣刺作何似報言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不應輒開若開得罪時有得意苾芻尼強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開張諸尼見已皆大譏笑作如是語聖者鄔陀夷久與笈多不能相見今日始得交頸同居時喬答彌大世主報諸尼曰

卷三

二

汝等頭上無髮腋下毛長有何歡情而更誼
笑諸尼白言聖者鄔陀夷作非法事由斯見
笑遂問其故尼以事白時大世主告諸尼曰
彼常惡行虧損聖教令法河岸日見崩隕諸
苾芻尼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衆聞生
嫌恥具以白佛佛告鄔陀夷汝實與非親尼
作衣耶白言實爾大德世尊集諸苾芻種種
訶責鄔陀夷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作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得罪輕重六句同前無犯如上
與苾芻尼同道行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難陀鄔波難陀作如是念共相告曰此諸
黑鉢用獼猴脂以塗其足常遊四方將欲行

卷三

時受他利養行還之日復受供給多人愛敬
我等猶若井蛙未曾遊歷是故無緣得他利
養我今宜可告姊妹知於日初分著衣持鉢
往十二衆苾芻尼處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
欲遊方隨處教化時彼諸尼聞皆啼泣鄔陀

夷問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給苑
空虛報言姊妹大師處世百千聖衆汝等何
故輒謂空虛答曰諸黑鉢者聞我名時尚不
歡喜豈容至彼許我安坐賜以言談爲宣妙
法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隨去吐羅難
陀尼曰必芻與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鄔波
難陀曰道理合去誰復相遮多辦路糧可相
隨去時苾芻尼隨言辦訖六衆必芻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往尼寺中十二衆見
白言聖者可食小食六衆爲受所有路糧悉

皆食盡告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糧應可
將來觀其好不足便報曰向者小食並是路
糧今已食盡六衆曰若如是者何得長途共
相支濟更可多作若少乏者當受饑苦彼更
營辦俱投商旅時有乞食苾芻亦欲隨去諸
人報曰斯等六人並皆惡行若同去者被惱
不疑乞食者曰我不從彼受業亦不依止爲
師彼以何緣而相惱亂不受勸言遂即同去
是時六衆既至界外自相謂曰我等何能久
事容範宜各隨意作自威儀是時難陀與難

陀苾芻尼難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求寂及
求寂女同在一處隨路而行其鄔波難陀等
亦復如是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其合雜作
如是語此是沙門婦此是男此是女此是兒
婦此是孫子與俗不殊何有正法鄔波難陀
聞而告曰^{卷三}憚惡婆羅門假令我今脚踏汝脰
多畜妻子法與非法何干汝事時彼乞食苾
芻聞已生念我寧身死誰能共此惡行之人
共爲遊歷遂即旋返至逝多林時諸苾芻見
而問曰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具壽寧有安

樂我共六衆同道而行彼行惡事虧損佛法
問曰彼作何事即便具答少欲苾芻聞生嫌
賤云何苾芻與尼同路人間遊行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知已待六衆至集衆問曰汝
等六人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
尊種種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
苾芻與苾芻尼同一道行者波逸底迦如是
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佛在給孤獨園有
衆多苾芻尼在王舍城於王園寺三月安居
夏旣終已欲詣給園禮世尊足出求商旅於

商人中見有苾芻遂相謂曰姊妹此有苾芻
不合同去當更別求諸商旅中皆有苾芻復
相告曰我雖久覓皆有苾芻不可同行但遙
望商旅隨後而去時苾芻尼在後行時趁伴
不及便被盜賊劫奪衣資漸漸遊行至室羅
伐諸苾芻尼寺尼既見已告言姊妹行李安
樂不答曰寧有安樂在路遭賊劫我衣物諸
尼報曰豈無商旅與同行耶答言有若爾何
因遭賊答有苾芻不合同去緣斯在後遂遭
賊劫諸尼曰九十六種諸外道類皆悉慈愍

不棄女人唯佛世尊猶棄我等今無依怙被
賊劫奪諸苾芻尼聞已白諸苾芻諸苾芻白
佛佛言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有衆多苾芻隨
逐商旅人間遊行飲食有闕佛言應持路糧
如佛所教持路糧者諸苾芻不知遣誰持去
佛言應令男淨人或女淨人此若無者令求
寂男求寂女此若無者苾芻苾芻尼應更互
持去更互授食又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有
染患者諸苾芻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
可與行苾芻力少不能持去佛言若有苾芻

尼應共與去苾芻近頭尼在足處便生染心
佛言苾芻近足尼在頭邊行至村坊俱看病
人不行乞食遂闕飲食佛言應留一人看守
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芻足病亦應准此將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
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共商旅期行者除餘時
波逸底迦餘時者謂有恐怖畏難處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苾芻尼者謂十二衆
期者謂同結伴行者謂涉路而去除時因緣

者謂有難緣得同商旅若無商旅不能得去
恐怖畏難乃至結罪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共苾芻尼商旅同路行時若
越半半拘盧舍皆得惡作滿滿拘盧舍皆得
墮罪或從村詣野或從野詣村里數結罪咸
皆准此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此諸黑鉢用獼

猴脂以塗其足如是等廣說如前乃至告十二衆知彼便啼泣令辨路糧遂共同船男女交雜諸人譏笑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乘一船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在給園中去斯不遠有河名曰難渡於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鶻村有長者造立大寺修營旣畢欲施與僧便請二部僧尼就彼設供時有一尼勤修善品作如是念我於今日不行乞食且當作業待至臨中我

當赴供旣修禪誦見日欲中遂到河岸見諸苾芻先在船上是時船主報言聖者宜可上船尼言賢首我不合去宜待後船船更迴來取人將去復喚尼上尼見苾芻復云在後船到彼岸繫纜而去時苾芻尼遂便叫喚船人卷三船人可來取我船人不肯尼乃佇立河邊見日過午即便歸寺乃至食勢尚存能爲習誦饑虛旣逼倚卧一邊是時諸尼赴供迴已問此尼曰聖者食是他物腹豈他耶多食貪饕飽悶而卧報曰我不去食何悶之有問曰何

因不食具以其事告諸尼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言除直渡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期乘一船若沿波若泝
流除直渡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期乘一船
者謂共乘船過津濟處沿波者謂下水泝流
者謂上水直渡者謂正趣傍岸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共尼同乘船計其遠近得罪
輕重同前道行若篙棹折隨流而去或復拖

折或避灘磧或拖師不用其語此皆無犯又
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第二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
陀夷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
二笈多之舍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即爲
敷座告一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即共笈多相
對而坐時鄔陀夷爲其說法憶昔同歡告笈
多曰汝憶昔日於彼園中或天祠處敷設如
是卧具然如是燈明食如是飲食作如是歡

戲不答言我憶時有乞食苾芻亦至笈多舍
笈多見已作如是念我今若起與食恐絕言
談即便搗手令去時鄔陀夷見其搗手告言
笈多汝對我前情無羞恥便與外人手相搗
遣報言聖者我實不與外人漫相搗遣然有
乞食苾芻欲來求食我作是念若起與食恐
絕言談遂以手搗更無別意鄔陀夷曰豈我
爲汝說四聖諦法而畏絕耶然我於昔時常
自舉手從他乞得斯產業捨而出家汝今
不能助成福事惠施乞人于時笈多即便重

喚乞者以上妙飯食授與滿鉢時乞食者得
食便去其鄔陀夷於此飯食訖歸逝多林彼
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鄔陀夷所
助其歡喜往彼告言大德當生慶喜我於今
日受仁妙供鄔陀夷曰汝初入舍見作何事
答曰見以手遮問曰後作何事答曰彼出好
食持以相施報曰當爾之時我在舍內令施
汝食問曰大德當時共女人一處坐耶答言
爾曰此事合不答從合不合我已作訖何干
汝事若汝不能共容忍者當告苾芻制其學

處答曰我豈相捨即以此事白諸苾芻少欲者聞各生嫌恥云何苾芻與女人屏處獨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問鄔陀夷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梵三

九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女人者謂堪行婬女獨者謂無第三人屏處有三謂牆柵及幔坐者謂一尋內縱身而坐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獨與女人在屏處縱身而坐無第三人得波逸底迦若在門

屋下或在房門前或令女人獨於此處摩耆諸藥大開其門來往諸人皆得見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與苾芻尼屏處坐學處第二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笈多既出家已次當授事時諸尼衆於日初分著衣持鉢皆行乞食惟有笈多獨在寺住時鄔陀夷入城乞食至苾芻尼寺是時笈多躬爲灑掃於寺門前遙見鄔陀夷來告言善來聖者即便放筴前禮其足在一面立時鄔陀夷

便爲說法說法既久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往日於彼園中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憶時有老病苾芻尼在門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二人乃至母嫁時事亦共評論時既延久笈多報曰聖者應去諸苾芻尼欲來入寺見不掃除恐生嫌恨我當掃灑鄔陀夷遂去笈多掃灑諸尼見問掃地何少答曰自汝去後我立不坐老尼聞已報曰仁等去後笈多不坐其事實爾然大德鄔陀夷來至於此立共笈多恣意言語乃至母嫁亦並評論諸苾芻

尼問笈多曰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諸尼聞已咸生嫌恥云何苾芻與苾芻尼獨在屏處立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苾芻尼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釋獨等義廣說如前此中犯相立卧皆犯餘如前說知苾芻尼讚歎得食學處第三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
大迦葉波在城東園鹿子母舍時迦葉波於
晡後時從靜慮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退坐
一面爾時佛告迦葉波曰汝今年衰朽老所
著布糞掃衣極成重滯此應棄捨當隨我教
依衆而住受別請食及施主衣應以刀截并
染壞色而守持之時迦葉波奉教歡喜禮佛
而去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長夜中作如是
念善哉大迦葉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
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長者聞

佛令迦葉波依衆而住并受別請往詣其所
禮足已在一面坐時迦葉波爲彼長者說微
妙法示教利喜長者便念我若獨請大德詣
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請四人長
者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禮敬白言聖者
唯願大德并登三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
時尊者默然受請時彼長者見受請已禮足
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妻曰賢首我於長夜作
如是念善哉大迦葉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
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我

於向者延請大德通已四人明來我舍爲受
供養彼已慈悲許受我請賢首宜可多辦清
淨上妙飲食其妻聞已尋皆備辦應合冷食
今日修營堪熟食者明朝當作時彼長者至
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於三層舍下敷
設座席乞食諸人共相誼鬧若在第三層上
烏鳥亂飛恐汙飲食宜於中層敷其座褥旣
敷設已即令使者往白尊者迦葉波大德飲
食已辦幸願知時如佛所說若爲先首受他
請者應在前赴時大迦葉波於日初分通已

四人往長者舍旣至彼已便昇中閣就座而
坐是時長者禮尊者迦葉波足已在一面坐
時大迦葉波爲其說法示教利喜時吐羅難
陀苾芻尼亦來乞食前入長者舍告其婦曰
妙相無病長壽當施好食長者婦見報言聖
者今日稍忙無暇相與問言何爲答曰尊者
大迦葉波一切人天皆恭敬供養今我舍內
聊設踈供請彼四人來此受食時將欲至仁
可且去尼便報曰彼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
多有諸餘釋迦上族出家具戒爲大法師三

藏俱明詞辯無礙何不供養乃施餘人時大迦葉波聞此語聲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廣爲惡業故作聲歎金聲雅亮響徧宅中尼聞妙音知是迦葉波作如是語彼大龍象已至宅中長者聞已遂作是念前云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後更說云是大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閣時急行震響尼聞行聲便作是念聽此行步響異尋常必當於我作無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見我即擡裙急步疾出其舍長者告禿沙門尼何故逃走更不得來入我

卷三

十二

宅內尼遙報曰汝家如廁如獄停旃荼羅我蒙國王同宮內人無有障礙汝若觸著我者當截汝雙腕長者告曰禿沙門尼諸老宿尼蒙王恩澤非汝貪恚無識之人且放汝去長者自持種種上妙飲食竭誠供養飯食既訖收鉢澡手嚼齒木已長者及妻卑席而坐聽說妙法時大迦葉波爲說法要示教利喜從座而去至住處已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依衆住受別請食由斯乃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復是佛

弟子中爲大龍象我於今日得斯毀譽大德
我於長夜自居蘭若讚住蘭若自常乞食讚
常乞食自居樹下著糞掃衣讚居樹下著糞
掃衣佛告大迦葉波汝見何利自居蘭若讚
歎蘭若自常乞食讚歎乞食自居樹下讚歎
樹下自著糞掃衣讚歎糞掃衣大迦葉波白
佛言世尊我見二利云何爲二一者於現世
中得安樂住二者於未來世能與多人作大
燈炬示其正路時彼諸人咸共聞知作如是
語佛在世時有大德苾芻捨俗出家淨修梵

行大師所讚智者所稱自居蘭若乃至示其
正路時諸苾芻等聞是事已各自策勵如說
修行勤求出道彼於長夜得安樂住說是語
已佛告大迦葉波善哉善哉汝能如是於長
夜中與未來世同梵行者作大饒益哀愍世
間人天等衆惠利一切今得解脫迦葉波若
有毀譽杜多行者我毀其人若有讚歎杜多
行者我讚其人何以故迦葉波我於長夜讚
歎行此杜多功德稱揚顯說諸行中最迦葉
波汝從今日常住蘭若讚歎他人住蘭若處

乃至廣說汝等應當勤心修學時迦葉波奉
教修習此是緣起尚未制學處佛在室羅伐
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世饑饉乞求難得時
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於諸大德尊宿
苾芻常爲供養時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詣十
二衆尼所時彼諸尼見六衆至報言聖者就
座可食小食鄔波難陀曰誰當授我答言我
等報曰今日雖爾明朝遣誰答曰我當還奉
報言姊妹設得此食未能支濟汝等若能順
我等意爲饒益者諸婆羅門等先所供給諸

大苾芻種種供養汝當勸彼迴施於我若能
如是得好供給我當支濟時吐羅難陀尼白
言聖者我苾芻尼合作此事不鄔波難陀曰
深是合作誰復相遮豈令我等受餓而死尼
曰我等奉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
到彼尊者憍陳如施主之舍至彼舍中作如
是語仁比於誰以食供養答曰聖者憍陳如
我常供養報曰汝若能於釋種出家明閑三
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爲供養者仁等必當
獲殊勝福彼便問曰誰是釋種具斯衆德報

曰聖者難陀即其人也答曰我隨教作長者
遂便以憍陳如供養迴與難陀如是諸餘者
宿尊德所有供養悉皆迴與六衆苾芻爾時
六衆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施食
家受諸飲食餅果之類盛滿角袋并持飯鉢
還歸住處諸苾芻見問曰袋中盛滿何處將
來報言願我姊妹無病長壽緣彼教化我得
美食諸苾芻曰具壽合遣諸尼教化飲食而
受用耶答曰據何不合深誠應理豈我不食
自餓而死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令

苾芻尼教化飲食而受用耶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乃至廣爲問答爲制學處應如是
說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者
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室
羅伐城有一長者爲二種業一謂興易二謂
營農於曠野中耕地既訖下麴麥種即於田
處葺作小廬復持錢財餘處興易時有乞食
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出城觀望見彼小
廬作如是念此處閑靜堪爲止宿即便每日
入城乞食權停小廬由人氣故諸餘鳥鹿不

卷三

十五

來侵損復蒙時雨苗實極成時彼長者他處經求安隱得至藏舉貨物洗浴食已告其婦曰我於先時於某處田中下麴麥種遂出經求不知今時可得種不遂往田中見苗實成熟便作是念我所種苗不作籬柵亦不使人而爲守護何故今時非意成熟即便按行見有人跡尋蹤而去至舊草廬窺戶內觀見乞食者跏趺端坐宴默禪思長者便念我田得成由此人力遂前問曰聖者住斯答言如是長者告言聖者此是我田幸可依住若須華

葉及齒木者隨意當取明就我家爲受踈供苾芻報曰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便不相許時彼長者禮足而去既至家已報婦曰賢首應料理倉庫田麥極成婦曰仁誑我耶夫曰我先下種不安籬柵亦不使人而爲守護今極成熟何事相誑汝勿致疑婦問其故答曰我於田邊造一草室有乞食者於彼居停由其力故苗實成熟婦曰若如是者何不請來就舍受食答曰我已言請彼不肯受自云我是乞食之人不受他請婦曰彼乞食者日歷

百家乞求辛苦方能滿腹仁不慙慙所以不受宜可更去苦相邀屈必應爲受時彼長者聞婦勸已遂便復去至已禮足白言聖者幸願慈悲明當就宅受我微供苾芻報曰長者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長者報曰願當降意發三明至我家略受踈食勿違所請時乞食人見彼長者慙慙不已遂默然受長者見受禮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婦曰賢首乞食苾芻已受我請明日許來應可爲辦上妙飲食其婦聞已即便備辦堪冷食者今日預爲須熟食

者明日營作是時有餘乞食苾芻來至田中草室之內喚乞食者曰可來共行乞食報曰有別長者來請我食時至當赴不及相隨餘乞食者作如是語汝大福德能獲利養爲物受請時至當行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巡次至彼設供之家便入其舍見長者婦報言妙相願汝無病長壽當施我食婦人答曰聖者且去我有憂愁無容授食問曰何憂答曰請乞食者許來就舍今既不至恐其絕食是故懷憂尼便報

曰我若喚來與我食不報言與食尼曰我雖蒙食其伴如何報言亦與守寺之尼誰當與食報言亦與吐羅難陀便是念入城乞人今皆欲出新來入者即是其人尼往城門遙望而住其乞食者作如是念我既受請不爲乞食且修善品時至當行看時欲至著衣持鉢往赴城中時吐羅難陀見而便念此之來者是受請人即前問曰聖者於某甲舍受其請耶答言爾尼曰我於彼家已相讚歎報言姊妹我先令汝相讚歎耶便作是念如世尊

說若苾芻尼讚歎得食即不應食我今寧可忍饑絕食不緣此故而犯其罪即欲回還吐羅難陀見其欲去報言聖者我不知仁名字氏族云何輒爾共相讚歎時乞食者報言姊妹若先是實後便妄語若後是實前言是虛說是語已遂還本處尼極羞慙便行乞食時彼苾芻還歸草室乃至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消已遂便倚卧餘乞食者來問之曰食是他物腹豈他耶答曰我何所作報曰多貪飽食遂使不能修諸善品問誰貪飽食

答曰汝是多貪報曰我不曾食問曰有何因緣時乞食者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施主先有意受食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訶破戒者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除施主先有意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讚歎者有其二種一讚歎持戒

二讚歎多聞食有二種已如上說食者謂吞咽也除施主先有意者若施主先有心請此苾芻設今讚歎食之無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有衆多苾芻受俗家請若苾芻尼先往其舍作如是語仁等設供請何苾芻報言某甲尼曰欲行何處施主報曰欲行麤麤尼曰應與細麤彼苾芻或有證得預流果者或得一來果者或得不還果者或有證得阿羅漢果者尼曰欲得何酥報曰羊酥尼曰應與牛酥彼苾芻得四果故尼曰欲行何鹽報言鹹

鹽尼曰應與石鹽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行醋

漿應與酪漿乃至諸菜餅果悉皆勸與勝上

好者欲與非時沙糖漿尼曰應與石蜜漿欲

與栗飯尼曰應與秬米飯欲與菜羹尼曰應

與肉羹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諸苾芻知苾芻

尼見彼施主行麤食時勸讚行好讚彼苾芻

獲得勝果若苾芻知如是虛相讚歎食其食

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讚歎苾芻云持

三藏應與好食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實得諸

果實解三藏尼雖讚歎食之無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音釋

金三

十九

笈極切瞞泥耕切膊因肩切咽因喉切實尸羊切餐

他結切蘇故切逆待可切施船拖切積水諸切

石曰屏處切屏必卸切柵測華切慢莫半切

灑掃灑所賣切簞徐醉切嫌賢兼切葺七入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登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四攝頌曰

數食一宿處 受鉢不爲餘 足食別非時
觸不受妙食

展轉食學處第三十一

第四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闍鐸迦池竹林園
中時具壽大目犍連於時時中常往捺落迦
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慈愍觀察於捺落迦中
見諸有情備受刀劍斬斫其身屎糞燖煨猛

燄鑪炭燒煮等苦於傍生中見其更互相食
噉等苦於餓鬼處見爲種種飢渴所逼等苦
於諸天處見將墜墮愛別離苦於人趣中見
有種種艱辛求覓資生衣食殺罰等苦既見
是已於四衆中普皆宣告諸人當知如我所
見五趣差別苦樂之報皆悉不虛汝等應信
勿致疑惑受苦報者惡業所招謂殺盜邪淫
乃至邪見不敬三寶欺慢尊親無慈愍心不
持禁戒由斯惡行得苦異熟受樂報者善業
所感謂不殺盜乃至不邪見崇信三寶敬重

尊親具慈愍心奉持禁戒由斯善行得樂異
熟諸人聞已歎未曾有悉皆舉手高聲唱言
善哉聖者能爲我等盲冥之輩但見現在不
覩未來親於五趣觀善惡事還來相告我等
始知報應影響必不唐捐從今已去改惡修
福希生善道不墮惡趣是時四衆既自聞已
皆作是念我之男女或弟子等常爲惡業不
勤修習清淨梵行欲令棄捨諸惡業故悉皆
將至聖者大目犍連處令其聽法既聞法已
異修善行免墮惡趣證殊勝果當爾之時四

衆雲集來聽法要人衆誼囑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陀曰何故大目犍連處四衆雲集
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具壽大目犍連遊行
五趣見諸苦惱於四衆中具說其事由此諸
人爲聽法故皆來集會爾時世尊告阿難陀
非一切時處常有_{登四}大目犍連如是之輩頗亦
難得是故我今勅諸苾芻於寺門屋下畫生
死輪時諸苾芻不知畫法世尊告曰應隨大
小圓作輪形處中安轂次安五輻表五趣之
相當轂之下畫捺洛迦於其二邊畫傍生餓

鬼次於其上可畫人天於人趣中應作四洲
東毗提訶南瞻部洲西瞿陀尼北拘盧洲於
其穀處作圓白色中畫佛像於佛像前應畫
三種形初作鵠形表多貪染次作蛇形表多
瞋恚後作豬形表多愚癡於其輞處應作漑
灌輪像多安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
於罐中出頭死者於罐中出足於五趣處各
像其形周圓復畫十二緣生生滅之相所謂
無明緣行乃至老死無明支應作羅刹像行
支應作瓦輪像識支應作獼猴像名色支應

作乘船人像六處支應作六根像觸支應作
男女相摩觸像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像愛
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應作丈夫持瓶
取水像有支應作大梵天像生支應作女人
誕孕像老支應作男女衰老像病支應作男
女帶病像死支應作與死人像憂應作男女
憂感像悲應作男女啼哭像苦應作男女受
苦之像惱應作男子挽難調駝像於其輪
上應作無常大鬼髻髮張口長舒兩臂抱生
死輪於鬼頭兩畔書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次於無常鬼上應作白圓壇以表涅槃圓淨
之像如佛所教於門屋下應作生死輪者時
諸苾芻奉教而作諸有敬信婆羅門居士等
見畫輪像問言聖者此之畫輪欲表何事苾
芻答曰我亦不知何所表示諸人報曰若不
解者何因圖畫時諸苾芻默無所對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應差苾芻於門屋下

坐為來往諸人婆羅門等指示生死輪轉因
緣如佛所教令指示者時諸苾芻遂不簡擇
令無識解者開導其事不生物信更招譏醜
佛言今知解者指示諸人時王舍城有一長
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顏容端正人所樂見
告其妻曰賢首我今有子多有費用宜入大
海經求珍貨妻告言善長者即便持諸雜物
入大海中因風破舶往而不返其母辛苦或
假宗親或以自力長養小兒以孤貧養育名
曰貧生時貧生童子既漸長大付師受業遂

與同學往竹林園至寺門下見畫五趣生死之輪問言聖者此名何物苾芻報曰此是五趣生死之輪白言聖者爲我宣說苾芻告曰汝當善聽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趣別又問聖者此捺洛迦有情曾作何業受斯斬斫碎身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惡業道以極重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傍生趣曾作何業受斯負重相食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造作十惡業道以輕微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

聖者此餓鬼趣曾作何業受斯飢渴燒然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慳惜已物不肯惠施見他施時便爲遮止於三寶處父母親族無分布心數習不已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之天趣曾作何業受勝妙樂苾芻報曰賢首此由以殷重心修十善業敬信三寶受持禁戒由彼業力今得生天受勝妙樂又問聖者此之人趣曾作何業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善業道以輕微心而數修習由彼業力今得人身

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童子白言聖者下三惡趣我所不欲生人天中情有欲尚聖者我作何業生彼天中答曰汝若能於佛正教中善說法律而出家者於現世中策勤修習斷諸煩惱盡苦邊際若不獲果有餘煩惱而命終者當生天上聖者若出家者當作何業答曰乃至命終無虧梵行曰我不能作更有何業得生天上若受八支及五學處爲近住近事曰此作何事答曰若一日夜或至盡形不殺盜淫不妄語等曰此亦不能更作

何業當得生天答曰若以飲食供佛及僧由此福因當生天上聖者可用幾物得爲飲食供佛及僧答曰可用五百金錢聖者此事可辦即從座起禮足而去還家白母曰我於向者詣竹林園於寺門下見有彩畫五趣生死之輪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及以人天下三惡趣我所不欲上之二趣心有愛樂母今欲得生人天不毋曰欲得若如是者當可與我五百金錢奉佛及僧一中供養當得生天毋曰汝少失父孤惻養育或以自力或假宗親

今始成人付師受業束脩之直尚自不充五百金錢卒何能得白言若貧無者我當傭力求覓金錢母曰汝今少年氣力微劣何能客作求覓珍財答言我當勗力望及餘人母見殷勤即放令去往市店所求自傭賃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覓作人曾不見問乃至日暮行立行中諸人散尽遂便還舍母問曰得傭力處不答言曾無見問母曰豈有作人如汝束帶凡作人者頭蒙塵土著破弊衣在作行中他人見問既至明朝如母所說著麤衣服

住作行中時有長者欲造宅舍來至行中覓傭力者將餘人去不問貧生于時貧生報長者曰我亦客作何不相顧長者曰汝容貌柔輒豈能執作答曰傭力之人豈先與價長者曰日暮方酬貧生曰我且爲作至日晡時若卷四稱作功當酬價直若不愜意物不須與長者六將歸令其作務諸餘作者並不齊心唯此貧生盡力爲作諸人報曰觀汝形勢未解客作但可度日何苦自身貧生報曰兄等知不我由惡業生在貧家今更欺人當生何道諸人

報曰汝今未解且事勤勞不久之間嬾劇於我時彼貧生善能談說爲諸作者巧說當機諸人樂聞執作隨走欲聽其話不暇徐行貧生引之乃至終日一日之作比餘兩倍長者至暮自來檢察覩其所作倍勝於常問當作人曰汝於今日加作人耶報言不加若爾何故兩倍於前其當作人以事具告長者聞已極生歡喜遂與貧人兩倍之價貧人問曰兩日之價豈併相酬長者曰我心媿汝故倍酬直貧人曰若稱意者乃至宅成常容我作所

有價直且未須還作了之辰一時當付長者曰善哉遂常令執作至宅畢功長者算錢欲酬作直唯得四百五十未滿所期貧人見已遂便啼泣長者曰何故啼泣豈我於汝相欺負耶答曰長者大人無容欺負然我本心求錢五百於佛及僧擬申供養錢既未足更復苦身爲此因緣我悲啼耳長者曰若緣福事我願助成貧人報曰長者添滿自成福業乖我本願不得生天長者曰汝以信心奉佛衆不報言如是若爾汝可往問世尊如佛所說

汝當奉行時彼貧人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在
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爲供佛僧衆自賃已
身求五百金錢在某長者家多時客作及至
作了五百不充長者見欠爲我添滿爲當取
耶爲不取耶佛言童子應可取之白佛言世
尊他物相助恐不生天佛言童子汝初發心
當生天處何況捨施而不生耶奉佛教已歡
喜而去至長者處取五百金錢還詣母所白
言慈母此是五百金錢幸願營辦供佛及僧
母曰汝豈不知家道先貧觸途闕乏食手器

具座褥皆無欲請佛僧若爲能濟汝今可去
白傭力處長者令知彼舍寬容或能爲作貧
人聞告詣長者處白言今我家貧觸途匱乏
食手器具座席並無欲請佛僧事不能濟敢
欲憑告就此宅中爲辦所須請佛僧食是事
得不長者便念我造新宅得供佛僧斯成善
事告曰汝可留物往請佛僧來就宅中爲受
供養時彼貧生留物而去遂於明日往詣佛
所禮佛足已長跪合掌白言世尊唯願明日
就某宅中哀受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見

佛受已禮足而去報長者知時彼長者即爲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於晨朝時敷設座褥安大水器布列香華令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諸聖衆詣長者家是時六衆^{生四}必芻問授事人曰今日誰家請佛僧衆報言某長者子六衆議曰彼客作人有何飲食我今宜往餘相識處求覓小食至彼舍已彼言聖者可食小食即皆飽食方詣請處爾時世尊并諸大衆至長者家各洗足已就座而坐是時貧生便以清淨

上妙飲食手自供給悉令飽滿見六衆必芻不能美食便詣佛所白言世尊我見衆中有諸聖者不能美食將非由此障我生天佛言賢者但施座褥定得生天何況佛僧爲受飲食是時貧人見佛僧衆飯食既訖收鉢器已便持小席在佛前坐聽說妙法佛爲宣說示教利喜從座而去當爾之時有五百商人從大海來過王舍城初至之日遇大節會所將珍貨無人交易共相議曰旣無交易事欲如何飲食所須無求覓處中有一人曾近必芻

諸知法式告諸人曰宜可散問今朝何處供
佛及僧其家必有餘殘飲食我等往彼而求
覓之訪知某甲長者之宅已供佛僧我等往
彼當以價直而求贖之即便至舍白言長者
佛僧食訖必有餘殘求贖多少長者報言非
是我食是此少年所設飲食商人就彼同前
求覓貧人報曰我不須錢直爾相惠時彼商
人悉皆恣食既飽滿已咸並稱歎白長者曰
仁於今日獲大善利於已舍內供佛及僧我
等商人亦蒙飽足長者報曰此非我食是此

少年所設供養問曰今此少年是誰之子報
云是某甲長者子商主報曰此即是我知識
之子便以大氎敷之于地并安珍寶普相告
曰諸君當知我聞衆縷成衣滴水盈器仁有
施者宜安此處須臾之間便成寶聚商主報
曰當受此物貧生曰我但施食無求物心商
主曰斯非食價比中一寶能成百供非關食
直以慶喜心共相贈遺報言我今設食求覓
生天仁雖見惠我不敢取勿緣此故障我生
天商主曰汝信佛不答言我信若信佛者可

往問佛隨佛所教當奉行之時長者子往詣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設供尚有餘食與五百商人皆令飽滿時彼歡喜以衆多珍寶見惠於我爲受此物爲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緣此寶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華報果報在後時長者子禮佛而去爲受珍寶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首望長者遇疾身亡更無子息衆人議曰長者身死首望交無欲覓於誰共相領攝宜應共覓大福德人立爲首望諸人議曰如何得如是大福德中有智

者告諸人曰應以衆多種子置一瓊中令彼諸人以手採取若得一色種子者當立其人以爲首望即便如議以雜種子置一瓊中衆人各探咸得雜種獨此貧生得純色種子衆人雖見而僉議曰我等豈可立客作人以爲首望便令三取皆得純色諸人既見共生希有云是天神之所加護我等今者宜可同心請爲尊首是時郭邑共拜貧生以爲首望時設供長者見是事已即以衆寶瓔珞嚴飾其女而聘與之時貧生善業力故宅中珍寶忽

然自生衆人因此號曰善生時善生長者作如是念今我宅中所受果報皆是世尊威神之力我今宜可請佛及僧來至宅中受我供養是時善生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旣聞法已即起長跪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與諸苾芻明當就宅爲受微供爾時世尊默然爲受善生長者見佛受已即禮佛足從座而去時善生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廣說如前手自持食奉佛僧衆見收鉢已爲欲

聽法便持小席在佛前坐爾時世尊知彼長者意樂根性隨機說法令彼長者心得開悟即於座上夫婦二人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旣見諦已白佛言世尊我等由佛得解脫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諸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今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苦際得涅槃樂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所有身見悉皆除滅獲得初果我今歸依佛

卷四

十一

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始從今日乃至命終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說是語已俱禮佛足歡喜奉行爾時世尊爲彼夫婦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得勝果已從座而去至住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彼善生長者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爲客作人復作何業於其宅中珍寶自出世尊告曰今此善生先所作業緣合成熟果報不失凡諸有情先身所作善惡之業非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然於自身蘊界

處中業果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之因緣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春陽之月衆華徧開茂林清池皆可愛樂異色諸鳥發和雅音所謂舍利鸚鵡百舌之類時彼長者將諸男女詣華林中共爲遊觀爾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於世於貧婁類常懷哀愍住下房舍及以麤食譬如麟角獨現世

間時此獨覺爲愍物故人間遊行至斯聚落
於日初分著衣持鉢欲行乞食復自思念我
今何故爲難滿身辛苦入村多處求食宜住
園內若有節會人來隨彼所施用自充足是
時獨覺即往園中長者遙見身心湛寂容儀
全四
庠序彌加信敬起渴仰心便就禮足白言聖
者仁爲求食我爲求福宜住園中受我供養
時彼獨覺默然許之長者於日中奉施飲
食後時長者有事須詣餘村告其婦曰賢首
我今有事須往某村汝於聖者如常供養勿

令有闕告已便去時長者婦晨朝早起備辦
飲食其子問曰母今辛苦每日爲誰母曰爲
上福田聞已怒曰彼不傭力而受他食母便
訶叱汝莫作此口業重罪長者後還問其妻
曰聖者飲食無關之不婦報之曰所供飲食
無關時須然我童兒於聖者處作口業罪具
陳子語長者便念小兒無識自害其軀當墮
惡趣即携童兒詣尊者處時彼獨覺遙見長
者與子俱來便作是念長者比來獨行而至
何故今日與伴俱來觀知事已不用口言以

身說法爲愍彼故踊身空界猶若鵝王現大神通作十八變上騰紅燄下流清水卷舒自在今生深信凡夫之人見神通時速能發悟如摧大樹頓首歸依遙禮尊足白言尊者慈悲淨意唯願哀愍速爲下來受我微誠略申
生四
供養時彼聖者爲哀愍故縱身而下長者即以隨時香華慇懃供養父子悉皆頂禮尊足而發願言此大福田是應供養而反爲惡罵出傭力言願於當來勿受苦報所有勤誠供養功德願於來世生大富家并得如是殊勝

之果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汝等必勿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子者即今善生長者是由於獨覺所發瞋怒心作傭力語遂於五百生中常爲客作至今傭力惡業方盡復由志誠供養功德生大富家由昔願言并得如是殊勝果報今於我所得見真諦又願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者我勝獨覺百千億倍供養於我無厭背心是故汝等必勿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等必勿應

離純黑及以雜業當修純白業得純白報如是應學此是緣起尚未制戒爾時世尊出王舍城詣廣嚴城住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長者名曰勇利聞佛來至在高閣堂中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令歡悅已默然而住時勇利長者即從座起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唯願哀愍佛及衆僧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世尊爾時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既至宅已告家人曰我已請佛及僧明當就食然佛僧衆疲

於道路汝等多辦上妙飲食時彼家人依言備辦長者於晨朝時敷設座褥安大水器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六衆苾芻前至此城往門徒舍彼見致敬報言聖者當食小食答曰我受他請又復白言可食少許菴沒羅餅答言好遂即飽食時有乞食苾芻從門前過長者出見亦喚食餅苾芻報曰我一坐食不應二處長者曰若如是者隨意將去就彼俱食即以小鉢受取赴彼請家爾時世尊不去赴請苾芻皆往有五因緣佛遣取食云

何爲五一爲自宴默二爲諸天說法三爲觀
病者四爲觀卧具五爲弟子制其學處此中
所爲欲制學處住在堂中令人取食時勇利
長者觀衆坐定手自奉獻種種清淨上妙飲
食悉令飽滿時彼長者行食之時見乞食者
於小鉢中所持之餅行食將了在乞食者前
立乞食苾芻作如是念今此長者獨觀於我
欲有言說乃至此未發言我當先語報言長
者何但我獨食此菴沒羅餅彼六衆苾芻亦
皆食訖長者答言聖者是何言歟乞食者曰

非我獨食菴沒羅餅彼之六衆亦皆食訖長
者聞已忿怒作色告言聖者豈我宅內無斯
餅耶告家人曰汝可行此菴沒羅餅彼即行
餅時取食苾芻受得食已往詣佛所頂禮佛
足在一面立世尊常法與取食人共相言問
今日衆僧飲食飽不白言世尊上妙飲食悉
皆飽滿然彼勇利長者有忿僧衆佛言何意
時彼苾芻以事具白佛言勇利長者出忿恨
言是應道理爾時世尊飯食訖收衣鉢澡漱
已出外洗足旋入房中宴默而坐於晡後時

全四

十五

便從定起詣常集處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
六衆曰汝等實作展轉食耶六衆白言實爾
大德世尊種種訶責汝非威儀非隨順行非
清淨法所不應爲云何汝等作展轉食旣訶
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
如是說若復苾芻展轉食者波逸底迦如是
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佛在廣嚴城高閣
堂中時有苾芻身嬰疾苦有解醫者來入寺
中苾芻見已報言賢首宜觀我病爲處藥方
醫言聖者可食小食報言賢首世尊不許醫

言此即是藥非餘能療苾芻答曰世尊制戒
不許我食醫曰世尊大悲爲有病緣必應聽
食時諸苾芻聞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除病
因緣又有苾芻爲營僧務或爲宰覩波事身
體飢虛遂便偃卧癆修善品時有淨信婆羅
門居士等來入寺中見其偃卧作如是語聖
者世尊教法一向勤修何故今時偃卧而坐
答言賢首我極虛羸報言應食小食答曰佛
制不許諸苾芻白佛佛言除作因緣爾時世
尊從廣嚴城往給孤獨園時有苾芻疲於道

路身體羸損共相謂曰我身疲倦若佛世尊聽許我等食小食者雖涉長途身不勞倦以事白佛佛言除道行時爾時世尊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自立要期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於此

卷四

十六

寺內不見一人長者曰彼何處去答曰有別長者請佛僧衆就舍而食長者曰彼食苾芻隨喚取一使人去喚見彼苾芻悉皆食訖從舍而出白言聖者某甲長者家中設食唯願慈悲無違所請苾芻曰我已食訖還報長者苾芻食訖長者曰汝更疾去白言聖者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甌施使者復去報苾芻曰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甌施苾芻曰我已足食隨甌大小無宜更去使報長者苾芻足食更不肯來隨衣大小無宜重食時彼長

者爲待苾芻日時已過遂便一日絕食時彼
隣人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此諸沙門釋
子他施衣時亦不肯食違彼長者信敬之心
由不受請令他絕食諸苾芻聞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世尊告曰注四除施衣時爾時世尊讚歎
少欲持戒敬戒者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前
是創制此是隨開廣說如前我今爲諸苾芻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展轉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
者病時作時道行時施衣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也餘義如上展轉食
者謂數數食除餘時者謂除其時此中時者
謂是病時病時者若苾芻於一坐時不能飽
足作時者若於罕覩波所有營作及衆僧事
業或時掃灑大如席許或復塗拭如牛卧處
道行時者若行半驛回還或直行一驛施衣
時者謂如拭巾裙量縵條量等此皆無犯結
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施衣之時請有
多種謂有衣施或無衣施等有十六番若苾
芻前請有食有衣後請有食有衣兩請俱受

二處皆食並悉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
無衣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
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若苾芻
前請有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
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
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餘人
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初番餘
句成應准此若苾芻前
請無衣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
衣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無衣
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

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
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
得墮罪此是第
二四番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
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
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有衣有
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
請有衣有衣直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
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
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
三四番若苾芻前請無
衣無衣直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

此是
第四
番

此是
第四
番

一切有部毗奈耶

捺

切聲也。轍，古輶切。輻，方六切。輿，六切。漑，居代切。注也。

灌古玩切
澆也
金瓶屬
馬毛
駝
駝音託
駝獸名
惇渠

弟也切無兄 𡵓力竹切 傭餘封切 賴力賴切 𡵓魯旱切

劇竭戕賣登切求位切瓦胡江切長十元宴郡羽切

切甚也。匱乏也。工頸覺也。窶貧而無。

第八二册

773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登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第三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於邊方大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殷重為諸

登王

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於此停
住者施以飲食爾時世尊於室羅伐城現大
神變時諸外道皆被驅逐人天咸悉深心歡
喜敬仰世尊然外道輩奔趣邊方有六十露
形外道至斯聚落詣長者所作如是語仁獲

法利仁獲法利長者問曰仁等是何今來至
此答曰我是出家人長者告曰善來我為四
方沙門婆羅門等造此住處仁可於斯隨意
停息所須飲食我自供承時諸外道即於此
住受長者供給時室羅伐城有淨信居士將
諸賄貨至此聚落亦於長者店鋪停止便與
長者情敷布素時彼長者手自授與露形外
道餅果飲食長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暫來
共我供養勝上福田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此
言殷重多是佛之弟子我今宜往頂禮其足

既至彼已見是無慙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對面非毀遂默然而住時彼外道食了而去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豈不善乎居士答曰種實精好而田下惡鹹鹵磽确終無所收露形無慙常懷惡見長者報曰除斯之外有勝田耶居士曰有謂如來大師聲聞弟子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四事而爲供給時彼居士聞此語已默記于懷舊貨既盡更收新物即便還至室羅伐城到市店中安置貨已往逝多林禮苾芻僧足然六衆常法多於門首經

行時鄔波難陀在門外立遙見居士從遠而來遂便迎接告言善來居士猶如初月久而方現比於何處興易經求居士答曰敬禮阿遮利耶我比在某聚落彼有長者造一住處招携四方諸沙門等并好飲食常爲供養於佛弟子情懷渴仰鄔波難陀聞已便念若更有餘黑鉢之類聞此語者當在我前至彼住處我今宜可責彼居士勿使語人告曰居士汝常謂我不習禪思不勤讀誦恒念衣食以自活耶居士便念世間多貪不知厭足鄔波

難陀是當一數此聞我告尚起譏嫌況復諸
餘大德之類聞我此說重責何疑於是默然
不復陳告時鄒波難陀見長者去往語六衆
苾芻曰具壽我等何能久受辛苦於此住居
諸人告曰大德頗有好消息耶答言具壽亦
有多少鄒陀夷曰消息如何鄒波難陀曰於
某聚落有一長者以信施心造一住處并以
飲食供養四方沙門婆羅門無礙受用宜可
共行受其供養諸人問曰豈可六人悉皆往
彼報言並去理亦何傷即六人俱行詣彼聚

落時露形外道共相謂曰我等宜應暫出觀
化必有好處移就彼方便留一人令其看守
餘皆悉去是時六衆漸次遊行到彼聚落至
長者家既相見已告長者曰願無病長壽長
者問曰仁等是何答曰是佛世尊聲聞弟子
卷五
長者告曰善來聖者我比翹心願見佛衆仁
今得至深稱本懷我有宿心造一住處并設
飲食意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作停止處仁
今可住六衆報曰彼處頗有牀座卧褥被枕
以不答曰先無六衆曰彼若無者豈地上坐

耶長者即送諸牀座并以褥席是時六人往彼舍中時一外道見而告曰汝沙門釋子何故輒來此舍非是汝等住處報言外道非汝住處是何言歟汝若默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見治罰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唯單已誰能共彼以相禦敵勿令見辱宜當走避六人日日恒於長者家食後時長者有緣須往餘處白六衆曰我有少緣詣某聚落仁當如舊於我舍中受其供養至我迴還長者即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養聖者至我迴還勿令

闕乏長者便去六衆如常受食時鄔陀夷報鄔波難陀曰誰能默然無語於長時中依他軌範宜當顯露作自威儀鄔波難陀曰斯亦喜哉時諸女人來授飲食鄔陀夷告難陀鄔波難陀曰汝等觀此美女眼耳口鼻香髀手足悉皆端正真堪受用女人聞已各並羞慙潛居室內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長者事了迴還至家問家人曰汝等自我去來供養福田無虧乏不家人報曰何用如是惡福田耶長者問曰何出癡言女人答曰比見癡狂調弄

舞樂之流出麤鄙言無如仁家福田所出之
語長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調弄倡
伎所未曾說我等聞已慙恥疚懷長者便念
凡是女人樂觀男子露形之類遂彼染心由
此因緣情生愛樂沙門釋子軌式端嚴衣服
覆形女人不樂即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樂
見沙門覆體情不欲觀其妻報曰若不信者
當令自驗長者便念我試自觀察其虛實數
日停住告六衆曰聖者我尚有事暫須出行
仁等如常可受供給即於密室潛形窺覘六

卷五

衆時至就其食處長者之妻躬自授食六衆
同前出言調戲可觀此女面首端正眉目纖
長形儀合度實堪愛念長者聞已作如是念
如婦女言非福田也我今不應頓絕供給宜
設方便令其自去及至明日減其一餅聞陀
告難陀鄔波難陀今朝餅果何意踈薄難陀
曰具壽我於日日持其殘餅布施貧兒從今
已去不復當與至第二日更除一餅阿說迦
曰具壽今朝餅果全見空踈鄔波難陀曰我
比食竟鉢有餘餅從今已去無復遺餘如是

漸減乃至但有赤餅醋漿以充其食補捺伐
素曰具壽飲食既盡我等可行鄔陀夷曰具
壽既絕望心今應行矣未去之頃時語彼防
守外道曰我等好食斷絕事由於汝汝可出
去彼便出外遊行逢見諸餘先出外道問曰
登五仁等比來四出求覓頗得多少好門徒不諸
五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出行答曰彼驅出我
問是何人曰是沙門釋子問曰現有幾人答
曰唯有六人外道議曰我等六十豈可不能
禁六人耶打令熟手驅之令出時彼上座告

諸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若發聲道作
事時汝等諸人十人捉一好打令熟曳出村
隅作此平章共入村內上座告曰我等先當
見彼長者既至彼已問其安不尋便問曰長
者仁之住處本爲於誰答曰我造住處無准
的心在中住者供給飲食外道曰長者中平
意無偏黨即俱至常住處問言汝沙門釋子
此非住處宜應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與
汝毒手鄔波難陀聞而告曰拔髮外道出無
義言沙門釋子此非住處若非我者豈屬汝

耶時彼露形怒而告曰汝等作事時諸外道
十人捉一即便打搭難陀告曰具壽各各自
當護其眼耳無令損瞎爲同梵行者所嗤告
外道曰行者可打肩膊及以臂膊時諸外道
打棒疲勞手足皆困遂便停歇闍陀告曰諸
具壽次我作事時彼六人俱有大力展右手
時撲五外道次舒左手復倒五人或以錫杖
或以手足拳打脚蹴恣意熟椎鄔陀夷曰諸
具壽當護本罪莫使命斷勿令我等得波羅
市迦旣熟打已悉皆推出諸婆羅門等見已

相告汝觀釋子共外道鬪必定天神當下大
雨是時六衆驅外道已阿說迦曰諸具壽我
今戰勝不辱僧徒宜可俱行詣室羅伐爾時
南方有一外道論師名鄔陀夷是盧迦曳多
說無後出爲求論議來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詣
卷五尊者了教憍陳如處作如是語六苾芻我曾師
邊受少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尊者憍
陳如報言婆羅門諸樂論議者汝可共論此
之言談非我所愛時婆羅門徧皆至彼諸大
德所尊者馬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

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者妙臂等既至其所求申論議皆如尊者憍陳如不共言論次至具壽舍利子所作如是語苾芻我前曾習少多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舍利子聞其語已作如是念試觀此人有善根不即便觀見有少善根雖有善根緣在誰處即觀此人與我相屬復更思念更有如斯有情之類因觀論議能受化不觀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時當集知至第七日皆來集會即於是日少立論宗尚留餘義於六日中悉皆

如是至第七日四遠咸聞南方論師是無後世外道來至於此與舍利子共相擊論竟無勝負時有百千萬億有情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咸來集會時舍利子知眾既集觀時復至即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無言時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願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時舍利子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教其法式彼便專心自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

卷五

七

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大衆咸生希有作如是言諸人當知此大論師人無敵者今舍利子以無礙辯令其降伏與受學處證阿羅漢果諸來大衆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暖頂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果時諸

大衆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心或發無上大菩提心皆於三寶深生敬信時舍利子於日初分推彼外道於食後時六衆苾芻從彼聚落來至給園時諸苾芻既相見已告言善來具壽比者隔閼從何處來報言從某處大聚落來諸人告曰仁等薄福不覩大事近舍利子降伏南方論師外道令其捨俗得阿羅漢巨億徒衆獲果發心爾時六衆聞是語已報言諸具壽此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法將助佛轉法輪伏一外道何足可稱

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時尚有大師共相救濟
未為奇特我等所作實成希有以我六人降
六十外道苾芻問曰以何明術難陀報曰純
用棒術又問曰說何法義答曰以身說法問
曰為當並死為命存耶答曰當時命在至於
今日死活寧知時諸苾芻具問知已各生嫌
賤云何苾芻作極惡事理應羞恥而更因斯
反生驕逸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
時世尊集諸苾芻問六眾曰汝等實作如是不
端嚴事損我法耶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

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若更
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
已時彼信心居士還持商貨到前聚落至舊
長者店上安置長者猶尚供養露形還令使
來喚彼居士共為隨喜與福田食居士聞已
便作是念我試往觀多是世尊聲聞弟子於
彼見已仍是外道露形無有羞恥居士不能
對面有所言說默爾而住露形食已從座而
去時彼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廣說如前

勝上田者謂是世尊聲聞弟子長者聞已作如是語知識莫道彼字我不願聞何況欲見問曰彼已來耶答曰已來又問是何人答言六衆居士曰彼至於此作何事耶長者具報其事居士曰汝往大海收假瑠璃長者曰豈復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長者曰彼字何等答曰謂舍利子大目犍連等仁若見者必起殊勝信敬之心獲希有事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供養居士便念我若還彼當白世尊持彼居士交易既了更取餘貨還室羅伐城

安貨物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彼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來者施其飲食於佛弟子情懷欽慕善哉世尊爲愍彼故令苾芻往遂彼信心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居士知佛許已禮辭而去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誰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有宿緣耶即便觀知唯舍利子於彼有緣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聚落度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時舍利子從佛聞已即奉佛教將五百苾

芻以爲圍遶詣彼聚落旣至彼已便於長者
施食之處而爲停息長者聞有尊者舍利子
將五百徒衆來至住處即便往詣舍利子所
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子爲彼長者宣
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即從
座起整衣左肩合掌稽首白言大德并諸大
衆明就我家哀受微供時舍利子默然受之
長者見舍利子默然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
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至天明已敷設座席
安大水瓶即命使者往白舍利子及諸大衆

飲食已辦幸願知時時舍利子於日初分著
衣持鉢并諸大衆詣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
長者見衆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飽滿時舍利
子知衆食已澡漱復訖便收鉢器是時長者
自持小席於上座前合掌而坐白舍利子曰
大德當爲說法時舍利子報長者曰若樂聞
法者可於廣博顯敞之處多敷座席擊鼓唱
令普告諸人仁等若樂聞妙法者明當總集
聽大德舍利子宣揚法義作如是語教長者
已爲彼長者隨時咒願說伽陀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如是等頌教以福利資及存亡普爲有情離
障解脫爲咒願已從座而去然此長者於大
聚落中最爲稱首如尊者教遂於空地多數
座席擊鼓宣令咸皆告知明日尊者法將舍
利子爲說妙法若仁等樂聞咸皆普集當希
見諦不於生死久沒輪迴時尊者舍利子至
明日已於小食時與諸僧衆就法場處昇座
而坐無量百千大衆雲集諸有情輩皆生喜

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令樂聽法時舍
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機說
法遂令彼長者并諸眷屬及百千有情得四
善根獲四勝果於三菩提隨緣發趣於三寶
處敬信彌隆時舍利子久爲說法背發風勞
住五
復爲佛先制戒時過不食時彼長者請舍利
子及大衆曰願於我舍留神久住當以四事
共相供給時舍利子報長者曰以汝爲緣佛
爲苾芻當制學處我今欲去爾時舍利子身
帶風疾斷食飢虛將諸大衆詣室羅伐既至

彼已時諸苾芻問舍利子弟子曰善來具壽
行李安不報言有安不安彼問何故答曰我
鄔波馱耶廣爲濟度斯成安樂然說法時久
背纏風疾一日不食遂涉長途此不安樂時
諸苾芻聞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
應畜偃帶以自安息又施食處應除病緣爾
時世尊讚持戒者如前廣說告諸苾芻前是
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病
因緣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於外道住
處者謂彼施主以其住處先與外道此處應
受一食除病因緣者若有病緣過食無犯若
無疾者過食得墮罪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於別住處已受一食若更經
宿得惡作罪若受食者便得墮罪若於此宿
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無犯若於餘處宿
此處食宿時無過食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
食暫來此者無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
施主見留或是親族造此住處過食無犯又

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北方
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止六衆聞之共
相告曰難陀登五鄔波難陀我聞北方有大商主

來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暫往就彼相看必
有容者少多勸化難陀報曰此亦善哉即便
俱往自相告曰彼諸商人若喚我等食者應
可報云我有飲食且得充濟若施衣者是要
所須既到彼已問言商主自遠而至不疲勞

耶答言聖者勞此相問六衆曰必有容者暫
可聽法時彼商主恭敬合掌即便聽法既聞
法已商人請曰聖者可於此食答言賢首我
自充濟不勞辛苦便於他日更復相看爲其
說法商主慇懃請其受食復還報曰我不須
食後於異時商人議曰此處乏草當向某村
逐草放牧即將牛馬往詣彼方是時六衆明
日還去就彼商人欲爲說法既至彼已不見
商主懷憂而住時有人來問言大德何故憂
愁鄔波難陀曰此有商主是我相識資貨豐

瞻不見告辭捨我而去報言聖者彼非全去
爲此乏草暫往某村逐草放牧兼賣貨物不
久還來鄔波難陀曰願汝無病長壽作是語
已即往彼村遙見商人說伽陀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經五

十三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爲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指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商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致恨苦
見譏誚六衆曰賢首已與仁等略申情義廢

我善品頻爲說法何不言別遂即私來答言
聖者非我長來隨草故爾如其歸日還至室
羅伐城相與告別闍陀曰賢首更可暫來聽
我說法時彼諸人即共敬禮各取卑座坐而
聽法爲說法已商主曰聖者可於此食答曰
不須時彼商主告諸人曰仁等數請受食皆
言不須豈非聖者乏少衣服仁等宜應隨已
所有以衣奉施諸人報曰斯亦善哉遂使人
人各以一張上好毛綖持用奉施闍陀便與
咒願此之施物福利無邊鄔陀夷旣得物已

告言賢首汝比頻頻請我受食今可將來是
何供養時彼商人即持餅果羅列目前鄔陀
夷便舒大鉢報言賢首可著此中商主意念
此鉢絕大若與滿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即
盛以滿鉢奉鄔陀夷時馬勝苾芻復更舒鉢
遂與滿鉢乃至六人悉皆舒鉢商人俛仰咸
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乃至釜中飲食
亦用相供時諸商人告苾芻曰聖者我所現
作多少路糧並皆罄盡時諸商人報苾芻曰
我欲令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覓路糧仁當看

買迴還之日幸給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賊盜
難陀報曰當為汝看時彼商人遣人隨去既
至寺已馬勝報曰賢者可為我作如是事業
隨言為作尋復告言為作此事如是展轉至
日將暮告言男子汝可歸還時彼使人出城
而去途經險處為賊所劫既入營中諸人問
曰路糧何似報言幾將失命寧有路糧問曰
豈不聖者與汝援人答曰准理即是彼令賊
劫問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務憑看
市易總不言及至日將暮方遣出城由此夜

行遂遭賊劫時諸商人聞是語已成共譏嫌此諸釋子失沙門行云何委寄反被相欺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女眇其右目後漸長大同年女伴皆並娉人唯此一女眇目無相其年雖大人無娶者於此城內復有居士於同望族娶女爲妻未經多時妻遂身死更娶第二亦復身亡如是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喚爲妨婦即因此事以立其名時妨婦長者更欲娶

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語我今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婦欲娶爲妻彼便告曰我於已命豈不憊惜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躬自營勞檢校家事後於異時有舊知識來至其家見其作務告曰仁何所爲答曰

卷五

十五

我營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今自知家務曰已娶七婦皆悉身亡無第二人可知家業友人報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娉向汝家命其早死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婦長者具以事答

雖求寡婦亦不肯來知友曰某家有女眇其
右目何不見求答曰彼亦不與知友曰試往
求之或容相許是時長者便詣彼家至已問
家長曰比得安不彼問何意得來答曰欲求
娶仁女問曰何女答曰眇右目者父曰隨意
爲婚問曰欲取何日父曰某日吉辰可得成
禮既見許已歡喜而去還至家中待其吉日
時彼知友既勸喻已作如是念我今知友覓
眇目女共爲婚媾是所不應彼有惡相勿令
至舍妨我知識時彼知友作是念已詣長者

所問曰得眇目女不答言求得是時知友說
伽陀曰

波羅舍修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爲妻 此亦能虧天帝釋
兩惡相逢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說是語已報長者曰女眇右目是妨不疑仁
若娶者恐遭夭喪宜可棄之我有一妹比者
孀居若相應者共爲偶匹長者曰已有言交
不可即棄宜設方便勿失彼情知識曰善時

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即爲營辦種種會設六衆苾芻共彼長者先是相識六衆便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見其營造奇妙餅食難陀問曰姊妹作何節會其母報曰聖者仁外甥女欲甥他宗將至吉辰爲斯營辦難陀答曰姊妹我於今日得嘗少多不登五母曰聖者此是仁物豈待他授難陀報曰餘時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珍羞且與多少時彼婦女稟性寬恕遂將餅食盡授六人既受得已即爲咒願無病長壽從舍而出時彼長者

來見餅無問言何故婦曰有福田來我皆持施仁今可往報彼夫家更待他辰別爲營辦長者報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後設宗親婦曰彼既妨妻誰當與女令待餘日一時總費長者既受婦勸便向夫家報言賢首我家營辦所擬宗親六衆福田並皆持去現未能辦可待後時其人報曰已卜吉辰不能移轉若依舊日我娶爲妻若更在後必當見棄長者還家以言告婦婦曰彼多妨妻誰卒與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婦即漸辦餅食

遂過先期夫家聞已遂娶知友之妹孀居寡婦以爲妻室其婦餅食既辦更令長者往命成婚報夫家曰我餅食皆辦可爲親禮彼人答曰前期既過我不須女長者發怒引至官司斷官准理長者不如還報其婦婦便大哭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緣六衆棄不成婚隣伍聞之共生嫌賤六衆必芻失沙門法壞清淨衆今成婚女爲夫所棄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集衆問彼六人訶責同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往俗家中有淨信婆羅門居士懇懃請與餅麩食苾芻須者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既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應共分食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過二已去名曰衆多俗家謂白衣家婆羅門等往者謂到其所淨信者謂信三寶深心歸敬懃懃者謂心至極請者謂發言延請麩餅者謂所施食須者謂情樂也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謂受摩竭陀國二升米飯中者謂受一升半

米飯小者謂受一升米飯應兩三鉢受者指其限齊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若有苾芻應共分食者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過受得波逸底迦者釋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三大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若吞噉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中鉢受他食時同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小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鉢一大鉢受他食時得罪輕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芻乃

至取他食時過四升半米飯分量已上皆得波逸底迦者取一大鉢一中鉢一小鉢或惟二大或二中一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或三中或三小等此皆無犯又若施主任取多少者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卷五

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登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足食學處第三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告諸苾芻曰我為一坐食時常得少欲無病

卷六

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由一坐食故亦得少欲無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如佛所說一坐食時有如是功德時諸苾芻皆一坐食然正食時見阿遮利耶耶波馱耶及餘耆宿來至其處

即便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顏色痿黃身體羸瘦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我一坐食乃至得安樂住教諸苾芻亦一坐食得安樂住何故諸苾芻顏色痿黃身體羸瘦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一坐食得安樂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得安樂住時諸苾芻如佛所教為一坐食正取食時見二師來及諸尊宿即起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顏色痿黃身體羸瘦佛告阿難陀若苾芻食時乃至

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如
佛所教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
更不應起者時諸苾芻隨得多少羹菜之類
及食熟豆即謂足食起已更不敢食由此因
緣身皆瘦損世尊見已問阿難陀曰我教諸
苾芻凡欲食時行鹽已去乃至未足已來隨
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何故諸苾芻身
體羸瘦不能充悅時阿難陀即以上緣具白
世尊乃至身體羸瘦不能充悅世尊以是因
緣告阿難陀曰有五種珂但尼食是嚼齧起義也

食不成足食云何爲五謂一根二莖三葉四
華五果食此五時不成足食有五種蒲繕尼
食是含取義也食成足食云何爲五一餅二麥豆
餅三麩四肉五飯噉此五時名爲足食若苾
芻先食五種嚼食後時得食五種噉食若先
食五種噉食卷六更不應食五種嚼食若更食者
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五種嚼食不名足食五
種噉食名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
少許有緣起已即謂成足更不敢食身皆瘦
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我說五種

嚼食不成足食五種噉食方是足食皆令飽
食何意必芻身形瘦損阿難陀白佛言如佛
所說五種嚼食不名足食五種噉食是足食
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已
即謂成足更不敢食由是因緣身形損瘦佛
告阿難陀有五因緣方成足食復有五緣不
成足食云何五緣成足食一知是食二知有
授食人三知受得而食四知遮食五知捨威
儀云何知食謂知是五嚼食五噉食云何知
有授食人謂知女男半擇迦等云何知受得

而食謂二五食從他受得而食云何知遮食
謂遮二五食云何知捨威儀謂於此坐捨之
而起具此五緣名爲足食云何五種不名足
食謂知非是食知無授人知受得未食知不
遮食知未離座是名五種不足食復有五種
足食云何爲五一登是清淨食二三少有不淨食
相雜三非惡觸食四少有惡觸食相雜五捨
其本座是名五種足食復有五種不名足食
云何爲五一是不清淨食二多有不淨食相
雜三惡觸食四多有惡觸食相雜五未離本

厓是謂五種不名足食復有五種足食云何
爲五謂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不
須或云去或云休或云已足食或云已了斯
五皆是決斷不取無餘之言作此語時即名
足食復有五種不足食云何爲五謂見行食
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且未須或云且去
或云且休或云且待食或云且待了斯五皆
是未爲決斷有餘之言作此語時不名足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飽足食已更復受食時
六衆苾芻隨足未足更復噉食少欲苾芻聞

生嫌取作如是語云何苾芻違佛所教隨足
不足更受而食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
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知實廣說如上種種
訶責告諸苾芻乃至十利故爲制學處應如
是說若復苾芻足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如
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長者請佛
及僧就舍而食有衆多苾芻身嬰病苦其瞻
病人亦去就食旣自食已并爲病者持食而
歸時諸病人不能盡食瞻病之人自足食已
更不敢食復無求寂淨人可與令食便將殘

食併棄一邊便成大聚時諸鳥鳥競來取食
遂致誼聲爾時世尊聞其聲已知而故問阿
難陀曰此之鳥鳥因何作聲阿難陀白佛言
世尊今日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於此住
處多病苾芻時看病人爲持食來其病苾芻
不能食盡看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復
無求寂淨人可與將所殘食棄在寺外便成
大聚遂有鳥鳥競來取食因致誼聲世尊聞
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今宜可爲諸苾芻得安
樂住故及彼施主得受用福故聽作餘食法

卷六

食告阿難陀我今聽諸苾芻作餘食法隨意
而食如佛所言聽作餘食法食時諸苾芻不
知云何作餘食法即以此緣往白世尊世尊
告曰若有苾芻已足食竟更有施主與五噉
五噉美好餘食時諸苾芻情希欲食者彼苾
芻應淨洗手受取其食可詣彼現食苾芻未
離座者當前而立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
芻某甲已飽滿足食竟更復得此珂但尼食
蒲繕尼食等情希更食具壽當與我作餘食
法時彼苾芻即應爲作餘食法食二三口已

告曰可去此是汝物隨意當食時彼苾芻既作法已持向一邊任意飽食若苾芻既足食已情希更食不作餘法而食者得越法罪

有五因緣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住界外或遠處障處或居背後或在傍邊或所對

登六

五

人已離本座此皆不成作餘食法有五因緣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同一界內在相近無障處非背後非傍邊其所對人亦非離座此成作餘食法復有五緣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遠障處或不以器盛或

手不持捧或所對者已離本座此不名為作餘食法有五因緣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同一界內在相近無障處或以器盛或手持捧其所對者未離本座此乃名為作餘食法若其一人作餘食法已有衆多苾芻來共食者悉皆無犯勿致疑惑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敬重戒者為諸苾芻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更食者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足食竟者謂飽食已離其本座不作餘食法者謂不持二五等食對他作法更食者謂是吞咽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足食足食想及疑皆得墮罪不足食足食想及疑得惡作罪不足食不足食想足食不足想無犯爾時鄔波離白佛言世尊食何等粥名爲足食佛告鄔波離若粥新熟豎匙不倒或指等鉤畫其跡不滅食此粥時名爲足食大德食何等麩名爲

足食佛言若初和水攪時豎匙不倒或五指鉤其跡不滅食此麩時名爲足食又鄔波離凡是薄粥薄麩皆非足食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勸他入食學處第三十五

發六

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既久竟無男女所有親戚亦並喪亡家道日貧年將衰邁報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復更能營辦生業欲捨俗務而爲出家其婦報曰必有信心可隨意去

長者遂去至逝多林見一年少苾芻就禮足
已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唯願慈悲隨我所欲
苾芻答曰我今年少不應爲人作出家事長
者曰我今創來至大德所幸願將導指授餘
人得遂本心爲出家事時少年苾芻有親教
師常修寂定住空林野便將長者往詣師處
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此善男子欲於善說
法律而爲出家願親教師與其出家并受圓
具慈愍故時親教師報弟子曰具壽我無容
暇如世尊說寧作屠兒常爲殺害不與他出

家受圓具已而不教授弟子白言願親教師
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我當教授讀誦作業師
聞是語便許可之即問難法知清淨已遂與
出家并受圓具告言賢首此是汝阿遮利耶
汝當就其受諸學業所有進止並須諮問時
阿遮利耶教彼讀誦及諸事業時老弟子年
旣衰邁不能記憶數有所犯其教授師頻令
長跪發露罪咎時老弟子作如是念此阿遮
利耶日日令我當前長跪說其罪過作何方
便令彼對我長跪說過時有長者請佛及僧

就舍而食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大衆詣長者家飯食訖爲彼長者說妙法已并諸大衆從座而去時教授師與老弟子相隨而出往親識家到已主人白言聖者可食苾芻曰我已食訖長者曰若如是者日時未過隨意持去作餘食法慈慍食之師問老者曰汝欲得不答言欲得即持二分至寺外池邊時教授師報老弟子曰汝爲濾水爲作餘食法耶老弟子曰我作餘食法師便取水彼即入寺詣未足食苾芻處便將已分作餘食法師分

不作師取水已來入寺中問言具壽作餘食法未報言已作即便取食師旣食已老者白言願見容許欲詰犯事報言隨意老者曰師今有罪應如法悔師曰我不見罪答曰不作餘食法食報言具壽我豈不問汝作餘食法未汝云已作何意食已方云不作答曰我分已作非阿遮利耶分師曰具壽我實無罪准斯道理汝當有過即以此事告諸苾芻苾芻聞已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飲食不作餘食法故令他食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以緣集苾芻衆問答因緣廣如上說乃至云何苾芻知食未作餘食法故令他食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勸

登六

令更食告言具壽當噉此食八以此因緣欲使

他犯生憂惱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老苾芻餘義如上知者或自覺知或因他告他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足食竟者謂飽食已不作餘食法者謂不對於人

他不取食勸者謂遣更食以此爲緣欲令他犯結罪釋義並廣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足食不作餘食法勸他令食此可取嚼者波逸底迦又無犯者廣說如前別衆食學處第三十六

佛在王舍城羯闍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提婆達多與衆多苾芻在近寺處別衆而食少欲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近寺處別衆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苾芻衆問答因緣廣說如上乃至云何苾芻別衆而食

世尊種種訶責已爲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別衆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身嬰疾苦有一醫人來至寺中諸苾芻問言賢首此苾

徒六

九

芻染患請說方藥報言聖者當服如是如是藥兼與小食病苾芻曰誰能施與醫曰我能施與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報言非諸僧伽仁病當與答曰世尊制戒不許別衆食醫曰仁之大師常有慈愍緣斯事故必當開

許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病因緣又諸苾芻爲宰覩波事及營衆事身生疲極隨處偃卧廢修善品時有信心長者入寺見已問言聖者佛之教法務在精勤何故晝眠不修善業苾芻報曰賢首我身饑乏長者報曰何不小食答曰賢首誰當與我報言我與苾芻報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報曰非諸僧伽仁困當與答曰世尊制戒不許別衆食長者報曰仁之大師常有慈愍緣斯事故必當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

作因緣又諸苾芻與商旅同行至一聚落乞食時至報諸人曰賢首暫時爲住我欲入村乞少飲食商人曰聖者此處險途多諸賊盜可隨我去我當與食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答曰不能或可隨力與二三四等苾芻曰世尊制戒不許別衆時諸苾芻並皆絕食廣說如前乃至佛言除道行時又諸苾芻附船而去人間遊行次至一村時諸苾芻報船人曰暫時爲住我欲入村乞求飲食船人報曰此處河險多有賊盜可宜共去我與仁食

苾芻報曰爲一爲衆答曰我不能多或與三四五等苾芻報曰世尊制戒不許別衆食時諸苾芻皆一日絕食以緣白佛佛言除船行時如世尊說五年六年應作頂髻大會時有無量苾芻總集有淨信居士等別請苾芻曰聖者來食苾芻報曰爲一爲總居士報曰我不及衆但可二十三十隨力供養答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別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大施會時爾時影勝王未得見諦以竹林園施露形外道及生淨信得見諦已遂廢

卷六

十

外道奉施佛僧而爲受用時影勝王舅在外道中出家王白僧曰此是我舅願且留住乃至過失未生任其住止若過起者當遣出去王自供食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思惟外道見已起敬信心報苾芻曰我與苾芻食苾芻曰善爲一爲衆答曰我不能多我之飲食從王處來或十或二十事容得濟苾芻報曰世尊不許別衆食苾芻白佛佛言除沙門施食時爾時世尊讚歎少欲及尊重戒者爲說法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別衆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作時道行時船行時大衆食時沙門施食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餘義如上別衆食

卷六

十一

者謂別別而食除餘時者謂除別時病時者於一食時不能安坐作時者或率觀波或是衆事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卧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或一驛往來船行時者若附他船或半驛一驛大會者謂多人聚

集沙門者謂佛法外諸外道類亦名沙門以彼勞身求道故此是隨開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同界內作同界想及疑為別衆食得波逸底迦若在界外作界內想疑得惡作罪若在界外作界外想及在界內為界外想者無犯凡言住處有二種一根本住處二院外住處若於本處苾芻食時應問院外苾芻同來食不若不問而食者得惡作罪若院外苾芻食時應問本處苾芻來同食不若不問知四人同食者得波逸底迦若

三人食一人不食若三圓具一未圓具食皆無犯若以食送彼乃至鹽一匕或草葉一握與彼衆處食皆無犯或時施主作如是語但來入者我皆與食或時施主造別房施云於我房中住者我皆與食斯亦無過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非時食處第三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大目犍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以小鴈波離為首悉皆少壯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女人之行以貪愛爲首時有衆多女人見
十七衆年少苾芻持鉢乞食即皆以手搥育
作如是語此諸苾芻從小至大勞母養育曾
無報德便捨出家有何果利何不生已將土
填口棄之坑塹時十七衆聞斯語已咸生愧
恥共相謂曰我今寧可絕粒忍饑不復巡家
聞他惡說各歸寺所斷食而住乃至食力未
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既盡悉皆偃卧時鄔
波難陀見而問曰汝十七衆食是他物腹豈
他耶云何飽食而卧不修善品彼言大德誰

飽食耶答是汝等時十七衆即以上事告知
鄔波難陀聞已默去是時有諸俗侶在園林
中遊戲歡譙日已過中時十七衆亦至園內
於衆人前自摩其腹說伽他曰
佛說美妙語 徧滿於世間 苦中無越饑
斯言最爲實
諸人見已問言聖者欲得食耶答曰欲得諸
人以好飲食而持與之彼皆飽食既飽滿已
各還本所兩兩相隨高聲誦習時鄔波難陀
聞誦習聲來至其所問言汝十七衆何故今

時發起精進高聲誦習倍異於常十七衆答
曰豈不曾聞世尊有說若心歡樂者能演於
法義鄔波難陀曰汝於今日得好食耶答言
於彼園中得飽足食鄔波難陀曰向我問汝
云並饑虛何故今時乃云飽足豈可汝等非
時食耶答曰午前不得中後不餐豈我忍饑
而取命過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共作是語云
何苾芻非時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
即便集苾芻衆問答緣起廣說如上乃至云
何苾芻非時而食世尊種種訶責告諸苾芻

登六

十三

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非時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衆餘義如上言非時者
有其二種一謂過中已去二謂明相未出已
來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非
時非時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時非時想
及疑食得惡作罪若時作時想非時時想無
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入餘如上說
食曾觸食學處第三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哥

羅常法如是每居村邑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村邑中次第乞食威儀庠審防護諸根善安念住若得食時是濕飯者以鉢受之若是乾飯置鉢巾內既得食已所有濕飯當日食之乾飯曬曝舉之甕內若遇風寒陰雨即以暖水潤漬用充其食既飽食已便受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微妙之樂諸佛常法安住世間於時時中往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及山林河澗停屍之所或苾芻住處而為觀察此中因緣為觀住處爾時世尊便往具壽哥

羅所住之房見曬乾飯告阿難陀曰今此曬者是誰乾飯時阿難陀具以哥羅乞食之事如前廣說乃至受微妙樂佛告阿難陀頗有苾芻食曾觸食耶阿難陀白佛言有世尊集眾種種訶責嫌毀不寂靜讚知足行告諸苾芻曰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登六

十四

若復苾芻食曾經觸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哥羅苾芻餘義如上曾經觸者有二種觸一謂中前受過午觸二謂過午受過更觸若苾芻知是曾觸食不作法而重

吞咽者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曾觸食作曾觸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非曾觸作曾觸想疑得惡作罪若非觸非觸想或觸作非觸想無犯佛言若諸苾芻曾所觸鉢未好淨洗若小鉢若匙若銅盞若安鹽器而用飲用食者皆得波逸底迦罪若手觸鉢袋若拭巾錫杖若戶鑰及鎖如是等物若觸捉已不淨洗手捉餘飲食乃至果等吞咽之時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欲飲水時不淨洗口吞咽之時得惡作罪若以燥豆土

等清淨澡漱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不受食學處第三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大哥羅苾芻於一切時常用深摩舍那處鉢

謂是棄死屍處舊云尸陀者訛也

著深摩舍那處衣食深摩

舍那處食受用深摩舍那處卧具云何深摩舍那鉢若有人死棄在野田時諸親族以瓦甌鉢而為祭器時大哥羅取以充鉢云何死人衣是諸親族以衣贈屍棄之田野時大哥

羅取以浣淙縫刺爲衣云何死人食是諸親族以五團食祭饗亡靈時大哥羅取而充食云何死人卧具此大哥羅常在屍處而爲眠卧是謂屍林鉢衣食卧具也若人多死時大哥羅身體肥盛不復數往城中乞食若無人死时大哥羅身形羸瘦數往城中巡門乞食時守門者作心記念大哥羅苾芻若人多死身則肥盛若死人少身便羸瘦豈非聖者大哥羅食死人肉耶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女女既長大父遂身亡時諸

親族其嚴喪禮送至屍林焚已歸舍其妻及女哭在一邊時大哥羅看燒死屍時女見已告其母曰今此聖者大哥羅猶如瞎烏守屍而住時有人聞來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女自爲損害我聲聞弟子德若妙高作麤惡言共相輕毀緣斯惡業於五百生中常爲瞎烏時遠近人衆咸聞世尊記婆羅門女於五百生中常爲瞎烏其母聞已作如是語佛記我女五百生內常爲瞎烏何苦之甚母即將女往世尊所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

唯願慈悲恕此小女緣無識故非毒害心輒
出此言願見容捨世尊告曰豈我爲惡咒令
彼受耶由此女子輕心羸語墮傍生中若重
惡心當墮地獄女人聞已從座而去時城中
人見守門者云具壽大哥羅食死人肉復聞
登六
小女所出惡言諸人即便作如是語我等宜
十六
應往屍林所看具壽大哥羅云食死人其事
虛實復共議曰我等如何得知虛實可令一
人作死人狀諸人共輿至屍林處遂遣一人
爲死屍相其人報曰豈容令彼食我肉耶諸

人報曰汝不須憂我當相護時彼即便作死
人像以黃薑油徧體塗拭卧在牀上安祭食
五團共輿出城向屍林所時大哥羅入城乞
食見輿屍出便作是念我今迴去食此五團
何假巡門辛苦求乞時伴死人見苾芻迴告
諸人曰大哥羅來必欲食我諸人報曰我共
相護汝不須憂即便輿至屍林置之于地各
入叢薄伺彼苾芻有一野干欲向屍處食彼
五團時大哥羅便作是念忽此野干取其祭
食令我一日受其饑餓即便疾去驅彼野干

時佯死人見苾芻來遂便大叫喫我喫我時
 彼諸人各執棒杖來至其所告苾芻曰聖者
 汝著大仙服捨俗出家而更於今作重惡業
 苾芻報曰我作何事諸人告曰汝食人肉答
 曰仁等見我持刀割肉而取食耶答言不見
 諸人曰若如是者何意疾走向死人邊哥羅
 報曰我見野干來餐祭食此若食者我受饑
 虛意欲疾驅更無惡念諸人報曰任汝所言
 隨食何物然聲徧城郭云汝食人作是語已
 相隨而去告諸苾芻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

白世尊世尊聞已作如是念凡諸苾芻由不
 受食有此過生是故我今勅諸苾芻受取應
 食令他證知故如佛所教受取方食諸苾芻
 不知如何成受佛言有五種受一身與身受
 二身與物受三物與身受四物與物受五置
 地受云何身與身受謂他手授以手受取云
 何身與物受謂他以手授以鉢受取云何物
 與身受謂他以鉢授以手受取云何物與物
 受謂他以鉢授以鉢受取云何置地受汝等
 苾芻應知有一邊國人多惡賤乃至父母兄

弟姊妹情多嫌惡不用相近若苾芻至此國時可於巷陌乞食之處作小曼荼羅壇應置鉢已在一邊住心緣於鉢有施食者令著鉢中即名為受又有五種受或牀或座或枯或衣或鉢苾芻應用心仰手承其一邊令彼懸放皆名為受有五種不成受食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見遠處障處或在傍邊或居背後或時合手是謂五種不成受食有五成受反上應知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以諸好果供養苾芻苾芻不受諸人報曰若佛未出世

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既出世間我等以仁為福田處我有所施仁不受者我等豈可捨善資糧欲行他世幸願慈悲為我受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受取作淨應食苾芻不知如何作淨佛言有五種作淨云何發六為五謂火淨刀淨爪淨蕒乾淨鳥啄淨是謂十八為五復有五種作淨謂拔根淨手折淨截斷淨劈破淨無子淨云何火淨謂以火觸著云何刀淨謂以刀損壞云何爪淨謂以爪甲傷損云何蕒乾淨謂自蕒乾不堪為種云何鳥

啄淨謂鳥糞啄損次五易知如佛所教作淨
應食苾芻即便一一作淨遂至過中不得取
食佛言所有果等應爲一聚應以火刀於三
四處而觸損之此名爲淨如世尊說受果應
食時諸苾芻一一別受日遂過中佛言隨食
總取不應別受又僧家淨人行果之時不能
均等佛言應令求寂行之此復不均佛言應
大苾芻受取自行仍不能均佛言應爲三等
謂上中下應觀好惡均等與之其行果八所
應得分行了方與或得惡者或可總無佛言

應先出分便出好者必芻見嫌佛言彼之二
師應爲受分仍得好者便起悔心佛言至於
座次應爲受取時比座苾芻起而爲受佛言
不應起受隨手及處應爲受取置鉢中時果
便轉去苾芻更受佛言不應更受隨手及處
應取食之手不及處應須更受苾芻行果時
器物重大不能獨舉俗人來見報言大德我
相助行苾芻不許佛言應可共行苾芻與俗
各執一邊俗人先執苾芻在後佛言不應爾
苾芻應先受取執一邊已次令俗人執後共

登六

十九

行之俗人先放苾芻在後佛言不應爾應苾芻先放俗人在後苾芻行時諸苾芻更受而食佛言若於苾芻邊受得者即成舊受若俗人邊受得者便成新受時有淨信施主以瓊酥蜜油及沙糖來施現前僧諸苾芻不肯受佛言應受苾芻應行行時汗衣佛言應以草替若置地時現便轉側佛言下安支物行酥蜜已現歸本主彼言聖者豈施酥蜜現不施耶此亦隨仁所須受用苾芻不知得成淨不佛言應取置深水中漬七八日待諸魚鼈

啖盡油膩應與僧家淨厨處用如佛所說受取應食六衆苾芻隨受不受取之而食少欲苾芻見已嫌恥云何苾芻故違聖教不受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問其虛實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嗽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制學處已時有阿蘭若苾芻水及齒木無人授與便捨靜處至聚落中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何處蘭若苾芻

棄彼住處來入聚落時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不受之物不置口中而為吞咽為此蘭若苾芻水及齒木無人授與皆來入村求授與人佛告阿難陀除水及齒木時有諸苾芻人間遊行經過險路無人授食時有菩薩為調伏有情故現作智馬獼猴熊羆登六為諸苾芻授其果食苾芻不受時諸苾芻迴還白佛佛言若諸有情知授未授皆得授食勿致疑心由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咽者除水及齒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大哥羅也餘義如上不受者謂不從他受得也食者謂二五等噉咽者謂吞咽也除水及齒木者謂除此物餘皆須受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不受食作不受想及疑等二重二輕後二無犯及無犯事廣如上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大哥羅曾作何業常樂住在深摩舍那依佛出家斷除諸惑成阿羅漢而

被謗譏云汝食人世尊告曰此大哥羅自所
作業若善若惡因緣會合果熟之時還於自
身蘊界處受不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
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卷六

十一

果報還自受

改等善聽於過去世時婆羅痾斯城有一獨
覺名曰希尚依此城外古仙住處而爲居止
常有無量百千萬億諸天徒衆隨逐其後每
入城中須乞食時常在屍林邊過此棄屍處

有一藥叉依止而住食死人肉若希尚獨覺
從林過時由諸天威勢此藥叉神即便逃避
時諸死屍便被野干狸狗之所食噉藥叉作
如是念此出家者常惱於我我宜作不吉祥
事今不復來便以死人手棄彼鉢中令諸人
見時此城人皆傳惡響此出家者每食人肉
獨覺知已便生是念勿當令此無識藥叉受
諸苦報爲憐愍故即於其前踊昇虛空現大
神變上出烟燄下流清水作不思議令生正
信諸異生類見神通時疾能改悔投身于地

如大樹摧遙禮聖足求哀懺謝作如是語願
大福田速放身下我之無識沉惡行泥幸降
慈悲授手相濟時彼聖人即放身下藥又便
於鉢中取死人手棄之於外告城中人曰非
出家者實噉人肉是我惡心為此誹謗禮足
申謝我作惡業惱勝福田勿於當來受大苦
報深心禮敬所有懺謝功德於未來世當遇
勝此無上大師承事供養當獲聖果佛告諸
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藥叉者即大哥羅
是由於獨覺惡心誹謗影惡聲故復生悔恨

求哀懺謝由惡業故於五百生中常被惡聲
之所謗說由生悔心發誓願故得值遇我而
為出家斷眾煩惱證羅漢果我勝羅漢百千
萬億得相遭遇恭敬供養心無厭捨汝等苾
芻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黑白雜業
得雜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是故汝
等捨餘二業當修純白如是應修
後攝頌曰
常處於屍林 及以守門者 諸人作佯死
共觀虛實事 受食有五種 苾芻開自行

險途許畜生 哥羅緣最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音釋

痿邕危切痺濕病切麻也七是也卑復切塹七點切曬曝切曝所曝切
賣切曝並日乾也漬疾智切枯知林切蕉於
切物不劈直歷切柴即委切讀徒谷切怨
解也里孤知切佯余章切鳥啄也謗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登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索美食學處第四十

爾時薄伽梵在釋迦住處人間遊行至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釋子大名聞佛世尊今來

登七

至此多根樹園中即便往詣既至彼已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釋子大名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衆明日就舍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釋子大

名見佛默然爲受請已禮佛而去既至舍中告家人曰佛及僧衆新來至此道路艱辛汝等宜應具辦美食具解疲倦時彼家人既承教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時六衆悉芻晨朝起已共聚一處上座難陀告諸人曰諸具壽我等宜可詣親友家觀其好不諸人報曰如是應行是時六衆共詣俗舍親友見之白言聖者可於此食六衆曰我等已受釋子大名請食諸人曰若如是者明當來食答言爾時釋子大名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

聖知時爾時世尊并諸大衆往大名舍於所
設座就之而坐大名既見佛衆坐已即奉種
種上妙飲食大衆食訖乃至爲其說法佛及
大衆從座而去時釋子大名隨從佛後既出
舍已繞佛三匝還入舍中於高樓上修習於
觀時彼家人收攝座褥及餘食已是時六衆
於三十家勸覓食已更相告曰日時將至可
往請家既至釋子大名舍內見無坐處復無
飲食闍陀報曰請佛及僧就舍受供不見敷
座復無飲食欲令佛衆於一日中而絕食耶

家人報曰仁豈晝寢不覺他行佛及僧衆食
了皆去闍陀曰看爾意況不與我食家人報
曰聖者暫住待白家尊即便入白六衆苾芻
今來索食大名曰所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
安坐授與飲食見彼單踈互相告曰釋子大
名大張其口請佛僧衆受供家中如此輕微
得請佛僧者我鄔陀夷亦能日日請佛及僧
然此貧窮何所噉嚼告家人曰咄男子汝向
某家取好乳來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
魚肉及乾脯等家人即爲取來旣飽滿已便

歸寺內諸苾芻問曰仁等今朝何處受食答曰與仁同處諸苾芻曰我不相見答曰我在後至問曰食何飲食答曰乳酪酥肉是事豐盈諸苾芻曰我於彼家無如是食阿說迦曰彼貧寒人寧有此食我自從彼親友之家索來飽食諸苾芻曰仁等豈合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六衆曰從合不合我已食訖豈令我等餓腹經宵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六衆

曰汝諸苾芻如我所說上妙美食謂乳酪生酥魚肉乾脯如是美食汝於俗舍而乞食耶答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

卷七

三

尊制戒不許從乞醫曰由病因緣佛當聽許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因緣乞好美食者
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者爲說
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爲
制戒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
芻無病爲已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
如世尊說者謂如來應正等覺上妙飲食謂
乳酪等無病者謂無病苦爲已者謂自欲得
不爲餘人他家者謂四姓等乞取者謂乞覓

也食者謂吞咽也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無病乞美食無病而食乞時惡
作食便墮罪苾芻無病時乞有病而食乞時
惡作食時無犯苾芻有病時乞無病而食乞
時無犯食時墮罪若有病乞有病食無犯若
苾芻入村乞食至彼門前女人見已持飯而
出苾芻若須餘物者勿受其飯默然而住女
人問曰聖者欲何所須作此言時即是表其
隨情所欲苾芻須者即可隨覓此無有犯又
若施主見苾芻時報言聖者有所須者隨意

當索苾芻隨覓何物皆無有犯又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五攝頌曰

蟲水二食舍

無服往觀軍

兩夜覲遊兵

打擬覆籠過

五七

受用蟲水學處第四十一

四

佛在憍閃毘國瞿師羅園爾時闍陀苾芻用
有蟲水時諸苾芻見而告曰具壽闍陀何因
故心用有蟲水闍陀報曰此水內蟲誰數付
我諸餘盜覓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闍陀餘義如上知者或自知
或他告水有蟲者蟲有二種一謂纔觀即見
二羅漉方見水謂諸水用水有二一謂內受

用二謂外受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身所有
受用灑浴飲噉或嚼齒木或灑手足云何外
受用謂於身外所有受用謂灑濯衣鉢若浣
染衣若灑地若牛糞塗拭等波逸底迦釋義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登七苾芻用蟲水作有
蟲想及疑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
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若苾芻知麤蜜糖
油醋水漿及醋乳酪餅果等有蟲而受用者
皆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知有食家強坐學處第四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
鄔陀夷解俗法術預知他事時鄔陀夷晨朝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此城中有一賣香少
年初爲婚娶至香鋪所纔始開鋪便生邪念
欲還舍內與婦交歡還閉香鋪時鄔陀夷見
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少年何因
掩閉即以他心道術而觀察之知其欲歸共
婦歡戲我今宜可廢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
其宅內就座而坐告彼婦曰汝來比坐我爲

說法婦便敬禮聽受法義正說法時少年來至告其婦曰汝宜取食與聖者鄔陀夷令其歸寺時鄔陀夷報少年曰賢首我廢善品來汝宅中令增信心爲汝說法汝不樂聽欲何所爲即強喚坐令其聽法旣久聽已欲念便歇鄔陀夷知己從座而去時彼少年極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他俗人有欲樂意故相惱亂使失望心令於已妻不得自在此則何有沙門之法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咸生嫌恥云何苾芻知有食家強爲住止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具問鄔陀夷廣說如上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強安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知義如上

卷七

六

有食者男以女爲食女以男爲食更相愛故名之爲食家者謂四姓等強者謂他不許強縱自心坐者謂放身而坐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男女有欲意強於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無欲心者無

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具如上說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第四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
鄒陀夷晨朝乞食見賣香少年初爲婚娶開
閉香鋪染念歸家鄒陀夷見已前詣其舍廣
說如前鄒陀夷既入舍已於戶扇後藏蔽其
身家有婢使見苾芻默爾無言時彼少年從
市歸家捉其婦臂牽至屏處欲行非法其婢
報曰家主此戶扇後有尊者鄒陀夷少年聞
已作色而住報其婢曰聖者鄒陀夷在自房

中修習諸定受三摩地樂因何至此便觀戶
扇後見鄒陀夷欲情遂歇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失沙門法來至俗家屏處強立令他俗人
於自妻室不得自在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
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諸
苾芻問答同前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
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屏處強立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鄒陀夷餘義如上釋此戒相
廣說同前但屏立爲異餘並可知乃至痛惱

所纏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闍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此城內有諸商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爲諸商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禮佛而去復詣具壽阿難陀所禮已而坐尊者爲說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即從座起白言大德世尊於此夏安居了當向何處阿難陀曰仁等自可往問世尊商人

答曰世尊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輒有諮問時阿難陀報商人曰我亦見佛威德尊高豈能專輒有所諮白商人曰大德阿難陀若不問者云何得知如來大師三月夏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由觀相貌及以言說方知世尊欲向某處商人問曰觀何相貌及何言說得知如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若望彼方而坐嚼齒木者此是相貌若讚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說商人復問比者世尊向何方處而嚼齒木復於何處讚歎其人阿難陀曰近者世

尊向憍薩羅而嚼齒木讚歎室羅伐城所有
人物時諸商人聞是語已知佛世尊不久當
向室羅伐城禮足而去時諸商人即便收覓
入室羅伐城所有賄貨爾時世尊三月夏了
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今欲往憍
薩羅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逐如來出行者
應可撩理衣服時阿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
芻如前具說乃至撩理衣服時諸商人聞阿
難陀告苾芻衆世尊欲往憍薩羅國室羅伐
城時彼商人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爲諸商人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
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
聞如來欲往室羅伐城經遊道路所須四事
佛及僧衆我悉供養唯願慈悲爲我哀受于
時世尊默然爲受時諸商人見佛受已禮佛
而去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禮已白言大德世
尊一日可行幾許阿難陀曰猶如輪王復問
輪王之法日行幾多答曰兩踰繕那時諸商
人准當程路每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
分供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置

乃至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將諸大衆隨路而行自寂靜故寂靜園遶阿羅漢阿羅漢園遶如是等廣說如前往室羅伐時商旅內有露形外道亦與隨行于時外道每於行路爲饑渴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設方便免斯饑苦便作是念應投釋子共爲徒伴可免饑虛雖涉長途而不勞倦即詣苾芻所白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愛美好常以金犂而爲耕種許仁等弟子受百味食著千金衣上妙房舍價直一億由斯仁等於現在世得安樂住命

終之後必定生天當得解脫我之大師性愛羶惡麻滓之犂亦不耕種令我弟子拔髮露形乞食人間寢居靜地由斯我等於現在世身常受苦命終之後生地獄中久淪苦海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今情樂苾芻所有鉢食之餘而能食不外道聞已遂生念曰苾芻殘食我不餐者必當饑虛受餓而死報苾芻言聖者我能食之苾芻答曰衆僧食時汝於見處隨意而住苾芻當以鉢中餘食見惠於汝答

言極善便持大銅甌隨教而住時諸苾芻既
並食已各持殘食授與露形餅果之類填滿
其器時彼外道得滿器已特之出外於其門
首商主見恠問曰誰以餅果見惠於仁答商
主曰汝之所重爲福田者我與彼類而作福
田彼以餅果見贈於我商主聞已語外道曰
苾芻於汝起慈悲心持以相遺汝今乃說爲
彼福田此非善事若其世尊聞此語者必緣
斯事爲諸苾芻制立學處外道聞已情懷愧
色報商人曰向是戲言勿以爲意即便辭去

于時有別商旅從室羅伐城來彼商旅中有
一露形外道彼既見此問言仁於行路有道
糧不答言有問曰從何而得答曰有禿居士
爲我濟辦時彼外道怒而告曰汝不知恩蒙
彼惠給得免饑虛乃出麤言云禿居士然我
見彼釋子苾芻數有五百獲阿羅漢入般涅槃
槃我等群類外道之中頗曾見有一涅槃不
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妄食師子殘而常有念害師子
十力聖衆以食濟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定證得一切智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尚亦相依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當知此類不如狗
狗於人處解施恩汝似惡蛇常吐毒
時彼露形外道說伽他已捨之而去此是緣
起尚未制戒爾時世尊於憍薩羅國人間遊
行漸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於一園處有五
百女人依此園林撚劫貝線以自活命時諸

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功德
法悉皆顯現身如火聚放大光明亦如金輪
映發燈炬尊重徐進如移寶山又如金幢莊
以雜寶光明清淨智無所畏時諸女人既見
佛已心大歡喜譬如有人於十二年中勤修
登七
妙定忽然通悟心生悅樂如貧窮人遇珍寶
藏如無子人獲得子息如求王者得灌頂位
女人歡喜復過於此時諸女人便詣佛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彼女人演說
妙法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時諸女

人更相謂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暫求禮敬亦無由得我等宜可即於今時請佛及僧爲受微供作是議已俱從座起各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當受我所設供養于時世尊默然而受時諸女人見佛受已辭佛而去諸女即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禮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衆可費幾多阿難陀曰可用五百金錢時彼女人各留一錢以充供直作如是語王子我等貧人無有器具及諸座席唯願王子爲辦供設及諸所須我等至時

手自行食阿難陀報曰我當爲作時諸女人留錢而去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遊化至此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曰長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請食長者聞已心生隨喜禮佛而去時給孤獨長者次往具壽阿難陀所致敬禮足在一面坐見彼金錢問言尊者此是誰物答曰有五百女人留此金錢明當

詣佛及僧一中供養仁可持此金錢更添已
物營造妙供明日持來長者於是持錢而去
既至家中更添已物營辦上供送至給園時
阿難陀遣使報諸女曰營辦既了可來行食
諸女俱至白阿難陀仁是我等真善知識幸
卷七 十二
見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僧時阿難陀即共
行食有二女人一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來
從乞食諸女報曰此是王子之供時露形女
詣阿難陀從乞飲食白言王子我等饑乏願
惠餘餐阿難陀曰坐與汝食彼二便坐時阿

難陀授食之時不善觀察餅有相黏老者與
一少者得二于時老者既食餅已問少者曰
汝得幾餅報云得二老者曰王子與我一餅
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嚴飾少
者曰勿作是語今此王子棄上宮闈出家猷
俗脫屣塵勞如捐涕唾豈當於我垢穢容儀
而生顧盼老母曰汝豈不知凡諸丈夫於女
人處愛樂不同觀斯意況似求於汝時少欲
芻芻聞是說已各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自手與諸露形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飲食

餅果之類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問答訶責種種方便讚寂靜行毀不寂靜告諸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授與無衣外道及餘外道男

登七

十三

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阿難陀自手等者謂以手授手食義同前無衣者謂是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皆得波逸底迦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自手與諸外道男女食

者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觀軍學處第四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反叛勝光大王令一大將領兵征伐其軍至彼遂被他降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時大將歸白王曰叛者兵強王師力弱自非大王親臨無由降伏願王整飾除彼不臣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勅國人曰若有解武用者

悉可從軍無由放逸若不去者罰五百金錢
時六衆苾芻聞兵欲去共相告曰難陀鄒波
難陀我等宜去觀大勝王軍士何如所發四
兵堪能戰不便往路所見象軍來難陀問曰
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有邊隅不臣王命我
等欲去除其叛逆難陀報曰癡人如此象軍
豈能降彼我觀汝象其狀如猪邊隅大象形
如山嶽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暫還與宗
親取別以苾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軍時彼
諸人聞此語已情懷不樂在一邊住次見馬

軍來鄒波難陀問曰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
有邊方不奉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報曰
癡人如此馬軍豈能降彼我觀汝馬狀如鈍
牛邊隅之馬其形若象看汝形勢有去無歸
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見車軍來六衆見已
登七
問答同前報曰癡人如此車軍豈能降彼我
觀汝車形狀朽壞彼車牢固形若峯樓汝可
還家廣如上說次見步軍來六衆見已問答
同前報曰癡人我觀汝等兵士如縛草爲人
彼之兵衆如勇健藥叉汝可還家廣如上說

時勝光王整軍後至見兵不進問曰汝等軍士何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恐成不利今禿沙門披割壞服出無義言令我憂惱王問是誰答曰聖者六衆王曰彼是豪貴沙門隨情出語君等宜去不應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彼沙門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當傳我言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行不復傳我語唯願大德為諸聖衆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時彼使者

既奉王教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勝光大王故遣我來禮世尊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行不爾時世尊告使者曰勝光大王得安樂不汝身健不使者曰王有啓白今諸聖衆來觀軍陣極相擾惱唯願世尊少有憶念十五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爾時世尊聞使語已默然而許時彼使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六衆曰汝等實往觀整莊軍耶答言實爾世尊即便種種訶責

廣說如前乃至爲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整裝軍者謂將欲戰整帶甲冑裝束軍儀有一類軍謂

唯有象有二類軍謂兼以馬有三類軍謂兼以車有四類軍謂兼以步往觀者謂向其處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觀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爲行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入寺或苾芻爲王

所喚或夫人太子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軍中過二宿學處第四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叛逆王命討罰同前被破大臣白王廣說乃至罰錢五百于時大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王

曰此亦善哉應與勅書命來至此令使賫勅
至長者處長者奉勅頂戴而受白世尊已尋
詣王營雖在軍中彼仍不伏時給孤長者身
形羸瘦時王見已問言長者豈可長者憶男
女耶長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聖衆時勝光
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今有少緣欲見聖衆
使往衆內宣王勅書大衆聞已即遣行籌諸
老宿苾芻作如是語我年朽老不復堪行其
少年者亦云不堪我豈至彼爲他添瓶取水
耶爲王說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時彼六衆

共相告曰難陀鄒波難陀今旣大師住世我
等亦存無上王法廣流化世若大師涅槃弟
子隨滅所有正教悉亦淪亡我等今時幸有
餘力於聖教轅當牽莫倦遂即取籌赴王軍
所旣至彼已爲王說法王大歡喜夫人太子
及大臣等悉爲說法咸皆欣慶王命諸將曰
好整軍兵共彼邊賊六衆聞已即相告曰我
等豈能多日作他威儀今可作自儀式隨意
而住可共觀彼大勝王所整軍兵其狀何似
便詣路所見象軍來告軍人曰君欲何爲報

言欲戰告曰汝等此象其狀若豬如何欲戰
便捉象牙撲之於地見馬兵來向前問答此
馬如牛即便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來云此
破車即便捉軸拔之路左見步兵來云如草
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彼四兵既見陵辱
無可奈何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後至問
發七
言卿等何故不行軍人答曰大王當知我等
豈能降彼叛逆今禿沙門以惡身語極相折
辱王曰是誰答云六衆王曰卿等宜戰彼是
豪貴沙門無勞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

彼聖者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持我語往世
尊處如前廣說唯願世尊爲諸聖衆少有憶
念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內使者便去
如前廣說問起居已辭佛而去爾時世尊以
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同前乃至觀十利爲
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因緣往軍中應齋二夜若過宿
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有緣者謂
是王等乃至衆庶所有請喚軍中者謂軍兵

欲戰四兵如前齊二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往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難事過宿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經

擾亂軍兵學處第四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同前邊隅叛逆王師既去令命給孤長者遣使白衆對衆行籌六衆取籌乃至爲其說法咸皆喜慶

王整軍兵將欲出戰六衆共行觀兵何似爲勇爲怯遂於險林之處預先藏伏四兵欲至便作叫聲所有軍帥逃走驚怖六衆就問君等何驚答曰賊城兵出我等逃竄六衆報曰非是賊來是我笑耳若彼賊城知汝怯弱者每於日日繩繫汝頸牽入城中我欲爲汝安布軍陣必望得勝諸人許可便與象軍見小象時云此何所用便撲一邊次與馬軍見患脚馬此何所用捉尾棄却次與車軍見有舊車此何所用即便捉軸棄在一邊次與步軍

卷七

十八

見健額人云禿頭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項棄在一邊捨之而去時諸四衆既被辱已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既至問諸人曰何不布陣諸人答曰臣等何有情賴欲布兵軍求決勝事王問何故廣答如前乃至彼是豪貴苾芻言何採錄卿等宜應自布軍陣王作是念勿令六衆更爲擾惱我今宜可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敬問世尊述起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衆苾芻久宿軍中擾動兵衆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爲制學處今諸聖衆雖過二夜在軍

中宿勿觀軍士共相擾亂使受王語往世尊處皆悉白知世尊默許使去之後佛集僧衆問答訶責如前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立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軍中經二宿觀整莊軍見先旗

莊七

十九

兵若看布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過二宿者謂過二日二夜整莊軍者謂將欲戰往布陣處旗者有四種一師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金翅鳥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有

四種一稍刃勢二車轆勢三半月勢四鵬翼
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苾芻便得波逸底迦
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二夜在軍中
若觀四兵未著甲冑未執仗者得惡作罪若
觀整葦者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者
及八難事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打苾芻學處第四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目犍連
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此十七衆咸皆親

近六衆苾芻共爲狎習時鄔陀夷報言汝等
可來作如是如是事業彼便答曰仁等豈復
是我親教師軌範師耶所有處分我不能作
時鄔陀夷便搭一人報云癡物汝等更復作
何事業不受我言時十七人悉皆仰倒啼哭
而言打我諸苾芻見問鄔陀夷曰何故打彼
少年答曰我惟打一十七皆倒高聲啼泣苾
芻問曰彼惟打一何故總啼報言上座若不
總啼皆被打搭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各生嫌
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以瞋恚心打他苾芻

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尊由此集苾芻衆問
答訶責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打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瞋者謂恚

登七

二十

纏心起忿惱時打者謂打搭也苾芻者謂此
法中人已受圓具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以內身分或以外物或兩俱兼
云何內身苾芻以瞋恚心若以一指打苾芻
時得一墮罪若二得二乃至以五指打時得

五墮罪若以拳肘頭有髀膝乃至足指皆得
墮罪是謂內身云何外物苾芻以瞋恚心將
細草莛或以箭箚及餘器具乃至棗核或搥
芥子遙打擲他隨一著時皆得墮罪是謂外
物云何二俱若苾芻手執刀杖打擊前人及
餘種種兵器之類乃至箒筴樹葉隨所著處
皆得墮罪是謂二俱若爲令彼怖或爲成就
呪術打搭前人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音釋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盞

烏浪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芭勝切

芭

也

股

股間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廷

廷草切

一

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八登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擬手向苾芻學處第四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犍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廣說如前令其執作彼不隨教時鄔陀夷即便瞋忿努手向彼一十七人一時皆倒高聲啼泣餘苾芻問其故何因瞋一十七俱倒答曰我若不俱倒地恐皆被打苾芻嫌賤以事白佛佛便訶責三藏十利爲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擬手向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者事並同前言擬手者謂舉手擬他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內外俱內謂苾芻努其一指擬苾芻時得一墮罪乃至五指得五墮罪或以拳肘從頭至足准事如前是謂爲內外者將草蓮等擲擬前人如上廣說俱者謂手執杖等以擬前人皆得墮罪若爲利益令彼恐怖或復欲令呪術成

就努擬前人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覆藏他罪學處第五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而爲共住時諸弟子
若未知彼是惡行人悉皆承事親近供養後
既知己便捨而去與善苾芻共相狎習然爲
敬佛教故每日三時親爲敬禮其難陀苾芻
有親弟子名曰達摩彼未知師是惡行者與
之共住後既知己捨之而去與善苾芻同居

敬佛教故每日三時常來禮謁因白師曰鄔
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欲向寺園閑靜之處
隨情作業難陀報曰爾當謹慎鄔波難陀聞
是語已報達摩曰汝持我座共爾俱行達摩
白言豈阿遮利耶亦於晝日詣閑林處而逐
靜耶鄔波難陀曰癡人汝意謂我心常散亂
無所了知何靜慮門我不通解達摩答曰我
實不敢作此思惟但問軌範師向晝日遊處
不是時達摩便持彼座往晝遊處置一樹下
即自斂身詣一靜處跏趺而坐繫念思惟鄔

波難陀隨後而至達摩遙見白言大師彼處樹下已安座訖宜當就彼安靜而住時鄔波難陀即便往彼就座而坐衣覆頭面歛念思惟心不能安還從座起周迴四顧見一女人毀籬欲入鄔波難陀遙喚達摩曰達摩汝今知不有人毀籬達摩報曰阿遮利耶幸可思念逝多林經鄔波難陀曰癡人汝今方解依經而住汝豈不聞世尊之教於僧祇物不應捨棄我今自往遮彼女人即從座起既至彼已問言少女何意毀籬女人便笑時鄔波難

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徧抱女身嗚呬其口捨之而去往達摩所問言汝何所見答曰唯除交會餘事皆見鄔波難陀曰具壽雖知汝見勿告餘人報言大師乃至未見善苾芻來我終不說鄔波難陀曰汝親教師有鄙惡事我常覆蓋汝見我過不藏護耶達摩曰大師知他有麤惡罪共相覆護如此之事我當先說達摩便去告諸苾芻諸少欲者聞生嫌賤舉以白佛佛集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麤惡罪覆藏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知義亦如上苾芻者謂是難陀麤惡罪者有二種謂波羅市迦罪僧伽伐尸沙罪何故此二名爲麤惡自體及因皆麤弊可惡故言麤惡覆藏謂掩蔽也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復苾芻見苾芻犯他勝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便得墮罪若覆他殘罪事亦同此若苾芻見苾芻犯波

逸底迦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亦得惡作如是別悔法乃至惡作罪覆藏亦爾若說罪者恐他與爲障礙之事或爲梵行等難或復緣此令僧破者覆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第五攝頌曰
伴惱觸火欲 同眠法非障 未捨求寂染
收寶極談時
共至俗家不與食學處第五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難陀必芻
有弟子名曰達摩性懷慚恥於犯追悔廣說
如前乃至重佛教故日別三時就師致禮時
鄔波難陀語難陀曰大德當知達摩於我先
有讎隙我必對佛僧及餘衆前彰其惡響作
不饒益事或令一日絕食受饑難陀報曰此
之達摩稟性持戒媿恥爲懷追悔在心曾無
有犯何能與彼作無益事鄔波難陀曰我一
必當令彼無食受饑難陀聞已便作是念寧
使絕食不可令其漫彰餘過時有長者來請

難陀鄔波難陀就舍而食是時難陀報鄔波
難陀今日我令達摩絕食鄔波難陀曰今正
是時達摩時至欲得乞食便詣師處禮拜合
掌白言鄔波默耶存念我今欲行乞食師便
報曰我於今日有一施主來請我食并弟子
一人汝可與我就彼而食便白師曰豈我比
來曾隨師後受請食耶鄔波難陀聞其語已
而告之曰達摩我先別聞與今見異我意謂
汝稟性持戒慚愧爲懷遵奉師言情無違逆
豈復本師以不淨物而勸於汝何故汝今見

違上命是時達摩既蒙大德訶責默然而止
復白師曰我取水羅及乞食鉢方從師去鄔
波難陀報言具壽更復何用水羅鉢為於彼
舍中自有淨器其水先濾亦復無蟲即可與
我相隨而去是時達摩尋從師後有一乞食
發八
苾芻見而問曰具壽達摩欲何所適報言欲
往請處乞食者報曰具壽知量而食達摩曰
大德事未可知為當得食為絕食耶時乞食
者相隨而去入室羅伐城時難陀鄔波難陀
與其弟子至一店所其難陀達摩便住於此

鄔波難陀即往施主家飽足食已還來店上
難陀次往就舍而食達摩便白鄔波難陀曰
阿遮利耶時將欲至我當行矣鄔波難陀報
曰彼施主家眾事皆辦至便噉食更何所憂
待至臨中我當共去達摩即起以足量影鄔
波難陀報達摩曰癡人汝言謂我不護尸羅
心常懈慢非時食耶汝今宜去若住於此令
我不樂若語若坐無有歡心不如獨住汝勿
居此達摩念曰我若持羅及鉢來至此者當
行乞食今既無羅及鉢其欲如何遂歸寺所

乃至食力未盡已來專修善品及食力衰委
脅而卧時乞食者還至寺中見達摩卧告曰
具壽達摩食是他物腹豈他耶恣意飽餐遂
令不能作業答言大德誰餐飽食報云何非
今日受他請食答言不食問言何故即以上
緣次第陳告時乞食者告諸苾芻苾芻聞已
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故心令他苾
芻絕食以緣白佛佛集僧衆問答虛實廣說
如前乃至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語餘苾芻作如是語具壽共汝詣

俗家當與汝美好飲食令得飽滿彼苾芻至
俗家竟不與食語言具壽汝去我與汝共坐
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作是語時欲令生
惱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
義如上餘苾芻者此法中人共至俗家者謂
登八
四姓家言美好飲食謂五爵食及五噉食令
得飽滿者謂恣意而食汝去等者是驅遣言
語謂讀誦坐謂禪思獨坐等樂者明作惱意
令彼絕食以此爲緣不爲餘事釋罪同前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故心令他苾芻絕

食者得波逸底迦若爲病緣醫遣絕食不與
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如上

觸大學處第五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
有諸商人往詣佛所禮雙足已次至阿難陀
處問曰世尊夏了欲向何處阿難陀具答廣
說如前觀其先兆欲向王舍城商主問知行
日多少即皆預辦供設所須時阿難陀每日
常在商主前行遂見岐路奉待世尊世尊見
已問言汝今何故住此不行阿難陀曰大德

今此二路一是直道多有師子虎豹恐怖難
行一是曲路安隱無礙我今不知欲趣何路
佛告阿難陀宜取直路但他揭多離諸怖畏
故爾時世尊便取直路至一聚落時聚落中
有二童子^{登八}在村門戲一人持鼓一人執弓時
二童子見世尊來即便禮足^七白佛言世尊善
來善來因何世尊欲從險道而爲遊涉唯願
世尊勿生恐怖我等爲佛作引導人一在前
行鳴鼓而去一持弓矢隨後而來世尊見去
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久植善根今遭遇我告

曰汝等二人今可歸去如來大師久離怖畏
師子虎豹何所能爲一人佛前聲鼓一人對
佛彈弓禮佛足已遂還本處爾時世尊即現
微笑有種種光從口而出所謂青黃赤白紅
頗胝色此之光明或有沉下或復上昇其光
下者下至速活地獄黑繩衆合小叫大叫小
熱大熱阿毗地獄及八寒地獄光既至彼若
諸有情受炎熱者皆得清涼若處寒冰便獲
溫暖彼諸有情離苦安樂皆作是言我與汝
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爲欲令

彼諸有情類生信喜故便遣化身往地獄內
彼見化已咸作是說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
處必是由此希奇大人威德力故令我身心
除苦得樂旣生信已便能消滅地獄諸苦於
人天趣受勝妙身常爲法器能見諦理其上
昇者上至四大王衆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覩
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梵輔大梵
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徧淨無雲福
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天所至
之處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復說

此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已還至佛所

若佛世尊說過去事經八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

光於胃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

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

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

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

曰

天事光從齋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
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頂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
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熙怡微笑即說伽陀

世尊遠離掉憍慢

於有情中第一尊

降伏煩惱及諸怨

若無因緣不微笑

如來自證真妙覺

諸有聽者皆樂聞

牟尼最勝願宣揚

大衆疑心為開決

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非無
因緣而現微笑汝見二童子引導我不白佛
言見佛告阿難陀以此善根於當來世十三
劫內不墮惡趣生人天中於最後身得成無
上正等菩提一名法鼓音如來二名施無畏
如來爾時世尊說是記已隨路而去至一村
隅林中而宿如佛所說苾芻住處乃至樹下
亦應隨次共分時六衆苾芻分得一枯樹夜
被寒逼以火燒樹於此樹中有蛇依止蛇被
烟熏緣枝而上垂身欲下六衆見蛇高聲唱

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是聲已咸作斯念
有師子入營跳擲而墮便大驚怖四面奔走
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何意商旅四面逃奔
阿難陀白佛言大德如佛教勅凡諸苾芻所
在之處應隨長幼而共分之六衆苾芻今宵
宿處分得枯樹被寒所逼以火燒樹於此樹
中有蛇依止蛇被烟熏緣枝而上放身欲下
六衆見蛇高聲唱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
是聲已咸作斯念有師子入營跳擲而墮便
大驚怖四面奔逃世尊告曰汝可急去報諸

商人如來在處離師子怖速命商旅勿復驚惶時阿難陀奉教告知諸人咸至時諸苾芻見是事已悉皆有疑俱來白佛大德何意六衆作墮落聲驚諸商旅世尊因此重爲安慰令離憂怖佛告阿難陀非但今日驚怖商旅乃往古昔已曾恐懼於他令彼四面逃走我爲安慰令離憂惱汝等當聽於過去世在彼水側有頻螺果林於此林中有其六兔共爲知友依止而居時頻螺果熟墮水作聲于時六兔聞果落聲形小志怯便大驚怖四向逃

走時有野干見其奔走來問其故兔曰我聞水內有非常聲將非猛獸欲來害我緣此事故我等逃奔野干亦走如是猪鹿牛象豺狼虎豹及小師子等各相詰問聞斯語已悉皆奔竄去斯不遠於山谷中有一猛師子王依止而住于時師子見諸獸類惶怖奔馳而問之曰汝等皆有爪牙勇力何所怖懼各見驚馳皆悉報言我聞惡聲非常可畏定有猛獸來害於我爲此驚惶求安靡地師子報曰在何處所而作惡聲諸獸答曰我亦不知何處

作聲師子報曰若未委者君等莫走我爲審觀是何聲耶即問虎曰汝何處聞答曰我從豹聞如是展轉問詰至兔兔云此之怖聲是我親證非是傳聞仁等俱來共觀聲處于時諸獸咸悉共至頻螺林所兔曰此是驚怖起處須臾暫住還聞果落墮水作聲師子報曰此是食果非關恐怖爾時空中有天見已說伽陀曰

不應聞他語便信 當須親自審觀察
勿如樹果落池中 山林諸獸皆驚走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師子王者即我身是往時六兔驚恐諸獸我已爲其作安隱事六兔者即六衆是今時復緣驚諸商旅我亦爲其作安隱事爾時世尊爲說昔緣今諸苾芻斷疑惑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徧告商人汝等今日不應先去如來當在商旅前行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具告商旅汝勿先去爾時世尊及諸僧衆皆在前行至險林中有師子王欲來害佛世尊見來便舒右手於五指頭化出五師子彼聞此氣即便奔走世尊便

於四面化為猛火紅燄侵天飛光裂地八方
徧合求避無由唯見佛邊清涼可愛是時師
子便詣佛所頂禮雙足爾時世尊便以百福
莊嚴衆相具足無畏右手摩師子頭告言賢
首汝於先世已作惡業墮傍生中復於爾時
常以害心斷他生命活自己身於此命終還
生惡趣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
汝於我所應生信心於傍生趣深起厭離時
諸苾芻亦以手觸師子師子見觸作不忍聲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觸師子何以故猛獸獷

烈性難親附若輒觸者致有損傷是故汝等
莫觸師子若諸苾芻觸師子時得惡作罪若
觸石師子草師子或泥土作及畫者並皆無
犯調師子已佛與苾芻隨路而去時師子王
辭佛而注便作是念我今不應親於佛所聞
三句法更斷他命而活己身我今宜應要心
絕食不復餐噉凡諸畜類火力增強不堪忍
饑遂便命過生四大王衆天初生天者法爾
有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何等
業招斯異熟即便自知從畜趣死今生四大

王衆天曾作何業由於佛邊生淨信心時此
天子復作是念我今宜應往詣佛所承事供
養于時天子以天瓔珞莊嚴其身以天妙華
盛滿衣角過於夜分放大光明來詣佛所即
以天盟鉢華俱牟陀華鉢沓摩華分陀利華
卷八
布列佛前而爲供養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由
十二
此天身光明赫奕用徧晃耀蘭若林中悉皆
明顯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隨眠根性差
別而爲說法能令悟入四真諦理是時天子
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

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
曰大德由世尊故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
父母高祖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
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
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盡生死趣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
積集薩迦耶見山以金剛智杵而摧破之得
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
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
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作是語已時彼天子

深心歡喜得未曾有禮佛而去還適天宮時
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用心思惟而住見世
尊處有大光明周徧晃耀蘭若林中便生疑
念有何天衆來詣佛所由彼福力光徧林中
至天曉已往詣佛所頂禮尊足在一面坐而

世八

十三

白佛言我於昨夜見大光明徧滿林中便生
是念豈非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及
餘殊勝大威德天來詣佛所親承供養由彼
力故光徧林中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昨夜
光明非是梵王帝釋及餘天衆威神之力汝

豈不見林中大師子王親於我邊聞三句法
諸苾芻白佛言我等已見佛言彼師子王從
我聞法於此命過生四大王衆天既受天身
報恩供養來至我所奉獻天華我爲說法既
聞法已便得見諦還本天宮由彼力故光徧
林中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請世尊曰我等不
知彼師子王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報
墮師子中復由何業命終之後生在四大王
天復作何緣聞佛法已獲預流果得未曾有
還本天宮世尊告曰汝等當聽此之天子前

身作業因緣運合至成熟時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使成熟還於自身蘊界處中內善惡業而受其報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必芻應至心聽於過去世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葉波十號具足有二萬弟子以爲眷屬在婆羅痾斯國而爲住止彼迦葉波佛未出世時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學善四明博通諸論時世人衆極生尊重同心敬

仰以爲大師若迦葉波佛出世之後人皆敬仰不復就彼共相承事時迦葉波應正等覺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宣揚妙法時婆羅門在衆邊遇見彼世尊於百千衆中而爲說法便生嫉妬口出鄙語作如是說此之沙門不知怖畏猶如師子在衆中爲他說法諸餘聽者猶如小獸敬受其法時彼世尊聞此語聲告婆羅門曰婆羅門汝於天人師處出羴惡言當於地獄受諸苦報汝今宜可來至我所至心說罪罪得輕薄時婆羅門聞佛教已

內興恥愧於世尊前自言其過既說罪已即於佛邊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爲鄔波索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者由其惡口親於佛前作輕慢語因彼惡業雖復說罪尚有餘報於五百生中常爲師子或受餘報今猶未息由於我所生正信心聞三句法得生天上由於迦葉波佛前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緣彼業力今於我所證真諦理得預流果還本天宮是故苾芻汝等當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作雜業受

雜異熟汝等從今當捨黑業及以雜業當莫放逸修純白業如是應學時諸苾芻及人天衆聞佛說已信受奉行爾時世尊漸次遊行到摩竭陀至王舍城住羯闍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六衆苾芻於然火處各以火頭共相調登八弄或作日月形外道見時各生輕賤作如是語仁等知不沙門釋子火頭調戲與彼童兒有何異相云何滅割妻子之分給此禿人充其鉢食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爾時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十五

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自然火若教他然者波逸底迦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應觸火諸苾芻衆於如來窻覩波處更不燒香然燈以爲供養亦不承事親教師軌範師以暖湯水及熏鉢染衣等並不復作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何故苾芻不燒香然燈供養如來窻覩波處及以二師湯水等事阿難陀曰由佛世尊爲制學處不得觸火以此因緣諸苾芻衆遂便斷絕供養等事佛告阿難陀若觸

火者作時守持雖觸無犯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時守持佛言凡觸火時作如是念我爲供養佛故今須觸火或云爲法爲僧爲鄔波駄耶阿遮利耶及已自受用并同梵行者爲某事故今須觸火諸苾芻爲染衣熏鉢等事數數觸火觸時忘念而不持心便生悔恨起惡作心我今如何故犯此罪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佛言應云乃至事了長時守持時一苾芻身苦風病詣醫人所報言賢首爲我佳如是病而處方藥醫人報曰凡是風病得火爲

良當須近火報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向火
醫曰聖者世尊大慈緣斯事故必定開許以
緣白佛佛言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無病爲身若自然火若教他然者
波逸底迦

登八

十六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無病者謂
除其病自他等義如前廣說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以火頭共相戲弄或作日月輪
形皆得墮罪凡苾芻然火之時應觀其事而
守持之若不守持輒然輒觸者得波逸底迦

若滅火者亦得墮罪若苾芻捉火頭前火或
抽火頭或翻轉火炭或翻轉糠粃等火隨作
何事謂作食煮水然燈燒香等觸著之時皆
惡作罪若以毛髮爪唾等棄火中者亦得惡
作罪若此等事作時守持者無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欲已更遮學處第五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鄒
陀夷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已時闍陀苾芻
遂往憍閃毘國靜緣而住其阿說迦補捺伐

素二俱命過其難陀即波難陀在逝多林年
並衰邁彼十七衆苾芻年漸長大勇健有力
善三藏教便共詳議咸作是說我於長時常
被六衆之所欺輕於彼衆中難陀即波難陀
常為毒害於二人中即波難陀更為苦切我
等宜應為作捨置羯磨一人告衆曰上座難
陀即是其兄善明法務我等何能與作羯磨
一人議曰我今應權為誘誑不令入衆我等
即便共為羯磨作是議已遂至其所告言畔
睚阿遮利耶答言願具壽無病白言上座所

卷八

十七

著支伐羅非常垢膩何不浣濯報言具壽我
今年朽弟子門人見是衰邁各起輕心誰復
肯為洗濯衣服彼便答言大德可與我衣當
為浣濯于時難陀便以一衣付與令洗彼復
報曰一種辛苦可總與衣俱時浣濯即便被
一破服總與三衣彼得衣已咸悉漬以灰汁
即往集處敷座席已便鳴犍椎俱至難陀所
白言大德衆僧有事犍椎已鳴宜可暫入衆
中共觀其事難陀報曰具壽我今如此形儀
何得入衆若於衆中有如法僧事我當與欲

即便與欲彼持其欲往至衆中爲陳說已一人即起詣上座鄔波難陀所作如是語大德有罪我欲詰問幸見容許報云隨意白言大德頗憶於某時某處自作是語我當破汝等腹決取中腸繞逝多林其事實不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報言具壽豈已差之瘡重更傷損此事過去何勞在言白言大德如來大師亦依過去事爲諸弟子而制學處即便強與作捨置羯磨大衆散已時鄔波難陀詣難陀所啼泣而住難陀問曰爾有何事今忽悲啼報

言被諸黑鉢與我作捨置羯磨難陀報曰彼與我弟作羯磨者便是自於村坊城邑三界之內驅遣其身於弟何過然我今時當爲申謝又彼僧伽作別衆羯磨作法不成我不赴集餘人報曰豈非大德前與欲耶難陀曰若作如是非所愛事我不與欲持欲不成是惡與欲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先時與欲後更追悔作如是語還我欲來不與汝欲時諸苾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告諸苾芻問答虛實廣說乃至我觀

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他苾芻欲已後便悔言還我欲
來不與汝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難陀餘義如上又苾芻者
謂此法中人與欲已者謂先已言與後便等
者是索欲詞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先與欲已後便生悔報衆云還我欲
來我不樂與者便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八

音釋

離隙 離時流切 仇也 隙
剛切 穀皮也 熨
與戰切 麥麩也
穢 穢古猛切
糠 糠丘
麩 麩丘

卷八

十九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登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學處第五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有衆多敬信施主來至寺中白諸苾芻曰

登九

聖者幸爲我等宣揚正法樂欲聽聞苾芻報
曰賢首汝等有心樂聞法者當詣佛所佛自
爲說彼云聖者唯一大師瞻仰者衆天龍人
鬼皆願聞法知欲爲誰而演法要仁等亦可
爲我誦經苾芻報曰世尊未許諸俗聞已共

起譏嫌捨之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今聽諸苾芻隨時誦經世尊既許苾芻誦
經彼便日日誦經不息諸有福德閑暇者晝
常來聽既歸家已便於夜中告諸無福營作
之人作如是語君等當知彼諸聖衆於日日
中常誦正法言詞美妙令衆樂聞聽者忘疲
如蜂食蜜時營作者聞斯語已報諸人曰仁
等有福逢佛出世得聞法要獲大利益於日
日中得未曾有報作人曰汝何不聽答曰仁
有福德雖晝聽經家生得濟我等薄福作業

求活恒去聞經終當餓死若其聖者夜誦經者我亦樂聽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往白佛佛言雖在夜中亦誦經法彼便通夜而為誦經因生疲苦佛言不應晝夜誦經苾芻隨時少宣其法諸來聽者共生嫌意佛言不應隨宜當圓滿說時諸苾芻夜夜常誦諸作業人無暇鎮來時有福人既至家已同前為說作人自歎我等薄福不得聞經若諸聖者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者我等常聞能生福利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

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經時有乞食苾芻在阿蘭若住告同住者曰今是十五日我欲向寺共為長淨并復聽經便詣寺所慇懃聽法乃至夜半時乞食者作如是念今既非時無緣得往蘭若之處且留此住於一面坐諸聽法俗人亦住於此時知寺人將滅燈燭俗人告言聖者勿去燈明我助油燭有摩訶羅苾芻共於此卧不用心眠便在夢中見與故二共為聚集遂即寢言說非法事俗人聞已遂即徧觀見摩訶羅仰腹

登九

而卧口說竊言說非法事諸俗見已共作是議仁等觀此年老苾芻尚爲斯事諸餘少壯當欲如何時乞食者聞俗嫌議旦詣林中於蘭若內習定之人見而問曰具壽於彼寺中同梵行者夜誦經時能令諸俗人生淨信不報言聽微妙法皆生喜信然而有一年老苾芻起俗譏嫌彼問何故即以事具答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由諸苾芻與未圓具者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有是過生是故我今不聽苾芻與未圓具人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此是

緣起尚未制學處

佛在憍閃毗妙音園中時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是羅怛羅于時羅怛羅有緣須至晝日遊處有客苾芻來入寺中見授事人已竟停止處其授事人見羅怛羅出外不在即便令客權止房中其客苾芻即取羅怛羅所有衣鉢置之房外時羅怛羅從外靜處還至本房見其衣鉢在房門外悵然而立于時准陀來至其所問言具壽何故愀然似帶憂色答曰我暫出遊有客來至以我衣鉢

棄在房前日時欲暮天復將雨我於今夜何處當卧唯陀報曰隨處隨時且容身卧詎勞憂悵徒倚房前答曰仁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菴即堪止宿我無威力其欲如何唯陀聞已默然而去時有淨信施主爲佛及僧以妙香泥塗拭園廁羅怛羅見已便作是念非時見佛欲有諮問無有是處我今宜可於此眠宿以度今宵遂入廁屋權時而卧即於其夜天降大雨去斯不遠於地穴中有大毒蛇依止而住水滿穴中其蛇遂出便往廁上如

來大師得無忘心作如是念若彼毒蛇螫羅怛羅者此必當死但有其名又釋迦種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如是語若羅怛羅不出家者繼轉輪王位今旣出家無所依怙卧於廁上被蛇所螫枉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手如象王鼻到羅怛羅所擎取其身至已房內安自牀上佛於是夜時行時坐以至天明有餘苾芻於晨朝時嚼齒木澡漱訖往世尊所欲申禮敬世尊常法若欲爲諸聲聞制學處者未至苾芻待其總集其現至者不即令去

時求寂准陀至羅怛羅所彈指警覺告言羅
怛羅汝何處卧彼既覺已知是佛牀即便驚
起惶怖而立准陀告曰羅怛羅向使世尊不
念汝者被毒蛇螫必定無常但空名在爾時
世尊告諸苾芻曰凡諸求寂無父無母唯有
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等多是阿羅漢
胎終將出離汝等若不共相慈護誰當見憂
是故我今聽諸苾芻與未圓具人齊二夜同
宿無犯時有苾芻忽得下痢不淨汙足房無
燈燭求洗無由遂垂足牀前偃卧經宿天將

欲曉弟子門人入房參問不審鄔波馱耶四
大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具以患狀告彼
令知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燈明時
諸苾芻置燈明已有病不眠因斯更重佛言
苾芻有病須然燈者對卧無犯勿致疑心時
看病人亦不敢卧因加疾病佛言其看病人
雖卧燈明亦無有犯時彼病者須受藥食無
人為授遂闕所須佛言未受具人應令共宿
時諸苾芻過二宿已遂不敢睡因更病生佛
言病人雖過二夜共宿無犯有病苾芻不能

自噉令受具者哺而方食時受具人出行不在佛言未受具者亦聽哺食若無此人雖大苾芻自取而哺時諸苾芻於日月光下不敢睡眠佛言日月之光非所避物卧時無犯如佛所制苾芻不得與未受具人過二夜宿時諸苾芻過二夜已驅出寺外被賊惡獸及蚊蟻等之所損傷佛言不應遣彼令出寺外時諸苾芻遣出簷外佛言不應驅出簷外應離房門勢分令其止宿時有苾芻畜一求寂夜令出宿有罪惡苾芻從外來至問求寂曰汝

於今夜何處當宿答言於門屋下時彼師主聞其語聲問言彼說何事弟子具答師主聞已喚入房中一處止宿自便通夜或行或坐以徹天明時弟子門人共來叅問不審鄔波馱耶宿夜以來起居輕利氣力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是時師主具以事答弟子門人白師主曰師豈不聞如佛所言有二種事方成大人一者知是不可爲事即不應爲二者已爲其事即不應捨可令究竟師既愍彼求寂已爲攝養當存終始豈得辭勞師聞便默

爾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如此罪惡人來能驅擯者應共斥逐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往餘寺中若於夏內安居已後有惡苾芻來寺中者時彼師主應與求寂同房而宿以至夏終勿致疑惑至夏罷已能驅逐者可擯斥之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別詣餘寺時有衆多苾芻隨路而去并將求寂過二夜已便令出宿遂被惡獸之所傷害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令出應分苾芻以爲二處隨夏未滿共宿無犯時諸求寂夜起之時於路睡著苾芻棄

之而去亦被傷害佛言不應棄去應令在前時彼求寂於小食時從索飲食苾芻不與佛言應與至午還索苾芻報曰已與朝餐因何更索遂不與食佛言少年火盛更可與食又與未具隨伴道行苾芻相告曰如佛所制過二夜已不許與未具者同宿彼便警覺通夜不眠遂生勞倦佛言應護明相不假通宵時諸苾芻猶尚疲勞佛言如在行路通夜應眠勿生疑惑時鄔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與此二弟子過二夜宿諸苾芻見

告言具壽佛制不許二夜共宿仁今何意故
違佛語當可改之鄔波難陀曰此第二夜與
第三夜有何異相又第三夜豈可飲酒食葱
蒜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
何苾芻不奉佛教世尊不聽過二夜與未受
具人同室宿而故違聖教與之同宿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集眾問答虛實乃至我觀
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者波
逸底迦

又復不改前印左手作拳頭指豎立如期尅
相右手如鉤成印是名降三界印此印能鉤
召一切

又復二手作忿怒拳已復作金剛鉤如期尅
相成印是名金剛鉤印此印善作一切事能

作諸成就

卷九

七

又復作金剛合掌十指如火燄成印是名顰
眉菩薩印此印善作種種事善調伏諸惡
又復作金剛合掌復左手如鉤勢成印此印
能鉤召一切亦能作入寤法悉得成就

又復左手作金剛拳右手如三叉成印此印能脫一切枷鎖禁縛

又復二手如開敷蓮華成印此印能斷一切煩惱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二拇指相並成印亦名

降三界印此印善作鉤召調伏最上成就

又復右手頭指鉤左手頭指如挽弓勢成印

此印善作鉤召亦能作諸敬愛

又復如降三界印右手作金剛拳展臂以小

指安左手背成印此印善破諸惡邪印善作

諸成就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柔軟緊密成印是名金剛成就印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二拇指與頭指如金剛并成印此印能破壞諸惡所有旃印與鈴印皆作最勝法亦能破壞諸惡三界中殊勝是金剛薩埵灌頂印

又復金剛部賢聖印二手作金剛拳依此法儀本部賢聖以金剛寶作灌頂作金剛合掌以淨帛覆面二拇指如金剛當作金剛灌頂

已然後依法作禮受持金剛杵乃隨力獻阿
闍梨供養即得成一切法

如是等諸部印相皆依法結同大明用即得
所作成就

最上祕密儀軌分第二十五

爾時諸如來

卷九

及大菩薩衆

金剛賢聖等

共異口同音

發如是問言

金剛手菩薩

如仁者所說

最上羯磨法

善作諸成就

其所說儀軌

微妙真實理

從無相之法

而現諸儀軌

是儀軌云何

何名最上教

復何爲根本

何名本無有

復名金剛手

以何爲大欲

復何名大樂

何名爲善賢

何名高舉勢

何名諸法中

自在金剛手

內外大心明

云何而出生

根本微妙歌

何說復何義

大金剛三昧

此法名何等

云何菩提心

云何三摩地

云何菩提行

以何降魔軍

云何證菩提

云何本部生

云何欲解脫

何者三種名

云何一切處

大金剛大樂

何不空三昧

何八曼拏羅

當有何果利

及成就儀軌

大祕密真理

無相苾芻如是惡見未捨已來衆僧不應共語共說可惡極惡如旃荼羅白如是次作羯磨應准白成時諸苾芻雖與無相作捨置羯磨然彼惡見堅執不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集僧衆問無相曰汝實作此語如佛所說九障礙之法我知非障礙習行之時不爲障礙白佛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責廣如前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

礙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爲障礙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慫慂正諫隨教應語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彼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無相餘義如上作如是語者說其事也我知佛所說法者謂如來應正

等覺法謂佛說或聲聞說說是彰表義障礙
法者謂四他勝及衆教二不定三十捨墮九
十墮四別悔衆學法習行之時非障礙者謂
不能障沙門聖果謗者謂出非理言不善者
招惡異熟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若不
捨者作羯磨諫乃至結竟廣說如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
等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捨者善若不
捨者得惡作罪羯磨諫時若作白時及初二
羯磨若不捨者皆惡作罪若三羯磨竟時便

得墮罪若作非法等羯磨者彼無有犯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捨置人學處等五十六
時無相苾芻得捨置羯磨往鄔波難陀處啼
泣而住鄔波難陀告言具壽無相何故啼泣
報言諸黑鉢者爲我作捨置羯磨鄔波難陀
曰設與城邑聚落及三界有情作捨置羯磨
者豈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憂惱當求懺謝
如是教已便共言說受用衣食同室而卧時
少欲苾芻見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知

彼苾芻是惡見人衆與羯磨未行隨法而與
言談爲同住事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
衆問其虛實種種訶責乃至我觀十利爲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如是語人未爲隨法不捨惡見
共爲言說共住受用同室而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如是語
人者謂是無相未爲隨順法者未作隨順懺
摩之法不捨惡見共爲言說等者謂作教授
依止等事於四室中同宿天明結罪如上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如是語人未作
隨法爲言論共住等事便得墮罪若彼身病
看侍無犯或共同居令捨惡見此亦無犯又
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學處第五十七

登九

佛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
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時有異
處衆多苾芻來至其所與二求寂以爲共住
言戲掉舉身相摩觸時諸苾芻後生懊悔便
自剋責所犯之罪應責心者責心而悔應對

說者對說而除發勇猛心起決定意斷諸煩惑證阿羅漢獲大神通後於異時彼二求寂林中採華於虛空中見彼苾芻乘空而至遂問曰仁等是誰苾芻答言我是某甲彼二報曰仁等豈不昔與我等而爲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作諸罪業云何於今獲增上證彼便答曰此事實爾然我後時情生懊悔深自剋責所犯之罪如前具說乃至獲得通果求寂聞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昔與我等共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於今得增上果

以此因緣我知佛所說法云習諸欲是障礙者此非障礙具以此事告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語已不嫌不喜具以其事徃白世尊世尊爾時告諸苾芻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汝等應可作別諫法而開曉之若有餘人作斯事者亦如是諫告言汝利刺長大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語謗讟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佛以種種方便說行諸欲是障礙法汝今二人當捨惡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徃二求寂

所如佛所教曉喻其事如是諫時彼二求寂
所有惡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
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
奉教別諫彼二求寂時彼之惡見堅執不捨
而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諸苾芻應
坐九
作白四羯磨諫二求寂如是應作十二鳴推集衆
衆既集已令二求寂離聞處在見處應令一
人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如是
惡見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

此非是障苾芻與作別諫之時彼二惡見堅
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
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與彼二人作
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等二人莫作是語如
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
之時非是障礙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
尊不作是說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礙
法若習行者定為障礙汝之二人當捨如是
惡見此是其白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衆僧
與汝作白四羯磨已作白竟汝今應捨惡見

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彼苾芻應還衆中告言
惡見不捨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准白應作
乃至初羯磨了如前令問若不捨者還報衆
知次作第二第三了時亦如前問如是應作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喚彼二人爲作白四羯
磨曉諭之時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是實
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
等已作白四羯磨諫彼二人彼於惡見堅執
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等苾芻
應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損羯磨如是應

作鳴椎集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惡見
如前廣說僧伽爲作別諫及白四羯磨曉諭
之時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
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此二人作不
捨惡見損羯磨應告之曰汝等二人從今已
去不得更云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亦復
不應隨苾芻後同一道行如餘求寂與大苾
芻二夜同室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今可
減去白如是應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衆今

與汝二人作白四擯羯磨已作白訖汝等應捨如是惡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還至衆中具告其事廣說如上次應與作羯磨准白應爲作一番訖還令苾芻向彼陳說衆已與汝作初羯磨說應捨惡見廣說如上乃至第三羯磨竟結文准作諸苾芻白佛言大德應如是作時諸苾芻承佛教已喚二求寂爲作驅擯羯磨已惡見不捨便往鄔波難陀所啼泣而住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具壽何故啼泣答言諸黑鉢者已爲我等作擯羯磨今欲如何

鄔波難陀曰若彼爲諸村坊城邑乃至三界作擯羯磨豈村坊等而非有耶汝勿憂惱當就懺摩便受彼二供給供養言談同宿少欲苾芻見是事已生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具知如是惡見求寂大衆與作擯羯磨已受彼供承言談同宿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鄔波難陀廣說如上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見有求寂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

芻應語彼求寂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
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
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
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爲障礙汝可棄捨如是
惡見諸苾芻語彼求寂時捨此事者善若不
捨者乃至二三隨正應諫隨正應教令捨是
事捨者善若不捨者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
汝從今已去不應說言如來應正等覺是我
大師若有尊宿及同梵行者不應隨行如餘
求寂得與苾芻二夜同宿汝今無是事汝愚

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而攝
受饒益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求寂
者謂利刺長大佛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
開導義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欲是障礙者
謂是五欲習行者謂作其事非是障礙者謂
不能障沙門聖果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語彼
求寂等者遂其惡見與作別諫及與衆諫若
不捨者應擯羯磨語言汝從今已去廣說其
事是不應作共行同宿汝是癡人可速滅去

卷九

十五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知者或自知或從他聞攝受者與作依止饒益者謂給衣食同室者四種室中與其同宿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乃至同室宿者波逸底迦若是親族或時帶病若復令彼冀捨惡見雖權攝受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著不壞色衣學處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二龍王一名祇利一名跋窣由此二龍威神力故於

王舍城有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時降甘雨五穀熟成爾時世尊調伏難陀鄔波難陀二龍王已此二龍王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從大海出昇妙高峯來詣佛所爲欲供養及聽法故時祇利跋窣二龍王見難陀鄔波難陀來至佛所而申供養自相謂曰此二龍王每月於四齋日遠從餘處來至此城承事世尊并聞妙法我等云何在此城中不申禮敬我今宜往供養世尊是時二龍王來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

時世尊爲彼二龍宣說法要令歸三寶受五
學處從此已後身及資財並皆增盛既增盛
已即共議曰我等宜可往大海中隨廣博處
而爲居止作是議已往詣佛所致敬既畢在
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我從世尊受歸戒已身
及資財並皆增盛若大悲世尊哀憐許者我
等今欲往大海中隨寬而住佛見請已告二
龍曰影勝大王是國之主汝等欲去宜可白
知時二龍王辭佛而去便相謂曰如佛所言
似不容許便依舊住然二龍王若於夜中來

見佛者依本形狀若於晝日作長者形後異
時中龍於晝日在世尊所聽佛說法影勝大
王亦於彼時往竹林園既至門所命左右曰
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彼左右奉教而去既
至佛所禮佛足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即還
王所白言大王有二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
念彼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敢不起耶
時影勝王欲至佛所彼二龍王見大王來白
世尊曰大德我今先且敬法爲敬王耶世尊
告曰諸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咸敬於法以此

因緣說三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住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樂 應當尊敬法 常思諸佛教

登九

十七

時彼二龍聞佛世尊說敬法事雖見王來而不修敬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不相敬重便生瞋恨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別作餘言不爲說法時影勝王請世尊曰唯

願大師爲我說法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若無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無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微妙法

時影勝王聞伽他已作如是念由二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爲我演說法要便從座起禮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應告之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于時使人奉命而徃彼二龍王既

聞妙法禮佛而去將出竹園使人報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二龍聞已便作是念我此長夜情所樂者今不爲勞而能遂願即起密雲降澍洪雨從諸渠澗次入江河展轉隨流至于大海身及資財轉更增盛龍去之後王舍城側五百溫泉並皆枯涸於時時中不降甘雨五穀不成人懷憂感時影勝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王舍城內有二龍王一名山二名勝常居此城由彼威力能令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於時時

中每降甘澤五穀熟成無所乏少忽於今時溫泉池沼並皆乾竭多時無雨五穀不成豈二龍王而命過耶或復逃竄向餘方國或咒龍者之所攝持或金翅鳥王之所瞰食然佛世尊具一切智無不觀察我今宜往問彼所由時影勝王往竹林中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發九白佛言大德有二龍王在此城住具述威力盛衰所由不妄今時居止何處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大王當知非彼二龍身死命過乃至亦非金翅所食然是大王自爲驅擯王曰

我曾不憶與彼相見況驅擯乎世尊告曰我
為大王憶驅擯事王豈不憶曾於一時來至
我所見二長者在我邊坐大王于時共作何
語影勝白佛言世尊我不共語遣使留言報
二長者勿居我國佛言彼二長者即是龍王
化作人身來聽法要王曰彼二龍王今向何
處佛言往大海中王聞語已便帶憂色而白
佛言大德我之國界將衰損耶佛言王之國
界未至衰損然可愧謝彼二龍王王曰彼在
海中我住城上求謝無由佛言每

於四齋日來至我所而申禮敬王至此日宜
可自來我指示之當申懺謝王曰我懺謝時
為禮彼足耶佛言不應禮足宜伸右手告龍
王曰願容恕我勿恨前言彼二龍王自當容
忍後於異時至褒灑陀曰彼二龍王來至佛
所禮佛足已作九在一面坐其影勝王亦於是日
來禮佛足一面而坐爾時世尊即便現相示
其處所此是二大龍王時影勝王便舒右手
告二龍曰龍王於我願見懺摩龍王報曰懺
摩大王王曰若容恕者願還來此住我國中

二龍告曰我從此處至大海已身及資財非常廣大若來此者無處相容王曰若如是者當失我國龍曰唯願大王勿憂失國可於城外造二神堂一名祇利龍神堂二名跋窣龍神堂我令眷屬住此堂中六月一時盛興大會我等自來觀王國土不令闕乏王曰善當如是作時影勝王即於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徧六大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至王城時彼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

方便得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行迹可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攝引衆人因此得財永無闕乏時彼樂人俱共往詣六衆之所禮足而白唯願聖者爲我宣說如佛往昔爲菩薩時在觀史天宮將欲下生瞻部洲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咸皆爲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

適林中苦行六年將爲無益道成正覺普濟羣迷如是等緣願皆爲說六衆報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爲樂人告曰我欲修入管絃緝爲歌曲時鄔陀夷聞已告曰癡人汝將我佛法勝事奏入絃歌汝可即行不能爲說時諸樂人默然捨去詣尼寺中至吐羅難陀苾芻尼處禮而告曰唯願聖者爲我宣說如佛往昔爲菩薩時在覩史天上來此下生乃至普濟羣迷願爲我說吐羅難陀聞而告曰汝樂聞此欲作何事樂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

金九

二十

管絃欲爲舞曲尼便報曰共作要契方可爲陳汝若與我餅果直者當爲汝說樂人曰此是小事必當奉與其吐羅難陀尼具足多聞善閑三藏即爲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樂人于時共相告曰此之勝事令信敬人情發歡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歡心我當一時俱呈兩伎令信不信咸唱善哉遂即徧覓希奇還入僧寺見闍陀苾芻飽食已訖復捨威儀忽有施主持妙飲食來與闍陀于時闍陀情希更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洗手受已往鄔陀夷所其鄔陀夷食尚未起
即對其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鄔陀夷
存念我苾芻闍陀已足食訖復得如是美好
飲食今欲更食願與我作餘食法時鄔陀夷
取兩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隨意餐噉
時彼樂人見斯事已便作是念此好緣由我
若作者能令不信之輩亦發歡心即便往彼
作樂之處手振鼗鼓廣集諸人作衆伎樂始
從菩薩觀史天下迄至普濟羣迷並悉奏入
管絃盛爲舞樂敬信之類生希有心皆云奇

哉樂人善爲歌唱多贈錢賄有異常倫于時
樂者復更思惟不信之人終須汲引遂令一
人作闍陀形復遣一人作鄔陀夷狀却坐而
食其闍陀形者即以瓦椀盛灰滿中上置沙
糖至鄔陀夷處蹲踞而住報言大德鄔陀夷
存念我闍陀苾芻已飽足食復得如是美好
飲食情希更食願與我作餘食之法時鄔陀
夷樂人取沙糖食便以灰椀覆彼頭上告云
此是汝物隨意食噉時不信人見其希有並
皆大笑唱言美樂多遺珍財時諸看人戲散

之後隨所至處如前次第話向餘人六衆苾芻展轉聞說共相議曰無識倡伎模我形狀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作無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爲菩薩時所有行迹當時有一樂者名高臘婆取菩薩行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共歌其事無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禪上覆旣布置已六衆俱來時鄔波難陀即著俗服以

彩氍纒頭手拍鼓鼓自餘諸伴皆爲舞樂鼓聲纔發大衆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人聞音奇絕亦並俱來觀其所爲咸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爲是天爲龍藥叉乾闥婆等來此歌戲各生奇異共捨資財于時六衆戲訖散場所有錢財並收將去時諸樂人亦隨其後觀知住處便見六衆入竹園中樂人在門伺看其事時鄔陀夷出寺門外於其耳側尚有雌黃樂人見之問言向爲伎樂豈聖者耶答言是我故欲辱汝癡人豈容汝等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我威光以為活命反相調弄作我形儀對衆人前以當訶笑若汝去處我必隨行令汝長時一無所獲我等不將戲具借覓權充汝等擎持諸事辛苦見是語已樂人請曰唯願聖者恕我一愆鄔陀夷曰若汝得財悉當與我共為盟要即我不隨行樂人議曰我若不與相惱未休是故今時得者皆與遂還本處咸共憂愁彼有知識來問之曰仁等何因各懷憂色答曰我今被罰豈得不憂問曰是誰答言釋子問言何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時彼

知識俱生嫌賤云何苾芻著俗白衣躬為伎弄雖諸樂人並不免輸物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衆如俗譏嫌問知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卷九

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十三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新衣者有二種新一謂衣體是新二謂新從他得此中

新者謂是新衣衣有七種具如上說青者謂青色泥者謂赤石赤者謂樹赤皮染壞色者謂壞其白色若不染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得新衣於三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墮罪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音釋

窠研計切窠中 愀七小切愀色變也 圖固七情切圖廁 踞踞御切踞居御切 鼙徒刀切鼙柄鼓也 蟄之列切蟄也 螫施隻切螫行毒也 緝七入切緝績也 蹲七入切蹲

第八二冊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登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提寶學處第五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下鷲峯山入城乞食將尊者阿難陀登十以爲侍者于時遇天大雨水蕩崖崩見劫初人所安伏藏光色晃曜世尊告阿難陀曰汝應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作是語時去斯不遠有一貧人常採根果以自活命聞稱毒聲便生是念我試往觀

所云害毒其狀如何勿令於夜螫害於我既至其所見是伏藏光彩外發于時貧人見已欣喜竊生是念願此毒蛇恒螫於我父母妻子所有眷屬亦不辭痛遂將葉蓋細細持歸漸興宅舍以供衣食共諸親族隨意受用便大富盛時未生怨王弑父自立便令使者徧觀國邑誰有多財時彼使人見得伏藏者舍宅昌熾衣食豐盈奴婢牛羊有異常日便問之曰汝於昔時貧無衣食何故今日忽然富盛豈非竊得王家伏藏耶即便執捉送至王

所王便問曰汝今卒富得我伏藏耶彼便拒諱王曰此違我命准法當死所有眷屬並收繫獄此應斷命時彼獄官即將其人欲往刑戮於其路中作如是語阿難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然王國法將刑之人所有語言必須反奏見是語已即白王知王曰可喚將來既至王所王自問曰如汝所言有何義理彼人具陳昔事王於爾時於世尊所創發信心問彼人曰咄男子汝信佛語答言大王我實深信時王聞已淚落霑

衣報彼人曰此物與汝眷屬皆放時彼男子既得脫已喜不自勝作如是念我之所有富盛家業皆由世尊之所致也我今宜應禮世尊足請佛僧衆就舍而食廣說乃至食已聞法即於座上見四諦法獲預流果廣如餘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王舍城鷲峯山時金十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教射人不申禮敬巡家漸次至教射堂中見無師主唯有諸徒鄔波難陀告諸人曰汝等學射徒費日功未能成就即自執弓箭

左右而射放箭皆中告言汝等當覓上好師
匠而學技能鄔波難陀告已而出時彼射師
還至堂中諸人見時不致恭敬問曰汝等何
故傲慢異常諸人報曰我廢生業欲學技能
看此形勢似空費日師問其故諸人具以事
答師聞語已便往寺中覓鄔波難陀見已禮
足作如是語阿遮利耶斯乃是我活命之緣
幸願慈悲勿相破壞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弓
射之術是我技能汝將活命無束脩禮其人
禮而謝曰事已往者請勿致責自今已去謹

隨上命即便貨賣教射之具所得之物送與
鄔波難陀至射堂中思懷而住親友見問何
故憂愁彼以事答時人聞已便生譏議沙門
釋子所作非法云何令他教射之人遂至貧
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緣起同前入城乞食
時鄔波難陀乃至巡家至教樂堂中見師不
在自取樂器具奏八音廣說如前乃至其人
貨賣樂具遂至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爾
時世尊隨緣施化從王舍城至廣嚴城住高
閣堂中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入城乞食於其中路見栗姑毗多諸童男以
瓔珞具置在一邊而共遊戲鄔波難陀見其
瓔珞謂藥叉物遂即收取時諸童子見取瓔
珞便各競來牽其手足咸以塵土而散擲之
遂還瓔珞鄔波難陀塵土全身方還入寺苾
芻見問豈與童子而共戲乎鄔波難陀具以
事答此亦緣起尚未制戒佛在廣嚴城乃至
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路次栗姑毗園便入園
中見諸戲具即取鼓樂如法擊奏猶如淨飯
王所奏音樂及未生怨戰鼓之響時城內人

聞斯聲已皆大驚怖作如是語定是未生怨
王來襲我國即嚴兵革出大城門共相拒敵
是時六衆便棄鼓樂俱出園外諸人見六衆
來問言聖者未生怨王所有兵衆今在何處
六衆曰彼未生怨何因至此問曰若不來者
彼之戰鼓因何響振六衆答曰此是我等耶
爲戲笑非是王軍餘人報曰仁可急去勿住
此中栗姑毗來必是相辱即還入寺諸苾芻
問何故空鉢而歸具以事答少欲苾芻聞是
語已共生嫌賤云何必芻共作如是不端嚴

事乃至白佛廣說如前佛言我觀十刹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爾時世尊從廣嚴城至憍薩羅國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來至欲申敬禮具諸瓔珞周徧嚴身稟性懷慚恥將見佛遂脫瓔珞付其從者著鮮白服入見世尊禮佛足已聽聞妙法從座而去時彼從者以其瓔珞置華樹下遂忘歸家時阿難陀見其瓔珞便作是念世尊所制由此當開即便收取自往白佛

卷十

四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許汝已知時若說戒時應云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毗舍佉問從者曰將瓔珞來報言寺中樹下忘持來報云往取子聞語已白其母曰豈如庫內令彼取來寺中多人彼物定失母曰我在生來物不遺失汝但往取必定應得從者承命遂往寺中阿難陀見之便授瓔珞從者持至母告子曰我不失財斯言非謬子作是念我當試驗其事實不便取其母金印指環投於芥中汲水之時隨水而得其子復將擲於江

內魚見吞食漁人獲得詣市賣之家人買歸
破腹而得復以金囊棄之於路時人見者皆
謂是蛇避之而去子還收取既作如是多種
試驗方知其母不失於物復有苾芻行至寺
外見遺金囊持之而去後有人來苾芻報曰
此是汝囊不彼人言是便與持去次有一人
急走而來問苾芻曰見我金囊不報曰我已
與他將去其人聞已懊惱命終世尊知已告
諸苾芻不應如是輒即與人應問記驗相應
者與不同者勿與復有苾芻見盛金囊棄之

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以葉覆彼以葉覆棄
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可以物蓋應於其處
七八百中來去看守有人來認問相當者應
可與之若不相當者將歸寺中可貯僧庫經
五六月若有主來認相當應與無主來者應
將此物買牢器物而舉用之後有主認若記
同者應將物示此是汝物買得隨意將去若
索利者應報彼云汝物合失得本應喜何不
知恩更求利物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
衆讚歎持戒告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

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著自捉教人捉除在寺
內及白衣舍波逸底迦若在寺內及白衣舍
見寶及寶類應作是念然後當取若有認者
我當與之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寶謂七寶寶類者謂
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樂具鼓笛之流自捉
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苾芻在寺中及以
俗舍若見寶等聽作是念然後收取若有主
來我當持與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自

手使人捉諸寶物已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
治者但得惡作乃至捉假瑠璃亦惡作罪若
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麥莛結爲
鬘者捉亦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
柱者便得墮罪無絃惡作乃至竹筍作一絃
琴執亦惡作若諸螺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
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堪與不堪得罪重
輕亦同此說若執弓時有弦階者便得墮罪
無者惡作若刀有刃箭有鏃頭皆得本罪異
斯惡作乃至彈毛弓及草筵箭亦皆惡作若

像有舍利執得墮罪無舍利者惡作若作大師想擎持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何因緣毗舍佉母不失錢財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迦葉波佛涅槃之後有一老母奉持戒行時訖栗枳王宮人遊戲園中遺瓔珞具時彼老母得此瓔珞繫竹竿頭欲求本主時王遣人尋此瓔珞於老母處得已奉王王見物喜恠其奇異嗟歎老母問曰既有好心理合嘉賞今何所欲老母白王更無

所欲不求現利願以此緣於未來世所生之處得不失財報由昔淨心今受斯果往時老母者即今毗舍佉母是由於往時不藏他物發願力故於生生中雖失珍財終還獲得是故苾芻得他物時勿盜藏舉如是應學

非時洗浴學處第六十

卷十

七

佛在王舍城時此城傍有三溫泉一王自洗浴二是王宮人三諸雜人其王洗浴處苾芻亦洗浴官人浴處苾芻尼亦浴于時六衆苾芻洗浴之際便生是念我今試王信心厚薄意欲

相惱沉吟久之不時速出王遂遣人取水別處而浴不入溫泉既洗沐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聽聞妙法辭佛而退時具壽阿難陀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由諸苾芻爲洗浴故有是過生諸苾芻等不應洗浴時諸苾芻身不洗沐體多垢膩乞食之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而問曰聖者豈復仁等身持垢穢將爲清淨耶何因不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半月應爲洗浴於暑熱時彼諸苾芻不數洗故身體萎黃諸人見問聖者何故似帶病耶答

曰我由世尊不許數洗身體煩熱致使之然諸人告曰世尊大悲以此爲緣必當開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洗有苾芻病醫人令洗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病時應洗苾芻或營衆作或宰觀波身垢不淨人見譏嫌以緣白佛佛言作時應洗諸苾芻涉道行時來往疲極委身而卧諸人見恠問曰仁等何不策修善品晝寢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道行時應洗苾芻被風吹時身多塵坌垢穢不淨人見譏笑同前白佛佛言風時應洗

又觸雨時又風雨時泥汙身體同前白佛佛
言若雨時若風雨時隨意應洗爾時世尊讚
歎持戒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應洗浴故違而浴者除餘時
波逸底迦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行時風時
雨時風雨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半月應洗浴者謂齊
十五日一度聽浴故違者謂不依教行除餘
時者若在餘時此則無犯熱時者春餘一月

半在謂有一月半在當作安居謂從四月一
日及夏初一月謂入夏一月謂從五月十六
此兩月半名極熱時若病時者若苾芻有病
除多洗浴不能安隱者是作時者謂爲三寶
所有作務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
平卧處行時者謂行一踰膳那或半踰膳那
還來者是風時者乃至風吹衣角搖動者是
雨時者乃至兩三滴雨落身上者是風雨時
者謂二俱有此是時者是隨聽法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每於開限洗浴

之時常須心念口言而爲守持應云在某時
中我今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澆身水未至
臍得惡作罪水至臍者即得墮罪若入水洗
者准此應知若先以煖水後以冷水如上浴
時得罪同前或先池後河等事亦同此時有
登十
苾芻於河彼岸有請喚事不敢入水往赴其
請佛言應去勿致疑惑苾芻有事渡河脚踏
墮水心生疑悔佛言無犯苾芻渡橋墮落悶
絕餘人見之便以水灑苾芻起已便生疑悔
佛言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第七攝頌曰

殺傍生故惱

擊擻水同眠

怖藏資索衣

無根女同路

殺傍生學處第六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爾時具壽鄔陀夷日初分時
入城乞食遂至教射堂中其師出外但有諸
生見教射處所置堠塚事無准的時鄔陀夷
遂取五箭仰視虛空時有一鳥飛騰而過鄔
陀夷便射四箭遮鳥四邊鳥乃上飛遂以箭

貫從口而出告諸生曰少年汝等應當求好
師傅學斯技術後教射師迴至射堂弟子具
說其事師作是念勿令苾芻數來相惱即設
方計令彼諸生持其死鳥繫竹竿上隨鄔陀
夷後令彼惡響周徧十方作如是說仁等當
知大德鄔陀夷有斯技藝空中落羽箭入鳥
腸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斯事已各起譏嫌
云何苾芻自執弓箭殺諸禽鳥此則肉不堪
食筋皮無用於不應處而爲惡業少欲苾芻
聞生嫌恥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廣說如前乃

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斷傍生命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陀夷餘義如上故者明非錯
誤傍生者謂是飛鳥或復諸餘禽獸之類斷
命者謂殺其命根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言斷傍生命者謂以三事内外及俱而
與方便斷彼命根若苾芻作殺害心乃至以
一指損害傍生因此命終者得波逸底迦或
當時不死後時因此死者亦得墮罪若後時
不死者得惡作罪如是廣說如前斷人命學

處具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如前廣說
故惱苾芻學處第六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
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彼十七衆遂便
親近六衆苾芻時鄔陀夷告十七衆作如是
語具壽汝等爲我作如是如是事答曰我不
能作豈仁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駄耶令我執
作鄔陀夷見是語已即便驅遣不許同住時
十七衆遂向餘處而爲讀誦鄔陀夷便詣鄔
波難陀處告言上座知不此諸小師不受我

語事欲如何鄔波難陀曰汝今應可令彼小
師各生惱悔廢其習讀當作是語廣說惱緣
時鄔陀夷聞是教已如言即作告十七衆曰
具壽汝等豈復能得漏盡入正定聚耶由汝
皆是減年受具既無戒足衆善不生如是廣
說乃至作法不成時十七衆便以此事告大
目乾連時大目乾連爲除疑悔復告之曰佛
說初人無犯況汝無過然復誰向汝等作如
是語今生追悔報言尊者鄔陀夷少欲苾芻
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故令苾芻心

生惱悔以緣白佛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惱他苾芻乃至少時不樂以此爲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故惱者欲令心生惡作發起追悔少時不樂者乃至須臾情不安隱以此爲緣者非餘事也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問其別事又問律教相應云何問別事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惱亂心往詣其所作如是言具壽汝憶某王

及某長者不答言彼已多時我不記憶報言具壽彼非多時汝不憶者即是生年未滿二十而受圓具更可近圓作是語時設彼苾芻心不生惱然此苾芻亦得墮罪如是問言汝憶某時日蝕月蝕儉歲豐年廣說如上云何問律教相應如作惱心問言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彼處先無大界不結戒場大衆不集便成別住非善受近圓汝應更受又問具壽誰是汝阿遮利耶鄔波馱耶答言彼是我二師報曰彼人破戒不

合爲師汝則不名善受近圓又問汝向某處
不答言去若向彼處皆是愚癡破戒之人或
鄙惡類非是善伴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語惱
亂他時隨彼前人惱與不惱但使聞知皆得
墮罪又問具壽汝取二師衣不答言曾取報
言汝若取者有賊心故犯他勝罪問言具壽
汝頗曾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不
答言我說報曰汝若說此上人法者犯他勝
罪如是說時作惱亂心皆得墮罪此中無犯
者如有苾芻諸苾芻所作如是問具壽汝憶

金下

十二

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我不憶報言具壽彼
已多時汝雖不憶亦是年滿二十善受近圓
又日月博蝕年歲豐儉如上應知是謂問其
別事如有苾芻諸苾芻所作如是問具壽汝
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我知
某處先有大界舊結戒場汝即善受近圓如
是問其二師問所向處問取師衣答曰此皆
無過又問具壽汝說諸行無常乃至涅槃寂
滅答言我說報曰汝不自稱得此上人法不
答言不也若如言者說亦無過是謂問與律

教相應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以指擊握學處第六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既與十七衆出家廣說乃至但有營事即十七人共相檢校更互助成如前殺戒中具

五十三

十三

言其事時十六人從一乞懺見彼不言即皆以指擊握令其大笑因而致死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以指擊握斷他命根以緣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指擊握他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衆餘義如上以指擊握者謂是身業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一指頭擊握他者得一墮罪乃至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拳擊握得一墮罪若以足指准手應知若以指端示其齧處或指創處或指蚊蟲或示旋毛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人廣說如上

水中戲學處第六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十七衆

中有最大苾芻名鄔波離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已便作是念我始觀察於久共住同梵行者於此衆中誰有善根誰無善根觀已知有繫屬於誰知屬於我時鄔波離爲作引導方便相隨俱往阿市羅跋底河瀘水添瓶觀察水已王念用心爲洗浴事既洗浴竟住在一邊時十六人亦皆澡浴旣入河中乍浮乍沒或往彼岸或還此岸或汭波或汭流或打水鼓或擊水蛙或爲水索或爲水杵如是等類作衆使樂身手掉舉共爲戲笑時勝光大

王於高樓上遙見彼戲告勝鬘夫人曰試當觀汝所重福田夫人白言大王此輩少年顏容盛壯能修梵行王不稱奇王雖年邁未能靜息彼水中戲亦何見責時具壽鄔波離觀彼王心知生輕慢欲令信故告諸人曰仁等可各整衣服俱持水瓶共還住處時鄔波離以神通力與同梵行者各昇虛空於王樓上飛騰而過時勝鬘夫人俯觀其影仰視希奇便白王曰王可觀此勝妙福田騰空而去王言夫人豈有證阿羅漢者水中戲耶夫人答

曰此即是王之所聞知有未聞事王所不知
王曰何謂也夫人曰心如電光須臾改易以
堅固定猶若金剛剎那之間破無明惑王不
應恠王聞語已默然無答時勝鬘夫人見斯
事已便令使者禮拜世尊并申請白見諸聖
者在水中戲唯願世尊於諸聖者而爲憶念
勿令水中而爲戲樂爾時世尊聞是事已乃
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水中戲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有謂十七衆餘義如上若苾芻於

水中戲如上所說浮沒掉舉等事皆得墮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能生於犯云
何爲九謂自喜教他喜自戲教他戲自跳教
他跳掉舉弄影身相打拍若苾芻作水中戲
意從牀而起帶持衣服往詣河池所脫上衣
著洗褰身入水中乃至未沒已來皆惡作罪
身若沒時便得墮罪出時亦爾若作求涼冷
意者出沒無犯或從此岸向彼岸從彼岸向
此岸或泐波或泐流等皆犯墮罪若作學浮
意者無犯若打水鼓廣說如前乃至以指彈

卷十

十五

作聲皆得隨罪若瓶瓿器盛水而戲者波
逸底迦乃至指彈得惡作罪若羹臠碗中打
作鼓聲乃至指畫爲跡作調戲心得惡作罪
欲令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
說

與女人同室宿學處第六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阿
尼盧陀斷衆結惑證阿羅漢彼旣自受解脫
勝樂作如是念世尊於我已作大恩我於世
尊欲作何事而能報德我今宜可利益有情

此即名爲酬恩中勝作斯念已執持衣鉢人
間遊行至一聚落此聚落中有一長者二男
一女其女長成行不貞謹彼二兄弟因與他
競他人告曰汝妹未嫁與外人私通兄弟聞
已問妹虛實妹即答曰我實清謹世人漫說
於後不久遂便有娠兄弟問曰汝言清謹何
處得斯妹曰曾有禿人強逼於我因即有娠
後遂生男時人名爲禿子母號禿子母是時
具壽阿尼盧陀旣至此村日欲將暮求宿處
所時諸童子報言聖者彼處有禿子母舍必

相容宿時具壽阿尼盧陀隨言即去投彼家宿時禿子母遂相容止便生邪念即於夜中就尊者所欲相抱捉于時尊者知其惡見以神通力上昇虛空女人見已生希有心求哀懺謝仰而告曰唯願聖者慈愍我故當爲下

卷十

十六

來是時聖者爲利益故縱身而下爲其說法女聞法已心便啓悟證獲初果既至明日其女兄弟至還見譏汝之姊妹非但俗旅雖釋迦子亦被拘牽彼二聞已俱生忿怒便就其舍欲殺苾芻是時尊者觀二童子及諸有情

根機時熟即昇虛空現十八變作希有事時彼聚落四近諸人各並雲奔共觀異相尊者復座即便爲衆宣說法要令彼兄弟及萬二千人均得見諦廣說乃至阿尼盧陀見斯過已更不復於俗舍之中而爲止宿復於異時阿尼盧陀於一村隅苑園中宿即於此夜有諸賊侶欲偷劫此村過苑園中見苾芻宿共相議曰我欲盜財見不祥相我今宜可殺此苾芻時賊將軍先是尊者寺內作人既遙見之遂相憶識告諸人曰君等當知音有商客

入大海中遭諸厄難稱其名者安隱而歸如此之人不應造次便爲殺戮我等且去入村若不得物迴殺未晚諸賊相隨入村劫盜多獲財物還至園中是時尊者便爲群賊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皆令見諦得預流果時彼諸人皆留盜物還彼村人其夜有天告村人曰汝等諸人賊所盜物皆由尊者阿尼盧陀威神力故所有財物並在村外苑園之中皆不將去汝至天明各往收取時彼村人聞天告命至大曉已便往園中到尊者所各禮足已

卷十

十七

在一面坐尊者爲其說法令萬二千人亦皆見諦時彼賊侶有五百人便求尊者而爲出家時阿尼盧陀將五百人詣世尊所世尊見至便命善來苾芻皆成出家并即圓具蒙佛教誡不久皆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問阿尼盧陀尊者得安樂行不答曰有安樂行亦有苦行問言云何答曰我利有情斯成樂行幾遭斬首是爲若行問言何故即便具答投女宿事諸苾芻曰合與女人共室宿耶答曰只由不合有此過生少欲苾芻聞已嫌賤云何

苾芻與女人同室宿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共女人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具壽阿尼盧陀餘義如上共者兼彼也女人者若婦若童女謂堪行姪境

同室宿者室有四種如上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女同宿身在中閣女人在閣下應拔梯令上或門安居鑰或遣人看守若異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若過明相便得墮罪若苾芻在閣下女在

中閣或苾芻在中閣女在上閣或復翻此廣說如前或苾芻在房女在簷前唯除梯一事餘並如前若女在房中苾芻簷下應外繫其戶餘如前說若在門屋下苾芻門內女在門前應內安關卷十翻斯外繫餘並同前假令共室若有夫主守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十八人廣說如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具壽阿尼盧陀曾作何業生富貴家出家斷惑證阿羅漢廣化有情爲大利益唯願爲說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乃往過去迦葉佛

世得遇大師承事無倦得妙天眼人中第一
由彼願力今獲天眼最爲第一汝諸苾芻當
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音釋

登十

十九

痕也	切黑	射將也	果切	姑涉	處占昌
臃肉	霍黑各切	堦	堦	二切	替祖感
羹也	店徒點切	蝨侵	實戕切	跌	徒結切
戶牡也		日蝕	日月	也	堀
		握擊也	狼狄切	堀	堀步
			蠶於		崖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二冊